Leo Tolstoy

Classic Tales and Fables for Children



托尔斯泰
经典儿童故事集

李光玉　祁绪鹏　胡永娜　译

译言古登堡计划

版权信息

书名:托尔斯泰经典儿童故事集·译言古登堡计划

作者:[俄]列夫·托尔斯泰

译者:李光玉、祁绪鹏、胡永娜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作者简介

俄国小说巨匠列夫•托尔斯泰最有名的作品是其史诗般的《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这被认为是两部空前绝后的伟大著作。但他本人对儿童和儿童文学一直兴趣不减。他用自家的房产为农村儿童建了一所学校，后来又建了一所实验性质更强的学校，校训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是早期开放式教育的楷模。托尔斯泰被孩子们简单而天真的故事所打动，也开始写有关自己童年的故事。《战争与和平》出版后，他发表了一系列题名为《ABC》和《新ABC》的字母书。这些简易读物在苏维埃时期被俄国的教育系统广泛采用。

作品简介

这部书选取了托尔斯泰经典启蒙读物中的故事和寓言，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一部儿童读物，这里面有家喻户晓的伊索寓言、有经他改编过的印度寓言、有他亲身经历过的小故事、也有他编创的儿童故事。这部选集的写作风格轻松愉快，偶尔来点幽默，但他从不傲为人师。这些奇妙的故事显示了托尔斯泰对儿童独特的创造力和道德识别力的充分尊重和欣赏，也体现出他在开拓教育事业上的尽心尽力。其中的故事《高加索俘虏》曾被拍成精彩的电影。

伊索寓言

蚂蚁与鸽子

一只小蚂蚁口渴了，来到小溪边找水喝。一朵浪花袭来，把它卷进了小溪里。恰好一只鸽子衔着一根树枝从小溪上飞过，看到了溺水的小蚂蚁，就把树枝伸向小蚂蚁，小蚂蚁爬上树枝得救了。这时，一个猎人设下罗网要逮鸽子，鸽子眼看就要落入猎人的圈套。小蚂蚁爬到猎人的腿上咬了一口，猎人疼得哎哟一声扔下罗网，鸽子展翅飞走了。

乌龟和老鹰

一只乌龟要老鹰教她学习飞翔，老鹰说她不适合飞翔，劝她放弃，但是乌龟坚持要学。老鹰便用爪子抓着乌龟，把她带到空中，松开了她，结果乌龟掉到石头上摔得粉身碎骨。

臭鼬

一只臭鼬走进一间铁匠铺，舔起铁屑来。鲜血从臭鼬的嘴角流下来，但他以为血是从铁里流出来的，继续高兴地舔着，最后整个舌头都没了。

狮子和老鼠

一只狮子正在睡大觉，一只老鼠从他身上爬过。狮子醒来抓住了老鼠。老鼠哀求狮子说：

“您放了我吧，我将来会报答您的！”

狮子笑话老鼠说大话，但还是把她放走了。后来，狮子被猎人抓住，用一根绳子绑在树上。老鼠听到狮子的吼声，跑过来咬断了绳子，对狮子说：

“您还记得吗？您笑话我的许诺，以为我不能报答什么，但是您看，一只小老鼠也帮了您的大忙。”

撒谎的男孩

一个男孩正在放羊，他假装自己看到了一匹狼，就大喊起来：

“救命呀，狼来了！狼来了！”

农夫们跑了过来，没有看到狼。男孩这样重复了两、三次后，突然真的来了一只狼。男孩大喊道：

“来人啦，来人啦，快来人啦！狼来了！”

农夫们以为他还跟平常那样作弄他们，根本就没理睬他。狼发现没什么值得害怕的，就不慌不忙地把所有的羊都咬死了。

驴子和马

一个人有一头驴和一匹马，在路上走着的时候，驴子对马说：“我驮的东西太重了，驮不起了，你至少要帮我分一部分。”马对驴子的话置之不理。后来驴子由于劳累过度，倒下死了。这时，主人把驴子驮的货全搬到了马的身上，另外还增加了一副驴皮。马开始诉苦道：

“唉，我好苦哇，好可怜啊，真是匹倒霉的马！我一点都不想帮他，结果现在什么东西都得我来驮，甚至还要驮他的皮。”

寒鸦与鸽子

一只寒鸦看到鸽子吃得很好，就把自己也涂成白色的，飞进了鸽笼。鸽子开始以为她跟他们一样也是鸽子，就让她进来了。但是寒鸦忘了自己的身份，又像寒鸦那样呱呱地叫起来，这时鸽子认出了她，把她赶跑了。寒鸦飞回到朋友身边，但她的朋友看到她是白色的，非常害怕，也把她赶跑了。

女人与母鸡

一只母鸡每天都生一个蛋。女主人想，如果给它喂更多的食，它肯定得一天生两个蛋。于是，她就这样做了。但是母鸡长肥了，不再下蛋了。

狮子、熊与狐狸

一头狮子与一只熊找到了一些肉，并为此打了起来。熊不想放弃，狮子也不愿让步。他们打了很久，都精疲力尽，躺了下来。一只

狐狸看到了他们中间的肉，抓起后就跑开了。

狗、公鸡和狐狸

一只狗和一只公鸡一起去旅行。晚上公鸡在树上睡觉，而狗在树根间找了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到了早上，公鸡打起鸣来。狐狸听到公鸡的叫声就向这棵树跑来，然后恳求公鸡下来，想对当面致谢公鸡带来如此好听的声音。公鸡说：

“你得先叫醒我的看门人——他还在树根间睡大觉呢。让他打开门，我就下来。”

狐狸找到守门犬，尖叫起来。这时，狗立刻一跃而起，咬死了狐狸。

马和马夫

一个马夫偷了马吃的燕麦，还把燕麦卖了，但他每天照常给马清洗。这时，马说：

“如果你真的希望我身体健康，就不要卖掉我的燕麦。”

青蛙和狮子

一头狮子听到青蛙在呱呱叫，以为是一头大野兽叫得这样响亮。他走过去，看到一只青蛙从沼泽地里爬出来。狮子用爪子把青蛙拍得

粉碎，说：

“没什么可看的，可我却吓坏了。”

蚱蜢与蚂蚁

秋天，蚂蚁的小麦打湿了，他们就去把小麦晒干。一只饥饿的蚱蜢央求他们给点吃的。蚂蚁说：

“为什么你在夏天的时候不储藏食物呢？”

蚱蜢答道：“我没有时间，我要唱歌。”

蚂蚁笑道：“如果你在夏天唱歌，那就在冬天跳舞吧！”

母鸡与金蛋

一个主人有一只下金蛋的母鸡。他想马上拥有更多的金子，于是就把母鸡杀了（他以为母鸡体内会有一大块金子），但这只母鸡跟其它的母鸡没有什么两样。

披着狮皮的驴

一头驴子披着狮子的皮，大家都以为它是一头狮子。人类和动物见了它都跑得远远的。一阵风刮来，把它身上的狮皮刮掉了，大家看清它是一头驴子，人们跑过来，把驴子痛打了一顿。

母鸡和燕子

一只母鸡发现了一窝蛇蛋，就开始蹲在上面孵蛋。一只燕子见了说道：

“傻瓜！你会把他们孵出来的。等他们长大了，第一个遭殃的就会是你。”

雄鹿与小鹿

有一次，一头小鹿对雄鹿说：

“爸爸，你的身材比狗的大，跑得也比狗快，而且，你还有大大的鹿角可以防御，可是你为什么这么怕狗呢？”

雄鹿听了哈哈大笑，说：

“孩子，你说的对。问题是，我一听到狗叫，来不及思索，就跑掉了。”

狐狸与葡萄

一只狐狸看到一串串熟透的葡萄挂得高高的，就想摘下，好一饱口福。

可想尽了办法，就是摘不到。为了不再烦恼，她说：

“这些葡萄还是酸的。”

女佣与公鸡

一个女主人经常在夜里把女佣们叫醒，只要公鸡一叫，就把她们赶起来做工。女佣们发现女主人太无情了，就决定把公鸡杀了，这样，主人就不会叫醒她们了。她们真的把鸡杀了，可如今她们比以前更遭罪了：女主人怕自己睡过了那个点，就更早去叫醒她们。

渔夫和鱼

一个渔夫抓到了一条鱼。鱼说：

“渔夫，把我放回水里去吧。你看，我这样小，你从我这里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你要是放我走，我就会长大，那时，你抓到我那才值。”

但渔夫说：

“傻子才会等待更大的利益，而让手中的小利益白白溜走。”

狐狸与山羊

一只山羊想喝水。他沿着斜坡下到井里，喝足了水，体重也增加了。他想出去，但是怎样也出不去了。他开始咩咩大叫起来。一只狐狸见了，就说：

“就这样吧，傻瓜！要是你头脑里的智慧跟你的胡须一样多，你早就该在下井之前想到出去的办法了。”

狗和影子

一只狗嘴里衔着一块肉，从一条小河上的木板上走过。她看到了自己在水中的影子，以为是另一只狗衔着一块肉。她丢下肉块，往前猛扑，想争抢另一只狗的肉：她要争抢的那块肉不见了，自己的那块肉也被水冲走了。

就这样，这只狗一无所获地离开了。

仙鹤与白鹳

一个农夫欲张网捕获从他田里踩过的仙鹤。网里捕获了好些仙鹤，同时，还有一只白鹳。

这时，白鹳对农夫说：

“放了我吧，我不是仙鹤，我是一只鹳；我们是最好看的鸟儿了；我住在你父亲的房子上。看我的羽毛，你就知道我不是一只仙鹤。”

农夫说道：“和仙鹤在一起，我才抓到你；和仙鹤在一起，我才能杀掉你。”

园丁和儿子

一个园丁想要他的儿子习惯种植花木。临死前，他把几个儿子叫到一起，对他们说：

“孩子们，我要是死了，就到葡萄园去寻找埋起来的东西。”

几个儿子想，那肯定是一笔宝藏。父亲死后，他们就在葡萄园挖了起来，把整个地都翻遍了。他们没有找到财宝，但把葡萄园的地耕得很好，这样，他们收获了比以前更多的水果。

狼与仙鹤

一只狼把一根骨头卡在了喉咙上，怎么也咳不出来。他把仙鹤叫来，对仙鹤说：

“仙鹤，你的脖子很长，你把脑袋伸进我的喉咙，帮我把这根骨头取出来吧！我会奖赏你的。”

仙鹤把头伸了进去，把骨头拔了出来，然后说道：“快给我奖赏啊！”

狼呲着牙说：

“当你的头在我的牙齿中间时，我并没有咬掉你的头，这还不算大大的奖赏么？”

野兔与青蛙

有一次，几只野兔聚集在一起，开始抱怨起生活来：

“我们要从人类、狗、老鹰和其它所有野兽那里死里逃生。与其这样担惊受怕地生活和遭罪，还不如马上去死还好些。来吧，我们都淹死算了吧！”

接着，几只野兔跑开了，准备淹死在湖里。几只青蛙听到了野兔的声音，扑通、扑通就跳进了水里。这时，一只野兔说道：

“伙计们，等一下！我们暂时不要淹死了，很显然，青蛙过的生活比我们的还要苦：他们甚至连我们都怕呢。”

父亲和儿子

一位父亲告诫儿子们生活要团结，可他们听不进去。因此，他要儿子们从浴室取来一个扫把，说道：

“把它折断！”

可不管他们如何用劲，就是折不断。接着，父亲拆开扫把，让他们一根一根地折断里面的杆子，结果都折断了。

这时，父亲说道：

“这就跟你们的情况一个样：如果你们团结一心，没人能战胜你们；可如果你们争来吵去，你们就分裂了，任何一个人都能轻易地废掉你们。”

狐狸

一只狐狸被一个夹子夹住了，她扯掉自己的尾巴，逃走了。她想尽办法企图掩盖自己受到的羞辱。就把狐狸们召集拢来，恳求他们把尾巴都切掉。

“一条尾巴，”她说道，“就是废物，拖着这么沉的东西真是白费力气。”

其中一只狐狸说道：“要不是你没尾巴，你还会这么说吗？！”

这只没有尾巴的狐狸无言以对，悄悄地溜走了。

野驴与家驴

一头野驴看到了一头家驴，就向家驴走去，开始赞美家驴的生活，说家驴的身体多么光滑，得到的食物是多么甜美。后来，家驴身上驮了重物，赶驴人用尖棒驱赶着它，这时，野驴说道：

“不，兄弟，我并不羡慕你：我觉得你的生活够艰难的了。”

雄鹿

一头雄鹿来到溪边饮水解渴，他看到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发觉鹿角又大又多叉，就夸赞起自己的鹿角来；然后，他又看到了自己的腿，说道：“可惜我的腿又纤细又难看。”

突然，一头狮子一跃而起，向雄鹿扑去。雄鹿飞快地跑过空旷的平原，眼看就要逃脱了，可他来到了一片树林，他的角被树枝卡住了，结果狮子把他逮到了。雄鹿临死前说：

“我多傻啊！我以为难看而纤细的腿却救了我的命，而我引以为荣的角却毁了我！”

狗与狼

一只狗在后院睡大觉，一只狼跑过来想吃掉他。狗说：

“狼呀，现在别吃我，我现在瘦骨嶙峋的，稍等一会吧——我的主人就要举行结婚典礼了，那时，我就可以大吃特吃，就会长胖。你最好那时再吃我。”

狼相信了他的话，走了。后来，狼第二次来，看到狗正躺在屋顶上。狼就对狗说：

“喂，他们结婚了吗？”

狗回答道：“听着，狼！如果你再在院子前碰到我在睡觉，就不要等结婚典礼后动手了。”

蚊子和狮子

一只蚊子来到一头狮子跟前，说：

“你认为你比我强大吗？你错了！你强在什么地方？是不是靠爪子抓，靠牙齿咬？这只不过是女人和丈夫吵架的方法。我比你强大多了，要是你同意，我们可以打一架！”

接着，蚊子吹起号角，在狮子裸露的脸和鼻子上叮咬起来。狮子用脚掌拍打自己的脸，用爪子抓。结果抓破了自己的脸，鲜血直流，只好向蚊子投降。

蚊子欢快地吹着口哨，飞走了。后来，蚊子被一张蛛网缠住了，蜘蛛准备吸干它的血。这时蚊子说：

“我战胜了百兽之王狮子，现在却要葬身于卑鄙的蜘蛛之口。”

马和主人

一个园丁有一匹马。这匹马要干很多的活，却只能吃到很少的食物，所以她向上帝祈祷换一个主人。这件事还真成了。园丁把马卖给了一个陶工。马非常高兴，可是陶工让她干的活更多了。马再一次抱怨不已，又向上帝祈祷换一个更好的主人。而这次的祈祷又得到了满足。陶工把马又卖给了一个制革工人。这匹马看到制革工人院子里有很多马皮时，哭喊起来：

“我的命好苦啊，真倒霉！要是我呆在旧主人家就好了。很显然，他们卖了我不是让我工作，而是要我的皮啊。”

老人与死神

一个老人砍了一些要柴挑走。他得把柴挑到很远的地方。他累了，就把柴放下，说道：

“唉，要是死神来了就好了！”

这时，死神出现了，说道：

“我来了，你想要什么？”

老人吓坏了，说：

“帮我挑柴！”

狮子和狐狸

一头狮子变老了，抓不到动物了，就想靠耍计谋来求生。他走进一个窝里，躺了下来，假装自己病了。动物们来看他，他就把那些走进窝里的动物都吃掉。一只狐狸识破了他的诡计，站在门口，说：

“喂，狮子，你好些了吗？”

狮子答道：

“不好啊。你为什么不进来呢？”

狐狸答道：

“我不进来，是因为我看脚印，很多动物都进去了，但是没有一个出来的。”

雄鹿和葡萄园

一头雄鹿为了逃避猎人而躲在一个葡萄园里。猎人走开后，雄鹿就吃起葡萄叶来。

这时，猎人注意到叶子在动，他们就想，“葡萄叶下面肯定有动物。”然后，就放了几枪，雄鹿受伤了。

临死前，雄鹿说道：

“都怪我贪吃救了我一命的叶子。”

猫和老鼠

一间屋子里老鼠成灾，一只猫走进这间屋子抓老鼠。老鼠看到大事不好，说：

“伙计们，我们千万不要从天花板下来！猫是爬不上来的。”

因为老鼠不下来，猫就决定想个法子来抓他们。他用一条腿抓住天花板，身子就这样悬挂着，让老鼠相信他已经死了。

一只老鼠打量着他，说：

“不，朋友！哪怕你变成一个皮包，我也不会靠近你的。”

狼和山羊

一匹狼看到一头山羊在怪石嶙峋的山上吃草，可他又不能接近她，于是狼就对羊说：

“下来吧！这里更平坦，而且草更甜。”可山羊答道：

“狼啊，你不是为了这个才叫我下来的吧：你不是苦于我没有食物，而是苦于你自己没有吃的吧。”

芦苇和橄榄树

橄榄树和芦苇争论谁更强壮、更健康。橄榄树嘲笑芦苇，只要有一丁点风就被吹弯了腰，芦苇默不作声。一场暴风来了，芦苇摇晃

着、摆动着，弯到了地上——可是并没有受到损伤。而橄榄树伸展着枝丫抵御着风暴——可是却折断了。

两个伙伴

两个伙伴穿过森林的时候，一头熊跳了出来。一个人跑开了，爬上了一棵树，躲了起来；但另一个人还在路上，他没有办法，只好躺倒在地上装死。

熊向他走了过来，闻了闻他，但他屏住了呼吸。

熊过来嗅他的脸，以为他死了，就走开了。

熊走远后，树上的伙伴爬了下来，笑道："刚才熊在你的耳边说什么悄悄话呀？"

"他告诉我，危难时刻抛下伙伴不管的人都是坏蛋。"

狼和小羊

一头狼看到一只小羊在河边喝水。狼想吃掉这只小羊，于是开始打搅小羊。

他说："你把我的河水搅浑了，不让我喝水是吧。"

小羊说："我怎么会搅浑你的水呢？我在你的下游，而且，我是用唇尖喝的水。"

狼又说："嗯，为什么去年夏天你要骂我父亲？"

小羊说，“可是，狼啊，我去年夏天还没出生呢。”

狼怒道：

“真难从你这里讨到便宜。不过，我肚子空了，所以我要吃了你。”

狮子、狼和狐狸

一头病老的狮子躺在洞里，所有的动物都来看这头百兽之王，但狐狸却避而不见。狼对这个机会非常高兴，就在狮子跟前诋毁狐狸。

“她对您一点儿都不尊敬，”狼说道，“她一次都没来看过大王。”

狼正说这话的时候，狐狸刚好跑来了。听到了狼刚才说的话，就想：

“等着瞧，狼呐，我会报复你的。”

狮子对狐狸吼了起来，但狐狸说道：

“别杀我，让我说一句话！我没来见您是因为我没有时间，而我没有时间是因为我跑遍了世界为您寻医问药。我刚刚得到了一副药方，于是就来见您了。”

狮子说道：“是什么药方？”

“就是这个：如果您剥了一头活狼的皮，把还热乎的皮披在身上……”

这时，狮子伸出爪子抓住了狼。狐狸大笑道：

“这就是了，我的朋友：应该引导主人行善，而非作恶。”

狮子、驴子和狐狸

狮子、驴子和狐狸一起出去打猎，他们抓到了很多动物。狮子要驴子把这些动物分一下，驴子就把猎物分成了三等分，然后说：“好啦，拿走吧！”

狮子大怒，把驴子吃了，然后要狐狸再重新分。狐狸把这些猎物全部堆成一堆，只给自己留下一小块。狮子看了一眼狐狸，说道：

“好一个聪明的狐狸！是谁教你分得这么好的？”

狐狸答道：

“您觉得那头驴子怎么样？”

农夫与水精灵

一个农夫把斧子掉到了水里，坐在河边伤心地哭了起来。

水精灵听到了农夫的哭声，非常同情他。便从水里带出一把金斧头，说：“这是你的斧头吗？”

农夫说：“不，这不是我的。”水精灵又带出一把银斧头。

农夫还是说：“这不是我的斧头。”

然后，水精灵拿出了真正的斧头。

农夫说道：“现在这把才是我的。”

水精灵因为农夫讲了实话而把三把斧头都送给了农夫当礼物。

到家后，农夫取出三把斧头给他的朋友们看，并告诉了他们所发生的事。

其中一个农夫决定要做同样的事：他到了河边，故意把斧头丢进了水里，然后坐在河边哭了起来。

水精灵拿出一把金斧头，问道：“这是你的斧头吗？”

农夫非常高兴，大喊道：“这就是我的，是我的！”

水精灵不但没有给他金斧头，连他自己那把斧头也没有带给他，因为他说的是谎话。

渡鸦与狐狸

一只渡鸦弄到了一块肉，坐在一棵树上。狐狸想得到这块肉。她走近渡鸦，说道：

“哦，渡鸦啊，看看你的身材和美貌，我觉得你应该成为鸟中之王！要是你有一副好嗓子，肯定会成为鸟中之王的。”

渡鸦张大了嘴巴，卖力地呱呱大叫起来。这时渡鸦嘴里的肉掉了下来。狐狸叼起肉说：

“哦，渡鸦！要是你再聪明些，你肯定会成为鸟中之王的。”

印度寓言改编与仿写

蛇头与蛇尾

蛇头和蛇尾为谁该走前面而争吵不休。蛇头说：

“你不能走前面，因为你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

蛇尾说：

“没错，但我有力气，是我带着你走；要是我愿意，可以把自己缠在一棵树上，那样你就不能离开那个地方了。”

蛇头说：

“那我们就分开吧！”

蛇尾把自己与蛇头撕扯断开，爬走了；但他刚一离开蛇头，就掉进了一个洞里，迷失了方向。

细线

一个人从一个纺纱工那里订购了一些细线。纺纱工为他纺好了细线，但这个人说，这些线还不好，他想要得到最细的线。纺纱工说：

“如果这种线还不够细，那就用这种吧！”然后，她指了指空荡荡的天空。

这人说他什么也没看到。纺纱工说：

“你没有看到，那是因为线太细了，连我自己都看不到呢。”

这个傻瓜高兴极了，又订购了更多的这种细线，还付了钱。

分割遗产

有个父亲有两个儿子，他对儿子们说：“等我死后，你们把每样东西平均分成两份。”

父亲死后，两个儿子每分一样东西都要争吵一番。他们找邻居家帮忙解决这个问题。邻居问他们，他们的父亲是怎样告诉他们分家产的，他们说：

“他要我们把每样东西都平均分成两份。”

邻居说：“既然这样，那你们把衣服撕成两半，把碗碟打成两半，再把所有的牲口都砍成两半！”

兄弟俩听了邻居的话，什么都没有得到。

猴子

一个人来到森林，砍倒了一棵树后用锯子锯了起来。他把树的一头放在树桩上，两腿分开坐在树上，就开始锯起来。接着，他把一个木楔打进锯开的口子中，然后继续锯；接着，他又把木楔取出来，再往里面敲打。

一只猴子坐在树上观察他，当那个人躺下睡觉的时候，这只猴子两腿分开地坐在了树上，也想照着做；但当猴子取出木楔的时候，树却弹了回来，夹住了它的尾巴。猴子使劲地拉尾巴，尖叫起来。那人醒了，打了猴子一顿，用一根绳子把它拴住了。

猴子与豌豆

一只猴子两手捧满了豌豆，一颗豌豆掉到了地上；猴子想把这颗豌豆捡起来，但又掉了二十颗。她赶紧去捡这些豌豆，但把所有的豌豆都撒在了地上。于是，她勃然大怒，把所有的豌豆都扫掉后离开了。

奶牛

一个人养了一头奶牛，这头牛每天都要产满一罐奶。这个人请了很多客人来家。为了挤出尽可能多的奶，他有十天没挤奶了。他想，到了第十天奶牛该为他产十大罐牛奶吧。

但是牛的奶量反而减少了，它产的奶还不如以前。

鸭子和月亮

一只鸭子在池塘里游泳，她想找些鱼吃，但一天下来一条鱼都没找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她看到了水中的月亮；她以为那是一条鱼，就一个猛子扎下去抓月亮。别的鸭子见她这样做，就嘲笑她。

这使得这只鸭子非常难为情，做事也缺乏自信了。当她看到一条鱼就在水下时，也不去抓了，就这样她饿死了。

灰尘中的狼

一头狼想从一群羊中挑一只吃，因此走进风中，这样羊群扬起的灰尘会往他那边吹。

一只牧羊犬看到了他，说道：

“狼呀，你这样走到灰尘里是没用的，灰尘会把你的眼睛弄痛的。”

但是狼却说道：

“狗啊，问题是我的眼睛已经痛了好些时日了，有人告诉我，羊群激起的灰尘能治好我的眼睛呢。”

谷仓下的老鼠

一只老鼠生活在谷仓下。在谷仓的地板下有一个小洞，谷子就从洞口落了下来，因此，老鼠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她想吹嘘自己的悠闲生活。就在地板上咬了一个大洞，邀请其他老鼠进来。

“跟我来享用美餐吧，”她说，“每个人都能吃饱喝足。”

当她把其他老鼠带到洞口的时候，发现洞口不见了。原来，农夫注意到了地板上的大洞，就把洞口堵死了。

最好吃的梨子

一个主人派仆人去买最好吃的梨子。仆人来到商店要买梨子，老板就卖给了他一些；但仆人说：

“不要这些，你要给我最好的梨子！”

老板说：“尝一个试试，你就会发现它们真的很好吃。”

“我怎么知道呢？”仆人说，“我只试一个，就知道所有的梨都好吃吗？”

于是，他把每个梨子都咬了一口，带回家给了主人。结果主人把他开除了。

猎鹰和公鸡

猎鹰习惯了他的主人，每当主人召唤时就会飞到主人的手上；而公鸡则不同，每当有人靠近他时，他就会从主人那里跑开并一阵尖叫。因此，猎鹰对公鸡说：

“你们公鸡不会知恩图报；大家都能看得出你们是普通货色，你们依附于主人只不过是你们肚子饿了。而我们野禽却不同，我们力气大，比谁都飞得快，但我们却不飞离人类，当主人呼唤的时候，就自愿飞到他们手上，我们记得是他们养育了我们。”

可公鸡接着说道：

“你们不逃离人类，是因为你们从来没见过烤猎鹰，但你知道，我们却见惯了烤公鸡。”

豺狼和大象

豺狼把森林里的动物腐尸都吃光了，现在没有吃的了。于是，一只老豺狼就想如何才能找到吃的填饱肚子。他来到一头大象跟前，说道：

“我们有一个国王，但他十分自负：他让我们干一些谁也干不来的事；我们想另选一个国王，我的人民派我来请求您当我们的国王。您会跟我们一起过衣食无忧的生活，无论您命令我们干什么，我们都会去做的，而且我们会履行您要求的一切事情。来当我们的国王吧！”

大象同意了，跟着豺狼走了。豺狼把他带到了一个沼泽地。大象很快就陷进了沼泽，这时，豺狼说道：

“下命令吧！无论你下什么命令，我们都会照做的。”

大象说：“我命令你把我从这里拉出来。”

豺狼笑道：

“用你的象牙抓住我的尾巴，我马上就把你拉出来。”

大象说：“怎么能用一根尾巴就能把我拉出来呢？”

但豺狼对他说道：

“那么，你为什么要命令我们做不可能的事呢？我们还不是因为第一个国王要我们做不可能的事而把他赶跑的？”

大象死在沼泽地里后，这群豺狼就过来把大象吃光了。

苍鹭、鱼和螃蟹

一只苍鹭住在池塘边，她老了，没力气去捕鱼了。她开始策划怎样靠欺诈谋生。她对鱼群说：

“你们这些鱼难道不知道一场灾祸就要来临了吗？我听人类说，他们准备把池水放干，把你们一网打尽。我知道山后有一个很好的小池塘，我愿意帮助你们，但我老了，飞不动了。”

这群鱼就恳求苍鹭帮他们一把。于是苍鹭说道：

“那好吧，我会尽力帮你们，把你们背过去的——只是我不能马上就做到，我只能一个一个地把你们背过去。”

鱼儿非常高兴，他们个个都恳求苍鹭：“背我过去！背我过去！”这样，苍鹭就开始背他们了。她把一条鱼衔起来，带到田里，然后吃掉。就这样，她吃了很多很多的鱼。

池塘里住着一只老螃蟹。当苍鹭带鱼出去的时候，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他对苍鹭说道：

“苍鹭，现在把我也带到新的住所去吧！”苍鹭衔起螃蟹，把他也带走了。当她飞到田野上空的时候，想把螃蟹丢下去。但螃蟹看到了地上的鱼骨，便用螯紧紧地夹住了苍鹭的脖子，使她窒息而亡。然后，螃蟹爬回池塘，告诉了鱼群所发生的一切。

水精灵和珍珠

一个人在划船的时候，把一颗昂贵的珍珠掉进了海里。这个人回到岸边，拿了一个桶，开始把海水舀到陆地上去。他连续三天不停地舀啊舀。

到了第四天，水精灵从海里出来了，就问他：

“为什么你要舀水呢？”

这人说道：“我舀水是因为我把一颗珍珠掉到海里了。”

水精灵又问他：

“你很快就会不舀吧？”

这人答道：

“我把海水舀干后就不舀了。”

于是，水精灵回到海里，把那颗珍珠拿了出来，交给了这个人。

盲人与牛奶

一个生下来就看不见的盲人问一个视力正常的人：

“牛奶是什么颜色？”

视力正常的人说：“牛奶的颜色跟白纸是一样的。”

盲人问：“那么，这种颜色跟你手中的白纸一样沙沙作响吗？”

视力正常的人说：“不，它就跟白面粉一样白。”

盲人问："那么，它是不是跟面粉一样既柔软又是粉状的呢？"

视力正常的人说："不，它只是跟白兔一样的白。"

盲人问："那么，它跟白兔一样既蓬松又柔软吗？"

视力正常的人说："不，它跟雪一样的白。"

盲人问："那么，它跟雪一样的冷吗？"

无论视力正常的人举多少例子，盲人都不能明白，白色的牛奶是什么样子。

狼和弓

一个猎人带着弓箭出去打猎。他猎杀了一只山羊，扛在肩上走。路上，他看到了一头野猪。于是，放下山羊，朝野猪射去。野猪受了伤，向猎人冲过来，把猎人顶死了，而野猪也死在了这里。一头狼嗅到了血腥味，来到这个躺着山羊、野猪、猎人和弓的地方。狼非常高兴地说：

"我可以吃好一阵子了；最好别一口气把所有的都吃完，还是一点一点地吃吧，这样，就不会落下什么：我要先吃这些硬硬的东西，然后再把这些柔软和甘甜的东西当午餐。"

这匹狼闻了闻山羊、野猪和猎人，然后说道：

"这都是柔软的食物，所以我要稍后再吃；我还是先从这些肌腱做的弓开始吃吧。"

于是，他啃起肌腱做的弓来。这时，他把弦咬断了，弓反弹过来，刺穿了他的肚子，他也死在了这里。别的狼就把猎人、山羊、野猪、和这匹狼全吃光了。

罗网中的鸟

一个猎人在湖边立了一张网，捕到了很多的鸟。这些鸟都很大，它们把网托举起来，连同网一起飞走了，猎人就在后面追。一个农夫看到猎人在跑，就说：

“你要跑到哪里去啊？你靠脚走，怎么赶得上这些鸟呢？”

猎人说道：“如果只是一只鸟，我就不去追赶了，可现在我就要追上了。”

事情还真是这样。夜幕降临的时候，这些鸟就各自朝不同的方向去过夜：一只往森林方向飞，另一只往沼泽方向飞，第三只往田野方向飞；结果所有的鸟都随同网子掉到了地上，这样，猎人就把它们都抓住了。

国王和猎鹰

有个国王放开他心爱的猎鹰去抓野兔，自己则驱马在后面追赶。

猎鹰抓到了野兔，国王就带上猎鹰去找水喝。国王在一个小山岗上发现了水，但水只一滴一滴地落下来。国王就从马鞍上拿了一个杯子，放在水滴下面接水。水一滴滴的流下来，杯子里的水满了，国王就举杯准备饮水。突然，猎鹰扑到国王的手臂上，把水打翻了。国王

再次把杯子放到水滴下，等了很久才等到水满到了杯口，可当他再一次把杯子举到嘴边的时候，猎鹰又扑打着翅膀，把水打翻了。

当国王第三次装满水，又要举到嘴边的时候，猎鹰还是把水打翻了。这时，国王大怒，抓起一块石头用尽全力把猎鹰打死了。此时，国王的仆人骑马而至，其中一个人爬上小山的泉源，想寻找尽可能多的水来装满杯子。但仆人并没有把水带回来，他带着空杯子回来了，并且说道：

“您不能饮用这里的水。泉水里有一条蛇，已经把毒液下到水里了。幸运的是，猎鹰把水打翻了。如果您喝了，会没命的。”

国王说道：

“我怎么这样对猎鹰啊，竟然这样报答他！他救了我的命，我却杀了他。”

国王和大象

一个印度国王命令所有的盲人集合在一起。盲人都到齐后，国王命令把所有的大象都牵到盲人面前。盲人走到畜栏，摸起大象来。第一个人摸到了象腿，第二个人摸到了象尾巴，第三个人摸到了象尾巴根，第四个人摸到了象肚子，第五个人摸到了象背，第六个人摸到了象耳朵，第七个人摸到了象牙，第八个人摸到了象鼻。

国王把盲人都叫过来，问道：“我的大象像什么呢？”

一个盲人说：“您的大象就像柱子。”他摸的是象腿。

另一个盲人说：“它们就像浴室的扫帚。”他摸到的是象尾巴尖。

第三个盲人说：“它们像树枝。”他摸到的是象尾巴根。

那个摸到象肚子的说：“大象就像一大块泥。”

而摸到象肋部的则说：“它们像一面墙。”

摸到象背的说：“它们像一个土堆。”

摸到象耳朵的说：“它们像个研钵。”

摸到象牙的说：“它们像兽角。”

摸到象鼻的说：“它们像条粗壮的绳子。”

然后所有的盲人就为此争论不休，吵了起来。

为什么世界上有魔鬼

一位隐士住在森林里，动物们都不怕他，他能和动物一起交谈，大家都明白对方说的是什么。

有一次，隐士躺在一棵树下，和一只渡鸦、一只鸽子、一头雄鹿以及一条蛇聚在一起过夜。动物们讨论起为什么世界上有魔鬼这个问题。

渡鸦说：“世上所有的魔鬼都来自饥饿。我吃饱后就会坐在树枝上呱呱叫一会儿，这就是我所有快乐和满意的事了，我也就事事开心；但如果让我一两天不吃东西，我对每件事就感到乏味，不愿意看到神的世界。如果有什么事吸引了我，我就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不知疲倦。这时，如果我瞥见了一些肉，就会让我觉得比以前更闹心了，不加思索就向肉扑去。有时，他们向我丢棍子和石头；有时，狼

和狗来抓我，但我都不放弃。哦，我有多少兄弟由于饥饿而丧生！所有的魔鬼都来自饥饿。”

鸽子说：

“我觉得魔鬼不是来自饥饿，而是来自爱。如果我们独自生活，麻烦就没有这么大。独自一人没穷人。就算这个人真穷，那也只有一个人。可我们现在都是成对的住在这儿，而你又是这样喜欢你的伴侣，简直不知疲倦：你无时无刻在想她，想她是否吃得饱、穿得暖。当你的爱侣离开你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魂都丢了；你会不停地想，她会不会被老鹰抓走了，会不会被人抓走了；你开始去找她，结果飞向毁灭——要么落入鹰爪，要么落入罗网。如果你的爱侣不见了，什么都不能给你快乐。你会不吃不喝，整天都在忧思、哭泣。哦，我们有好多好多的伙伴都以这种方式死去了！所有的魔鬼不是来自饥饿，而是来自爱。”

蛇说：

“不，魔鬼既不是来自饥饿，也不是来自爱情，而是来自狂怒。如果我们生活安宁，没有大发怒气，一切都会非常美好。可是，就如实际发生的那样，如果有件事不那么如意，我们就会动怒，结果什么都不能令我们高兴。我们所想到的就是怎样报复别人，然后，我们忘了自己，只记得嘶鸣、爬行，总想找别人咬一口。我们对别人不宽容——甚至还咬自己的父母。我们觉得好像都能把自己吃掉似的。我们狂怒，直至死亡。世上所有的魔鬼来自狂怒。”

雄鹿说：

“不，世上所有的魔鬼不是来自狂怒、不是来自爱情、也不是来自饥饿，而是来自恐惧。如果没有恐惧，一切都很美好。我们步伐迅速，力气十足：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角抵御小动物，用逃跑来对付大动

物。可是我如何经得住害怕？森林里一根树枝的咔嚓声，或是一片树叶的沙沙声，我都会怕得发抖，心脏好像都要跳出来了，我就拼命飞跑。同样，一只野兔跑过，或是一只鸟扑动着翅膀，或者一根干树枝折断，你都以为是一头野兽，你会径直朝他相反的方向跑去。有时，你逃脱了狗的追捕，却落入了人类的手掌。你经常感到害怕，然后逃跑，却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全速冲向一个陡峭的山坡，然后受死。我们得不到休息，所有的魔鬼都来自恐惧。”

接着，隐士说道：

“我们所有的痛苦不是来自饥饿，不是来自爱情，不是来自狂怒，也不是来自恐惧；世上所有的魔鬼都来自我们的身体，因为身体产生了饥饿、爱情、狂怒和恐惧。”

狼和猎人

一头狼吃了一只羊，猎人抓住了狼，准备打他。狼却说道：

“你们打我是白费劲：我长得灰不是我的错——是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的。”

但猎人说道：

“我们不是因为狼是灰色的才打他，而是因为他吃了羊。”

两个农夫

从前，有两个农夫，他们各自驾着雪橇向对方驶去。其中一人喊道：

“快让开——我有急事要去镇里。”

但另一个人说道：

“快让路，我急着要回家。”

他们争吵了好些时候。第三个农夫看到了他们，就说道：

“如果你们都很忙，就往后退吧！”

农夫和马

一个农夫到镇上给他的马买些燕麦。他刚刚离开村子，这匹马就转身朝家里走。农夫就用鞭子抽打马。马只得继续往前走，不断地捉摸这个农夫：

“这个傻子到底要把我赶到哪里去呢？他最好回家吧。”

快到镇上时，农夫看到马费劲地走在烂泥里，就把马赶到人行道上；可是马又从街道上走回到泥地里。农夫就给了马一鞭子，猛拉缰绳；马只得继续在人行道上走，边走边想：

“他为什么要把我拉回到人行道上呢？这样只会折断我的蹄子。地太硬了。”

农夫来到商店，买到了燕麦，就骑马回家。回到家时，就给马喂了些燕麦。马边吃边想：

“人类多蠢啊！他们喜欢自以为是地替我们做主，可是他们比我们还笨。他干嘛自找麻烦？他把我赶到某个地方去，其实不管我们走多远，最后还得回家。这样还不如从一开始我们就待在家里：他本来应该坐在烤炉上，而我则吃着我的燕麦。”

两匹马

两匹马正在拉车。前面那匹马拉得很好，但后面那匹马老是停下来。于是，后马所拉的货被转移到了前马的车上；当所有的货转移完毕后，后马就很轻松地跟着走，还对前马说：“辛辛苦苦干得一身汗！你越努力，他们就让你干越苦的活。”

当他们到达一个小旅馆时，他们的主人说：

“我为什么要养两匹马，却只用一匹马拉货呢？我要优待一匹马，让他吃饱，而把另一匹马杀掉：我至少还可以得到一张马皮。”

结果他真的这样做了。

斧头和锯子

两个农夫到森林里去砍树，一个人有把斧头，另一个人有一把锯子。他们选中了一棵树，开始争论起来。一个说，这棵树应该砍倒，而另一个说，这棵树应该锯倒。

第三个农夫说道：“我有个办法，能很快让你们和平相处：如果斧头锋利你们最好用斧头砍；可如果锯子锋利，你们最好用锯子锯。”

于是，他抡起斧头，砍了起来；可是，斧头太钝了，不能把树砍倒。然后，他拿起锯子；可锯子也没什么用，锯不了树。因此，他说道：

“你们别吵了；斧头砍不动，锯子也锯不了。还是先把斧头磨快，把锯子锉尖，然后再吵吧。”

可是，两个农夫对对方更生气了，因为一个人只有一把钝斧头，另一个人只有一把钝锯子。他们是来吹牛的。

狗和厨师

一个厨师正在准备晚餐，几只狗躺在厨房的地上。厨师杀了一头小牛，就把牛内脏扔到了院子里。几只狗叼起内脏就吃了，还说道：

“他是一个好厨师，他做的东西可好吃了。”

过了一会儿，厨师开始洗豌豆、萝卜和洋葱，并把垃圾扔了出去。几只狗冲了过去，可是他们翘起鼻子说道：

“我们的厨师变差了：他以前做的饭很好吃的，可现在他不再是个好厨师了。”

但厨师根本没有注意这些狗，继续按自己的方式在做着饭。是这个家庭、而不是狗在吃晚餐，也是家里的人称赞饭好吃。

野兔和猎兔犬

一只野兔有一次对猎犬说道：

“你在追我们的时候为什么要叫呢？如果你悄悄地追我们，会更容易抓到我们的。你的叫声只会驱赶我们背着猎人的方向跑：他听到了我们往哪里跑，就拿着枪冲出来把我们射死，什么东西都不会给你。”

猎犬说：

“我叫不是因为我要什么，而是我闻到你们的气味时非常愤怒，也非常高兴，因为我就要抓到你们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忍不住要叫。”

橡树和榛子树

一棵老橡树把一粒橡子掉在了榛子树下。榛子树对橡树说：

“你自己的树枝下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吗？把你的橡子落在开阔地吧。我这里都挤满了自己的根，我都不把果子落到地上，而是给了人类。”

“我在这里生活了两百多年了，”橡树说道，“那颗橡子发芽后长成的小橡树也要活这么久。”

榛子听了勃然大怒，说道：

“要是这样，我要让你的小橡树窒息，他活不过三天。”

橡树没有回答，只是告诉他的儿子从橡子里长出芽来。橡子得到水分就胀开了，用弯曲的小根紧紧地抓住地面，然后抽出芽来。

榛子想把他闷死，不给他阳光。但是小橡树向上伸展着，在榛子树的阴影下长得更强壮了。一百年过去了，榛子树早就干枯了，但从那棵橡子长成的橡树直插云天，向四面八方伸展着枝叶。

母鸡和小鸡

一只母鸡孵出了几只小鸡，但不知道如何照看他们。于是鸡妈妈就对小鸡们说：

“爬回到你们的壳里去吧！你们在壳里的时候，我就像从前那样蹲在上面，这样就能照看你们了。”

小鸡们听从妈妈的命令，努力爬到壳里去，但根本做不到，还把翅膀挤坏了。于是，一只小鸡对妈妈说：

“如果要我们一直待在壳里，你就不应该把我们孵出来。”

秧鸡和配偶

年末的时候，一只秧鸡在草地上筑了一个巢，到了割草的季节，他的配偶还在孵蛋。清晨，农夫们来到草地上，脱下衣服，磨快了镰刀，一个接一个开始割起草来，然后把草堆成了很多排。秧鸡就飞过去看割草人在干什么。当他看到一个农夫挥起一把镰刀把一条蛇砍成了两半时，他非常高兴地飞回到他的配偶身边，说道：

“不要怕这些农夫！他们来把这些蛇砍成了几段，这些蛇让我们很久都不得安宁。”

但他的配偶说：

“这些农夫是在割草，可是随草割下的是挡在他们路上的一切东西——包括蛇、秧鸡的巢，还有秧鸡的头。我心里有不祥的预感：但我不能把蛋带走，也不能飞离巢穴，我太怕了。”

当割草人来到秧鸡巢边的时候，一个农夫扬起镰刀砍下了秧鸡配偶的头，把蛋放到怀里，然后拿给他的孩子们玩。

奶牛和雄山羊

一位老妇养了一头奶牛和一头雄山羊，两头牲畜就在一起放养。挤奶的时候，奶牛焦躁不安，老妇就拿出一些面包和盐给奶牛吃，并说道：

“站着别动，奶妈子；吃吧，吃吧！我还会给你带更多吃的！你只要站着别动。”

第二天晚上，山羊比奶牛早从田里回家，伸长了腿站在老妇的面前。老妇想用毛巾打他，但是他站着不动，无动于衷。他记得老妇对奶牛承诺过，只要站着不动就有面包吃。老妇看到他动都不动一下，就抄起一根棍子打去。

山羊走开后，老妇又开始给奶牛喂面包，还和奶牛说话。

“人类都不诚实，”山羊想，“我比奶牛站得还稳，却挨了一顿揍。”

他往旁边一站，一顿猛冲，撞翻了奶桶，泼洒了牛奶，把老妇也撞伤了。

狐狸的尾巴

一个人抓到了一只狐狸，就问她：

“谁教你们这些狐狸用尾巴欺骗狗的？”

狐狸问道：“你是什么意思，欺骗？我们没有欺骗狗，只不过尽快从狗那里跑开。”

这人说道：“不对，你们确实用尾巴欺骗了狗。当狗赶上了你们，就要抓住你们的时候，你们把尾巴朝向一边；狗就飞快地去追尾巴，然后你们就朝相反的方向跑了。”

狐狸笑道：“我们不是为了欺骗狗才这么做的，只是为了转向；当狗追上我们，我们看到不能直接脱身，就朝旁边跑。为了突然转身，我们就得把尾巴摆到另一边，就像你们要转身时摆动手臂那样做的。这不是我们的发明，上帝创造我们时就发明这个方法了，这样，狗就不能追上所有的狐狸。”

儿童故事（1869-1872）

弃婴

一个穷苦的妇女生了一个女儿，名叫玛莎。早上，玛莎去挑水，在门口看到一样东西用破布包着。当她用手去摸破布时，从里面传来了“哇、哇、哇！”的声音。玛莎弯下腰来，看到那是一个极小的、红皮肤的婴儿。它正在大声地哭着：“哇、哇！”

玛莎把婴儿抱在手上带回屋里，用汤匙喂婴儿牛奶。玛莎妈妈问：

“你带回什么了?”

“一个婴儿。我在家门口发现的。”

妈妈说：

“我们跟这个孩子一样穷；没什么东西喂养他；我会到族长那儿去，告诉他把这个孩子带走。”

玛莎哭了起来，说道：

“妈妈，这个孩子不会吃很多东西的，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吧！你看这孩子的小手和手指多么红、多么皱啊！”

妈妈看着她们，感到这个孩子好可怜。就没有带走这个婴儿。玛莎给这个孩子喂牛奶，用布裹着孩子，还给孩子唱歌，孩子慢慢地睡

着了。

农夫和黄瓜

一个农夫有一次到一个园丁家去偷黄瓜。他爬上了黄瓜架，心想：

“我要摘一袋黄瓜，用卖黄瓜的钱买一只母鸡；母鸡会下很多蛋，然后孵蛋，然后养了很多小鸡；我把这些小鸡养大再卖掉；然后，我就买一头壮母猪，母猪会生很多小猪；我把小猪卖了，就可以买一匹母马，母马会给我下很多马驹；我把马驹养大，然后卖了，我就能买一幢房子，并建起一个花园；在花园里，我会种下一些黄瓜，不让别人偷了，因此要严密守护；我要雇用一些守门人，安排他们到黄瓜园里，而我自己会跟着他们。这时，他无意中喊道：“喂，注意了，看紧啦！”

就在他大声喊叫的时候，守园人听到了他的声音，他们冲了出来，把这个农夫揍了一顿。

火

收割时节，男人和妇女都出去做工了。村子里只留下老人和小孩。在一个小棚屋里，只有一个老奶奶和三个孙子。

奶奶在炉子里生了火，然后自己就躺下休息了。苍蝇不断地飞到她身上叮咬她，她用一块毛巾盖住头就睡觉了。她的一个孙女玛莎（才三岁）打开炉子，把一些碎煤块丢进了破瓦器里，然后进了前厅。前厅放着草捆：女人们正把干草捆扎在一起。

玛莎拿了些煤块，放到草捆下，然后吹起火来。这时，干草点着了，她很高兴；她走进棚屋，挽着弟弟喀秋莎的手臂（弟弟只有一岁半，刚刚学会走路），把他带出来，对他说：“你看，喀秋莎，我点的火多大。”

草捆已经燃起来了，哔剥作响。当前厅充满浓烟时，玛莎害怕起来，跑回到屋子里。喀秋莎在门坎上摔了一跤，碰伤了鼻子，哭了起来；玛莎把他拉进屋里，两个人躲在一条长凳下。

老奶奶什么也没听到，也没有醒。最大的男孩万尼亚（八岁）还在街上。当他看到浓烟从前厅冒了出来时，马上朝门口跑去，穿过屋里的浓烟，摇醒了奶奶；但奶奶睡得迷迷糊糊，忘记了孩子们，就冲出屋子跑到农场去叫人。

同时，玛莎安静地坐在长凳下；不过，小男孩因为鼻子受了重伤还在不停地哭。万尼亚听到了他的哭声，看到他们在长凳下面，就向玛莎大叫：

“快跑，你会被烧着的！”

玛莎跑到前厅，可是没法穿过浓烟和大火，折了回来。这时，万尼亚指着一扇窗户，叫玛莎从窗户上爬出去。玛莎爬出后，万尼亚抱起弟弟，把他往上拉。可这孩子太重了，而且还不让哥哥拉他。他哭喊着推开万尼亚，万尼亚掉下了两次，当万尼亚拉着弟弟爬上窗户时，棚屋的门已经着火了。万尼亚把弟弟的头推过窗户，想把弟弟推过去；可是这孩子两手紧紧地抓住万尼亚（他已经吓坏了），不让哥哥带他出去。这时，万尼亚朝玛莎大喊：

“快拉他的头！”而他自己则在后面推。

就这样，他们把弟弟拉出了窗户，来到了街上。

老马

我们村子里有一个很老、很老的老人，叫皮门•蒂莫费奇。他有九十岁了，住在孙子的房子里，不干活。他是个驼背：走路时拄着一根拐杖，慢悠悠地移动着脚步。

他的牙全掉了，满脸皱纹，下嘴唇颤抖着；他走路、说话的时候，嘴唇会嗒嗒作响，没人听清他在说什么。

我们有四兄弟，喜欢骑马。但我们没有驯服的马可骑，我们只允许骑一匹马——这匹马的名字叫“渡鸦”。

一天，妈妈允许我们去骑马，我们就带了仆人到马厩去。车夫替我们在“渡鸦”身上装上马鞍，我的大哥第一个骑上去，他骑了很久。他骑到打谷场，然后围着花园骑了一圈，等他骑回来时，我们大喊：

“快马加鞭！”

我哥哥就开始用脚和鞭子驱打“渡鸦”，“渡鸦”从我们身边奔驰而过。

接着，我二哥翻身上马。他也骑了好一会儿，也鞭打着“渡鸦”飞驰直上小山岗。他还想骑久一点，但我三哥恳求他马上让他骑。

我三哥骑到打谷场，绕过花园，沿着村子飞奔到山上，再回到马厩。当他骑回到我们身边时，“渡鸦”已气喘吁吁了，脖子和马肩上浸湿了汗水。

轮到我时，我想显示一下我的精妙骑术，让我的哥哥们大吃一惊。因此，我开始竭尽所能地驱赶着“渡鸦”，可“渡鸦”不愿意离开马厩，而且不管我怎样打它，它都不跑了，反而往后退。我非常生气，

使尽力气用脚踢，用鞭子打。我打它最容易受伤的部位，把鞭子都打断了，还用剩下的一截鞭子打它的头。但“渡鸦”就是不愿意跑。于是，我转过身，骑到仆人那儿，让他去拿根结实的棍棒。但仆人对我说道：

“别再骑了，少爷！下来吧！你用棍棒那不是折磨马啊？”

我觉得很恼怒，说道：

“可我还没骑呢。就看看我快马加鞭吧！求你了，给我一根粗的棍棒！我要打服它。”

仆人摇了摇头，说道：

“唉，少爷，你太没同情心了；你为什么要打服它呢？他都二十岁了，这马都老掉牙了。它老得只能喘气了，它太老了！它就像皮门•蒂莫费奇一样。你不如骑到蒂莫费奇的背上，用一根棍棒赶着他跑。这样，你还会不同情他吗？”

我想起了皮门，听进了仆人的话。下了马，看到马的身体两边汗水淋淋，鼻孔喷着粗气，摔动着光秃秃的尾巴，我理解了这匹马的难处。在此之前，我常想，它会跟我一样有很多乐趣。我为“渡鸦”感到难过，就去亲吻它那满是汗水的脖子，求它原谅我打了它。

自那以后，我长大成人了，一直小心地骑马，每当我看到有人折磨马的时候，就会想起“渡鸦”和皮门•蒂莫费奇。

我是怎样学会骑马的

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通常每天都要学习，只有星期天和节假日才能和哥哥们一起出去玩。有一次，父亲说：

“孩子们必须要学会骑马。送他们去骑术学校去吧！”

我是兄弟几个中年龄最小的，因此，我问道：

“我也可以学骑马不？”

父亲说：

“你会摔下来的。”

我就求他让我也学，还差点哭了。父亲说：

“好吧，你也可以去，只是要小心了！掉下来别哭，一个人要是没有从马上摔下来过，就学不会骑马。”

星期三到了，我们三个人都被带到了骑术学校。我们进了一个大门廊，从大门廊进去是一个小门廊。门廊的远处是一间大房子：地面上不是地板，而是沙子。这间屋里有很多先生和女士，还有跟我们一样的小孩。这就是骑术学校了。骑术学校并不太亮，还有马的臭气，你能听到他们甩打着鞭子，吆喝着马匹，而马蹄在木墙上撞击出“得得”的响声。开始，我很害怕，不敢仔细看他们。后来，我们的仆人叫来骑师，说：

“给这些孩子几匹马：他们是来学骑马的。”

骑师说：

“好的！”

然后，他又看了看我，说：

“他还太小了。”

但仆人说：

“他答应过，如果掉下来不哭的。”

骑师笑着走了。

接着，他们带来了三匹装好马鞍的马。我们脱了披风，走下楼梯，到了骑术学校。骑师用缰绳勒住一匹马，我的两个哥哥骑了上去。开始，他们的步伐很慢，后来就开始小跑起来。接着，他们带来了一匹小马。那是一匹枣红马，名叫拉迪，尾巴被剪掉了。骑师笑着对我说：

“喂，小伙子，上马吧！”

我又高兴又害怕，尽量使自己的举动不引人注意。我想把脚穿进马蹬，但好久都不能如愿，因为我的个子太小了。于是，骑师双手把我举起来，放到马鞍上。他说：

“这小主人还不太重——就两磅重吧，只这么重了。”

开始，他扶着我的手，但我看到我的哥哥没有要扶，就求他把我松了。他问：

“你不害怕吗？”

我非常害怕，但我却说不害怕。我特别害怕，因为拉迪老是耷拉着耳朵，我以为它对我发怒了。骑师说：

“注意啦，别掉下来了！”然后就松开了我。开始拉迪走得很慢，我则直直地坐着。但马鞍太光滑了，我怕会滑下来。骑师问我：

“喂，你在马鞍上坐稳了吗？”

我说：

“坐稳了。”

“这样的话，就慢跑了！”骑师咂咂舌头。

拉迪开始慢跑起来，于是，我的身体轻抛起来。但我默不作声，尽力不滑向一边。骑师表扬我道：

“哦，好样的，小家伙！”

我听了非常高兴。

这时，骑师的朋友向他走了过来和他说话，骑师就没再看我了。

突然，我觉得有一点滑到马鞍的一边了。我想坐直，但坐不直。我想叫骑师让马停下，但我想如果这样做会很丢脸，因此，还是默不作声。骑师没有看我，而拉迪开始小跑起来，我更加往一边滑了。我看了看骑师，以为他会帮我，但他还在跟朋友谈话，看都没看我，却不断地重复着说：

“好样的，小家伙！”

我现在完全滑到一边了，心里非常害怕。我想，我要掉下来了，但我羞于喊叫。拉迪又把我摇晃了一下，我完全滑下，掉在了地上。这时，拉迪停了下来，骑师看着马，看到我不在马背上。说道：

“我宣布，我的小家伙落马了！”然后向我走了过来。

当我告诉他，我没有受伤时，他笑了，说道：

“小孩的身体是软的。”

我都想哭了。我央求他再把我放到马背上，他就把我举到了马上。从此以后，我再没有掉下来了。

就这样，我在骑术学校一周骑两次马，很快就骑得很好了，什么也不害怕了。

柳树

复活节的那一周，一个农夫出去看土地是不是完全解冻了。

他走进花园，用一根树枝去挑土。土壤已经变软了。农夫走进树林，这里的柳絮已经在柳条上结苞了。农夫想：

“我要用柳条做我家花园的篱笆，它们会长起来，成为好树篱的！”

他带着斧头，砍倒了十二棵柳树，把一头削尖，插进了地里。

所有的柳条都发芽长叶了，地下也长出了根；有些柳条紧紧地抓住地面，成活了；还有一些没有用根很好地抓紧土壤，就死掉、倒下了。

到了秋天，农夫非常高兴地看到他的柳树：有六棵树生了根。第二年春天，由于绵羊的啃咬，有两棵柳树毁掉了，只剩下两棵了。第三年春天，绵羊又啃咬这些树，其中有一棵完全毁了，另一棵扎下根长成了树。又到了春天，蜜蜂在柳条间嗡嗡地飞舞，到了分蜂期，成群的蜜蜂从柳树飞了出来，农夫们就进来刷蜜。男人和女人经常在柳树下吃饭、睡觉，孩子们则爬上柳树，从上面折下树枝。

那个插下柳条的农夫已经去世多年了，可这棵柳树还在生长。他的大儿子两次砍下柳枝当柴烧，这棵柳树还在长。他们把柳树的枝条都剪掉了，把它砍倒了，只留下一个树桩，但是到了春天，它又长出嫩枝，细细的，不如以前的粗壮，但却比以前的多一倍，就像小雄马的额毛一样。

农夫的大儿子已经不种庄稼了，村子也没人住了，但这棵柳树长在空阔的田野上。别的农夫来到这里，把这棵柳树砍倒了，但它又长了出来。闪电把它击倒了，但它从旁边长出枝条来，又生长、开花了。一个农夫想把它砍倒做木料，但他放弃了，因为这棵树太烂了。它歪斜到一边，只靠一边支撑着；但它还在生长，每年都有蜜蜂到这里来采花粉。

早春的一天，孩子们聚集在柳树下放马。他们感到很冷，就生了堆火。他们收集了一些干草茎、苦艾、树枝等。一个孩子爬上柳树折断了很多细枝。他们把这些枝叶放进柳树的空洞中，点上了火。柳树发出了嘶嘶声，它的树液烧沸了，一股浓烟升腾而起，树烧着了；树洞内整个烟迹斑斑，嫩芽烤干了，花凋谢了。

孩子们骑马回了家。烧焦的柳树独自留在田野中。一只黑渡鸦飞了过来，落在柳树上，叫道：

“你死了，老家伙！你多年前就该死了！”

巴尔卡

我有一只小斗牛犬，叫巴尔卡。它浑身黑色，只有两只前腿的脚尖是白的。所有斗牛犬的下颚都比上颚长，上牙齿往下伸到下牙齿的后面，但巴尔卡的下颚伸得太突出了，以致我都能把手指放在它的两

排牙齿间。它的脸很宽，两眼又大又黑，闪烁着光芒，门牙明显地突了出来。它就像一个黑人一样黑。它很温和，并不咬人，但强壮而又固执。如果它叼住了一样东西，会用牙齿紧紧咬住，像块破布粘身一样，想要从它那里扯下东西简直不可能，它看起来好像还要胜过一个大龙虾。

有一次，我们把它放出来咬一头熊，它紧紧地咬住了熊的耳朵，像一只蚂蟥叮住不放。熊就用脚掌来拍它、推它，把它从一边甩到另一边，但都不能让它松口。于是熊就倒头落地，想把巴尔卡压碎，但巴尔卡还是咬住不放，直到有人往巴尔卡身上泼冷水。

我把巴尔卡当做一只小狗来养，并由我自己来喂养。当我去高加索时，并不想带它去，于是就悄悄地离开了它，叫人把它关了起来。在第一个车站，我打算转站时，突然看到有个黑色的东西沿路一闪而来，原来是巴尔卡挂着铜项圈跑来了。它飞快地跑向车站，向我冲过来，舔着我的手，在马车的阴影下伸展着身子，舌头整条伸出来有一只手那么长。它一会儿把舌头缩回去吞一下唾沫，一会儿又伸出来，足足一人的手臂那么长。它想快速呼吸，但是做不到，因此，两肋颤抖着。它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尾巴拍打着地面。

后来我才知道，我离家后，它打破了一块玻璃窗，从窗户跳了出来，沿路跟着我的足迹，冒着酷暑，追了二十俄里。[注]

巴尔卡和野猪

有一次，我们到高加索山去捕猎野猪，巴尔卡也跟去了。一旦猎犬开始行动，巴尔卡就跟在后面往前冲，循着它们的声音，消失在丛林之中。那是在十一月，公野猪和母野猪正是膘肥体壮的时候。

在高加索山的森林里，有很多可以食用的果子，野猪就是靠这些果子为生的：有野葡萄、球果、苹果、梨子、黑莓、橡子和野李子。当这些果子都成熟、经霜打之后，野猪吃了就会长膘。

那时，野猪长得太肥了，就逃不脱狗的追捕。当猎狗追逐了约两个小时后，野猪就会冲向灌木丛并在那里停下来。然后，猎人就跑到野猪藏身的地方，向它射击。人们可以从猎狗的叫声来判断野猪是停下来了还是在逃跑。如果野猪在逃跑，猎狗的叫声就短促，好像挨了打一样；如果野猪停下来了，猎狗的叫声就像对人嚎叫一般。

在那次追捕期间，我在丛林里跑了很久，但都没有遇到野猪的踪迹。终于，我听到了拉长的狗叫声和猎犬的嚎叫声，然后就朝那个地方跑去。我已经离野猪很近了，还能听到灌木丛里的噼啪声。野猪已经朝狗的方向转身了，但我从狗叫声里还是分不清是猎狗把野猪抓住了，还是只把野猪包围了。突然，我听到身后传来了沙沙声，一看是巴尔卡。很显然它没跟上猎犬，迷了路，现在听到了猎犬的叫声，就跟我一样，飞快地向猎犬冲去。它穿过深深的草丛，越过一块空地，我所见到的就只有它那黑色的脑袋和夹在白齿之间的舌头。我呼唤它回来，但它头都不回，飞快地跑过我，消失在灌木丛里。我在后面追它，但我越深入，树木就长得越茂密。树枝不断地挂掉我的帽子，划着我的脸；荆棘勾住了我的衣服。我离狗叫声很近了，但就是看不到任何东西。

突然，我听到狗叫声更响了，还有什么东西折断树枝的巨大响声，接着听到了野猪的呼吸声和哼哼声。我立刻断定巴尔卡已经抓住了野猪，正与野猪交手呢。我拨开灌木全力往那里跑，在最稠密的灌木丛里我看到了一只有斑纹的猎犬，它正在一个地方狂吠，而就在离它不到三步远的地方，可以看到一团黑色的东西正在动。

我又走近了一点，认出是野猪，还听到了巴尔卡在尖声哀鸣。野猪呼噜着向猎犬冲去，猎犬夹着尾巴逃开了。我现在能看到野猪的一

侧和脑袋了，于是，瞄准它的肋部开了火。我看到已经打中了，野猪呼噜呼噜冲开灌木丛离我而去。狗群呜咽着、狂吠着追着野猪的踪迹而去。我尽力穿过灌木跟着它们，突然看到，也听到有什么东西就我的脚下。那是巴尔卡。它侧身躺在地上，哀鸣着。身下有一滩血，我觉得它不行了，但我没时间去照看它，继续穿过灌木往前走。不久，我又看到了野猪。狗群正试图从后面去抓它，它不断地打着转，一会儿在这边，一会儿在那边。当野猪看到我时，就向我冲了过来。我又开了一枪，几乎用尽了所有的火药，连它的鬃毛都着火了。接着，野猪呻吟着、蹒跚着，整个躯体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我走过去，野猪已经死了，只是肢体时不时地在抽搐。一些狗竖着毛发在撕扯着野猪的肚子和四肢，另一些狗则舔着它伤口流出来的血。

这时，我想起了巴尔卡，就返回去找它。它正呻吟着朝我这边爬过来，我走过去看它的伤口。它的肚子裂开了一个大口，整个内脏都流了出来，拖在干树叶上。这时，我的同伴赶了过来，把它的内脏放回体内，然后把肚子缝好。我们在缝合伤口、在它的皮肤上穿针引线时，它就在不断地舔着我的手。

那头野猪被系到马尾巴上拖出了森林，而巴尔卡则放到马背上，就这样带回了家。巴尔卡负伤约六个星期后又好了。

野鸡

在高加索山，野禽都叫做野鸡。那里有很多很多的野禽都比家鸡要便宜。打野鸡可以用“竹马”、惊吓和蹲伏猎狗的方法。用“竹马”打野鸡的方法是这样的：猎人们把一块帆布铺在一个架子上，架子中间有一个十字形的横杆，在帆布上挖一个洞。这种铺上帆布的架子就叫

做竹马。天刚亮，他们就拿着竹马，带着枪，前往森林。把竹马放在前面，透过竹马的孔往外看，寻找野鸡。野鸡在天亮的时候要在空地上进食。有时候，有一整窝鸡——母鸡带着小鸡，有时候是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或者是几只公鸡。

野鸡看不到人，它们不怕帆布，这样猎人就可以靠近它们。之后猎人放下竹马，从帆布开口处伸出枪，就可以向他看中的随便哪只鸟开枪了。

通过惊吓打野鸡的方法是这样的：猎人们带着一条看门狗深入森林，跟着狗。狗发现有野鸡时就冲过去，野鸡会飞到一棵树上，这时，狗就朝树上吠叫，猎人就循着狗叫声向树上的野鸡开枪。如果野鸡飞落到空旷地的一棵树上，或者站着不动，可以看得清，那很容易追踪到野鸡。不过，野鸡总是飞落到茂密的树丛里，或是灌木丛里，而且看到猎人时就会躲在树枝里。人们很难穿过灌木靠近野鸡落脚的那棵树，因此，很难看见它们。只有那条狗对它们吠叫，它们就不害怕：它们会立在树枝上，对着狗用喙整理羽毛，扑动着翅膀。可一旦看到了人，就立刻靠近一根大树枝，只有经验丰富的猎人才看得清，没有经验的人即使站在附近，也看不到什么。

当哥萨克人偷偷地走近野鸡时，会取下帽子遮住脸，不朝上看，因为野鸡不但害怕持枪的人，而且更害怕人的眼睛。

靠蹲伏猎狗打猎的方法是这样的：猎人们带上一条蹲伏猎狗，然后跟着它到森林里去。猎狗闻到野鸡拂晓时进食的地方，就开始追踪它们的足迹。不管野鸡足迹如何混杂，一条好狗总会发现它们最后的踪迹，也就是它们觅食后离开的地方。猎狗跟踪的足迹越远，气味就越强，这样，它就能到达野鸡落脚的地方或是白天在草丛里散步的地方。当它走近野鸡时，就认为野鸡已经在面前了，会更加小心地走过去，以免惊走了野鸡。它会不时地停下来，准备一跃而起抓住野鸡。当猎狗离野鸡非常近时，野鸡就会飞起来，这时猎人就开枪射击。

米尔顿和巴尔卡

为了打野鸡，我买了一只蹲伏猎狗，名字叫米尔顿。它是一只体大、单瘦、灰色的斑点狗，长着长长的嘴唇和耳朵，身体强壮，非常聪明。它不跟巴尔卡打架，没有一只狗想跟巴尔卡打架。巴尔卡只要露出牙齿，别的狗就把尾巴夹在两腿间，悄悄溜走了。

有一次，我带着米尔顿去打野鸡，巴尔卡突然追到了树林里。我想把它赶回去，但不能如愿；而且我要是带它回家，路也太远了。我想，它应该不会碍事的，于是就继续往前走。可米尔顿一旦在草丛里闻到野鸡的踪迹开始搜寻时，巴尔卡就往前冲，还扑过来扑过去。它想抢在米尔顿之前惊起野鸡。它听到草丛里有什么响声就扑过去，追着转圈儿；但它嗅觉不佳，自己找不到野鸡的痕迹，只是观察米尔顿，看它往哪里跑。一旦米尔顿开始追踪野鸡的足迹，巴尔卡就跑在它的前面。我把巴尔卡叫回来揍一顿，但也对它无可奈何。只要米尔顿开始搜索，它就像箭一样的窜过去打扰米尔顿。

我想这样打猎只是浪费时间，于是打算早点回家，但米尔顿却找到了一个欺骗巴尔卡的更好方法。它是这样做的：一旦巴尔卡冲到它的前面，他就不再追踪，然后转向，假装去那里搜索。等巴尔卡冲到米尔顿所在的地方时，米尔顿就看着我，摇着尾巴，又返回到刚才真正的足迹那边。巴尔卡又追上米尔顿，冲到它的前面；米尔顿向一边走过十来步，欺骗了巴尔卡后，又领着我径直往前走。米尔顿就用这种方法骗过了巴尔卡，不让巴尔卡破坏这次打猎。

乌龟

有一次，我带着米尔顿去打猎。靠近森林的时候，它就开始搜索起来。它伸直了尾巴，竖起耳朵，嗅了起来。我则握紧枪跟在后面。我想，它是在寻找山鹑、野兔或是野鸡吧。但米尔顿没有朝森林里跑，而是往田野走去。我跟着它，看着前面。突然，我看到它找的东西了。在米尔顿的前面，一只小乌龟正在往前跑，它有一顶帽子那么大。它那长脖子上光秃秃的、暗灰色的头像一根木杵往前伸着；四条光秃秃的腿往外伸得老长，正朝前爬去，背上覆盖着树皮。

当乌龟看到这只狗时，就把四肢和头藏了起来，让自己落在了草地上，只让人看到它的壳。米尔顿抓起乌龟咬起来，但怎么也咬不穿，因为乌龟的腹部有一张与背部一样的硬壳，只有前面、后面、两侧有口，这几个地方可以伸出头、腿和尾巴。

我从米尔顿那里拿走乌龟，想看看它的背是什么花纹，有一幅什么样的壳，是怎样把自己藏起来的。我把乌龟放到手上，往龟壳中间瞧，可以看到里面有黑色的东西在动，就好像地窖里有东西一样。我把乌龟丢到地上，往前走去，但米尔顿不愿意让它走，就用牙齿咬住它跟在我的后面。突然，米尔顿呜咽一声，把乌龟丢在了地上。原来，乌龟把腿伸进了米尔顿的嘴巴，抓伤了米尔顿的嘴。这让米尔顿非常愤怒，狂吠起来；它又一次抓起乌龟，把它叼起，跟着我走。我命令米尔顿把乌龟丢了，但米尔顿没有理会我。于是，我抓起乌龟，把它丢了。但米尔顿还不离开，急急忙忙地在旁边挖了一个洞。洞挖好之后，它把乌龟丢进洞里，然后盖上了土。

乌龟跟蛇和青蛙一样，生活在陆地和水里。它们都是卵生动物。它们在陆地上产卵，但是并不会去孵卵，这些卵会自己裂开，就跟鱼卵一样，然后小乌龟就会从壳里爬出来。小乌龟的个子还没有一个碟子大，而大乌龟则有七英尺长、七英担重。大的乌龟生活在海里。

春天的时候，一只乌龟能产几百枚蛋。乌龟的壳就是它的肋骨。人类和其它的动物有各自分开的肋骨，而乌龟的肋骨全都长在一起形

成了一个壳。不过，最主要的问题是，所有动物的肋骨是长在肉里面的，而乌龟的肋骨长在外面，肌肉却长在肋骨下面。

巴尔卡和狼

我离开高加索的时候，那边的人正在打仗，因此，晚上旅行如果不带警卫就会很危险。

我想尽早离开这里，就没有躺下睡觉。

我的朋友来为我送行，于是，我们整晚坐在我住的小屋前面的村庄街道上。

那是一个月夜，天空蒙上了一层薄雾，尽管我们看不到月亮，但天却亮得能够看书。

半夜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街对面的院子里传来了猪的尖叫声。我们当中有个人大叫道："是狼在咬猪！"

我跑进屋里，抓起一把上了膛的枪，跑到街上。他们都站在猪发出尖叫声的院子门口，向我叫道："在这里！"米尔顿跟在我的后面——毫无疑问，它认为我拿着枪要出去打猎；而巴尔卡则尖起耳朵，转来转去，好像在问我，它应该去抓谁。当我走近藤条栅栏时，我看到一头野兽从院子的另一边径直朝我跑来。就是那匹吃猪的狼。狼向栅栏跑去，往上跳。我闪到一边握紧了枪。狼一从栅栏跳下来到我的身边，我就向它瞄准，枪几乎都碰到它了，我扣动扳机；但我的枪"咔嗒"一声，并没有发射。狼没有停下来，向街对面跑去。

米尔顿和巴尔卡向狼冲了过去。米尔顿离狼很近，但不敢去抓它；而巴尔卡的短腿不管跑多快，都赶不上狼。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追

赶着狼，但狼和狗都远离了我们的视线。只是到了村子尽头的一条沟渠，我们才听到有低低的吠叫声和呜咽声，然后看到朦胧的月光下灰尘飞扬，狗和狼正打得不可开交。我们跑近沟渠时，狼已经不在那里了，两只狗竖起尾巴、满脸愤怒地向我们跑来。巴尔卡向我低吼着，用头来推我：很明显，它想告诉我什么，但却不知道怎样表达。

我们检查了两只狗的伤势，发现巴尔卡的头上有一处小伤。很显然，巴尔卡到达水渠之前就已经赶上了狼，但没有机会咬住它，而狼却猛咬了巴尔卡一口，然后逃跑了。这是一处小伤，没什么大碍。

我们回到小屋，坐下来谈论刚才发生的事。我非常恼火，因为枪哑火了，我还想，如果枪射出了子弹，狼就留尸现场了。我的朋友非常疑惑狼是怎么爬进院子的。一个老哥萨克人说，这事没有什么怪异的，因为那不是一匹狼，而是一个巫婆，她对我的枪施了魔法。就这样，我们坐在那里谈个不停。突然，两只狗飞奔出去，我们看到是刚才那匹狼出现在街心；但这一次它听到我们的喊声时跑得飞快，狗追不上它。

此后，那位老哥萨克人确信那不是一匹狼而是一个巫婆了；但我想，那应该是一匹疯狼，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或听说过一匹狼在被人赶跑之后还返回来的事。

不管怎样，我在巴尔卡的伤口上敷了些药粉，然后在药粉上点着火。药粉闪闪发光，烧出一个疤。

我用药粉烧出疤是为了烧掉有毒的唾液，假设毒液还没有进入血液的话。但如果唾液已经进入了血液，那血液就会携带毒液流遍全身，那就不可能治愈巴尔卡了。

在皮亚季戈尔斯克时巴尔卡发生了什么事

从哥萨克村出发，我没有直接前往俄罗斯，而是先去了皮亚季戈尔斯克（现在称为五山城），我在那里待了两个月。我把米尔顿交给了一个哥萨克猎人，而巴尔卡则跟着我到了皮亚季戈尔斯克。

人们称这个地方为皮亚季戈尔斯克（英语的意思是五座山），是因为它坐落于比什塔山上。而“比什”在鞑靼语里的意思是“五”，“塔”的意思是“山”。从这座山上流下一条炙热的硫磺河，如同沸水那样热，而水流经过的山上总有热气像是从茶壶里冒出来一样。

城市所在的整个地区都赏心悦目。山上有温泉流下，山脚有条叫波德库莫克的河流，山坡上是茂密的丛林；城市的四周是田野，远处可以看到高加索山。山上的积雪终年不化，而且白如白糖。有一座大山叫厄尔布鲁士峰，就像一块白糖一样，如果天气晴朗，无论哪个方向都能看到这座山。人们到温泉来疗养，温泉上架起了凉亭和遮篷，温泉的四周是有人行小径的花园。早上，乐声飘扬，人们或饮茶、或沐浴、或漫步。

城市本身就在山上，但山脚下有一个市郊，我就住在市郊的一间小屋子里。这间屋子坐落在一个院子里，窗前有一个小花园，花园里立着房东的蜂箱，不是俄罗斯那样的空心杆，而是圆形的，编织而成的篮子。这些蜂箱里的蜜蜂非常温和，早晨我和巴尔卡就经常坐在花园的蜂箱间。

巴尔卡不断地在蜂箱间走来走去，这里闻闻，那里听听蜜蜂的嗡嗡声；它轻轻地在蜜蜂中间走动，怕打扰了它们，而蜜蜂也没有骚扰巴尔卡。

一天早晨，我从河边回家，然后坐在花园喝咖啡。巴尔卡抓挠耳朵后部时，项圈发出了刺耳的噪音。噪音惊扰了蜜蜂，于是我把项圈取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从城市那边传来了奇怪而可怕的声

音。一群狗狂吠、嗥叫、呜咽，人们大声喊叫，声音从山上往山下传来，离我们郊区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

巴尔卡不再搔痒，露出白森森的牙齿，宽大的头低垂在前腿之间，尽力伸长着舌头，安静地躺在我旁边。当它听到这种噪音时，它似乎明白了那是什么声音。它竖起耳朵，露出牙齿，一跃而起，开始龇牙低吼起来。噪声越来越近了。好像这座城市的所有的狗都在嗥叫、呜咽、狂吠。我走到门口去看个究竟，我的房东也出来了。我就问她：

“怎么回事啊？”

她答道：

“监狱里的犯人下山打狗。饲养的狗太多了，市政府命令市里所有的狗都要杀掉。”

“这么说，要是他们抓到巴尔卡也会杀掉？”

“不，带项圈的狗不会杀。”

正说话间，犯人们已到了门口。前面是几个士兵在走动，后面是四个带镣铐的犯人，其中两个犯人手上拿着长长的铁钩，另两个拿着棒子。在我们的屋前，有一个犯人用钩子抓到一只看门狗，把它拖到街中间，另一个人就开始用棒子打。

小狗可怕地哀叫着，但犯人们大喊大笑。犯人用钩子把狗翻过身来，当他看到狗已经死了，就把钩子拉出来，然后又东张西望，寻找别的狗了。

正在此时，巴尔卡冒失地向犯人冲去，好像把他当做熊了。我突然想起它没有带项圈，就大喊道：“巴尔卡，回来！”然后叫犯人们别

打我的狗。但是犯人看到巴尔卡时笑了，就用他的钩子敏捷地钩它，很快钩住了巴尔卡的大腿。巴尔卡想逃，但那个人把它拉了过去，叫另一个人去打它。另一个人举起了棒子，就在巴尔卡命当该绝时，它猛地一拉，大腿处的皮肤破了，身上留下一块红疤，两腿夹着尾巴逃跑了。它穿过大门，进了屋子，躲在了我的床下。

它之所以能得救是因为钩子钩住的那块皮肤破了。

巴尔卡和米尔顿的结局

巴尔卡和米尔顿是同一时间死的。那个老哥萨克人不知道如何与米尔顿相处。他不带米尔顿去猎鸟，反而带它去打野猪。就在那个秋天，一只长着獠牙的野猪把米尔顿划破了肚子，但没人知道如何缝合，于是，它就死了。

而巴尔卡也在犯人抓住它不久之后死了。在它躲过犯人的一劫之后，没多久就变得闷闷不乐，见到什么东西都要去舔。它舔我的手，但不是以前那种对我亲热时的摩蹭。它要舔好长的时间，舌头紧压住我的手，然后开始啪啪作响。显然，它喜欢咬我的手，但不是真的要咬。我不给它手，它就舔我的靴子，舔桌子的腿，然后它就咬这些东西。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两天，到了第三天，它不见了，没有人看到过它或听到它的叫声。

它不可能被人偷了或是从我这里逃跑了。这件事发生在它被狼咬了六周之后。很显然，那匹狼已经疯了，巴尔卡也疯了，所以就离家出走了。它得了猎人所称的恐水症。他们说这种恐水症的表现是，发了疯的动物喉咙会痉挛。它想喝水，但却不能喝，因为水会使痉挛更严重。这样，它只能忍痛挨渴，就开始咬东西。显然，巴尔卡开始舔东西的时候就有痉挛的症状了，然后就要咬我的手和桌子腿。

我到邻里四下去找巴尔卡，但都无法查明它到底怎样了，或者它是怎样死的。如果它跟一般的疯狗那样到处跑动或吠叫，我会听到它的叫声。毫无疑问，它跑进某个灌木丛里，就在那里自生自灭了。

猎人们说，一条聪明的狗如果得了恐水症，它就会跑到野外或树林里，设法寻找它需要的草药，在露水中打滚，这样就会治愈。显然，巴尔卡再也没有治愈。它再也没回来了。

灰兔

那年冬天一只灰兔住在村子附近。夜幕降临的时候，它就竖起一只耳朵听，然后又竖起另一只耳朵，转动着胡须，用鼻子闻闻，坐在后腿上。接着，它会在深雪中跳跃一两下，又坐在后腿上，环顾四周。除了茫茫白雪，四周什么也看不到。大雪如波浪起伏，闪烁着白糖一样的光芒。野兔的头顶上升腾起一股霜汽，透过霜汽可以看到明亮的大星星。

为了到一个它熟知的打谷场去，野兔要横过一条马路。马路上可以听到滑板的吱吱声和马的鼻息声，还有雪撬上座椅的嘎吱声。

快到路旁时，野兔停了下来。农夫们在雪撬旁走着，他们的长袖衣领立了起来，几乎看不到脸，胡子和睫毛都是白色的，水汽从他们的口鼻冒了出来。他们的马大汗淋漓，白霜就结在了汗水上。马拉着雪撬匆忙地走着，一会儿没入雪堆，一会儿穿出雪堆。农夫们跟在马前、马后跑着，用鞭子抽打着马匹。有两个农夫走在一起，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讲述他有匹马被偷的经历。

马车经过之后，野兔跃过马路，轻快地向打谷场走去。马车里的一只狗看到了野兔，吠叫起来，飞快地追赶着野兔。野兔越过松软难

行的雪堆，向打谷场跳去；但是狗只跳过十步就很快陷在雪堆里了，因此停止了追击。这时，野兔也停了下来，坐在后腿上，接着轻快地向打谷场走去。

在它去打谷场的途中，在冬天翻耕过的田野里，它遇到了另外两只野兔。那两只野兔正在吃东西、玩耍。野兔和它的同伴玩了一会后，就与它们一起挖霜冻的雪堆，吃鹿蹄草，接着继续前进。

村子里寂静无声，火也全灭了。大家能听到的就只有一个棚屋里传出的婴儿啼哭声和小屋木头上结霜的咔嚓声。野兔来到打谷场，在那里找到了一些同伴，它和同伴们在干净的地上玩了一会，从敞开的粮仓里吃了一些燕麦，爬到了大雪覆盖的窑厂顶上，穿过树篱，开始返回它的山谷。

东方破晓，晨曦微露；星星渐渐隐去，更浓的霜汽从地上升了起来。附近的村妇起床了，出去打水；农夫们从仓房取出饲料；孩子们则大喊大叫。路上的马车越来越多了，农夫们相互大声说着话。

野兔跃过马路，前往它的老巢，选了一处高地，从雪地里挖一个洞，仰面朝上躺在新窝里，把耳朵耷拉在后面，睁着眼睛睡着了。

上帝看到了真相，但不会马上说出来

在弗拉迪米尔市，有一个年轻的商人，名叫阿克西诺夫。他有两间商店和一幢住房。

阿克西诺夫是个肤色较浅、头发卷曲、长相标致的年轻人，非常快乐，擅长唱歌。他年轻时喜欢酗酒，喝醉后经常无礼取闹，但结婚后就戒酒了，现在极少沾酒了。

夏日的一天，阿克西诺夫到下诺夫哥罗德市场去。他跟家人告别的时候，妻子对他说：

“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今天别出去！我做了个不祥的梦，跟你有关。”

阿克西诺夫笑道：

“你怕我会到市场去狂欢作乐吗？”

他妻子说道：

“我不知道怕的是什么，但我做了一个恶梦：我梦见你到城里去，你脱下帽子时，我看到你的头全白了。”

阿克西诺夫笑了。

“那意味着我要发财了，如果我做了一笔大生意，你就等着我给你带些贵重的礼物回来。”

然后他跟家人告别，出发了。

途中，他遇到了一个认识的商人，两人就停下来在一个旅馆过夜。他们在一起饮茶，在两个相邻的房间睡觉。阿克西诺夫不喜欢久睡，半夜就醒了。因为在天气凉爽的时候赶路更舒服，于是他就唤醒了车夫，让他去备马。然后，阿克西诺夫去“黑”棚屋，付了账就走了。

他走了约四十俄里后又停下来喂马，然后在一家小旅馆的前厅休息。吃晚餐的时候，他走到门廊，要了一壶茶，并取出吉它弹了起来。突然，一辆带铃铛的马拉雪撬来到这家旅馆，从马车上跳下一个军官和两个士兵。军官朝阿克西诺夫走来，问他是谁，从哪里来。

阿克西诺夫如实地回答了，然后问道：

“难道您不愿意和我喝杯茶吗？”

但是这位军官还在不断地问他问题：

“你昨晚住哪里了？是单独一个人还是跟一个商人在一起？你早上看到这个商人吗？你为什么早上离开得这么早呢？”

阿克西诺夫弄不清他们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他又如实地答了一遍，然后说道：

“为什么你们要问我这些？我既不是贼也不是强盗。我出来自己做生意，你没啥可问的。”

这时，军官唤来士兵，说道：

“我是当地的警长，我问你这些问题，是因为昨晚跟你一起过夜的商人被人发现割喉了。请把你的东西拿出来，给我检查！”

他们进了房间，拿出他的行李包裹，打开检查。突然，这位警长从包里拿出一把刀来，然后大声叫道：

“这把刀是谁的？”

阿克西诺夫看了一眼，看到他们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一把带血迹的刀子，他吓懵了。

“刀子上怎么会有血？”

阿克西诺夫想回答，但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我不知道——我——这把刀——不是我的！”

接着，警长说：

“早上有人发现那个商人在床上被割喉。除了你，没有别人会做这事。房子是从里面上锁的，除了你，房里没有别的人。这是从你的包里找到的血刀，还有你的脸也表明你有罪。快告诉我，你是怎样杀死他的，你从他那里抢了多少钱？”

阿克西诺夫发誓他没有干这种事，他跟那个商人喝完茶后就没有见到那个商人了，他身上带的八千块钱是自己的，还有，这把刀也不是他的。但他声音颤抖，脸色苍白，因害怕而发抖，好样犯了罪一样。

警长叫来士兵，让士兵们把他绑了，送到马车里。他两脚被捆，塞进马车时，划了一个十字架，接着哭了起来。士兵们拿走了他的钱、物，把他送到了最近的城里监狱。他们派人到弗拉迪米尔去查明阿克西诺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弗拉迪米尔的所有商人和居民都证实阿克西诺夫过去酗酒，年轻时贪杯，但他是一个好人。于是，他们就开始审讯阿克西诺夫。阿克西诺夫因谋杀了梁赞市的一个商人并抢走了两万卢布而受到审判。

阿克西诺夫的妻子为丈夫悲痛万分，但又不知道如何是好。她的孩子都还小，其中一个还在哺乳期。她带上所有的孩子到收监丈夫的城里去。开始，她没有获准探视，后来，她乞求当局，才被带去见到了丈夫。当她看到丈夫穿着囚服、带着镣铐，同杀人犯关在一起时，不禁瘫倒在地，久久不能醒来。接着，她把孩子放在身边，坐在丈夫旁边，讲起家里的事来，并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阿克西诺夫把发生的一切都说了。妻子说道：

“那我该怎么办啊？”

他说：“我们必须向沙皇请愿。一个无辜的人不能受死。”

他的妻子说，她已经向沙皇请愿了，但她的请愿书还没有到达沙皇那里。阿克西诺夫什么也没说，只是低着头。随后，他的妻子说道：

“你该记得我做的梦，在梦里你的头发都白了。现在由于悲伤，你的头发真的白了。要是你那天不出门就好了！”

接着，妻子看着他的头发说道：

“伊万，亲爱的，告诉你妻子真相吧：这不是你干的吧？”

阿克西诺夫说道：“你也怀疑我！”接着，他两手捂着脸，哭了起来。

这时，一个士兵走了过来，告诉他妻子必须得带着孩子离开了。阿克西诺夫最后一次跟家人道了别。

阿克西诺夫的妻子离开后，他想起了他们之间的谈话。他回想起自己的妻子也在怀疑他，还问他是否杀害了那个商人。他自言自语道：“很显然，除了上帝，没有一个人知道真相。必须要单独询问上帝，只有从他那里我才能得到怜悯。”从那以后，阿克西诺夫不再递交请愿书，也不再期望，只是向上帝祈祷。

阿克西诺夫被判处鞭刑，送去服苦役。这事就这样了了。他受到了鞭打，后来，鞭伤好了之后，他与其它罪犯一起被驱逐到西伯利亚。

在西伯利亚，阿克西诺夫度过了二十六年的苦役生涯。他的头发都变雪白了，胡子又长、又密集、又灰白。他再也没了往日的欢笑。他的腰弯了，走路有气无力，很少说话，从不笑，只是经常向上帝祈祷。

在狱中，阿克西诺夫学会了做靴子，用自己挣的钱买《圣徒殉道传》，在监狱光线充足时就读书；假日的时候，他去监狱教堂读（圣经）《使徒书》，在唱诗班唱歌——他的嗓子依然不错。当局对阿克西诺夫的和善非常喜欢，他的狱友也对他很尊敬，称他为“老大爷”和“上帝的选民。”如果对当局有任何需求，他的狱友总是派他去跟当局说，而囚犯间有任何争执，他们也来找阿克西诺夫裁决。

他没有收到家里的一封信，也不知道他的妻儿是否还活着。

有一次，有一些新囚犯被带到监狱来。晚上，老囚犯围在新囚犯的周围，问他们从哪座城市或哪个村子来，犯了什么事。阿克西诺夫也坐在离新囚犯很近的床板上，低垂着头听他们说话。其中一个囚犯个子很高，长相威猛，是个年约六十、短白胡须的老人。他正说起被送进监狱的原因：

“咳，兄弟，我根本没犯罪却抓到这里来了。我从雪撬上解了一个车夫的马绳，结果被人抓住了。他们说，‘你偷马。’我说，‘我只想快点回家，就把马放了。而且，那个车夫还是我的朋友，我跟你们说的都是实话。’——‘不，’他们说，‘你偷东西了。’但我偷了什么，在哪里偷的，他们并不知道。很久以前我倒是犯过罪，早该送进监狱的，但他们没法给我定罪，现在我犯了法，到这里来了。‘你撒谎——你一直在西伯利亚，只是待的时间不长——’”

“你来自哪里呢？”一个囚犯问。

“我来自弗拉德米尔市，是那里的一个市民。我的名字叫马卡，姓谢苗诺维奇。”

阿克西诺夫抬起头，问道：

“谢苗诺维奇，你听说过在弗拉德米尔有个叫阿克西诺夫商人的一家人吗？他们还活着吗？”

“知道，我听说过他们！他们是富有的商人，尽管他们的父亲现在在西伯利亚。我想，他跟我一样犯了重罪。你呢，老大爷，你是什么原因来的呢？”

阿克西诺夫不喜欢谈论自己的不幸。他叹了一口气，说道：

“为了赎罪，我干苦役度过了二十六年。”

马卡•谢苗诺维奇说道：“是什么罪过？”

阿克西诺夫说，“毫无疑问，这是我的报应。”他不想再说什么了。但其他的犯人告诉这个新囚犯，阿克西诺夫是怎么到西伯利亚来的。他们告诉他，在途中，有个人杀害了一个商人，却把刀放进了他的行包里，因此，尽管他是无辜的，但却被判了刑。

马卡•谢苗诺维奇听到这里，看着阿克西诺夫，两手拍着膝盖，说道：

“真神了！简直是个奇迹！但你已经老了，老大爷！”

众人问他是什么奇迹，他在哪里看到过阿克西诺夫，但马卡•谢苗诺维奇没有回答，只是说道：

“太神奇了，伙计们，命运安排我们相遇了。”

这些话使阿克西诺夫想到，这个人应该知道是谁杀害了这个商人。他说道：

“谢苗诺维奇，你以前听说过这件事，还是我们以前遇到过吗？”

“我当然听说过，满世界都在传。那件事发生在很久以前，我都忘了听说过什么事了。”马卡•谢苗诺维奇说道。

“也许你听说过是谁杀害了那个商人？”阿克西诺夫问道。

马卡•谢苗诺维奇笑道：

“我想谁的包里找到了刀子，谁就是杀人犯。即使有人把刀子放进那个包里，那个人也没有被人抓到，所以他就不是贼。而且这把刀子是怎么放进去的呢？那个包不是在你的头下面吗？你应该听到他的声音的。”

阿克西诺夫一听到这些话，就想起了正是这个人杀害了商人。他站起身走了。整个晚上，阿克西诺夫不能入眠。他很悲伤，头脑中浮现出一些情景：他看到了妻子最后一次与他分别的场景，看到了他去集市的场景。他看到了妻子，好像她还活着，他看到了妻子的脸和眼睛，听到了妻子与他说笑的声音。他还看到了孩子跟以前一样——还是那么小——有个孩子穿着皮衣，另一个还在怀里。他想起了自己，也跟以前一样——又快乐、又年轻。他回想起自己是如何坐在小旅馆的门廊中，就在那里被捕了，他还在弹吉它，那时他是多么的无忧无虑啊。他想起了颈手枷，想起受到的鞭打，还有行刑的人以及周围所有的人、镣铐、囚犯、二十六年的监狱生活、垂垂老矣的年纪。这些忧伤向他袭来，他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伤害。

“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坏蛋！”阿克西诺夫想道。

他对马卡•谢苗诺维奇生出一股怒气，他要报复他，即使自己会遭到灭顶之灾。他整个晚上都在祈祷，但都不能使自己平静下来。白天的时候，他没有走到马卡那边去，也没有看他一眼。

就这样，两周过去了。晚上，阿克西诺夫睡不着觉，他感到非常悲伤，不知道自己如何是好。

有一个晚上，他在监狱内闲逛，看到有泥土从床下掉落。他停下来看个究竟。突然，马卡•谢苗诺维奇从床下跳了出来，非常害怕地看着阿克西诺夫。阿克西诺夫想走过去，这样就不会看到他了；但马卡拉住他的手臂告诉他，他在墙下面挖了一个地道，每当他们带犯人出去工作的时候，他每天就用靴子装泥土带出去，然后倒在外面。他说道：

“别说出去，老家伙——我也会带你出去的。如果你说了，他们就会鞭打我，我就不会原谅你——我会杀了你。”

当阿克西诺夫看到这个让他倒尽了霉的人时，恨得浑身发抖，然后甩掉他的手臂说道：

“我没有理由要从这里逃走，也不怕你会杀了我——你多年以前就杀了我了。我会不会出卖你取决于上帝把什么放进我的灵魂。”

第二天，当犯人们被带出去干活时，士兵注意到马卡•谢苗诺维奇正在往外倒泥土，因此，他们就开始搜查监狱，结果发现了那个洞。监狱长来到监狱问起所有的人，是谁挖了这个洞。每个人都说不是自己挖的。那些知道的人没有指证马卡•谢苗诺维奇，因为他们知道，他的这个行为会受到鞭刑，会被打得半死。于是，监狱长转向阿克西诺夫，他知道阿克西诺夫是一个正直的人。他说：

“老人家，你是一个诚实的人，请在上帝面前告诉我，是谁挖了这个洞。”

马卡•谢苗诺维奇若无其事地站着，他看着监狱长，但没有瞟阿克西诺夫一眼。阿克西诺夫的手臂和嘴唇都在发抖，久久没有说出一句

话来。他想：“如果我保护了他，可他毁了我的一生，我为什么要原谅他？让他为我遭罪吧！可如果我出卖了他，他们真的会用鞭子把他打死。说不定我误会了他呢，那样做我会更轻松吗？”

监狱长再次问道：

“喂，老人家，说吧，说实话！是谁在挖洞？”

阿克西诺夫看着马卡•谢苗诺维奇说：

“我不能说，长官，上帝要我不要说，所以我不会说。请为我着想吧——你有这个权力。”

不管监狱长如何说服，阿克西诺夫不再说话。所以他们没有找出是谁挖的这个洞。

第二天晚上，阿克西诺夫躺在床板上正要入睡，听到有人向他走来，然后蹲了下来。他从黑暗中看去，认出了那个人是马卡。阿克西诺夫说道：

“你还要我干什么？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马卡•谢苗诺维奇没有做声。阿克西诺夫坐了起来，说道：

“你要干什么？走开，否则我要叫卫兵了。”

马卡弯着腰靠近阿克西诺夫，悄悄地对他说道：

“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原谅我吧！”

阿克西诺夫说道：“我要原谅你什么啊？”

“是我把那个商人杀了，然后把刀子放进你的包里。我想把你也杀了，但他们在院子里发出了响声，所以我把刀放进你的包里，然后翻窗走了。”

阿克西诺夫没有说话，也不知道说什么好。马卡•谢苗诺维奇从床上滑下来，跪下鞠了一个躬，说道：

“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原谅我吧，看在上帝的面上原谅我！我会宣布是我杀了那个商人——你会得到宽恕，你会回家的。”

阿克西诺夫说：

“你说这话倒很容易，可你看看我受到了怎样的折磨！我现在到哪里去？我妻子死了，我的孩子不记得我了，我没有地方可去了——”

马卡•谢苗诺维奇没有从地板上起来。他把头叩到地上，说道：

“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原谅我吧！我现在看到你还不如他们拿鞭子抽打我好受。你同情我，没有出卖我。原谅我吧，看在耶稣的面上！原谅我这个该死的坏蛋吧！”说着，他大哭起来。

阿克西诺夫听到马卡哭了，也哭了起来，说道：

“上帝会原谅你的。也许我比你还要坏一百倍！”

突然，他心头的石头落了地。他不再渴望回家，也不希望离开监狱，只想到他最后的时光。

马卡•谢苗诺维奇没有听阿克西诺夫的，他公布了自己的罪行。当阿克西诺夫可以离开监狱的决定到来时——他已经死了。

打猎比做奴隶还苦

有一次，我们去猎熊。我的同伴碰巧射中了熊：熊受伤了，但只是不要命的柔软部位中枪。雪地上留下一点血，熊逃走了。

我们在森林里碰头，讨论怎么办：是去寻找这头熊呢，还是等两三天直到熊再次躺下冬眠。

我们问赶熊的农夫，现在能不能把熊包围起来。一位年长的赶熊人说：

“不行，我们必须给熊一个机会，让它自己镇静下来。大约在五天内就有可能包围它了，但如果我们现在去追它，它只会非常害怕，不会躺下冬眠。”

但一个年轻的赶熊人与老人争论说，他现在就可以包围熊。

“熊要走过这些雪地，”他说道，“它就不会走很远——它太肥了。它今天就会躺下来。如果它今天不躺下，我就穿上雪鞋追上它。”

我的同伴也不想现在就包围熊，建议等一等。

但我说道：“光讨论这事有什么用？高兴做就去做，我会跟杰米扬去追熊。如果我们追上了熊，就大有收获；如果没追上——反正我今天无事可干，而且现在天色还不晚。”

于是，我们就行动了。

我的同伴坐着雪撬回到了村子，但我和杰米扬带着面包继续待在树林里。

大家都离开后，我和杰米扬检查了枪支，把皮衣扎进皮带里，然后跟着熊的足迹走。

这天天气很好，寒冷却无风。但穿着雪鞋走路可是个苦差事：雪很深而且成粉状。

树林里的雪还没有下沉，况且新鲜的雪是前一天才下的，因此，雪鞋在雪地里下陷了有半英尺，在有些地方下陷得更深。

远远地可以看到熊的足迹。我们可以看到熊走过的路，因为在有些地点，它陷进雪里直到肚皮，就把雪扫到一边了。开始，我们往前走着，穿过树林里高大的树木，熊的足迹一目了然；接着，熊的足迹进入了一片小松树林，于是杰米扬停了下来。

“我们现在不能追了，”他说道。“不用说，熊会在这里躺下的。它已经腰部坐地了——你看雪迹就知道。我们离开它的足迹，做一个包围圈吧。但我们必须轻轻地走，不要发出任何响声，甚至咳嗽都不行，否则会吓到它的。”

于是，我们离开足迹往左边走去。我们走了约五百步，又看到了前面有足迹。我们又跟着足迹，这条足迹把我们带上了一条路。我们在路上停了下来，向四周观望，看看熊往哪个方向去了。我们可以看到路上熊的脚掌和脚趾这里一处、那里一处地印在雪地里，而在别的地方，我们能看到一个农夫的韧皮鞋的鞋印，显然，是往村里去了。

我们沿着路走。杰米扬对我说道：

“我们不必观察路面，它会在某个地方走另一条路的，有可能向左，也可能向右——我们会在雪地里看得到的。它会在某个地方拐弯的——它不会往村里走的。”

我们就这样沿着路走了大约有一英里。突然，我们看到熊的足迹离开道路拐弯了。我们看了看，结果却看到了奇怪的事！那是一只熊的足迹，但不是从路上往树林里走，而是从树林往路上走：脚趾的方向是朝路的。我说：

“这是另一只熊。”

杰米扬看了看，又想了一会。

“不，”他说道，“这是同一只熊，它只是想骗我们。它是退着离开道路的。”

我们跟着足迹走，发现真是这样。这头熊显然从路口倒着走了约十步远，直到一棵冷杉的后面，然后调转头来，径直往前走了。杰米扬停了下来，说道：

“现在我们肯定能碰到它了。除了这个沼泽地，它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躺下了。我们包围它吧。”

我们穿过浓密的松树林，开始包围它。我已经累了，现在还有更艰难的路要走。我差点撞到桧树丛，身体陷进树丛里；有时，一棵小松树会绊住我的脚；有时，我的雪鞋会弯曲变形，因为我不习惯穿雪鞋；有时，我会撞上一根树桩或雪下的一截木头。我有点精疲力竭了。我脱下了皮衣，因为我已经汗流浃背了.。但杰米扬却如顺风使船，他穿着雪鞋走路好似量身定做的一样。他既不会陷进什么地方，他的鞋子也不会弯曲变形。

他甚至把我的皮衣搭在他的肩上，还不断地催促我往前走。

我们走了一个约三俄里的圈，经过了沼泽地。杰米扬突然在我前面停了下来，挥舞着他的手。我向他走过去，他弯下腰来，用手指着前面，低声说道：

“你看到了吗，一只喜鹊站在一棵被风吹折的树上喳喳地叫着：这只鸟远远地闻到熊的气味了。就是它了。”

我们朝一边走去，又走了一俄里，遇到了旧的足迹。这样，我们围着熊形成了一个圆圈，它就在圈的里面。我们停了下来。我取下帽子，松掉外套：我觉得就像在浴室里一样热，浑身湿漉漉的，像只落汤鸡。杰米扬的脸也红彤彤的，他用衣袖擦着脸。

“好啦，”他说，“我们完成任务了，先生，我们该歇一会了。”

透过树林，可以看到晚霞。我们坐在雪鞋上休息，从旅行包里拿出面包和盐，我先吃了一点雪，然后再吃面包。面包的味道比我以往任何时候吃的都要香。我们坐了一会儿，天色开始变暗了。我问杰米扬这里离村子有多远。

“大约有十二俄里，我们会在晚上到达村子的；但现在我们得休息。穿上你的皮衣吧，先生，否则你会着凉的。”

杰米扬折断了一些松树枝，把树枝上的雪敲了下来，然后做了一张床，我们就用手枕着头，相互挨着躺了下来。我不记得是如何睡着的，两个小时后我醒了。有什么东西发出了噼啪的响声。

我正睡得香呢，都忘了自己在哪儿了。我环顾四周：那是什么奇怪的东西？我这是在哪儿了？我的上空是白色的卧室和白色的柱子，周围的一切东西都闪着白光。我向上望去：上面是白色的花格布，格子之间是黑色的拱顶，里面是各种颜色的火星。我看看四周，想起了自己在是在树林里，而白雪覆盖的树木被我看成了卧室，那火星不是别的东西，而是树枝间闪烁的星星。

晚上已经降霜了，树枝上、我的皮衣上、杰米扬身上都落了一层霜，而白霜就是从上面降下来的。我唤醒了杰米扬。我们穿上雪鞋又

出发了。森林里非常安静，只听见我们的雪鞋走在柔软的雪地上发出的吱嘎声，或是霜冻的树枝发出的咔嚓声，以及森林里空洞的回响声。不过有一次某个动物惊动后向我们靠近，但又逃跑了。我以为是熊。我们走到发出声响的地方，看到的却是野兔的足迹。小山杨树都被啃倒了，野兔就以山杨为食。

我们走出树林，来到路上，把雪鞋系在身后，沿路走去。现在很好走了。雪鞋在被人踩踏过的路上发出吧嗒吧嗒的回响声；鞋子下的雪被踩得咯吱咯吱地响；冰冷的白霜粘在脸上如绒毛一般。星星似乎沿着树枝向我们跑来：它们闪耀着，又不见了——就好像天空在一圈一圈的转动。

我的同伴睡着了——我把他叫醒。我们告诉他如何围着熊设了一个圈，还告诉房东把赶熊人叫齐以便早上行动。我们吃了晚餐就躺下睡了。

我实在太累了，本来要睡到晚餐前才起来的，但我的同伴叫醒了我。我一跃而起，看到我的同伴穿戴整齐，正忙于备枪。

“杰米扬在哪？”

“他到森林里去有好一会了。他检查了包围圈，又回来带着赶熊人出去了。”

我洗了脸，穿上衣服，背上枪。我们坐着雪撬出发了。

此时霜冻严酷，平静无风，但看不见太阳——因为空气中弥漫着一层薄雾，白霜在不断地降落。

我们在路上大约走了三俄里，然后到了森林。我们看到一块空地上升起了蓝烟，农夫们、还有男男女女都带着棒子聚集在那里。

我们爬出雪撬向人群走去。农夫们正坐那里烤土豆，一边与女人们说着笑话。

杰米扬也和他们在一起。人们站了起来，杰米扬把他们带到我们昨晚划圈的地方。男人和女人排成一排站直了身子——他们一共有三十个人，只能从皮带以上的部位分得出来，接着，他们走进了树林；我和我的同伴也沿着他们的足迹往前走。

尽管他们走出了一条小路，但还是不好走，而且我们难免跌倒，因为我们就好像走在两面墙中间。

就这样，我们走了半俄里。我抬头看时，杰米扬穿着雪鞋向我们跑来，挥手要我们走到他那里去。

我们走近他，他让我们各自站好位置。我站好自己的位置，然后看了看四周。

我的左边是一片高大的松树林，穿过林子可以看得很远，在树林的远方我看到一个赶熊农夫的黑点。我的对面是一片小松林，松树同人的高度差不多。由于积雪，这片松树的树枝都往下垂，粘在了一起。小松林中间的一条小道覆盖着积雪，这条小道正对着我。我的右边则是一片浓密的松林，松林的远处是一块空地。在这块空地上，我看到杰米扬安排了我的同伴站在那儿。

我检查了携带的两支枪，扣上了扳机，就想着到哪里去占一个哨位。我身后三步远的地方是一棵松树。“我要站在那棵松树的旁边，把另一支枪靠在这棵树上。”于是，我踏着齐膝深的积雪，向那棵松树走去。我踩踏出一个四英尺见方的空地，就这样站好了哨位。我手里拿着一支枪，另一支枪支起击铁靠在树上。我从刀鞘里取出匕首，然后又放了回去，确保万一需要时容易取出来。

我刚刚做好准备，就听到杰米扬从树林里喊道：

“来了，来了！”

就在杰米扬喊叫的时候，圈子里的农夫也跟着用各自不同的声调大喊：“来了！哟嗬！”女人们则用尖着嗓子喊道：“哎！唷！”

熊到了圈子里。杰米扬驱赶着熊，圈子里的人呐喊着，只有我和我的同伴站着不动，没有说话，也没走动，只等着熊来。我站在原地边看边听，心里呯呯直跳。我手里抓着枪，身体直颤。我想，熊会随时跳出来，我会瞄准射击，它就会倒下来——突然，我听到左边有什么东西从雪地里踉跄而来，只是还离得很远。我往高大的松林看去：大约离我五十步的树后面，站着一个庞大的黑家伙。我瞄准枪等着。我想它会走近的。我看到它转动着耳朵，转了个方向。现在我能从侧面看到整头熊了，真是一个庞然大物。我赶紧瞄准，呯！我听到子弹击中了树木。透过烟雾，我看到熊返身往隐匿处走去，消失在树林里。“唉，”我想，“这下可坏事了：熊不会再往我这边跑了，我的同伴也没机会开枪射击了。也许它会穿过农夫的包围，但再也不会到我这边来了。”我放下枪，站起身来倾听。农夫们喊声四起，在我的右边，离我的同伴不远的地方，我听到一个妇女尖叫道：“熊在这！熊在这！熊在这！这边！这边！嘿，嘿，嘿！嗨，嗨，嗨！”

熊就在那里，整个都看得清了。我不再指望熊还往我这边来了，因此就看着右边的同伴。我看到杰米扬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没穿雪鞋，沿小路朝我的同伴走去，然后在他的身边坐了下来，用棍子指着一样东西，好像在瞄准一样。我看到我的同伴举起了枪，瞄着杰米扬所指的地方。呯！他放了一枪。

“好了，”我想，“他射死熊了。”但我看到我的同伴没有朝熊跑去。“他肯定没射中熊，要么没打中要害部位，熊会逃跑的，”我想，“不过，熊不会朝我这边来的。”

怎么回事？突然，我听到有东西到了我的跟前：是谁像一阵旋风一样飞奔而至，把附近的雪都冲散了，还气喘吁吁的。我朝前看去，但它沿着小路、穿过浓密的松林猛然向我冲来。我能看出它惊惶失措的样子。当它离我不到五步远时，我看清了它的全貌：胸部漆黑，头颅硕大，头上一片红迹。它飞快地朝我冲来，雪花四溅。我从熊的眼睛看出，它没有看到我，只是惊恐地向前猛冲。它径直朝我站立的那棵松树冲来。我举起枪开了火，但它却离我更近了。我发现没有击中它：子弹擦身而过。它什么都没听到，只是往前冲，也没有看到我。我放低枪，几乎碰到了它的头。呼！这次我射中了，但没有射死它。

它抬起头，耷拉着耳朵，露出牙齿——径直向我扑来。我抓起另一支枪，但还来不及上手，它就扑到我身上，把我撞倒，从我身上越过去了。“还好，”我想，“太好了，它不会伤害我了。”我刚要站起身来，就觉得有东西紧压着我，把我按在了地上。它从我身上猛冲过去以后又转过身来，整个胸部向我压来。我感到重重的东西压在我身上，脸上一股热气，觉得它的爪子在抓我的脸。我的鼻子已经在它的口里了，我觉出了热气，闻到了血腥。它用脚掌按住我的肩膀，使我不能动弹。我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头从它的脚爪间拔出来，然后用头顶住它的胸部，把鼻子和眼睛解放出来。但它试图抓我的眼睛和鼻子。我觉得它的上牙咬住了我的前额，下牙咬住了我眼睛下面的颧骨，想把我咬碎。我感觉好像被刀砍了一样。我挣扎着把头拉了出来，但它像只狗一样对我乱咬乱啃。我想把头移开，它就又来抓我的头。“唉，”我想着，“我这下完了。”突然，我觉得轻松了。我抬头一看，熊已经走了：它从我身上跳开，往前面跑了。

当我的同伴和杰米扬看到熊把我扑倒在雪地里，就向我冲过来。我的同伴想尽快赶到，结果摔倒了；他没有走行人踩过的小道，而是径直向我跑来，所以摔倒了。当他想从雪里爬出来时，熊已经咬住了我。杰米扬沿着小路向我跑来，没有带枪，手上只带了原先那根棍

子。他大喊道：“熊要吃人了！熊要吃人了！”他边跑边喊，“哦，你这个该死的畜生！你要干嘛？停下！停下！”

熊听了他的话，停了下来，然后跑了。

我站起身来，雪地上一大摊血，就好像杀了一只羊一样，我眼睛以上的部位皮开肉绽。伤口还是新的，但我没有觉得疼痛。

我的同伴跑了过来，农夫们都聚集在我的周围。他们察看我的伤势，用雪清洗伤口。我完全忘了自己的伤痛，只是问道，“熊到哪里去了？它去哪里了？”

突然，我们听到有人喊，“熊在这！熊在这！”我们看到，熊又一次向我们冲来。我们抓起枪，但还来不及开火，它就跑过去了。这熊真是疯了：它还想咬我，但它看到有这么多人，就害怕了。我们从痕迹可以看出，熊的头在流血。我们想跟着它，但我的头痛了起来，于是，我们赶紧到镇上去找医生。

医生用丝线给我缝好了伤口，伤口慢慢愈合了。

一个月之后，我们又出去打那头熊，但我没有机会杀死它。那头熊不愿意离开藏身之地，只是不断地在周围转啊转，发出可怕的吼叫声。杰米扬把它射杀了。我的那一枪已击碎了它的下颚，打掉了它的牙齿。

那头熊非常大，黑色的皮毛非常漂亮。我把它的皮做成一个标本，现在还躺我的房间里。我头上的伤口已经愈合，别人几乎很难看出我的伤疤了。

高加索俘虏

1

一个绅士在高加索当官，他的名字叫志林。

有一天，他从家里收到一封信，是他的母亲写给他写的：

“我老了，想在死之前看到亲爱的儿子。回来给我送终，把我埋了，然后再在上帝的帮助下回去任职吧。我还给你找到了一个新娘子：她又聪明又漂亮，还很有钱。如果你对她中意，就与她结了婚，永远呆在这里。”

志林想道：“我的老妈确实年老体衰了，也许我再也看不到她了。我必须得走，还有，如果新娘子是一个好姑娘，我就跟她结婚。”

他到上校那里请了假，与同事们道了别，请了士兵们四桶伏特加，就准备动身了。

那时，高加索发生了一场战争，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在路上行走都很不安全。一旦俄罗斯人在路上行走或离开要塞，鞑靼人就会把他杀了或把他带到山里去当囚犯。这里有个规矩，一队士兵会一周两次地从一个哨卡到另一个哨卡去，前面和后面是士兵护送，中间是其他的人。

那是一个夏天。拂晓的时候，马车在哨卡外集合，护送队的士兵出来了，大家一起出发。志林骑在马上，他的马车带着他的随身用品与旅行队一起赶路。

他们要走二十五俄里。旅行队的行进速度很慢，一会儿士兵停下来了，一会儿马车的轮子掉了，要么是马停下了，所有的人只好站着不动等着。

太阳已过了正午，但旅行队还只走了一半的路程。天气闷热、多尘，阳光如火炉般炙烤着他们，又没有哪里可以遮荫——这是一个荒芜的平地，沿路既没有大树也有没灌木。

志林骑马走在前面，他停下来等着车队赶上他。他听到他们在后面吹着信号喇叭——他们又停下了。

志林想："凭什么没有士兵我就不能往前骑呢？我胯下有匹好马，如果遇到了鞑靼人，我就纵马逃跑。还是我最好别走？"

他停下来又仔细想了想。另一个叫柯斯蒂林的军官带着枪赶上他，说道：

"我们自己走吧，志林！我再也受不了了——我饿了，天又这么热，我的衬衫都在滴水。"

柯斯蒂林是个大胖子，满脸通红，汗珠正从他的脸颊往下滚。志林想了一会，说道：

"你的枪上膛了吗？"

"上了。"

"好吧，那我们走吧，但有一个条件，我们不能分开。"

这样，他们骑马往前走了。他们经过了干草原，两个人说着话，还四下环顾着，看到前面的路没有尽头。

干草原走到尽头时，道路进入了一个两边是山的峡谷。因此，志林说道：

"我们要骑马到山上去看一看，因为在这个地方，他们会从山里跳出来抓我们，而我们又看不见他们。"

但柯斯蒂林说道：

“看看有什么用呢？我们还是骑马走吧！”

志林没有理会他。

“不，”他说道，“你在下面等我，我到上面去看一看。”

于是，他调转马头向左，朝山上走去。志林座下的马是一匹纯种马（这匹马还是一匹马驹的时候，他就花了一千卢布买下了它，然后亲自进行训练），它带着志林向山坡走去就如插上了翅膀。一到山顶上，他就看到离他八十英寻的地方有很多鞑靼人骑在马上，他们大约有三十个人。他一看到鞑靼人就准备往回走，而鞑靼人也看到了他，纵马从后面赶来，而且在马上偷偷地掏出枪来。志林催马以最快的速度向山下跑去，并向柯斯蒂林大喊：

“快拿出枪来！”而他自己还在对马默念：“亲爱的，快带我离开这里！别绊倒了！如果你绊倒了，我就完蛋了。如果我拿到枪，他们就不会追我了。”

可是，柯斯蒂林一看到鞑靼人，不但没有等他，反而骑马以最快的速度朝哨卡跑去。他用鞭子催促着马，一会儿抽打左边，一会儿抽打右边。人们只能从扬起的灰尘中看到飘动的马尾巴。

志林看到情况不妙。枪不见了，只用一把匕首干不了什么事。他向士兵调转马头，心想会逃离的。他看到六个人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座下有一匹好马，但那些人的马更好，而且挡住了他的去路。他想停住自己的马——他想调转马头，但他的马正以全速朝前跑着，停不下来，于是，他飞快地向那些人跑去。他看到一个骑灰马的红胡子鞑靼人正向他走近。露出牙齿吼叫着，肩上扛着枪。

“唉，”志林想，“我知道你们这些魔鬼。如果你们抓住一个活的，就会把他塞进一个洞里，用鞭子抽打。我不会活着落入你们的手心的——”

志林尽管个子不高，但很勇敢。他拔出匕首，勒马过来直对着鞑靼人，心想：

“要么我砍下他的马脚，要么我用匕首砍倒这个鞑靼人。”

志林离这个人有一匹马身长的距离时，他们从身后向他和他的马开了枪。他的马正全速向前，这时倒在了地上，身子压在了志林的腿上。

志林想站起来，但两个可恶的鞑靼人已经骑在了他的身上。他用力猛拉，把两个鞑靼人打倒在地，但另外三个人从马上跳了下来，用枪托猛砸志林。志林眼前一黑，踉跄着倒下了。鞑靼人抓住了志林，从他们的马鞍上拿了些备用的带子，把志林的双手反绑了，打上死结，然后把他捆在马鞍上。他们拿了志林的帽子，脱了他的靴子，翻遍了他的全身，拿走了他的钱和手表，撕破了他所有的衣服。

志林回头看他的马，这只珍贵的动物还跟倒下时一样躺着，只是四肢抽动着，站不起来。马头上有个洞，黑色的血汩汩而出，浸湿了周围的泥土。

一个鞑靼人向这匹马走去，取下了马鞍。这匹马还在挣扎，他就取出匕首，割断了马的喉咙。一声呼啸从喉咙中冲了出来，马抽搐着，死了。

鞑靼人拿走了马鞍和马饰。那个红胡子的鞑靼人翻身上了马，其他的人绑了志林跟在后面。为了防止他掉下来，他们用一根带子把他系在一个鞑靼人的皮带上，然后向山上骑去。

志林坐在一个鞑靼人的后面，就用脸晃动、撞击这个可恶的鞑靼人的后背。他所能看到的只是这个人有力的背部、强壮的脖子、还有帽子下刮去了头发的乌青后颈。志林的头受了伤，血水在眼睛下结了块。他不能在马鞍上坐直，也不能擦掉血迹。他的手臂扭得很厉害，因此，肩骨的疼痛让他非常难受。

他们骑了很久，从一个山头骑到另一个山头，然后涉水过了一条小河，再上了一条小路，穿过了一个峡谷。

志林想记下他们走过的路线，但他的两眼被血水弄得模糊不清，又不能回头。

天色渐渐地暗了。他们又横过了另一条小溪，上了一座石山。空气中出现了一阵烟味，也听得到狗叫声了。他们来到了一个当地人的村子。鞑靼人下了马，鞑靼孩子们围着志林，尖叫着、欢笑着，向志林扔石头。

鞑靼人把孩子赶走，把志林拉下马，然后叫了一个帮工。这时，来了一个大颧骨的诺盖人，除了一件衬衫，他什么都没穿。这件衬衫破烂不堪，露出了他的胸部。鞑靼人给他下了命令，这个帮工搬来手足枷——那是两块穿过铁环的橡木板，其中有个铁环带有环扣和锁。

他们把志林的双手铐在一起，用手足枷锁住，把他领进一个棚子：他们把他推了进去，就把门锁了。志林倒在粪堆上。他在黑暗中到处摸索，找到了一个软和的地方，就在那里躺了下来。

2

整个晚上，志林几乎没有合眼。夜晚的时间很短，他从一个小缝隙中看到天亮了。他站起身，把缝隙抠大，向外张望。

志林从缝隙中看到了路：路朝山下延伸，左边是一间鞑靼人的小木屋，屋旁有两棵树。一只黑狗躺在门口，一只山羊趾高气扬地看护着自己的孩子，小羊的尾巴不断地摆动着。他看到一个年轻的鞑靼妇女向山上走来，她穿着宽松的彩色衬衫、裤子和靴子，头上盖着一件有腰带的长袖衣，头顶上还有一大锡罐水。她迈着长步伐，扭动着后背，弯着腰，一手拉着一个剃光了头发的鞑靼男孩，孩子除了一件衬衫，什么都没穿。鞑靼妇女顶着水进了小屋，而昨天见过的那个红胡子的鞑靼人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穿着丝质短上衣，皮带上扎着闪光的匕首，光脚穿着一双鞋，头上戴着一顶高高的黑羊皮帽，帽顶向后倾斜。他走出屋来，伸着懒腰，捋了捋红色的胡子。他站了一会，给帮工下了一个命令，就走开了。

接着，有两个男孩骑马过来，带马去喝水，马的口鼻湿了。接着，又跑出了一些剃了头的男孩，他们除了衬衫，什么也没穿，甚至裤子都没穿。他们聚在一起，向棚屋走来，手里拿了棍子，开始用棍子戳志林正在张望的缝隙。志林向孩子们大喊，孩子们就尖叫着跑开了，他们裸露的膝盖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志林想喝水——他的喉咙都干得冒烟了。他想："要是他们来看我就好了！"这时他听到有人打开了棚子。红胡子的鞑靼人进来了，同他一起进来的还有一个面色黝黑、个子矮小的小伙。小伙子的眼睛又黑又亮，两颊红润，剪着短胡子。他的脸色看起来很愉快，而且总是在笑。这个黝黑的小伙穿戴得甚至更好：他穿着一件蓝色的丝质短上衣，上面还绣了金银丝花边。他的皮带上扎着一把很大的银质匕首，他的拖鞋是红色的摩洛哥羊皮革，上面也绣了银丝。在他单薄的拖鞋上，他穿了双很重的鞋子。他的帽子高高的，是由俄罗斯的白色羔皮制成的。

红胡子的鞑靼人进来了。他说了些什么，好像在责备什么，然后又停下了。他倚靠在门柱上，一把匕首挂在皮带上摆来摆去，他就像

头狼一样偷偷地打量着志林。但是这个黑小伙——敏捷、活泼，走起路来就像上了弹簧一样——他径直朝志林走去，蹲下来、露出牙、拍拍志林的肩膀，用本地话快速地念着什么、眨了眨眼睛、打个响舌，然后反复念道："古特乌拉斯！古特乌拉斯！"

志林一句话都不明白，只是说道：

"给我水喝，给我水喝！"

黑小伙笑了，"古特乌拉斯!"他不断地念着这句话。

志林露出嘴唇，摊开两手，表示他想要点喝的。

黑小伙明白了他想要什么，大声笑了出来，他朝门外看去，向一个人喊道："迪娜！"

一个约十三岁的单薄、苗条的小女孩走了进来，她和这个黑人极其相像，显然，她是黑小伙的女儿。她的眼睛也是又黑又亮，脸庞非常漂亮。她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衬衫，两个衣袖很宽大，没有腰带，衬衫的边缘、胸部、衣袖上有红色饰边。她的腿上套了件裤子，脚穿拖鞋，上面还套了双高跟鞋；她的脖子上戴了根半个卢布的项链，头上没有戴东西，乌黑的辫子上系了条丝带，丝带上挂着小饰片和一个俄罗斯卢布。

她父亲给她下了道命令，她就跑开了，接着又回来了，拿了一个小锡水罐。她给志林水喝，自己蹲下身子，把腰弯得肩膀比膝盖还低。她坐下来，睁大着双眼，像看稀奇动物一样看志林喝水。

志林把水罐还给她，她就像一只野山羊一样跳开了。他的父亲笑了，把她送走，她拿着水罐就跑了。她又带来了一些新鲜的面包放在圆木盘上，然后又坐下，弯着腰，眼睛不住地盯着志林看。

鞑靼人走了，把门锁上了。

过了一会，那个诺盖人走到志林面前，说道：

“艾达，主人，艾达！”

他也不懂任何俄语。志林所能理解的只是他要跟着他走。

志林带着手足枷准备走，他跛着脚，走不了，手足枷把他的腿拉得太开了。志林跟着这个诺盖人走出来，看到一个大约有十间房子的鞑靼村庄，还有一座教堂，教堂顶上是一个小尖塔。一间房子的附近站着三匹马，都备好了马鞍，几个男孩握着缰绳。那个黑皮肤的鞑靼人蹦跳着从屋里出来，招手示意志林过去。他一直笑呵呵的，用本地语说着话，然后进了门，不见了。

志林进了屋子。这是一间很不错的卧室——墙上涂了一层光滑的黏土。墙壁的前面摆放着彩色的坐垫，旁边悬挂着昂贵的厚毯子；厚毯子上有猎枪、手枪、匕首——全都是银质的。靠一面墙的旁边有一个小火炉，火炉与地面齐平。地面是泥土做的，跟打谷场一样干净，而屋角的整个前部都用毛毡盖着；毛毡的上面放着厚毯子，厚毯子的上面放着坐垫。鞑靼人就坐在这些厚毯子上，他们穿着拖鞋，就不穿外层的鞋子了。那个黑人、红胡子的鞑靼人和三个客人都在这里。在他们的后面有装饰着羽毛的的坐垫，而他们前面的圆木盘上放着小米饼干、一碗融化的黄油和一小罐鞑靼“步萨”啤酒。他们正用手抓着东西吃，手上的黄油滑腻腻的。

黑人跳了起来，命令人把志林安排在另一边，不是在毯子上，而是在裸露的地上。他又走回到厚毛毯上，招待客人吃小米饼干，喝步萨啤酒。那个劳力把志林带到下令去的地方，自己脱下外层鞋子，放在门口（其他人的鞋子也在这里），然后在主人旁边的毛毡上坐下来。他们吃东西的时候他就看着，手擦着口水。

鞑靼人还在吃着饼干，这时进来一个鞑靼妇女，她穿着的衬衫就跟那个小女孩穿的一样，她下身穿着裤子，头上扎着一块方巾。她把黄油和饼干拿走，又带来一个形状漂亮的小洗手盆，和一个有细长脖子的水罐。鞑靼人洗了手，两手合十，跪了下来，再向四处飞吻一下，祈祷起来。然后，一个鞑靼客人转向向志林，用俄语说道：

“你是由卡孜•穆罕默德带来的，”他指着红胡子的鞑靼人说道，“他现在把你给了阿布杜•穆拉特。”他又指着那个黑人说道，“阿布杜•穆拉特现在是你的主人了。”

志林没有做声。于是，阿布杜•穆拉特开始说话了。他指着志林，哈哈大笑，不断地重复道：“士兵乌拉斯！古特乌拉斯！”

那个翻译说道：

“他要你写封信回家，让他们赎你。只要他们送赎金来了，就放了你。”

志林想了一会，说道：

“他要多少赎金？”

几个鞑靼人在一起讨论起来，然后翻译说道：

“三千银元。”

“不行，”志林说，“我付不起这个数。”

阿布杜跳了起来，挥舞着手想跟志林说话，心想志林应该懂他的话。翻译又翻译了一遍。他说：

“你会给多少？”

志林想了一会，说道：

“五百卢布。”

于是，鞑靼人异口同声地说了起来，他们讨论了很久。阿布杜对红胡子的鞑靼人大喊大叫。他非常激动，唾沫乱飞。

但红胡子的鞑靼人只是露出不悦之色，“啧啧”地打着响舌。

他们都默不做声，于是翻译说道：

“主人对五百卢布不满意，他已经为你花了二百，卡萨•穆罕默德欠他一笔债，他拿你抵债。三千卢布，一个子都不能少。如果你不写信，就会把你扔进一个洞里，用鞭子抽打你。”

“哦，”志林想道，“如果我显得害怕反而不好，只会使事情更糟。”他站起身，说道：

“告诉那个狗东西，如果他想吓唬我，我一分钱都不会给，我不会写信的，我从来就没有怕过你们这些狗东西，以后也不怕。”

那个翻译又翻译了一遍，一时间，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

他们喋喋不休地说了好久，然后，黑皮肤的鞑靼人跳了起来，走到志林跟前：

“乌拉斯，”他说道，“吉捷特，吉捷特乌拉斯！”

在他们的语言里，“吉捷特”是“勇敢”的意思。然后，他笑了。他对翻译说了些话，翻译说道：

“给一千卢布吧！”

志林坚持刚才说过的话：

“超过五百，我是不会给的。如果你们杀了我，那什么都得不到。”

鞑靼人讨论了一会儿，把帮工打发走了，他们自己则继续在门口看着志林。帮工又来了，后面跟着一个胖汉子。那人光着脚，衣衫褴褛，他的身上也戴着手脚枷。

志林一看，失声叫了出来，因为他认出那人就是柯斯蒂林。他也被抓住了。他们两人被相互挨着安置在一起。于是，他们两人相互说起话来，鞑靼人则默不作声，只是看着他们。志林说了发生的一切；柯斯蒂林则告诉他，他的马停了下来，而他的枪又哑了火，同样是这个阿布杜制服了他，把他抓住了。

阿布杜跳了起来，指着柯斯蒂林说了些什么。翻译员把话翻译了一遍，说他们两人都属于同一个主人，谁第一个付钱，谁就第一个被释放。

“你是个顽固分子，”他说道，“可你的朋友驯服得多，他已经给家里写信了，他们会送五千卢布来。他会得到优待，不会受欺侮。”

于是，志林说道：

“我的朋友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也许他有钱，但我没有。我已经说过了，以后也还是这句话。如果你要杀了我，你也得不到什么好处——超过五百，我是不会付的。”

他们沉默了一会。突然，阿布杜跳了起来，拿出一个小盒子，取出一支笔、一张纸，一些墨水，放在志林面前，拍拍他的肩膀，打着手势让他写信。他同意五百卢布了。

“等一下，”志林对翻译说，“告诉他，他得让我们吃好点，要给我们合身的衣服和鞋子穿，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这样两人会开心点，还要把手脚枷取了。”他看着主人笑了，主人自己也笑了。主人听了翻译的话，说道：

“我会给你们最好的衣服——一件切尔克斯披风和靴子——结婚穿都没问题。我们会把你们当王子一样款待。如果你们两人想在一起，就只能住棚子了。但手脚枷不能取下来，因为你们会逃跑的。到了晚上我们会把它取下来的。”

他走到志林身边，拍拍他的肩膀：

“你，古特，我，古特！”

志林写了信，但没有写正确的地址。他想，自己会逃跑的。

志林和柯斯蒂林被带回棚子里。他们给两人带来了玉米秆、一罐子水、面包、两件旧披风和破烂的士兵靴。显然，这些东西都是从死去的士兵身上脱下来的。因为晚上他们的手脚枷取掉了，他们就被锁在了牲口棚里。

3

就这样，志林和他的同伴在这里过了一整月。他们的主人不断地大笑。

“你，伊万，古特；我，阿布杜，古特！”

但是他并没有好好招待他们。他所能给的食品只有无盐的小米面包，烤得像玉米饼一样，要么全部是没有烘烤的生面团。

柯斯蒂林给家里写了第二封信。他在等着钱来，觉得非常孤独。他有时成天坐在棚子里，计算着来信的日子，要么就呼呼大睡。但志林知道，自己的信是不可能送达给任何人的，所以没有写第二封信。

他想，“我母亲到哪儿去弄这么多钱呢？事实上，她的生活还主要靠我给她寄点钱。如果她能凑齐五百卢布，她最终也会毁了的。如果上帝允许，我会设法从这里逃走的。”

他观察着、思考着怎样逃走。

他到村子里散步、吹口哨，或是到某个地方坐下来，要么用手捏一个泥娃娃，要么用树枝编一个篱笆。志林对这些活儿可是心灵手巧。

有一天，志林做了一个泥娃娃，有鼻子、有手、有腿，穿着鞑靼人的衬衫，他就把这个娃娃放到屋顶上。鞑靼少女要去取水，他主人的女儿迪娜看到了这个娃娃，就叫来了鞑靼女孩。她们放下水罐，看着娃娃，笑了。志林就把娃娃取下来给她们。她们笑了，不敢去取。志林把泥娃娃留在那儿，回到棚子里，想看看她们会怎么做。

迪娜走上前去，四周张望了一下，抓起泥娃娃就跑了。

早上天亮的时候，他看到迪娜拿着泥娃娃出去，来到了屋前。那个娃娃穿着一身红色的碎布，她一边把玩着泥娃娃，一边唱着时兴的曲子。这时，老妇人出来了。她责备迪娜，拿走了她的娃娃，把娃娃折断，然后打发迪娜做事去了。

志林又做了一个娃娃，这个比以前的还要好，他把娃娃给了迪娜。有一天，迪娜给他带来了一小罐水。她把水罐放下，自己坐了下来，然后看着他，一边指着水罐，笑了。

“她乐什么呀？”志林想。

他拿起水罐，喝了起来。他以为是水，可是，啊呀，原来是奶。他把奶喝了，然后说道：

“太好喝了！”

迪娜非常高兴。

“太好了，伊万，太好了！”她跳起来，拍着双手，拿着水罐跑开了。

从此以后，她每天都偷偷地给志林带奶来喝。鞑靼人从羊奶中制作奶酪蛋糕，然后放到屋顶上晾干——她也带奶酪蛋糕给志林吃。有一天，主人杀了一只羊，她就在袖子里装了一块羊肉带给志林，她只是丢下羊肉就跑了。

有一天，狂风暴雨大作，瓢泼大雨下了个一小时，所有的小溪变得一片泛滥。有一个渡口的水深达八英尺，一些石头从山上冲了下来。激流四处奔淌，山间洪水轰鸣。风暴停止后，流水从四面八方冲向村子。志林要他的主人给他一把折叠式小刀，他用小刀削出一根小轮轴和一些小木板，然后做了一个轮子，轮子的两端各系一个小娃娃。

女孩们给他带来了一些布料，他给娃娃穿上了衣服：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他把这两个娃娃牢牢地固定好，把这个轮子放进一条小溪。轮子开始转了起来，两个娃娃就开始跳动起来。

整个村子的人都聚拢过来，男女老少都来了，他们咂吧着舌子，啧啧称奇：

“嗨，乌拉斯！嗨，伊万！”

阿布杜有一块俄罗斯手表，但是坏了。他叫来了志林，把表给他看，还咂吧着舌头。志林说：

“让我看看，我会把它修好的！”

他用折叠刀把表拆得七零八落，然后又把零件拼拢来，把表还给了阿布杜。现在表能够转动了。

主人非常高兴。他又拿来一件短上衣，可都破烂不堪了，于是他把这件衣服送给了志林做礼物。志林不要这件衣服又能如何？他想，晚上披着这件衣服也还是不错的。

从此以后，志林是个能工巧匠的传言被传了出去。人们从很远的村子赶来：有人请他修枪机或手枪，还有人让他修闹钟。他的主人给他带来了工具——钳子、手钻和锉刀。

有一天，一个鞑靼人病了。他们让人来请志林，说道：“快去把他治好吧！”志林对医药一窍不通。他去了，看了看他，就想，“也许他自己会好的。”他走到牲口棚，取了些水和沙土，然后搅拌一通。他当着鞑靼人的面对着水念了一句咒语，然后让病人喝了。非常幸运的是，那个鞑靼人居然好了。

志林现在懂他们的语言了，有些鞑靼人也习惯了他。当他们需要他的时候，就叫“伊万，伊万！”但别的人误会他，把他当做动物。

红胡子的鞑靼人不喜欢志林。每当他看到志林就皱着眉头走开了，要么就咒骂几句。还有一个老人，他没有住在这个村里，而是来自山下很远的一个村子。只有当这个人到清真寺来向真主祈祷的时候，志林才能看到他。他个子矮小，帽子上缠着一块白毛巾，白如绒毛的胡子剪短了，红如砖头的脸皱巴巴的；他的鹰嘴鼻向上翘起，两眼发白，形容猥琐；至于牙齿，他只剩两颗獠牙了。他经常戴着头巾

走路，手拄拐杖，像匹狼一样四周张望着。他每次看到志林就咕哝着走开了。

有一天，志林下山去看这个老人住在哪儿。他沿路向山下走去，看到一个有石头围栏的小花园，围栏里面种着樱桃和杏树，一座平顶的小棚屋立在当中。他走近围栏，看到有麦杆编织的蜂箱，成群的蜜蜂嗡嗡作响。老人正跪在地上整理蜂箱。志林站上一处高地，以便看得更清楚，结果他的手脚枷发出了声响。老人环顾四周，尖叫起来，他从皮带里拔出手枪，朝志林射击。志林迅速躲在一块石头后面。

老人到主人那里去埋怨志林。主人把志林叫来，哈哈大笑，然后问道：

“你为什么要到老人那里去啊？”

“我一点都没伤害到他，”他说道，“我只是去看看他是怎样生活的。”

主人把这话告诉老人，但老人生气了，他气呼呼的，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他张牙舞爪，对志林威胁地挥舞着拳头。

志林一点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他知道，这个老人告诉他的主人，要把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杀了，不要把他们留在村子里。说完，这个老人走了。

志林问主人，这个老鞑靼人是个怎样的人。主人说道：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以前是个一流的吉捷特人——他杀死了很多俄罗斯人，而且他过去很富有。他有三个妻子，八个儿子。他们都住在同一个村子。后来俄罗斯人来了，捣毁了这个村子，杀掉了他的七个儿子。有一个儿子活下来了，他向俄罗斯人投降了，老人自己也向俄罗斯人投降了。他在俄罗斯人那里呆了三个月，找到了他的儿

子，然后把他杀了就逃跑了。从此以后，他不再打仗了。他去过麦加，向真主祈祷，这就是他为何要戴头巾的原因。凡是去过麦加的人就叫做‘哈吉’（到麦加朝圣过的伊斯兰圣徒），头上要戴头巾。他不喜欢你们这些年轻人。他要我杀了你，但我不能杀你——我为你付过钱的，而且，伊万，我喜欢你。我不但无意杀你，如果我没有向你允诺，也不会放你回家。”他边说边笑，又用俄语补充了一句：“你，伊万，好样的；我，阿布杜，好样的！”

4

就这样，志林在这里住了一个月了。白天，他在村子里转悠，做些手工活儿，而到了晚上，村子里万籁俱寂，他就开始在棚子里挖洞。由于地下都是岩石，挖洞非常困难，但他用锉子来锉石头，只要挖出一个洞来，以后就可以从地洞爬出去了。“首先，我得找到进去的方向，”他想道，“可鞑靼人什么都不会告诉我的。”

因此，他选了个主人不在的时间，晚餐后到村后的山上就可以看清地形了。可主人离开的时候，让小儿子盯着志林，只要志林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因此，男孩跟在志林的后面说道：

“不能去！爸爸说了你不能到那里去，我会叫大人的！”

志林就说服他。

“我不会走很远的，”他说道，“我只是想上山：我想找种草药为你们的人治病。跟我来吧，我不会戴着枷锁逃跑的。明天我要给你做一副弓箭。”

他说服了小男孩，于是，两人一起往前走。他向山上望去，好像很近的，可是戴着手脚枷又难以行走；他走啊走，艰难地往山上爬。志林坐了下来，开始观看地形。棚子的南面是一个峡谷，一群马正吃

草，而一个山凹里可以看到另一座村子。村子的后面是一座陡峭的高山，大山的远方是另一座高山。两山之间可以看到一片森林，森林的远方又是群山，耸立的山峰一座比一座高。最高的山峰上覆盖着皑皑白雪，就像一块块白糖面包，其中有座雪山高耸入云，冠绝群山。棚子的东方和西方也是这样的群山，峡谷中缕缕炊烟从村子中四处升起。

“哦，”他思索着，“这就是四周的情形了。”

他向俄罗斯那边望去。他的脚下是一条小河和他所在的村子，周围是小花园。女人们正坐在河边洗衣物等织物——她们看起来就像一个个洋娃娃那样小。村子的远方和下面有一座山，山的远方是另两座山，山上树木茂盛；两山之间可以看到一块平地，远远的平地上好似有炊烟在飘散。志林回想起在哨所的时候太阳通常从哪边升起，从哪边落下。他朝山下看去——很显然，那个峡谷应该是俄罗斯的哨卡所在地。因此，两山之间的地方就是他要逃跑的地方。

太阳快要落山了，白雪覆盖的山头由白色变成了紫色；天色在黑黝黝的山间变暗了；水汽从峡谷间升腾起来，我们的哨卡毫无疑问如着火一般在落日中闪闪发光。志林清楚地看到——有什么东西在山谷中抖动，好像炊烟从烟囱中升起。他现在肯定那就是俄罗斯的哨卡了。

天色晚了，他能听到毛拉的喊叫，畜群赶回家了，母牛在哞哞地叫。男孩对他说道，“走吧！”但志林并不想走。

他们回了家。“嗨，”志林心想，“我现在知道地形了，我肯定会逃走的。”他想当天晚上就逃。当晚没有月亮，天色很暗。不幸的是，鞑靼人晚上回来了。在别的时候，他们会把牛羊赶在前面，非常快乐。可这一次他们什么都没有赶回家，只带回了一个鞑靼死人，一个红头发的鞑靼人。他们非常生气地回来了，聚集在一起准备埋葬那个死

人。志林也出去看热闹。他们用亚麻布把死人裹了，并没有把他放进棺材里，而是把他放在村头的一棵梧桐树下的草地上。毛拉来了，老人们围在死者的周围，他们的帽子上缠着毛巾，大家把鞋子脱了，排成一排蹲在死者跟前。

为首的是一个毛拉，然后是三个戴头巾的老人蹲成一排，后面是其他的鞑靼人。他们就这样低着头蹲着，保持肃静。过了好一会，毛拉抬起头，说道：

“安拉！”（意思是“真主”）。他只说了这一个词，他们又低下头默哀了好长时间；他们一动不动地蹲着。毛拉又一次抬起头：

“安拉！”所有的人跟着重复，“安拉！”于是，大家又保持肃静。死者躺在草地上，一动不动，他们也像死人一样蹲在他的周围。没有一个人动一下。人们只听到梧桐叶在和风的吹拂下沙沙作响。然后，毛拉又祈祷一番，所有的人站起身来，抬起死尸，带走了。他们把尸体放到一个墓穴——不是普通的那种墓穴，而是像挖的一个地洞。他们拉着死者的手脚，使他弯着腰，轻轻地放了下去，再把他扶成坐姿，把两手固定在身上。

一个诺盖人拔起很多青芦苇，他们就用芦苇铺在墓穴里，然后很快地盖上泥土，把泥土扒平，再在头部的上方立起一块石头。他们把泥土踩紧，又在墓穴附近排成一排蹲下，久久地肃静。

“安拉，安拉，安拉！”他们吟唱着，然后站起身来。

一个红头发的鞑靼人散些钱给这些老人，然后，站起身来，拿根鞭子在自己的前额上打三下后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晨，志林看到红头发的鞑靼人牵了只母马出了村子，三个鞑靼人跟着他。他们出了村子后，红头发的鞑靼人脱了外套，挽起

袖子，露出粗壮的手臂，拔出匕首，在一块铁上磨起刀来。鞑靼人抬起母马的头，红头发的鞑靼人走近母马，一刀刺中它的喉管，把它放倒了，然后剥起皮来——他就赤手空拳地撕开马皮。接着来了几个女人和姑娘，她们开始洗内脏。然后，她们把马砍成块，把马肉拖回了屋子。整个村子里的人聚集在红头发的鞑靼人家里，举行死者的守灵仪式。

连续三天，他们吃马肉，喝步萨啤酒，纪念死者。第四天，志林看到他们准备到一个地方去吃晚餐。他们带了马，穿戴整齐地走了——大约有十个人，红头发的鞑靼也在里面，只有阿布杜一个人留在家。月亮刚刚开始升起来，夜色还很暗。

“嗯，”志林想道，“今晚我必须得逃跑。”于是，他跟柯斯蒂林说了。但柯斯蒂林很胆小。

“我们怎么跑？我们不知道路。”

“我知道路。”

“但我们晚上到不了目的地。”

“如果我们到不了，就在树林里过夜。我有很多饼干。你肯定不打算待在这里的，如果他们送钱来了当然好，可只怕他们凑不起这么多钱。鞑靼人现在是来者不善，因为俄罗斯人杀了他们的一个人。我明白他们现在想杀我们了。”

柯斯蒂林想了一会：

“好的，我们走吧！”

5

志林爬进洞里，把洞挖大，这样柯斯蒂林才能通过。接着，他们坐着不动，等村子里一切都安静下来。

当一切变得寂静无声时，志林爬出洞口，轻轻地叫柯斯蒂林爬出来。柯斯蒂林开始往外爬，但他的脚踢到了一块石头，发出了响声。他们的主人有一只看门的斑点狗，非常凶，名叫乌尔亚欣，志林以前喂过它。乌尔亚欣听到声音后就吠叫起来，与别的狗一起往前冲。志林轻轻地吹了个口哨，然后扔了块饼干给乌尔亚欣。乌尔亚欣认出了志林，摇着尾巴，不再叫了。

主人听到了狗叫声，从小屋里喊道："快咬，快咬，乌尔亚欣！"

但志林搔着乌尔亚欣的耳朵根，狗就不做声了，还摇着尾巴，蹭着他的腿。

志林和柯斯蒂林两人在屋角坐了一会。一切静寂无声，只听到绵羊在棚屋的角落发出的咳嗽声，流水冲击卵石的汩汩声。天色很暗，群星高悬在天空，新月在山顶上发出红色的光芒，弯弯的月芽朝下。山谷间雾气如牛奶般泛白。

志林站起身，对同伴说道：

"朋友，我们现在出发吧！"

他们出发了。可刚走了几步就听到毛拉的声音从屋顶传出："安拉，以真主的名义！乌拉克曼！"这意味着人们要到清真寺去。他们又躲在一面墙后，坐了下来。他们坐了很久，等着人群走过去。一切又安静下来。

"好了，老天保佑！"他们划了个十字，又出发了。两人穿过庭院，下了山坡，到了河边；他们横过小河，向山谷走去。空中雾气很浓，离地面很低，而头顶上的星星，嗬，可真是明亮。志林看着星星

辨别方向。在薄雾中，空气非常清新，行走起来也很轻松，只是靴子非常糟糕，全都破烂不堪了。志林脱下靴子扔掉，然后赤脚前行。他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不断观察着星星。柯斯蒂林慢慢落在了后面。

“慢点走，”他说道，“该死的靴子——把我的脚都磨破了。”

“把靴子脱了吧！你会发现不穿靴子还轻松些。”

于是，柯斯蒂林也赤脚行走，可这样更糟了——他在岩石上划伤了脚，因此，老是落在后面。志林对他说道：

“你伤了脚还会愈合的，可他们要是抓住了你，会杀了你的——那样更糟。”

柯斯蒂林一言不发，边走边呻吟。他们走了很久，穿过了一条峡谷。突然，他们听到了狗叫。志林停下来，看了看四周；他两手摸索着爬上了一座小山。

“哦，”他说道，“我们犯了个错误——我们往右边走得太多了。这里是一个村子，我从山上看到过的。我们必须返回去走左边，再往山上走。那里肯定有一处森林。”

但柯斯蒂林说道：“至少要等一会！让我休息一下，我的脚都血迹斑斑了。”

“不要紧的，朋友，会好的！跳得更轻巧些——像这样！”

志林折回来，往左边走，上山进了树林。柯斯蒂林总是落在后面，不断地呻吟。志林要他别喊叫，然后继续往前走。

他们到了山上，那里确实是一片树林。他们进了树林，撕掉了总是挂着荆棘的衣服。他们沿着树林里的一条小路往前走。

“停下！”路口传来了马蹄声。他们停下听了一会，那是马蹄的声音。他们准备出发时，又听到了哒哒声。他们一停下来，那声音也停了下来。志林往声音的方向爬了过去，看到有个家伙在星光下站在路上。它好像不是马，又像是马的身上有样奇怪的东西，但肯定不是人。他听到那东西打了个响鼻。“究竟是什么啊？”志林轻轻地吹了个口哨，那东西呼的一下从路上跑开了，这样，志林听到了它折断树枝的声音——好像一阵狂风扫过，树枝折断了。

柯斯蒂林吓得趴在地上，但志林笑了起来，说道：

“是只雄鹿。你听到它用角折断树枝的声音吗？我们怕它，它还怕我们呢。”

他们继续往前走。昴宿星要落山了——离早上不远了。他们不知道行走的方向是否正确。志林认为这条路就是鞑靼人带他们来的路，也就是说这里离自己的人只有十俄里了；可这里没有明确的路标，而且晚上什么也分辨不出来。他们来到了一处空地。柯斯蒂林坐了下来，说道：

“你想怎样就怎样吧，我是不会再走了！我两脚实在走不动了。”

志林恳求他继续往前走。

“不，”柯斯蒂林说道，“我走不了了。”

志林很生气了，恶语顿出，把他一顿斥责。“那我自己走了——再见吧！”

柯斯蒂林只得站起来，继续往前走。他们走了大约四俄里。林中的雾气更浓了，前面什么也看不见，星星也暗淡了很多。

突然，他们听到一匹马从他们前面奔驰而来。他们能听到马蹄撞击石头的声音。志林趴在地上，把耳朵贴在地上倾听。

“是匹马，一个人骑马来了！”

他们离开道路，在灌木丛里坐下等着。志林爬到路边，看到一个鞑靼人骑在马上，前面赶着一头母牛，正在喃喃自语。鞑靼人从他们身边过去了，志林回到柯斯蒂林身边。

“好啦，上帝保佑，他走了。起来吧，我们走！”

柯斯蒂林想站起来，但又倒下了。

“我真的不能走了，我不行了，我没力气了。”

尽管丛林里的冷气从他身边拂过，但这个沉重、肥胖的人满头大汗，他的两脚都划破了，整个人都崩溃了。志林想方设法把他拉起来，但柯斯蒂林哭了起来：

“哦，太痛了！”

志林吓坏了。

“别这样喊叫！你知道的，那个鞑靼人并没有走远——他会听到的。”不过他又想：“他确实没力气了，我该怎么办呢？我不能放弃我的同伴。”

“唉，”他说道，“起来吧，要是你不能走，就爬到我的背上，我背你。”

他把柯斯蒂林背起来，两手扶着他的双腿，走到路上，往前走去。

“只是要注意，”他说道，“看在耶稣的面上，不要用手卡住我的脖子，你抓住我的肩膀吧！”

志林也是够受罪的了：他的两只脚也是血迹斑斑，他也精疲力尽了。他一直弯着腰，背着柯斯蒂林，不断地把他往上推，这样他才能坐高一点，就这样，他们在路上慢慢行走。

事实上，那个鞑鞑人听到了柯斯蒂林的喊叫声。志林听到有人从后面骑马而来，用当地话呼喊。志林向灌木里跑去。鞑靼人拔出枪来，开了一枪；他用特别的声音尖叫起来，骑马沿路返回来了。

“唉，”志林说道，“我们完蛋了，朋友！那个家伙会叫很多鞑靼人来追我们的。如果我们不能再走三俄里，我们就完蛋了。”但他又想着柯斯蒂林：“魔鬼想要我带着这个木头，如果我一个人，早就逃走了。”

柯斯蒂林说道：

“你自己走吧！干嘛要为我去送命啊？”

“不，我不会走的——抛弃战友不是我的所为。”

志林再次把柯斯蒂林背在肩上，两手抓紧。这样，他们又走了一俄里。树林里枝蔓丛生，好像没有尽头。薄雾开始升起来了，升到空中像小块的云，星星看不见了。志林精疲力尽了。

他们来到路旁的一眼小泉，泉水周围摆着石头。志林停下来，把柯斯蒂林放了下。

“让我休息一下，”他说道，“喝口水！吃点饼干，不会很远了。”

他刚准备弯腰喝水，就听到身后传来了马蹄声。他们又跑进右边的灌木里，下了一个斜坡，然后躺了下来。

他们听到了鞑靼人的说话声。鞑靼人就在他们刚才离开的地方停下了。他们交谈了一会，然后发出了一种声音，好像是纵狗追击的声音。有什么东西沙沙地穿过了灌木，一只他们不认识的狗径直向他们冲来。到了面前，狗停了下来，开始狂吠。

于是，几个鞑靼人走了过来——志林和柯斯蒂林也不认识他们。他们抓住了志林和柯斯蒂林，把两人绑了，放在马上带走了。

他们走了大约三俄里，遇到了阿布杜，这两个逃犯的主人，另外还有两个鞑靼人。他们相互交谈了一会，两个俘虏被转移到另外的马上，于是，两人又被带回了村子。

阿布杜不再笑了，也不跟他们说一句话。

他们在天亮的时候被带回了村子，置于街口。孩子们跑过来用石头和棍子打他们，然后发出阵阵尖叫。

鞑靼人围成一圈，那个山腰上的老人也来了。他们在一起谈论着什么。志林知道，他们坐在这里审判他俩，讨论如何处理他们。有些人提出要把他们发配到更远的山里去，但那个老人说，应该把他们杀掉。阿布杜与他们争论了一番，然后说道：

“我为他们付了钱的，我要从他们那里得到赎金。”

但这个老人说道：

“他们一分钱都不会付的，他们只会给我们惹麻烦。养着俄罗斯人就是罪过。把他们杀了，这事就了结了。”

大家各说各的理。主人向志林走过去，说道：

“如果赎金在两周内还没来，我就把你们打死。如果你们还想跑，我就把你们像只狗一样宰了。快写信，好好地写！”

于是，有人拿来了纸笔，他们写好了信。他们又戴上了手脚枷，然后被带回到清真寺。那里有一个约十二英尺深的壕沟——他们被放到壕沟下去了。

6

他们现在的日子可苦了，手脚枷没有取下，人也不能放到外面来。没烤的生面团就这样丢下去，好像喂狗一样，水也是用一个水罐装着放下去。壕沟里臭气熏天，又封闭又潮湿。柯斯蒂林病得很重，全身突然肿胀得厉害，总是在不断地呻吟，除此之外就是睡觉。志林泄气了——他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绝望。他不知道如何出去。

他开始挖地，但没有地方扔泥土；主人看到他挖洞，威胁着要杀了他。

有一天，他蹲在沟里，想着外面的自由世界，就觉得非常伤心。突然，一块饼干落在他的膝盖上，接着又是一块，还有一些樱桃。他抬头一看——是迪娜。迪娜看着他，笑了，然后就跑了。志林想：“也许迪娜能帮我。”

他在沟里清理出一块地方，刮出一些黏土，做起泥娃娃来。他做出了男人、马和狗。他想：“等迪娜来了，我就把这些东西扔给她。”

但第二天迪娜没有来。志林听到了马的奔跑声，有人骑马过来了，鞑靼人聚集在清真寺，他们争吵着、大喊着，谈论着俄罗斯人。他还听到了那个老人的声音。他不能弄清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猜想，俄罗斯人来到了村子附近，因此，鞑靼人害怕俄罗斯人会到这个村子里来，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两个俘虏。

他们谈论了一会就走了。突然，志林听到上面有沙沙的声音。他抬起头，看到迪娜蹲了下来，膝盖都高出她的头了；迪娜在壕沟上探着身子，项链悬空摇摆着，小眼睛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迪娜从衣袖中取出两块奶酪饼，向志林扔下来。志林对她说道：

“为什么你好久没到这里来了呢？我给你做了一些玩具，给你！”

志林把玩具一个接一个地抛给迪娜，但迪娜摇着头，没去看玩具。

“我不要玩具，”迪娜说道。她默默地坐了一会，说道：“伊万，他们要杀了你！”她用手指着自己的脖子。

“谁要杀我？”

“我爸爸——那个老人要他杀的。我为你难过。”

于是志林说道：“如果你同情我，就给我带一根长棍子来！”

迪娜摇了摇头，说不能带。志林两手合掌，开始乞求道：“迪娜，求你了！亲爱的迪娜，给我带一根来吧！”

“不行的，”迪娜说道，“大家都在家，他们会看见我的。”

然后，她走了。

晚上，志林坐在沟里，想着该怎么办。他不断地抬头向上看，星星已经出来了，而月亮还没有升起来。毛拉的叫声响了起来，一切都变安静了。志林昏昏入睡；他想，迪娜想必是害怕了。

突然，一些泥土落到他头上。他抬头一看，看到在壕沟的另一头，一根长杆子伸下来了，它翻滚着落到了沟里。志林非常高兴，他拿起杆子，然后把它放到地上——这是一根粗壮的杆子，他以前在主人的屋顶上看到过这根杆子。

他抬起头来：星星高悬于天空，在壕沟的上面，迪娜的两眼在黑暗中闪烁着光芒。她俯下身，脸挨着壕沟边缘，轻轻地说道：“伊万，伊万！”然后在面前招了招手，好像还有话要说：“轻点说话！”

“什么情况？”志林问道。

“他们都走了，只有两个人在家。”

于是志林说道：

“柯斯蒂林，快走，我们再试最后一回。我会把你举起来的。”

柯斯蒂林听都不听。

“不，”他说道，“我永远都不会离开这里了。我连转身的力气都没有了，能到哪里去？”

“如果是这样，那就再见了！千万别怪我呀！”

他吻了吻柯斯蒂林。

志林拿起杆子，让迪娜抓住一头，然后往上爬。有两三次他滑了下来——手脚枷太碍事了。柯斯蒂林把他顶起来，他才设法爬到沟边，迪娜用尽全力拉住他的衬衣，这才上来了。然后两人笑了。

志林拿着杆子说道：

“把它放回到原来的地方，如果他们看到了这根杆子，会打你的。”

迪娜拖着这根杆子就走了，接着志林向山下走去。他爬下一个斜坡，找到一块锋利的石头，想把手脚枷上的锁砸烂，但锁太坚固了，没法砸烂。他听到有人跑下山来，脚步轻盈。他想，肯定是迪娜。迪娜跑了过来，拿起一块石头，说道：

“我来砸！”

迪娜跪在地上，想把锁砸烂，但她的手臂跟杆子一样纤细，没什么力气。她把石头扔掉，哭了起来。志林又接着砸锁，迪娜就蹲在他旁边，撑着他的肩膀。志林环顾四周，在左边的远山上，他看到了一抹红光——月亮就要升起来了。

“唉，”他想道，“在月亮升起之前，我必须穿过峡谷，到达树林那里。”

他站起来，扔掉石头，尽管手脚枷还在身上，还是准备走了。

“再见了，亲爱的迪娜！我会一辈子记得你的。”

迪娜拉住他，在他身上到处摸索，想找个地方放些饼干。他拿了饼干。

“谢谢你，”志林说道，“你是一个聪明的姑娘。我不在了谁会给你做洋娃娃呢？”他拍拍迪娜的头。

迪娜哭了。她用手捂着眼睛，像只小羊一样跑上山去了。黑暗中，志林能听到她辫子上的装饰物拍打着她的肩膀。

志林划了个十字，把脚镣上的锁拿在手上，这样就不会叮当响了。他开始沿着山路，迈着大步，看着月亮升起来的地方，往前走去。他认出了那条路。如果走直路，只有八俄里。只要月亮还没完全出来之前到达树林就行！他渡过小溪——山峦远方天色更亮了。他穿过了峡谷，边走边看，但还是看不见月亮。天色更亮了，山谷的一边，不管什么东西，都能看得更清晰了。阴影朝他这边往山下慢慢地移动着。

志林在阴影里往前走。他走得很急，但月亮很快就出来了，右边的树顶现在很亮了。当他到达树林的时候，月亮已完全从山后面出来了，天色变得非常明亮，如同白昼。连树上的叶子都能看得很清楚了。山里又安静又明亮，好像一切都死了过去。只能听到山脚下一条小溪的汩汩流水声。

志林来到了一片树林——没有遇到任何人。他在树林里找到一个暗处，坐下来休息。

他一边休息，一边吃了个饼干。他找到一个石头，又开始砸锁，可他的手都伤了，还是不能把锁砸烂。他站起来，继续前行。他又走了一俄里，已经精疲力竭了——他的脚也受伤了。只能走十步路就要停下。“接下来怎么办？”他心想，“我要拖着身子继续走，直到力气完全耗尽。但如果我坐下来，就不能站起来了，这样就到不了哨卡。所以，天亮的时候我就在树林里躺下，等白天过去，到了晚上我再往前走。”

他走了一晚上，只遇到过两个鞑靼人，但远远地就听到他们的声音了，所以就躲在一棵树后。

月亮开始泛白，但志林还没有走到树林的边缘。

“唉，”他想道，“我要再走三十步，这样我就进入树林里，到那里坐下了。”

他又走了三十步，看到了树林的尽头。他来到林地边缘，那里十分亮堂。他的面前就是干草原和哨卡，好像触手可及了；而他的左边，紧靠着山脚的地方，可以看到熊熊火光，炊烟飘荡，还有人在营火附近。

他看清他们了——是哥萨克人和士兵，枪杆还闪闪发光。

志林非常高兴，鼓起余勇向山下走去。他想：“老天保佑，千万别让骑马的鞑靼人在开阔地看到我！尽管离哨卡不远了，要是看到了，我就跑不脱了。”

他刚刚这样想，离他不到150英寻的一个土堆上就有三个鞑靼人看见了他。他们一看到他就冲了过来。志林心里一沉，挥舞着双手，放声大喊：

“兄弟们！救命呀，兄弟们！”

我们的人听到了志林的喊声，哥萨克人骑马飞身而来，他们是准备过来阻止鞑靼人的。

哥萨克人离志林的距离比较远，而鞑靼人很近。志林鼓起最后的力气，手里拿着手脚枷，朝哥萨克人跑去。他欣喜若狂，划了一个十字，大喊道：

“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

哥萨克人大约有十五个人。

鞑靼人害怕了，还没有到志林跟前就停下了。于是，志林朝哥萨克人跑去。哥萨克人把他围了起来，问道：

“你是谁？从哪里来的？”

但志林兴奋不已，流着泪，喃喃自语道：“兄弟们！兄弟们！”

士兵们跑了出来，围着志林。一个人给他面包，另一个人给他燕麦粥，第三个给他伏特加；一个人给他穿上外衣，另一个人把锁砸烂了。

军官们听说了这事，把他带到了哨卡。

战士们非常高兴，他的同伴们都来看望他。

志林给他们讲述了发生的一切，然后说道：

“我本来要回家结婚的！不，这显然不是我的命。”

于是，他继续呆在高加索服役。不到一个月，柯斯蒂林被人用五千卢布赎了出来，他被带回来时已经半死不活了。

叶尔马克

在伊万•瓦西列维奇恐怖统治时期，有一群富有的商人，也就是斯特罗加诺夫人，住在卡马河边的彼尔姆。他们听说沿卡马河方圆140俄里的地方有一块肥美之地：几个世纪都没有人开垦土地，几个世纪都没有人砍伐森林。森林里有很多野生动物，沿河的湖里有很多鱼可捕，可没人住在那个地方，只有鞑靼人从那里经过。

斯特罗加诺夫人给沙皇写了一封信：

“请把这片土地赐予我们吧，我们自己会在那里建城、安家，不许鞑靼人从那里经过。”

沙皇同意了，把这片地给了他们。斯特罗加诺夫人就派人召集民众，于是来了很多游民。凡是来这里的人都从斯特罗加诺夫人那里得到土地、森林、牲畜，而且不要交租金。他们要做的就是住在这里，如有必要，还须全体出动，抗击鞑靼人。这样，这块土地就变成了俄罗斯人的居住地了。

大约过了二十年，斯特罗加诺夫人变得更加富有了，而这块方圆140俄里的土地对他们来说就不够了。他们还想拥有更多的土地。离他们100俄里的地方是一片高山，也就是乌拉尔山脉，他们听说在乌拉尔山的后面有一块肥美之地，那块地没有尽头。可那块地由一个名叫库丘姆的西伯利亚王子统治着。以前，库丘姆曾对俄国沙皇宣誓效忠，但后来反叛了，还威胁着要捣毁斯特罗加诺夫人的城市。

于是，斯特罗加诺夫人给沙皇写了一封信：“您赐予了我们一块土地，我们征服了它，并把它移交给您；如今贼人沙林•库丘姆叛乱，想把这块土地夺走，消灭我们。请给我们下令，夺取乌拉尔山后的土地；我们要征服库丘姆，把他所有的土地都归您统治。”

沙皇同意了，并回信道：

“如果你们有足够的军力，就从库丘姆那里夺取土地，只是不要怂恿很多人离开俄罗斯。”

斯特罗加诺夫人收到沙皇的信之后，就派人召集更多的民众。他们下令派去的人劝说来自伏尔加河和顿河的大部分哥萨克人加入。那时，很多哥萨克人沿伏尔加河与顿河游荡，通常两、三百或六百人结成一伙，挑选一个首领，摇着驳船，打劫船只，抢劫财物。到了冬天，他们就住在岸边的小镇里。

斯特罗加诺夫的人到了伏尔加河，就询问这个地方最出名的哥萨克人是哪些人。有人告诉他们：

“这儿有很多哥萨克人，你们不可能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这里有米什卡•切尔卡舍宁，还有萨里•阿兹曼；但没有一个人比哥萨克人首领叶尔马克•季莫费奇凶狠。他手下有一千人，不但商人和民众害怕他，即使沙皇的部队都不敢对付他。”

于是，斯特罗加诺夫的手下前往叶尔马克首领那里，劝说他加入斯特罗加诺夫人。叶尔马克接待了他们，听了他们的述说，便答应在圣母升天的日子带着他的人来。

临近圣母升天日的时候，叶尔马克•季莫费奇首领带着六百名哥萨克人来了。刚开始，斯特罗加诺夫派他们去抵御邻近的鞑靼人，哥萨克人彻底消灭了鞑靼人。后来，哥萨克人无事可做，就在附近游荡、抢劫。

于是，斯特罗加诺夫派人把叶尔马克请来，说道：

“如果你这样恣意妄为，我再也留不下你了。”

但叶尔马克说道：

“我自己也不想这样，但我不能控制我的手下，他们都惯坏了。给我们事做吧！”

于是，斯特罗加诺夫说道：

“越过乌拉尔山去消灭库丘姆，然后占领他的土地，沙皇会奖赏你的。”

接着，他给叶尔马克看了沙皇的信。叶尔马克非常高兴，把他的人召集起来说道：

“你们使我在主人面前蒙羞——你们肆意抢劫。如果你们再这么干，他就要把你们赶走，那你们能去哪里呢？在伏尔加河傍有一支很大的沙皇军队；我们会被他们抓住，我们会为以前的不法行为付出代价。可如果你们感到无聊，现在就有活儿给你们干。”

于是，他出示沙皇的信，信里说，斯特罗加诺夫已获许征服乌拉尔山那边的土地。哥萨克人开会商量后，同意去消灭库丘姆。叶尔马克与斯特罗加诺夫会面，开始讨论出征的最佳方案。

他们讨论了需要多少驳船，多少谷物、牲畜、枪炮、火药、导线，要多少被俘的鞑靼翻译，要多少操控重炮的外国人等等。

斯特罗加诺夫想：

“尽管这要花我很多钱，但我必须满足他们的一切需求，否则他们会待在这里，把我灭了。”

斯特罗加诺夫满口答应，备齐了所需之物，武装起叶尔马克和哥萨克人。

九月一日这天，叶尔马克带领着哥萨克人在丘索瓦亚河划着三十二艘驳船出发了，每艘船十二人。他们逆水而上，划了四天，然后进入谢列布里亚那亚河。这个地方再往前就不能行船了。他们询问了向导，得知要从那里翻过山峰，在陆地上行走约二百俄里，然后才会再有河流。哥萨克人停了下来，建起一座小城，卸下所有的装备；他们抛弃了船只，制造了马车，把所有的东西放在车上，开始跨过陆地，穿过山峦。那些地方遍布密林，杳无人迹。他们行进了大约十天，到了扎罗夫尼亚河。在这里，他们又停了下来造船。他们把东西装在船

上，向下游划去。他们划了五天，到了一个令人更愉快的地方——有草地、森林、湖泊。那里鱼儿成群，动物结队，这些动物还从来没有受到过猎人的惊吓。他们又划了一天船，驶入了图拉河。沿着图拉河，他们来到鞑靼人居住的城镇。

叶尔马克派了一些哥萨克人到城里去看个究竟，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是不是有大批军队驻扎其中。二十个哥萨克人到了城里，把所有的鞑靼人都吓住了，于是他们把所有鞑靼人都俘虏了，把所有牲畜也抓走了。一些鞑靼人被杀掉了，另一些被活着带回来了。

叶尔马克通过翻译问鞑靼人，他们是什么人，受谁的统治。那些鞑靼人说他们生活在西伯利亚王国，他们的国王是库丘姆。

叶尔马克放鞑靼人走了，但留下了三个最聪明的人，让他们带路。

他们继续划船，越往前行，河流变得越宽；越往前行，地方变得越美。

他们遇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不过他们都不够强壮。所有靠近河边的城镇都被哥萨克人征服了。

在一个城镇里，他们俘虏了很多的鞑靼人，还抓到了一个受人尊重的老人。他们问他是什么人。他说道：

“我叫陶西克，是库丘姆国王的仆人，他让我统领这座城市。”

叶尔马克问陶西克，国王怎么样，王城西伯利亚有多远，库丘姆有没有强大的军队，他是不是有很多财富。陶西克如实作了回答。他说道：

“库丘姆是世界上第一个国王，他的城市西伯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里，人和牲畜多得跟天上的星星一样。他的部队多得数不胜数，世上所有的国王都不能征服他。”

但叶尔马克说道：

“我们俄罗斯人要到这里来征服你们的国王，夺取他的城市，把它交给俄罗斯沙皇。我们有强大的军队，跟我来的这些人还只是先头部队，跟在我们后面划船的人多得无数，而且他们所有的人都有枪。我们的枪跟你们的弓箭不一样，能穿透树木。瞧瞧！”

叶尔马克朝一棵树开了一枪，子弹穿了过去，接着哥萨克人朝四面八方开枪。陶西克吓得跪在地上。叶尔马克对他说道：

“到你的国王库丘姆那里去，告诉他你看到的一切！让他投降吧，如果他不投降，我们就要灭了他。”

于是，他把陶西克遣送走了。

克萨克人继续向前划船。他们驶进了托博尔河，这里离西伯利亚城越来越近了。他们向上游驶入小河巴巴桑，在这里看到了岸边的一座小镇，小镇的周围有很多鞑靼人。

他们派一个翻译到鞑靼人那里去，看看他们是些什么人。翻译回来说道：

“是库丘拉的部队，他们驻扎在此，这个部队的头领是库丘姆的女婿马梅特库尔，他命令我告诉你，你必须回头，否则他会杀了你。”

叶尔马克把哥萨克人召集拢来，登上了河岸，开始向鞑靼人射击。鞑靼人一听到射击声就跑了，哥萨克人就在后面追赶，杀了一些人，又俘虏了一些人。马梅特库尔侥幸逃脱。

哥萨克人继续前行，他们驶入了一条宽阔、湍急的河——额尔齐斯河。沿额尔齐斯河而下，经过一天的行驶，他们到达了一个漂亮的城镇，于是，他们停了下来。哥萨克人向城里走去。随着他们越来越近，鞑靼人开始用箭射他们，并射伤了三个哥萨克人。于是，叶尔马克派一个翻译去告诉鞑靼人，他们必须全城投降，否则会被全部杀掉。翻译去了，又回来了，说道：

“这里住的是库丘姆的仆人阿蒂克•穆尔扎•卡查拉，他有很多部队，他说他不会降城的。”

于是，叶尔马克把哥萨克人召集起来，说道：

“伙计们，如果我们不能夺取这座城市，鞑靼人就会非常高兴，不会让我们经过。我们的攻击越让人骇怕，就越容易夺城。全体登陆，马上向他们进攻！”

他们就这样攻城了。城里有很多鞑靼人，他们非常勇敢。

哥萨克人一冲过来，鞑靼人就放箭。他们用箭控制了哥萨克人。一些哥萨克人被射死了，一些人受了伤。

哥萨克人被激怒了，一接近鞑靼人，就对所有下手的人格杀勿论。

哥萨克人在这座城市发现了很多财物——有牲畜、地毯、皮毛以及蜂蜜。他们把死人埋了，自己休整了一番，拿走了很多财物，继续往前行进。他们没行驶多远，就看到河边好像有一座城市，那里有无数的士兵，整个部队由一条壕沟环绕着，而壕沟由木桩防护着。哥萨克人停了下来，仔细研究起来。叶尔马克召集了一队人在身边。

“唉，伙计们，我们怎么办啊？”

哥萨克人害怕了。一些人说，他们应该驶过去，而另一些人说他们应该往回走。

他们看起来很沮丧，开始责备起叶尔马克来。他们说道：

“你为什么要带我们到这里来呢？我们有些人已经丧了命，很多人都受了伤，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在这里完蛋的。”

他们哭了起来。

但叶尔马克对他的副首领伊万•科尔索说道：

“哎，伊万，你认为怎么样呢？”

科尔索说道：

“我认为怎么样？如果他们今天不杀掉我们，明天也会杀掉我们的；如果明天不杀掉我们，我们无论如何也会死无葬身之地。照我看，我们应该上岸去，与鞑靼人决一死战。或许上天会赐予我们胜利。”

叶尔马克说道：

“你是一个勇敢的人，伊万！这是必须要做的事。哦，伙计们！你们不是哥萨克人，而是年老体衰的妇人。你们的本事就是抓鲟鱼和吓唬鞑靼女人。难道你们看不出自己的处境？如果我们往回走，我们就会完蛋；如果我们待在这里，他们也会杀了我们。我们怎么能够回去？再加把力，事情就很容易了。听着，伙计们！我父亲以前有一匹强壮的母马，下山的时候它会拉车，在平地的时候它也会拉车，但到了上山的时候，它就变得顽固起来，还向后转，因为它想，这样就容易得多。但我的父亲拿了一根棒子，用棒子痛打它。它一边转动身子一边猛拉马车，把整辆车都拉坏了。我父亲就解开系在车上的绳子，

给它一顿痛打。如果它拉了马车，它就不会遭受折磨了。我们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的，伙计们。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径直向鞑靼人进攻。”

哥萨克人都笑了，说道：

“季莫费奇，你肯定比我们聪明，你不必征求我们这些傻子的意见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人必有一死，也不能死两次。”

于是，叶尔马克说道：

“听着，伙计们！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他们还没有看到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分成三部分，中间的人直接向他们冲锋，另两队人从左右两边把他们包围起来。当中间的分队开始向他们走去的时候，他们会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里了，这样他们就会向前冲。然后我们就从两边攻击。就用这个方法，伙计们！如果我们赢了这一仗，我们就不会惧怕任何人了。我们自己就是国王。”

于是，他们按计行事。当叶尔马克带着中间的分队向前进时，鞑靼人尖叫着冲了过来；于是，他们受到了伊万•科尔索率领的右边分队和梅谢里亚科夫率领的左边分队的攻击。鞑靼人害怕了，逃跑了。哥萨克人杀死了很多鞑靼人。从此以后，没人敢和叶尔马克作对了。就这样，他进入了西伯利亚市。叶尔马克就在这里安顿下来，好像自己就是国王一样。

于是，懦弱的国王来拜见叶尔马克，向他鞠躬。鞑靼人开始在西伯利亚安定下来，而库丘姆和他的女婿马梅特库尔不敢直接面对他，只是不断地兜圈子，想着怎么杀掉他。

到了春天，涨水期间，鞑靼人跑到叶尔马克这里说道：

“马梅特库尔又准备反抗你了：他召集了大批部队，在瓦盖河附近摆开了架势。”

叶尔马克与他的哥萨克人一起，悄悄地穿过河流、沼泽、溪水和森林，直扑马梅特库尔，杀死了大量鞑靼人，活捉了马梅特库尔，把他带到了西伯利亚。从此以后，只剩下少数不服管教的鞑靼人了。到了夏天，叶尔马克出击那些还没有投降的人；沿着额尔齐斯河与鄂毕河，叶尔马克征服的土地面积如此之大，一个人骑马走两个月都不能走完一圈。

当叶尔马克征服了所有的土地后，他向斯特罗诺夫派了一个信使，并写了一封信：

“我已经占领库丘姆的城市，”他说道，“并已抓获马梅特库尔，把这里所有的人都置于我的统治之下了。只是我损失了很多哥萨克人，给我们送些人来，我们会更高兴的。这个国家的财富无穷无尽。”

他还送去了很多昂贵的皮毛——有狐狸皮、貂鼠皮和紫貂皮。

两年以后，叶尔马克仍控制着西伯利亚，但没有来自俄罗斯的援助，只剩下少数俄罗斯人跟着叶尔马克了。

有一天，鞑靼人卡拉查派去一个信使，对叶尔马克说：

“我们已向您投降了，可现在诺盖人在压迫我们。请您派些勇士来帮我们吧！我们会一起征服诺盖人的。我们向您发誓，我们不会冒犯您的勇士的。”

叶尔马克相信了他们的誓言，派伊万•科尔索率领四十人去了，但那四十人到了那里之后，鞑靼人向他们冲了过去，把他们都杀害了，因此，剩下的哥萨克人就更少了。

还有一次，一些布哈拉商人给叶尔马克带话，说他们带着商品，正在前往西伯利亚的路上，但库丘姆的部队占领了要地，不许他们通过。

叶尔马克带了五十个人出去，为布哈拉商人清除路障。他来到额尔齐斯河边，但并没有发现布哈拉人，他就在那里过夜。那晚天色很暗，天又下雨了。哥萨克人刚躺下睡觉，突然，鞑靼人冲了出来，直往正睡觉的哥萨克人身上扑，准备彻底打垮他们。叶尔马克跳了起来，开始战斗。他的手受了伤，于是向河边跑去，鞑靼人在后面追。他跳进了河里。这是最后一次有人看见他，他的尸体没有找到，也没有人发现他是怎么死的。

第二年，沙皇的部队来了，鞑靼人又被平定了。

---

1. 俄里：1俄里= 1.067公里（译者注）

自然科学故事
（1869-1872）

物理学里的故事

磁石

1

古时候，有一个牧羊人叫马格内斯。马格内斯丢了一只羊，就到山上去找，到了一个乱石嶙峋的地方。他在这些乱石间徘徊，发觉靴子粘在石头上了。他用手摸这些石头，但这些石头很干燥，并不粘他的手。他就又在石头上行走，这次他的靴子还是粘在石头上。他坐了下来，把靴子脱掉拿在手上，再去摸石头。

每次他用皮肤接触石头，或用靴子底接触石头，它们都不粘；但只要他用钉子接触石头，它们就粘住了。

马格内斯有一根手杖，手杖的一端是铁。

他用木头去接触石头，木头没有粘住；他又用有铁的一端去接触，结果铁粘住了，拉都拉不开。

马格内斯看了看石头，发现石头就跟铁一样，就带了几块石头回家。从此以后，那种石头就出了名，被人叫做马格内特（磁石）。

2

人们发现地球上磁石是和铁矿在一起的。只要铁矿中有磁石，铁的质量就非常好。磁石跟铁很像。

如果你把一块铁放在磁石上，铁自身就会吸引其它的铁块。而如果你把一根钢针放在一块磁石上，放上一段时间后，钢针就会变成一根磁铁，也会吸引铁。如果两块磁石的两端放在一起，一块磁石的一端就会排斥另一块的一端，而另外的两端则会相吸引。

如果一根磁石棒被折断成两半，两截磁石就会在一端相互吸引，而另一端相互排斥。再把磁石分为两半，还会发生同样的情况；随你乐意再分多少次，依然会发生同样的情况：相同的两端会相互排斥，而相对的两端会相互吸引，就好像磁石会把一端推开，而把另一端拉过来一样。不管你怎样打破它，它都会好像一头是突出的肿块，另一头是凹进去的碟子一样。无论你用什么方法把它们放在一起——一个突起的肿块和一个凹陷的碟子就会吸在一起，而肿块与肿块，或碟子与碟子就不能吸引。

3

如果你用磁铁吸引一根针（在一块磁铁上放一会儿），然后把针的中间吸附到一个支点上，使它能自由地转动，然后松开，它就会用一端对着正午的方向（南方），而用另一端对着子夜的方向（北方）。

磁铁还不被人了解时，人们不能在海上远距离航行。如果他们进入深海就看不见陆地，他们只能凭星星和太阳来确认航行的方向。可是天色很暗的时候，或者看不见太阳与星星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向哪里行驶，船就会被风吹跑，撞到岩石上，造成海难。

只要磁铁不被人了解，人们就不会远离海岸；而磁铁被人发现以后，人们就在一个轴点上放置一根磁针，这样它就能自由地转动。通过这根针，人们就能知道航海的方向。凭着磁针，人们开始航行到离海岸很远的地方，从此以后，人们发现了很多新的大洋。

轮船上总有一根磁针（指南针），在船首还有一条带结节的测量绳。这条绳子固定在船上，当它展开时，就能告诉我们，该轮船已经航行多远了。因此，船在航行时，人们总能知道自己身处什么位置，是不是离岸很远，是往哪个方向航行。

水气

1

为什么一只蜘蛛有时候会结一张密实的网，然后会蹲在网的中间，而有的时候则离开蛛网，另结一张新网呢?

蜘蛛是根据天气来结网的，不但是根据现在的天气结网，也根据未来的天气结网。看看一只蜘蛛，你就能知道天气会怎么样：如果它蹲在网的中间不出来，就意味着天要下雨了。如果它离开旧网另结新网，天气就会放晴。

蜘蛛是怎么预先知道天气变化的呢?

因为蜘蛛的感官非常灵敏，只要空气中有水气集结——尽管我们感觉不到，对我们来说天气还是晴朗的——对蜘蛛而言，天已经下雨了。

就像一个光着身子的人能感觉到水气，而一个人穿着衣服就不能感觉到水气，因此，对一只蜘蛛而言，天已经在下雨了，而对我们而

言，天快要下雨了。

2

为什么到了冬天房门会胀大、很难关上，而到了夏天它们就收缩了、很容易关了呢?

因为到了秋、冬季节，木材像海绵一样吸收了水分，往外膨胀；而到了夏天，水分就以水气的形式蒸发出来了，因此，木材就收缩了。

为什么像山杨一样的软木膨胀得更多，而橡木这样的硬木材膨胀得要少些呢?

因为在橡木这样的硬木材中，空心的地方很小，水分不能在那里集结；而在山杨这样的软木中，就有很多空心的地方，水分就在那里集结。在腐烂的木头中，这些空心的地方就更大了，因此，腐木膨胀得最厉害，收缩得也最厉害。

蜂箱是由最柔软、最腐朽的木头做成的；最好的蜂箱是由腐朽的柳木做成的。为什么？因为空气从腐朽的木头中穿过，蜜蜂住在这样的蜂箱中会感觉最舒服。

为什么木板会弯曲呢?

因为木板干燥得不均匀。如果你把一块潮湿的板子的一面对着火炉，水分就会从板子中逸出，板子的这一面就会收缩，这样就会拉伸另一面；但潮湿的一面没有收缩，因为这一面还充满着水分，所以整块板子就会弯曲。

为了防止地板弯曲，干的木板要劈成小木片，这些小木片要放在水里煮开。当木片里的水分都煮出来之后，就把它们胶合在一起，这

样它们就不再弯曲了（镶花地板）。

微粒之间的不同连接

为什么车枕要用橡木切割而成，而轮毂不用橡木做，却用桦木做？车枕和轮毂都需要坚固的木材，而橡木没有桦木昂贵。

因为橡木是按纵长方向劈开的，而桦木不是劈开的，而是拆开的。

因为，尽管橡木比桦木连接得更坚固，它是按着劈开的纵长方向连接的，而桦木则不是。

为什么橡木与榆木做的车轮和滑轨会弯曲，而桦木与菩提树做的则没有弯曲呢？

因为，当橡木与榆木经过蒸煮之后会弯曲而不折断，而桦木与菩提树则向四面八方松碎。

这说明了同一个道理，即橡木中的微粒与桦木中的微粒，连接方式是不同的。

晶体

如果你把盐放进水里搅拌，盐就会溶化，最后完全消失；但如果你把越来越多的盐放进去，那么，盐最终就不会溶化了，不管你放进盐之后如何搅拌，盐都会是白色的粉末。水中已经浸满了盐，再也接受不了了。但如果把水加热，又会接受更多的盐；而在冷水中没有溶

化的盐，在热水中又会溶化。但是如果把更多的盐放进去，即使热水也不会接受盐了。如是你把水加得更热，水就会以水蒸汽的形式跑走，于是，更多的盐就会留了下来。

因此，任何在水中溶解的物质，都有一个溶解的限度，在此限度之外，水就不再溶解物质了。任何物质在热水中都比冷水中溶解得多，而每一种物质溶解饱和后就不再溶解更多的物质了。这种物质就会析出来，但水会以水蒸汽的形式散发掉。

如果水中溶解了硝酸钠粉，然后再加入更多的硝酸钠，再加热，不经搅拌后再冷却，过剩的硝酸钠就不会以粉末的形式沉淀在水底，而是聚集成六边形的小棱柱沉积在水底和周边，一个棱柱紧挨着另一个棱柱。如果水中溶解了硝酸钠粉，然后放置在温暖的地方，水分就会以水蒸汽的形式散发掉，过剩的硝酸钠又会六边棱柱的形式集合在一起。

如果水中溶解单纯的盐并加热，也让水以水蒸汽的形式散发掉，过剩的盐不会以粉末的形式沉淀，而是成小立方体。如果水中既溶解盐，又溶解硝酸钠，过剩的盐和硝酸钠不会混合在一起，而是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沉淀：硝酸钠成棱柱形，盐成立方体。

如果水中溶解了石灰，或其它的盐，或其它东西，如果水汽散发之后，则每种物质都会以其各自的方式沉淀：一种会以三边形棱柱沉淀，另一种会以八边形棱柱沉淀，第三种会以砖形沉淀，第四种会以小星形沉淀——各自有各自的方式。这些外形在每种固体物质中是不同的。有时候，这些结构有手那么大——就像地上发现的石头；有时候这些结构非常之小，人的肉眼辨别不出来；但每种物质都有自己的结构。

如果水中溶解了硝酸钠，很小的结晶在里面形成了，此时用一根针挑破这些小结晶的一个角，那么新的硝酸钠就会补充，把挑破的那

一端又修补好，恢复到原来的模样——变成六边形的棱柱。同样的情况也会在盐和其它物质中发生。所有微小的颗粒会转动着用合适的一边与其它的微粒吸附在一起。

当冰冻结之后，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

一片雪花在空中飞舞，我们看不到它的外形，但一旦它降落到黑暗、寒冷的物体上，比如在布上、在皮毛上，你就能分辨出它的外形；你会看到一个小星星，或者是一个六角形的小薄片。在窗户上，水汽不会以任何形状冻结，总会成星形。

什么是冰？冰是很冷的、固体的水。当液体的水变成了固体的水，它就有了形状，热量就跑掉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硝酸钠身上：当它从液体变成固体形状时，就会散发热量。盐、熔化的铸铁从液体变成固体时，情况也是如此。无论什么物质从液体变成固体时，都要放出热量成形；而当它从固体变成液体时，就要吸收热量，散发冷气，而且它的外形就熔化了。

取些熔化的铁来，让它冷却；取些热面团来，让它冷却；取些熟石灰来，让它冷却——空气变会变暖。取些冰块来，让它融化——空气就会变冷。取些硝酸钠、盐或其它任何物质，使之溶解在水里、融化在水里，空气就会变冷。为了冷冻奶油，人们要把盐放进水里。

有害的空气

在尼科尔斯科村，有一次，人们在假日去做弥撒。庄园的院子里只剩下看牛人、老人和马夫。看牛人去井边打水，井就在院子里。她把水桶拉起来，但没拉住，水桶从她手上滑落，砸在井壁上，把绳子也扯断了。看牛人回到小屋，对老人说：

“阿勒科山德！快爬到井下去——我把水桶掉下去了！”

阿勒科山德说道：

“是你把桶掉下去的，你自己爬下去拿呗。”

看牛人说，如果老人愿意放她下井，她自己下去拿也没问题。

老人对她笑道：

“那好吧，我们一起去吧！你现在肚子还空着，所以我还能拉得住你，要是你吃过晚餐，我就拉不住了。”

老人拿了一根棒子，系上绳子，那女人跨坐在棒子上，两手抓住绳子，开始到井下去，而老人则转动着辘轳。这口井大约有二十英尺深，水深不到三英尺。老人把看牛人慢慢放了下去，并不停地问：

“还要再放一点吗？”

看牛人从井下叫道：

“再放一点点！”

突然，老人感觉绳子脱了，就呼喊看牛人，但看牛人没有回答。老人往井里一看，看到看牛人脑袋没入水里，两脚露在空中。老人大喊救命，但附近没有一个人，只有马夫来了。老人让他抓住辘轳，自己拉出绳子，然后坐在棒子上，下到井里去。

马夫刚刚把老人放到井下，同样的事又在老人身上发生了。他没有抓稳绳子，头朝下落在女人身上。马夫放声大喊，跑到教堂去叫人。这时弥撒已经结束，人们正往家里走，于是男男女女都跑向井边。大家围在井边，个个都大喊大叫，但没人知道怎么办。这时一个年轻木匠伊万拨开人群，抓住绳子，坐在横棒上，让大家放他下去。

伊万把绳子系在自己的皮带上，两个人把他放了下去，其他的人则看着井里，看看伊万会怎么样。伊万离井水越来越近时，松开了抓绳子的手，如果不是绳子系在他的皮带上，他也会头朝下掉下去了。这时众人大喊，“快把他拉出来！”于是，伊万被拉了出来。

伊万像个死人一样吊在皮带上，耷拉着脑袋，身体碰撞着井壁，脸色乌青。众人给他解开绳子，把他放在地上，大家都以为他死了，但他突然深深地出了口气，动了起来，不久就回过神来。

其他的人还想爬到井下去，但一个年长的农夫说他们不能下去，因为井下有毒气，就是这种毒气杀人。于是，农夫们跑去拿了钩子，准备把老人和女人拉出来。老人的母亲和妻子对着井里大哭，其他人就让她俩镇静下来；同时，农夫们把钩子放下去，试图把死者钩出来。有两次他们钩住老人到了半途了，可他太重了，钩住的衣服破了，人又掉了下去。最后，他们用两个钩子扎进他的身体，把他拉了出来。然后，他们又把看牛女拉了出来。两人都死了，再也活不过来了。

接着，他们检查了井里，发现井里确实有毒气。

这种气体非常浊重，不但人无法生存，即使动物也无法生存。他们放了一只猫到井里去，猫一到达有毒气的地方就死掉了。别说动物不能生存，甚至连一只蜡烛都点不燃。他们放了一支蜡烛下去，结果蜡烛一到有毒气的地方就熄灭了。

地下有些地方聚拢着一些空气，人一到这种地方马上就会毙命。正是这个原因，人们下矿井时要提一盏马灯，在他去这种地方之前就把灯放下去，如果灯熄了，就不能去那里，因此就要把新鲜空气输下去，直到马灯能够点燃。

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附近也有这样一个山洞。在距洞中的地面三英尺高的地方总有一层污浊之气，但三英尺之上的空气又是好的，人能够走过这个山洞，什么事都没有，但狗一进入就死了。

这些污浊之气是哪里来的？它的组成与我们所呼吸的好空气是一样的。如果很多人聚集在某个地方，关闭所有的门窗，不让新鲜空气进来，就会得到与井下同样的空气，人们就会死掉。

一百年前，在一场战争中，印度人俘虏了146个英国人，把他们关在地下的一个洞里，那里空气不能进入。

过了几个小时，这些被俘的英国人就开始死去了，而一个晚上过去，就有123个人死去了，其余的人出来时都半死不活了，好像生了大病。开始的时候，洞里的空气是好的，但这些俘虏把所有的好空气都吸完了，没有新鲜空气进来，这里的空气就有害了，就跟井里的情况一样，因此他们就死掉了。

为什么很多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好空气就会变成有害的空气呢？

因为人们呼吸的时候就把好空气吸进去，把有害的空气呼出来了。

气球是怎样制成的

如果你把一个膨胀的气囊放到水下，然后放开，它就会升到水面上来，还会在水面上浮动。同样，水在锅里煮沸时，锅底的水在火上加热后会变轻——它会变成气体。当很小的水气聚集在一起时，它会向上升起为水泡。开始出现一个水泡，接着又是一个，当整锅水都加热后，水泡就不停地出现了，于是水就沸腾了。

满含水蒸汽的水泡跃升到水面上来，是因为它们比水轻的缘故；同样，一个气囊中充满了氢气或热空气时，它就会上升，因为热空气比冷空气要轻，而氢气比其它任何气体都要轻。

气球是用氢气或热空气制成的。人们制造氢气球的步骤是这样的：先做一个大大的气囊，用一根绳子把气囊系在柱子上，给气囊充满氢气。绳子一解开，气球就会飞升到空中，它会一直往上飞，直到很远地方的空气不再比氢气重。当它到达很轻的空气中时，它就会像水面上的气泡一样在空气中飘浮了。

热气球则是这样制成的：人们制造一个很大的空球，球下面有一根长颈，就像一个倒转的水罐一样，罐口系上一捆棉花，棉花里浸满了酒精，然后点火。火就把气球里的空气加热，使之比冷空气要轻，于是气球就跟水里的气泡一样向上升了。这样，它会一直飞升到比气球里的热空气还要轻的大气层。

大约一百年前，法国的孟高尔费两兄弟发明了热气球。他们用帆布和纸制成一个气球，里面充满热气——于是气球就飞起来了。于是，他们又做了一个更大的气球，在气球下系上一只羊、一只鸡、一只鸭，然后把气球放开，气球升了上去并安全地降了下来。接着，他们又在气球下面系了一个小篮子，一个人坐了进去。气球飞得很高很高，最后从视线中消失了；它飞到很远的地方，最后安全着陆了。后来，他们想到用氢气来注满气球，这样就飞得又高又快了。

为了用气球来飞行，他们在气球下面挂了一个篮子，篮子里可以坐两三人、甚至八人，他们还携带了食品和饮料。

为了随心所欲地上升和下降，气球上就要有一个阀门，乘坐气球飞行的人可以拉动绳子来开、关阀门。如果气球飞得太高了，乘坐气球的人想降下来，他就打开阀门——这样气体逸走了，气球就收缩，开始下降。而且气球上总是带着沙袋，如果把沙袋扔掉，气球就会变

轻，就会上升。如果一个乘坐气球的人想下来，但是看到的地方不是他想下来的地方——有可能是河流，有可能是森林——他就把沙袋扔掉，气球就会变轻，又会升起来。

电

从前，有一个意大利学者，名叫加尔瓦尼。他有一台发电机，用来给学生们演示电是什么东西。他用有污渍的丝绸来用力摩擦玻璃，然后他把这块玻璃靠近玻璃上的铜把手，一股火花就会从玻璃上飞闪到铜把手上。他给学生解释说，同样的火花也会来自封口蜡和琥珀。他给学生演示了羽毛和小纸片一会儿相互吸引，一会儿通过电流相互排斥，并给他们解释了原因。他用电做了各种各样的实验，并把这些实验都演示给学生看。

有一次，他的妻子病了。他请来医生并问怎样才能治好妻子的病。医生要为妻子准备青蛙汤。加尔瓦尼让人抓了些可食用的青蛙。他们抓到了青蛙，把青蛙宰了，然后放在他的桌子上。

厨师还没来烹煮青蛙之前，加尔瓦尼还在不停地给学生演示电动机，通过青蛙发送电火花。

突然，他看到桌上死去的青蛙的大腿在抽动，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每次经过发电机传送电火花时，青蛙的腿都要抽动。加尔瓦尼收集了更多的青蛙，并开始在这些青蛙上做实验。每次他经过发电机传送电火花，死去的青蛙都会抽动大腿，好像活的一样。

加尔瓦尼由此想到，活的青蛙抽动大腿也是因为电流经过了青蛙的大腿。加尔瓦尼知道，空气中有电流，这在琥珀和玻璃中更明显，这种现象在空气中也存在，雷鸣与闪电就来自空气中的电流。

因此他想发现死去的青蛙通过空气中的电流时是不是会抽动大腿。为此，他取了几只青蛙，剥了皮，砍去头，把它们挂在屋顶一个铁制檐槽下的铜钩上。他想，只要有风暴，空气中就会充满电流，电流就会通过铜棒传到青蛙上，这样青蛙就会动。

但风暴过去了好几次，青蛙并没有动。加尔瓦尼正想把青蛙取下来，就在这时，一只青蛙的腿碰到了铁檐槽，它的腿就抽动了。加尔瓦尼把青蛙都取下来，接着做下面的实验：他在铜钩上系上一根铁丝，用铁丝触碰青蛙的腿，结果腿抽动了。

因而加尔瓦尼断定，动物能活下来是因为它们体内有电流，这种电流从大脑传导到肌肉，使得动物能够活动。那时，没有人做过这种实验，也没有什么高见，所以，大家都相信了加尔瓦尼。但那时还有另一个有学问的人，叫沃尔塔，他用自己的方法做实验，他向大家证明加尔瓦尼是错误的。他用与加尔瓦尼不同的方法碰触青蛙，他不是用带铁丝的铜钩，而是要么带铜线的铜钩，要么用带铁丝的铁钩——结果青蛙都没有动。只有当沃尔塔用一根连着铜线的铁丝碰触青蛙时，青蛙才会动。

沃尔塔认为，电流不是在死青蛙的身体里，而是在铁和铜里。他经过实验发现是这样的：每当他把铁和铜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电流；这种电流使死掉的青蛙能抽动大腿。沃尔塔想用与以前不同的方法产生电流。在此之前，人们通常用摩擦玻璃或封蜡来得到电流，但沃尔塔通过连接铜与铁来获得电流。他试着把铁和铜及其它金属连接起来，只是通过金属的组合，银、铂、锌、铅、铁就产生了电火花。

在沃尔塔把水、酸等各种液体倒入金属以增强电流之后，这些液体使电流更强了，这样就不再需要跟以前一样靠摩擦来产生电了；只要把几片金属放进碗里，然后注满液体，碗里就会有电了，这样电火花就会从电线传导出来。

当这种电流被人发现后，人们就开始应用它了：人们发明了一种通过电流来电镀金银的方法，又发明了电灯，还发明了一种通过电流把信号从一个地方传输到另一个很远的地方的方法。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人们把不同的金属片放进一个缸里，然后再倒进液体，电流就收集在这个缸里了，再通过电线就可以把电流传输到需要的地方去，再从那个地方把电线埋入地里，电流就从地里返回到了缸里，再通过其它的电线让地里来的电流增强。这样电流就不断地循环往复，形成一个环——从电线到地里，沿着地里，再传输到电线，再一次穿过土地。只要人们想把电送往哪里，电流就可以按任何方向传送：它首先通过电线，然后通过地面返回，或者首先通过地表，再通过电线返回。在电线上方的一个地方发送信号，这里连接有电磁手，而且这个电磁手朝向一个方向，当电流允许通过电线并从地面返回；而在另一个方向上，电流通过地面发送，通过电线返回。通过这个电磁手就会产生某些信号，通过这些信号，人们就能在电报上写信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了。

太阳的热量

在一个平静无风、寒冷刺骨的冬天踏上田野或步入树林，环顾四周、凝神倾听：周围都是白茫茫的积雪，河流封冻，干草突兀，树枝裸露——一切都肃然不动。

再看看夏天的景象：河流奔腾，溪水淙淙；各处的水洼里青蛙呱呱齐鸣，不时跳入水中；鸟儿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婉转歌唱；苍蝇和虫子四处飞舞、嗡嗡作响；树木和野草长势茂盛，摇曳多姿。

让一罐水结冰，它会坚如磐石。把冰冻的罐子放在火上，冰块就会破裂、融化、移动；水开始扰动，水泡就会上升；水开始沸腾的时候就会翻转着，发出声音。世界上的其它物质遇热时也会是这种情况。如果没有热量，万物都是死的，有了热以后一切东西都活了、有生气了。热量少则运动少，热量多则运动多，运动随着热量的增加而增强。

世界上的热量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太阳那里来的。

冬天的时候，太阳运行的轨道低，偏向一边，其光线没有径直落在地球上，因此一切静止不动。随着太阳在我们头顶的位置越来越高，阳光直接向地球照射下来，世上万物都温暖起来，活动起来。

雪花落了下来，冰块开始在河水里融化，溪水从山上飞奔而下，水蒸汽从水面升腾到云里，雨开始落下。这些都是谁干的？——是太阳。种子萌芽，长出根须，根须抓紧泥土，从旧根里长出新芽，树木、野草就开始生长了。——这些都是谁干的？——是太阳。

天气暖和起来后，熊和鼹鼠起床了，苍蝇和蜜蜂醒过来了，小虫子孵出来了，鱼儿从卵里破壳而出了。这些都是谁干的呢？——是太阳。

空气在一个地方暖和了、上升了，冷空气就来占据原来的地方，于是就产生了风。这事是谁干的呢？——是太阳。

云块升起来，开始聚拢、分散，于是产生了闪电。是谁生的天火？——是太阳。

野草、谷物、水果、树木生长起来了：动物找到了食物，人类填饱了肚子，还把食物和燃料收集拢来以备过冬；人们为自己建起了房子、铁路、城市。是谁准备好了这一切呢？——是太阳。

人类要为自己造房子，他的房子是由什么制成的呢？木材。木材是从树林里砍伐而来的，但树林是靠太阳生长的。

火炉是用柴火来加热的，是谁让柴火生长起来的呢？——是太阳。

人们要吃面包或土豆，是谁使得这些作物生长的呢？——是太阳。人类要吃肉，是谁使得动物、鸟类长大的呢？——是野草。但野草是靠阳光生长的。

人类用砖头和石灰为自己建造房子，而砖头和石灰是用木柴烧出来的，木柴则是由太阳准备的。

人类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也就是为他们所使用的一切东西，都是由太阳为他们准备的，所有这些东西都得到了太阳的热量。人类需要面包是因为面包是太阳生产出来的，是因为面包里有很多太阳的热量。人吃了面包就会暖和。

人们需要柴火和木料是因为柴火和木料中有很多热量。谁买了柴火过冬就是买了太阳的热量；而在冬天的时候谁要是想在什么时候烧柴火了，就能把太阳的热量释放进房间。

有热量的时候就会有运动。不管是什么运动——所有的运动都来自热量，不管是直接来自太阳的热量，还是太阳储备在煤、柴火、面包和草中的热量。

马和牛要拉车，人要工作——是谁让他们运动的呢？是热量。热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从食物而来。而食物则是由太阳准备的。

水车和风车能够转动、推磨。是谁推动它们的呢？——是风和水。是谁驱动着风呢？——是热量。是谁驱动着水呢？——还是热量。热量让水以水蒸汽的形状上升，如果不是这样，雨水就不会落下

来。一台机器能够运转——它要由蒸汽来推动。而蒸汽又是由谁制成的呢？——燃料。燃料中储存的就是太阳的热量。

热量产生运动，运动也会产生热量，热量和运动都来自太阳。

动物学里的故事

猫头鹰与野兔

天黑了，猫头鹰准备飞过森林寻找猎物。

一只大野兔跳了出来，来到一块空地，准备梳理自己的皮毛。一只老猫头鹰坐在一根树枝上看着野兔，但一只年轻的猫头鹰对他说：

“你为什么不去抓野兔呢？”

老猫头鹰说：“他太重了。如果我抓住他，他会把我拖进树林里去的。”

但年轻的猫头鹰说：

“我会用一只爪子插进他的身体，用另一只爪子抓住一棵树。”

年轻的猫头鹰向野兔冲去，用一只爪子插进野兔的背部，使他所有的爪子都刺进野兔的肉里，而另一只爪子准备拉住一棵树。猫头鹰抓住树的时候，野兔猛拉猫头鹰，这时猫头鹰还在想，“他不会逃脱的。”野兔像箭一样向前跑去，把猫头鹰撕断了，一只爪子留在树里，另一只爪子留在野兔的背里。

第二年，一个猎人打死了这只野兔，他迷惑不解，为什么这只野兔的背里会长着猫头鹰的爪子。

狼是怎样教育幼仔的

我正在路边散步，听到后面有人在喊，是一个牧童在喊叫。他正跑过田野，向我指着什么东西。

我一看，看到两只狼从田里跑过——一只是成年狼，另一只是幼狼。幼狼的肩上扛着一只死去的小羊，并用牙齿咬住小羊的一条腿。老狼在后面跟着跑。我看到这两只狼的时候，也和牧童跟在后面跑，并开始喊叫起来。听到我们的喊叫声，农夫们带着狗来了。

老狼一看到狗和人，就向幼狼跑去，叼起小羊放到自己的背上，两只狼以最快的速度跑去，很快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后来牧童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一只很大的狼从山谷间跳了出来，抓住一只小羊就把它咬死了，然后就拖走了。

幼狼向老狼跑去，并抓起了小羊。老狼就让小狼来叼小羊，而它自己则慢慢地跟在后面。

只有遇到危险的时候，老狼才停止它的教育，然后自己叼起小羊。

野兔和狼

野兔在晚上啃食树皮；田野里的野兔吃冬黑麦和草，打谷场的野兔吃谷仓里的谷物。一个晚上，野兔会穿过积雪，踩出一道很深的、清晰可见的足迹。野兔被会被人、狗、狼、狐狸、渡鸦和老鹰猎获。如果一只野兔按直线往前走，会很容易在早上的时候通过足迹被抓到；但上天让野兔很胆小，就是这种胆小拯救了它。

一只野兔在晚上会大胆地穿过树林，露出直线的足迹；但一到早上，它的天敌醒过来了，它会听到狗叫，或雪撬的吱吱声，或农夫的说话声，或一只狼穿过树林折断树枝的声音，它就会害怕地从一边摇晃到另一边。它会蹦跳着前进，遇到什么害怕的东西就沿着足迹往回跑。它又听一听，全速向一边跳去，离开旧足迹而逃之夭夭。要是又有什么东西发出了声音，野兔又会往回跑，又会跳到一边。到了白天，它会躺下来。

早上，猎手想跟踪野兔的足迹，他们分不清两行足迹和长长的跳跃步伐，对野兔的狡猾非常惊奇。但野兔并不想狡猾，它只是对什么事都害怕。

气味

人类靠眼看、凭耳听、用鼻闻、用嘴尝、用手摸。有的人视力要好些，有的人的视力要差些。有的人能听见很远的声音，有的人是个聋子。有的人感觉敏锐，老远就闻到气味了，有的人连一个臭鸡蛋都闻不出来。有的人摸一摸就知道是什么东西，有的人却觉不出哪样是树木，哪样是纸。有的人把一样东西放进嘴里，就会发现是甜的，有的人把东西吞掉了，还分辨不出是苦的还是甜的。

同样，感觉敏锐度在动物界是不同的，但所有动物的嗅觉能力都比人类要强。

如果一个人想认识一样东西，要看看它的模样，听听它发出的声音，时不时地还要闻一下或尝下味道；总之，一个人要感觉一样东西才会认识它。

但比较而言，几乎所有的动物都需要闻一样东西才会认识它。一匹马，一头狼，一只狗，一头牛，一头熊如果不闻一样东西就不知道那是什么。

如果一匹马害怕什么东西的时候，它会打响鼻——它会清洁鼻子，这样才会嗅得更清楚；如果它不把这个物体闻清楚，就会一直害怕下去。

一只狗经常跟随主人的足迹，但它看到主人时并没有认出来，还会对主人吠叫，直到它闻出了主人，才发现那个看起来很可怕的人就是它的主人。

公牛看到别的公牛被击倒，听到别的公牛在屠宰场的咆哮声，始终都不会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可一只公牛或母牛只要在一个地方发现了公牛的血并闻到了气味，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它就会大声咆哮，四足刨地，谁也不能把它赶离这里。

一个老人的妻子生病了，他就自己去挤牛奶。母牛喷着鼻息——它发现这不是它的女主人，就不会给他一点牛奶。女主人告诉丈夫穿上她的皮外套，戴上方巾——于是，奶牛又产奶了；但老人敞开外套，母牛闻出了他的气味，就又不让他挤到奶了。

猎犬跟踪动物的痕迹时从不追踪足迹本身，而是追踪离足迹约二十步远的一旁。如果一个没有经验的猎人想给狗指示气味，牵着它的鼻子去闻足迹，它总是会跳到一旁去。足迹本身的气味对狗太强烈了，因此，狗不能分辨动物的足迹是跑到前面去了还是到后面去了。它会跑到一旁，这样才会发现气味朝哪个方向变得更强烈，才能跟踪

动物。如果有人非常大声地在我们的耳旁说话，狗会很准确地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要走得很远，才能听清别人大声说的事。或者，如果我们看东西靠得太近了，只能再后退才能看清。

狗是通过它们的气味来相互认识和示意的。

昆虫中的气味还要细微。一只蜜蜂直接朝它想要去的花朵飞去；一只幼虫向树叶爬去；一只臭虫、一只跳蚤、一只蚊子在离人10万步远时就闻到人的气味了。

如果有微粒从一个物质中分离开来，进入我们鼻子的只是很少的部分，那么，到达昆虫的嗅觉器官的微粒数该是多么少啊！

触觉与视觉

把食指弯曲到中指上，然后用这两个手指触摸一个小球，使这个小球在两指间滚动，闭上眼睛，你会以为有两个小球。睁开眼睛——结果发现只有一个小球。手指欺骗了你，但眼睛纠正了你的错误观念。

观看一面好的、干净的镜子（最好尽量斜眼看）——你会以为那是一扇窗户或一扇门，而且门窗后面还有什么东西。你再用手指来摸这面镜子——结果你会发现这是一面镜子。眼睛欺骗了你，但手指纠正了你的错误观念。

蚕

我的花园里有几棵老桑树，那是我爷爷种的。到了秋天，有人给了我一点蚕卵，建议我把它们孵出来养蚕。这些蚕卵都是暗灰色的，而且非常小，我数了下，仅这一打兰蚕卵就有5835个。它们比最小的针头都要小。它们简直像死了一样，只有当你压碎它们的时候才发出噼啪声。

这些卵就这样随意放在我的桌子上，我都几乎忘了它们了。

春季的一天，我到果园去，发现桑树发芽了，太阳一照，叶子就长出来了。我想起了蚕卵，就把它们随意分开，给它们更多的空间。大多数的卵不再跟以前那样是暗灰色的，而是有点浅灰色的了，还有别的卵颜色更浅，带着一种乳白色的影子。

第二天早上，我去看蚕卵，发现有些蚕虫已经孵出来了，而其它的卵胀得满满的。很明显，它们在壳里已经感觉到食物正在成熟。

这些蚕虫是黑色的，长着粗毛，非常小，很难看得见它们。我用一个放大镜来看它们，看到它们卷曲着成环形躺在卵里，它们爬出来后就拉直了身体。我到花园去摘了些桑叶，得到约三捧叶子，放在我的桌子上，就如别人教我的那样准备为蚕虫安置一个地方。

我还在扎纸的时候蚕就闻到它们的食物了，开始向桑叶爬来。我把叶子拿开，开始引诱蚕到一片叶子上去，结果它们就像狗看到了一块肉一样马上向叶子冲去，这中间它们要穿过铅笔、剪刀、纸张，然后爬到桌布上的叶子上。然后，我把纸切掉一片，用折叠刀在纸上扎出一些洞，再把桑叶放在纸的顶上，把这张带桑叶的纸放在蚕上面，蚕就爬过这些小洞，爬到叶子上，大吃起来。

当其它的蚕孵出来后，我又用一张放有桑叶的纸盖在它们上面，结果所有的蚕都通过小洞爬到叶子上吃了起来。这些蚕聚集在每片叶子上，并从叶子的边缘开始啃食。当它们把叶子吃光后就爬到纸上，

寻找起更多的食物。于是，我又放了几张上面有桑叶的打孔纸在蚕上面，它们又爬过去找新的食物。

我把它们放在我的书架上，如果没有叶子了，它们就在书架上到处爬，还会爬到书架的最边缘，但尽管它们是瞎子，却从不会掉下来。它一到书架的边缘，就会在掉落之前从嘴里吐出丝来，这样，它就会依附在丝上，把自己放下来；它会在空中悬挂一会进行观察，如果它想再下降一点，它就下降，如果它不想下降，它就用丝把自己拉回去。

有时候，连续几天蚕只是吃，不干别的事情，我只好给它们越来越多的桑叶。如果带来了新叶子，它们就会转移到新叶子上来，它们发出的声音就像雨点打在叶子上一样沙沙作响——这是它们开始吃新叶的声音。

就这样，这些比较大的蚕生活了五天。它们长得很大了，吃的东西是以前的十倍多。到了第五天，我知道它们要睡觉了，就等着看这事发生。到了第五天的晚上，一只长大了的蚕虫附在纸上，不再吃和动了。

第二天一整天，我观察了很久。我知道蚕要脱几次皮，因为它们要长大，旧皮会紧箍住它们的身体，所以要换上新皮。

我和朋友轮流观察。晚上，我的朋友大声喊道：

“它开始脱皮了——快来！”

我走过去，看到蚕把旧皮粘在纸上，在嘴唇处撕开了一个洞，把头伸了出来，奋力扭动着要爬出来，但那件旧衣衫却很快挡住了它。我看到它扭动了很久，却爬不出来，于是想去帮助它。我只不过用一根钉子去拨动它，但很快发现，自己做了一件蠢事。我的钉子下面出

现了一些液体，接着，这条蚕虫就死了。开始，我以为这些液体是血，但后来知道，蚕在皮肤下有些液体物质，这样它身上的衣衫脱起来就容易些。我用钉子无疑扰乱了它的新衣衫，因此，尽管它爬出来了，但很快就死了。

其它的蚕我就不碰了。所有的蚕都用同样的方法爬出了它们的衣衫；只有少数死了，而几乎所有的蚕虫都安全地出来了，尽管它们痛苦挣扎了很久。

蚕脱皮之后，吃得更加狼吞虎咽了，越来越多的叶子被它们吞噬而光。四天之后，它们又开始睡觉，接着又一次从旧皮肤中爬出来。现在，它们要消耗更多的叶子了，它们的长度也有四分之一英寸长了。六天之后，它们再一次睡眠，接着又一次长着新皮肤爬了出来。现在，它们又大又肥，我们几乎来不及为它们准备叶子了。

到了第九天，最老的蚕虫完全停止了吃食，爬到书架和杆子上去了。我把它们抓拢来，给它们新鲜的叶子，但它们把头抬起来，继续爬动。于是，我记起了蚕虫准备结茧变蛹了，它们不再吃东西，向高处爬去。

我让它们静静地待着，观看它们要干什么。

最老的蚕虫爬到了天花板上，到处都是，朝各个方向爬去，并在各处开始吐出一条条的丝来。我观察了其中的一只，它爬到一个角落，吐出六根各两英寸长的丝线，从这些丝线垂下来，弯成一个马蹄铁的形状，然后回过头来，结出一个丝网，把自己完全包裹起来。到了晚上，它好像包裹在一层薄雾里一样，蚕很难看得清了。第二天早上，蚕完全看不见了，它被丝完全包裹起来了，但还在里面吐出更多的丝。

三天之后，它完成了织茧，在里面安静不动了。后来我知道，在这三天里它要织多少网。如果把整个网解开，它会达到半英里多长（800米），很少有比这个长度短的蚕丝。如果我们计算出在这三天里，它为了吐丝结网要扭动多少次头，就会发现在这三天里蚕要扭动头部300，000次。因此，它会每秒钟会扭一次头，没有停息。但在它停止工作后，我们取下一些蚕茧并且打开，就会发现茧里的蚕都变干、变白了，就像一块蜡一样。

我知道，从这些幼虫变成的白蜡一样的身体，最后会变成蝴蝶；但乍一看去，简直不能相信。但我依然在第二十天去看看它们会变成什么。

到了第二十天，我知道应该有什么变化了。什么变化都没看到，于是，我想该是弄错了什么。这时，我突然注意到一个茧子的末端变得发暗、潮湿了。我以为这个茧子可能变质了，就想把它丢了。但我又想到它可能就是这样开始变化的，所以看看会发生什么。而事实上，确实有东西在潮湿的一端开始活动了。好久我都想不出那是什么，后来，那里出现了一个带触须的头部一样的东西。触须活动了。接着，我注意到一条腿从洞里伸了出来，然后是另一条腿，于是，几条腿很快从茧里爬了出来。它的身子出来得越来越多了，于是我看到了一只湿漉漉的蝴蝶。当六条腿都爬出来之后，它的背也弹跳了出来，整个蝴蝶爬了出来并停止不动。当它晾干水份后，就是一只白蝴蝶。它伸展着翅膀，飞起来，转了一个圈，随后飞落到了窗户上。

两天后，窗台上的蝴蝶产了一排卵，卵很快就粘住了。这些卵都是黄色的，共有二十五只蝴蝶在产卵，我收集到了五千颗卵。第二年，我养了更多的蚕，也有了更多的丝茧。

植物学里的故事

苹果树

我栽下了二百棵苹果树幼苗，此后三年，每到春天和秋天，我就在树苗周围挖坑，到了冬天，就用干草把树包裹起来防止野兔啃咬。第四年，当积雪融化后，我去看苹果树。它们在冬天长得更粗壮了：树皮很光滑，充满了树液；枝条舒展完好；枝尖与叶腋全是豌豆一样的花蕾，正在开放的花蕾到处都是，紫色的花叶边清晰可见。我知道，所有的花蕾都会开花、结果，看着这些苹果树我就高兴极了。但我拿掉包裹着第一棵树的干草，就发现根部的树皮被啃掉了，好像一个白圈，直达最里面的木质。这是老鼠干的。我把包裹第二棵树的干草取掉，结果发生了同样的事。在二百棵树中，没有一棵不受伤害。我把啃咬过的地方抹上沥青和蜡，但苹果树全部开花的时候，花朵马上就掉下来了，那些刚长出来的小叶子也掉下来了，树皮变皱、变黑了。在二百棵苹果树中，只有九棵活了下来。在九棵树中，树皮没有完全啃掉，但一片片脱落的树皮留在白圆圈上。在连着树皮的脱皮处长出了节瘤，尽管这些树遭了大劫，却活下来了。其它的树都毁掉了，这些树在圆圈的下面又长出了新枝，但它们都是未经人工培植的。

树皮就像人的血管一样：通过血管，血液可以到达人的全身，而通过树皮，树液可以沿树干到达树枝、叶子和花瓣。树的整个内心都可以取出来，就像老柳树经常会有的那种情况，但只要树皮还活着，树就会活着。可是只要树皮破坏了，树也就完蛋了。如果一个人的血管切断了，他肯定会死去，因为，首先，血液会流出来；其次，血液将不会输送到全身。

即使孩子们在桦树上只挖一个洞，饮它的汁液，那么所有的树液都会流出来，这样，桦树就会干枯。

正是这样，因为老鼠啃咬了四周的树皮，这些苹果树都毁掉了，因为树液不能从根部上升到树枝、树叶及花瓣了。

老杨树

有五年时间，我家的花园疏于照看了。我雇人带了斧头、铲子，再加上我自己，在花园里干起活来。我们把所有的干树枝和不整的新枝，以及多余的树木和灌木都截断、砍掉。杨树和稠李长得比其它的树要茂盛，因此，抑制了别的树的生长。一棵杨树从根部长出来，挖不出来，但树根要从地下砍掉。

池塘的那边直立着一棵巨大的杨树，树干要两个男人才能合抱。树的周围有一块空地，长满了杨树的新芽。我要人把这些新芽都砍掉：我想让这块地看起来更舒心，但首先，我想减轻老杨树的负担，因为我想，所有的小杨树都来自这些树根，从这些树根吸取营养液。但我们砍掉这些小杨树后，非常难过，因为我看到我们把地下充满树液的树根都砍掉了，而且我们四个人都来拉已经砍倒的杨树，但却不能把它拉出来。它全力抓紧了，不想死去。我想，毫无疑问，它们要活下去，因为它们与生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又有必要把它们砍倒，所以只好这样做了。只是后来没什么事干的时候，我才知道它们是不应该砍倒的。

我原以为这些新芽会从老杨树那里吸走树液，但结果却完全不同。当我把这些新芽砍倒后，老杨树也死了。当叶子长出来时，我看到（它是从两根大树枝上长出来的）一根大树枝光秃秃的；同一个夏天，它完全干枯了。这棵树已经死了好些时间了，它知道这点，所以它想把生命传给这些小树芽。

这就是它们长得这么快的原因。我想为这棵树减轻负担，却把它所有的孩子都杀掉了。

稠李树

一棵稠李树从路边的榛树灌木中长了出来，抑制了灌木的生长。我思考了好久，要不要把这棵稠李树砍掉。这棵稠李长得不像灌木，而是一棵树的样子。它的直径有六英寸，高三十英尺，长得枝繁叶茂，全树开满了明亮的、香气四溢的白花。远远地，你就能闻到花的芳香。我本来不想把它砍掉的，但我的一个帮工（我以前曾经下令让他砍稠李树）在我不在场时就砍了起来。我走过来时，他已经砍了三英寸了，每当斧头在同一个地方砍下去，树液就从斧头下溅了出来。“已经于事无补了——很显然这是它的命运。”我心里想道。于是，我自己也拿起一把斧头，和帮工一起砍起来。

干活让人快乐，砍树也让人快乐。让斧头成斜线深深地砍进树里，然后直砸下去砍出一片片的木屑，接着把树砍得越来越深，这可真是一件乐事。

我完全忘了这棵稠李树了，只想着快点把它放倒。我干累了，放下斧头，与帮工一起推这棵树，想把它推倒。我们弯着腰：稠李树的枝叶抖动着，露水洒在我们身上，馨香的白花瓣飘落下来。

同时，好像有什么东西哭叫起来——树的腰间嘎吱一声，我们推动着它，好像有谁在哭了，树的中间发出了咔嚓声，接着就摇摇欲坠了。它最后在砍痕处断了，摇晃着、连枝带花一起倒在草地上。倒下好一会后，小树枝和花朵还在颤动，最后才停下来了。

“真是一棵好树啊！”帮工说道，“我真为它感到惋惜！”

我自己也惋惜不已，于是，急忙走到别的帮工那里去了。

树是怎样走路的

有一天，我们清理池塘附近的小丘上一条杂草丛生的小路。我们砍倒了很多荆蕀灌木、柳树、杨树——然后轮到稠李树了。它长在小路上，又老又粗壮，肯定不少于十年树龄了吧。可我知道，五年之前花园就已经清理过了，我不明白这么老的一棵稠李树怎么会长在那里。我们把它砍了，就继续往前走。在很远的地方，另一处灌木丛里，也长着同样的一棵稠李树，甚至比前一棵还要粗壮。我看了看它的根部，结果看到它是长在一棵老菩提树下面的。菩提树的树枝把它荫蔽了，它就沿一条直线伸展十二英尺长，这样才见到阳光，抬起头来，开始花团锦簇。

我把它从根部砍断了，结果惊讶地发现这棵树这么茂盛，可它的根已经腐烂了。我们把它砍倒后，我和工人想把它拖走，但我们无论怎样拉它，都不能把它拉走——它似乎很快又扎地里了。我说道：

“看看是不是哪里还没有砍断。”

一个工人趴在下面，叫了起来：

“它还有一条根，伸到路上去了！”

我向他走去，一看，果然如此。

这棵稠李树没有被菩提树窒息而亡，却从菩提树的下面逃到路上，现在这条根离原先的根相差八英尺远。我原来砍掉的那条根已经腐烂、干枯了，但这条新根却非常新鲜。很明显，这棵稠李树感到自己不能在菩提树下生存，所以就伸展出来，把一根枝落到地上，并使

这根枝成了树根，这样就长出了另外的根。直到这时我才明白第一棵稠李树是怎么长到路中间的。很显然，它也是这么做的——只是它有时间离弃老树根，而我却没有发现罢了。

十二月党人（1863-1878）
小说片断第一章

1

故事发生在不久前的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我们这个时代，是俄国文明、进步、复兴、问题百出等不一而足的时代；获胜的俄军从塞瓦斯托波尔归来，就向敌人投降；所有的俄罗斯人庆祝黑海舰队的覆灭，莫斯科白宫欢迎舰队官兵的幸存人员、与之共同庆贺这件开心的事件，为他们提供美味的俄罗斯伏特加、面包和盐，依着俄罗斯人的良好风俗，向他们的舰队鞠躬。那时的俄国，以富有远见的纯洁政治家为代表，对国家那似圣•索菲亚大教堂感恩赞美诗般的美梦破碎而悲伤不已，为国家失去两个伟人而哀痛，那两个伟人在战争中丧生了（其中，一个人渴望歌颂上述大教堂赞美诗的人而尽早离世，在瓦内几亚战场倒下，但在同一个战场，他至少损失了两个轻骑兵中队；而另一个未被赏识的人，只是给人端茶送水，分发钱财，给伤员分发床单，但从不偷任何一样东西）；那时候，在各个方面，在各种人类活动中，伟大的人——将军、行政官员、经济学家、作家、演说家以及纯粹的伟人，没有任何特别的称呼或目的——如雨后春笋般在俄罗斯涌现出来；那时候，在一个莫斯科演员的周年纪念日上，祝酒时确认了民意，谴责所起有的罪行——其时，骇人的委任状从圣•彼得堡飞奔向南，授权宣判人民委员会中的为非作歹之人有罪并实施惩罚——其时，在所有的城市，带演讲的晚餐都要献给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们，而说到他们的时候，人们总要手舞足蹈，接受敬酒的人都要喝醉，这样的人在桥上、在公路上都能遇得到；那时候，有演说才能的人在全国发展得如此之快，就连随便一个酒老板，不管在何种场合下，都能

在晚饭间写下、打印出、背诵这种激昂的演讲词，和平的守护者不得不禁止酒老板雄辩，——其时，在一个英语俱乐部，专门留出了一个房间来讨论公共事务，——其时，五花八门的期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些期刊是在欧洲的基础上逐渐总结出欧洲的原理，但却带有俄罗斯世界的理念，还有些单独以俄罗斯为基础的期刊，但却具有欧洲世界的理念，——其时，突然出现了很多期刊，所有的刊名似乎都用过——“信使”、“世界”、“演讲家”、“观察家”、“星星”、“老鹰”等等，还有很多很多，不管怎么说，出现了很多新的名字；那时候，杰出的哲学作家以此现象证明，科学是民族的，不是民族的，是非民族的，诸如此类；而杰出的艺术作家则描写小树林、描写日出、描写暴风、描写俄罗斯少女的爱情、描写某个官员的好逸恶劳、描写很多官员的不良行径；那时候，到处都出现问题（比如在1856年他们号召各种集会，没人觉得有何意义），有青年团的问题、大学的问题、审查制度的问题、口头司法的问题、金融问题、银行问题、警察问题、解放问题等等，还有很多很多——每个人都试图发现新问题，每个人都试图解决问题，写作、阅读、谈论、提出计划、想弥补一切、摧毁一切、改变一切，所有的俄罗斯人就像一个人处于无法形容的狂喜中。

这就是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两次完全相同的情形。第一次是在1812年，我们打败了拿破仑一世；第二次是在1856年我们被拿破仑三世大帝所打败，这是俄罗斯人民获得新生而难以忘怀的时期！就像有个法国人说的那样，没有经历过伟大的法国革命，就不算活过，我也敢说，在俄罗斯，没有经历过1856年的人就不知道什么才是生活。持这些观点的作家不但经历了那个时代，也是那个时期的参与者之一。他不但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一个掩体里度过了几个星期，还写了一部有关克里米亚战争的著作，这部著作使他声名鹊起。在那本书里，他清楚而详细地描述了战士们如何从堡垒里开火，在救护车里如何为伤员清洗包扎伤口，战死的士兵如何在墓地掩埋。叙述完这些事情之后，该书的作者写到了帝国的中心——那是让人声名鹊起的当权中心——在

那里，他的事迹为他赢得了桂冠。他看到了两座首府和整个民族的的激动欣喜，亲自感受了俄罗斯的博大，知道如何才是真正的论功行赏。这个伟大的世界寻求与他的友谊，与他握手，为他准备精美的晚餐，热切地邀请他到家中做客，想从他那里了解战争的细节，向他述说自己的伤感。因而该书的作者能感怀那一段伟大而难忘的时光。不过那又另当别论了。

正是那时，两辆马车和一架雪橇停在莫斯科最好的酒店前。一个年轻人匆匆穿门而入，想找个住处。其中一辆马车上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位女士，老人正在谈论着在法国统治时期铁匠大桥的情况。这个话题在他们进入莫斯科的时候就一直在讨论，现在，这个花白胡子的老人敞开皮衣，在车里镇定地继续谈着他的话题，好像想待在车里过夜似的。他的妻子和女儿听着他说，但一直有点不耐烦地看着窗外。那个年轻人带着行李搬运工及酒店侍应生从门里出来。

“喂，谢尔盖。”那个年轻人的母亲把憔悴的脸扭向路灯光亮处，问道。

也许是因为这是谢尔盖的习惯，也许是由于他不希望行李搬运工因为他穿着短皮衣就把他当做听差的人，谢尔盖用法语回答说，酒店还有房间，接着就打开了车门。老人看了一会儿子，又回到马车的阴暗角落，好像什么事都与他无关似的：

“这么说没有戏院啦。”

“皮埃尔！”老人的妻子说道，一边把披风拉了起来。但老人继续说道：

“查尔莫夫人是在特韦尔斯卡亚街——”

马车的最里面传来一个年轻人银铃般的笑声。

“爸爸，快出来吧！你都忘了我们现在是在哪儿了。”

老人这才想起他们已经到了，于是看了看四周。

“快出来吧！”

老人把帽子拉低了一点，顺从地穿过门廊。行李搬运工挽着他的手臂，但看到老人步履稳健，于是马上去为他太太效劳。老人的妻子叫娜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行李搬运工从她穿着的紫貂皮披风，她露面的时间、握住自己手臂的方式、以及斜靠着儿子手臂、目不斜视地径直往门廊里走的架势，判断她应该是一个要人。他甚至不能把那位年轻的小姐与从另一辆马车里爬出来的女仆区分开来；那位年轻的小姐与女仆一样提着一个包和一个烟斗，走在后面。他只能凭那位小姐的笑声和她叫那个老人爸爸，才能辨认出她的身份。

“不是走那边，爸爸——是走右边！”那位小姐说道，一边抓住父亲的羊皮外套的衣袖，“走右边。”

楼梯间回响起了嘈杂的脚步声、入门声和年老的太太粗重的呼吸声，还有在马车里听到过的同样的笑声，每个听到笑声的人都会想：“她笑得多甜呀——我都有点嫉妒了。”

儿子谢尔盖在路上就已经安排了一应物品，尽管他缺少经验，但已经尽力安排好了，对于一个二十五岁的人来说，他自己对这次的安排还是很满意的。大约有二十次，很明显不是很重要的原因，他穿着大衣下楼来到雪撬边，然后又迈着长长的、有活力的双腿，三步并作两步，在严寒中瑟瑟发抖地跑上楼去。娜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叫他别感冒了，但他说没问题的，就继续下命令、呯地关上门、走出去，这时似乎只有仆人们和农夫们要安排了，他好几次到各个房间走动，刚离开客厅的门又踏入另一扇门，好像他在找什么事做一样。

“喂，爸爸，你一定得去澡堂吗？要我去找吗？”他问道。

谢尔盖的父亲正在沉思，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在哪里。他没有马上回答，他只是听到了这些话，但还没明白。突然，他明白了。

“是的，是的，是的。只要你乐意，就能找到，就在石桥那儿。”

这位一家之主迈着匆忙、焦虑不安的步子穿过房间，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们现在必须决定该干什么、应该如何安排，”他说道。“孩子们，过来帮忙，打起精神！像好小伙一样，把东西拖到边上码起来，我们明天要派塞莱扎带一份函件给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妹妹，送到尼基廷去。对不对，娜塔莎？不过，我们现在要把这些事搞定！”

“明天是星期天，皮埃尔。我想你首先要去做弥撒。”他妻子说道，一边跪在一个箱子前，把箱子打开了。

“是哦，明天是星期天！我们所有的人当然要去圣母升天大教堂的。这样，我们开始再次回归了。天啊！我想起了那天最后一次去圣母升天大教堂的事了！你还记得吗，娜塔莎？不过，那又另当别论了。”

这位一家之主从刚刚坐下去的椅子上迅速地站了起来。

“现在，我们必须安顿下来！”

不过他什么也没干，只是不断地从一间房走到另一间房。

“喂，我们要不要喝杯茶？你是不是累了，要休息吗？”

“是呀，是呀，”他妻子回答道，一边从箱子里拿出一样东西来。“你想去澡堂了，是吗？”

“是的——那时，澡堂就在石桥附近。塞莱扎，去找找看，石桥附近的澡堂还在不在。我和塞莱扎就要这间房了。塞莱扎，这间房你觉得舒不舒服？”

但塞莱扎已经去找澡堂了。

“不，不会舒服的，”他接着说，“这儿没有直通客厅的通道。你觉得呢，娜塔莎？”

“安静会吧，皮埃尔，一切都会解决的。”娜塔莎在另一个房间里说道，几个农夫正在把东西搬进那里。

但皮埃尔还在兴奋不已，他一到这里高兴劲儿就起来了。

“看着点——别把塞莱扎的东西弄混了！你把他的雪鞋都丢到客厅了。”于是，皮埃尔非常小心地把鞋子捡了起来，好像这样一来房间便会有条理得多了。他把鞋子斜靠在门柱上，想让鞋子立在那里，但雪鞋并没有立稳，皮埃尔刚走开，鞋子就和一个球拍一起倒在门的另一边。娜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皱了皱眉头，身子抖了一下，不过，看到鞋子倒下的原因时，就说道：

“索尼娅，亲爱的，把鞋子捡起来吧！”

“捡起来吧，亲爱的，”丈夫重复娜塔利娅的话道，“我要去找老板了，要不然你们永远都忙不完，我得跟去他谈谈。”

“你最好让人请他来，皮埃尔。何必要麻烦自己呢？”

皮埃尔表示同意。

“索尼娅，把他带过来，你该叫他什么好呢？如果你乐意，就叫他卡瓦利先生。告诉他，我们要谈得一清二楚。”

“我去叫卡瓦利，爸爸。”索尼娅说着就出去了。

娜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柔和地下着命令，轻轻地从一间房走到另一间房，一会儿拿个盒子，一会儿拿个烟斗，一会儿又拿个枕头，不知不觉地在找堆放山一样高的行李的地方。当她走到索尼娅身边时，抽空对女儿耳语道：

“你不要自己去，打发一个男人去吧！”

当一个下人去叫老板的当儿，皮埃尔利用这段空余时间，以帮助妻子为借口，撕烂了妻子的一件衣服，这时他的脚站立不稳，踢到了一个空盒子。为了稳住自己，这个十二月党人一只手扶住墙，面带微笑四下张望；但索尼娅也同样笑眯眯地看着他，似乎在征得他的许可，这样就可以放声大笑了。他欣然同意了，自己也和善地哈哈大笑起来，而房间的所有人，他的妻子、女仆、农夫都跟着他大笑起来。笑声使这位老人更有活力了。他发现房间里为妻子和女儿准备的矮沙发摆放得不是很方便，尽管她们说不要紧，让他不用操劳，但他还是要伸手帮一个农夫挪动这件家具的位置。正在此时，老板——一个法国人，走进了房间。

“是你派人叫我来的？”老板严肃地问道，即便不是轻视，也是冷漠，慢慢地抽出一张手帕，慢慢地打开，慢慢地擤着鼻子。

“是的，亲爱的先生，”彼得•伊万诺维奇答道，一边迎上前去，“您知道的，我们不知道要在这里待多久，我和我妻子——”彼得•伊万诺维奇的弱点是把每个人都当邻居看，于是就准备对他详细说说自己的计划和安排。

但卡瓦利不愿了解别人怎么想，对彼得•伊万诺维奇说的事情也不感兴趣，不过，彼得一口优美的法语（众所周知，法语在俄罗斯仿佛就是地位的象征）及其高贵的举止，颇使老板对这个新来的客人另眼相看。

于是，老板问道，“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这个问题没有使彼得•伊万诺维奇难堪，他只是说出自己想要房间、茶叶、茶壶、晚餐、仆人的食物等等，简单地说，就是酒店里应该有的所有东西。卡瓦利非常惊讶，这位老人真天真，很显然，老人以为自己到了土库曼干草原了，要么以为所有的东西都会免费提供给他的。于是，他告诉老人说，他本来就该有这些东西的。彼得•伊万诺维奇狂喜起来。

“这样的话就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所有的事都能搞定了。既然这样，那请——”这时他觉得一个人老是谈论自己的事情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就问起卡瓦利先生的家庭和生意。这时，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回到了房间，他似乎并不赞同父亲谈的话；他观察到了老板的不满，就提醒父亲澡堂的事。但彼得•伊万诺维奇对一个法国人如何在1856年的莫斯科经营酒店、卡瓦利夫人如何度过那段时间非常感兴趣。最后，老板鞠了个躬，问他是不是对他们提供的服务有什么不满。

“我们要点茶吗，娜塔莎。是吗？你要点茶，就点吧！我们还能聊点别的，亲爱的先生！您真可爱！”

“那么澡堂的事呢，爸爸？”

“哦，好的，那我们就不要茶了吧。”

这就是新来的客人与房东谈话后的唯一结果。但彼得•伊万诺维奇现在对自己的安排感到非常自豪、高兴。但几个车夫过来向他要小

费，使他很不高兴，因为塞莱扎没有零钱，而彼得•伊万诺维奇正要派人再次去请老板，不过，他当晚挺高兴，认为别人也应该高兴才是，才没有对这事纠结不已。他拿了两张面值三卢布的票子，把一张塞进一个车夫的手里，说道："这是给您的。"（彼得•伊万诺维奇总是无一例外地对所有人说"您"，但对自己家里的成员除外）；"这个是给您的。"他说道，把手中的另一张交给车夫，给钱的样子就像人们给上门看病的医生付费一样。干完了这些事之后，他才给带去澡堂。

索尼娅坐在矮沙发上，把手枕在头下，突然大笑起来。

"哦，太好了，妈妈！哦，太好了！"

接着，她把两脚放在沙发上，伸直身子，调整好睡姿，这个十八岁的健康少女，经过六个星期的一路奔波后，很快进入了梦乡。娜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还在卧室忙着拿些东西出来，这时完全凭着她那母性的听觉，听到索尼娅睡着不动了，于是走出来看了看。她拿出一个枕头，用白皙的大手抬起姑娘脸色红润、头发蓬乱的头，把枕头放在头下。索尼娅深深地吁了口气，耸了耸肩膀，把头靠在枕头上，也没说"谢谢"，好像所做的一切都很自然。

"不在那个床上，不是那个床，加里罗夫娜，卡佳。"娜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立刻向两个正在铺床的女仆转过身去，似乎还顺带用一只手把女儿的乱发梳理了一下。不疾不徐间，娜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穿好了衣服，就在丈夫回来、儿子一切准备妥当的时候，行李箱不再散放在各个房间里了；皮埃尔的睡房里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一如几十年来在伊尔库次克一样：晨礼服、烟斗、烟草袋、糖水、他晚上要读的福音书，甚至在卡瓦利的各处房间里色彩丰富的墙纸上贴上图像，卡瓦利本人从不用这种装饰品的，不过，在这个晚上，这家酒店的三区所有的房间都装饰了这种装饰品。

娜塔利娅穿上衣服，整理好衣领和袖口，尽管长途跋涉，但她的衣服仍然干净。她梳了梳头发，接着坐在桌子对面。她那漂亮的黑眸盯着远处的某个地方：她就这么盯着，放松下来。她似乎在凝神静息，但既不是因为个人得到解脱，也不是因为路途遥远而感劳累，更不是因为沉重岁月带来的压力——而是因为全部生活，在她凝视的遥远地方，她看到了活生生的、挚爱的面孔，这才是她所期望的放松。不管这是对丈夫爱的表现，还是为了年轻的孩子们而付出的母爱，也不管这是一种巨大的损失，还是她性格的特点——每个看到过这个女人的人都不禁会想，不要想从她那里再得到些什么，很久以前她就把一切交给了生活，自己什么都没留下。所留下的只是有些可敬、有些漂亮和悲伤的东西，一如往事，一如月华。无法想像她脱离了完全安逸舒适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她曾忍饥挨饿、狼吞虎咽、衣着肮脏、趺趺撞撞、忘记清鼻，这都不可能。这不合常理。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但对那些有幸见到她芳容的人，她的一举一动都显得高贵、优雅、和善。

“她们缠绕、编织着天国的玫瑰来到人间。”

她知道这些诗，也很喜欢，但并没有受到影响。她一切天性都是这种思想的流露，她的一生都是在不知不觉地在与她相关的人的生活中编织着看不见的玫瑰。她跟着丈夫到西伯利亚来只是因为爱他，她没有想过要为丈夫做些什么，却本能地为丈夫做了一切。为丈夫铺床、收拾东西、准备晚餐和茶水，最重要的是丈夫到哪里就跟到哪里，没有一个女人能比她给丈夫更多的快乐。

客厅里，圆桌上茶壶的水正沸腾着，娜塔利娅就坐在旁边，手正给索尼娅挠痒，索尼娅被挠得皱起了脸，笑了起来。这时，父亲和哥哥走进房间，他们的手指尖皱巴巴的，脸颊和额头非常光滑（父亲秃顶的地方特别光亮），一白一黑的头发非常蓬松，一脸喜气。

“你们一进来，屋子都亮敞多了，”娜塔利娅说道，“我的天呀，你们多白净呀！”

她每个周六都会这么说。几十年来，每个周六皮埃尔一听到这句话就又羞怯又高兴。他们在桌子旁坐了下来；屋里散发着茶叶和烟斗的气味；这时只听见屋里响起了父母、孩子的说话声，以及仆人们在同一间屋里收拾杯盘的声音。他们回忆起在路上发生的有趣事情，称赞着索尼娅的漂亮发型，接着又是一番大笑。从地理位置来说，大家走过了五千俄里的路程，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陌生环境，但是在精神上，这个晚上大家仍然觉得是在家里一样，就像以前那个奇特、漫长、独立的家庭生活一样。这种生活明天就会不一样了。彼得•伊万诺维奇在茶壶边下坐了下来，点燃烟斗，他并不快乐。

“我们总算到这里了，”他说道，“我很高兴我们今晚不会去见别的人了，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晚上与家人在一起了。”说完喝了一大口茶。

“为什么是最后一个晚上呢，皮埃尔？”

“为什么？因为小鹰已经学会了飞翔，他们要筑自己的巢穴，要从这里各自飞往不同的地方——”

“瞎说！”索尼娅说道，一边摘下父亲的眼镜，微笑着看着他，一如她对什么事都微笑一样。“老巢还好得很呢！”

“老巢是一个不成样子的巢了；老人不知道如何筑巢——他被关在笼子里了，在这个笼子里养育着幼鸟，只有当他的翅膀再也撑不起他的时候才会被放出来。不，小鹰必须把巢穴筑得更高，更加前途无量，离太阳更近。这就是他的孩子们要做的，他的经历会让他们引以为鉴；但老人只要还没有瞎就会关注他们的，如果瞎了就会倾听——倒点朗姆酒，再多点，再多点——够了！”

“我们要看看谁会离开，”索尼娅答道，一边朝母亲匆匆地瞥了一眼，好像她在母亲面前说话的时候感到不安。“我们要看看谁会离开，”她继续说道，“我自己是不怕的，我也不为塞莱扎害怕。”（塞莱扎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想着怎样准备明天的衣服，想着最好到裁缝店去呢还是让人把裁缝请来；他对索尼娅与父亲的对话可没有兴趣。）索尼娅大笑起来。

“什么事？怎么了？”父亲问道。

“你比我们都年轻，爸爸。年轻得多呢，真的。”她说道，然后又爆发出一阵大笑。

“真的！”老人说道，他那毫无遮掩的皱纹形成了和善而轻蔑的笑容。

娜塔利娅转过身避开了茶壶，那个茶壶挡住了她，让她看不到丈夫。

“索尼娅说得没错，你仍然是十六岁，皮埃尔。塞莱扎样子比你年轻，但你的心理比他年轻。我能预先知道他会干什么，但你却让我吃惊。”

不管老人是认可了这番评价，还是得到了恭维，他不知道如何作答，只是默默地吸着烟，喝着茶，两眼露出喜色。但塞莱扎年轻，有自我意识，对刚才有关他的评价很感兴趣，就加入交谈中。他断言自己真的老了，到莫斯科来面对新的生活一点都不能使他快乐，他平静地思考着未来，对未来非常期待。

“我还是要说，这是最后一个夜晚了，”彼得•伊万诺维奇重复道，“明天就不再有这样的夜晚了。”

接着，他又倒了一点朗姆酒到杯子里，在桌子旁坐了很久，看表情似乎他还有很多话想说，但没有听众了。他把朗姆酒拿过来，但他的女儿悄悄地把酒瓶拿走了。

2

卡瓦利先生上楼关照过客人之后，回到自己的房间，他把自己观察新客人发现的好处告诉了终身伴侣。卡瓦利的伴侣穿着巴黎时装那种带蕾丝的丝绸，坐在柜台后面，酒店的几个常客也坐在那间屋里。塞莱扎下楼时就曾注意到那个房间及里面的几个客人。如果你到了莫斯科，你肯定也会注意到那个房间的。

如果你是一个谦逊的人，不了解莫斯科，错过了一场宴请；或者算计失误，以为好客的莫斯科人会邀请你赴宴；或者天真地希望在最好的饭馆用餐，于是就进入这些奴仆的房间。三四个奴仆会跳起身来：一个人会脱掉你的皮外套并向你祝贺，或因新年，或因谢肉节，或因你的光临，或祝贺你尽管之前从来没有到过这家酒店却没有等候过久。

你走了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餐桌，就如你最初的印象一样，上面摆放着数不清的美味佳肴。但那只不过是一个幻觉，因为桌子的大部分地方都摆满了带羽毛的野鸡、生的龙虾、装着香料和润发脂的盒子、以及一瓶瓶的化装品和糖果。只是在桌子的最边缘，如果你看得仔细，才会发现在一个钢丝球下面有伏特加酒和一片带黄油的面包及沙丁鱼罐头。那种钢丝球在十二月的莫斯科没一点用处，哪怕在巴黎它被当做一种珍贵物品使用。接着，你会看到在房间里，远离桌子的柜台后坐着一个外表极其令人讨厌的法国女人，却戴着一双最干净的手套，穿着一身最精致、最时髦的礼服。在法国女人的旁边，你会看到一个衣扣敞开、穿制服的官员，手里端着一杯伏特加。一个

文官在读着一张报纸，某个军官或文官的腿搭在丝绒椅子上。你会听到有人用法语聊天，听到或多或少真诚的笑声。

如果你想知道房间里正发生着什么，我倒建议你不要进去，而只是往里看，就好像只是路过，去拿一块三明治。否则，大家因疑惑而沉默或扫视着你，让你觉得局促不安，这样你肯定会夹着尾巴躲到大厅的桌子后去，或是躲到玻璃花房去。没有人会阻止你这么做。这些桌子是给每个人用的，在这个独居之地，你可以把戴伊叫做男服务员，你乐意点多少块菌就可以点多少。然而，这个女人所在的房间是为有钱、有地位的莫斯科上流社会的青年而设立的，在这些人中间找到你的位置并没有你想像的那么容易。

卡瓦利先生回到这间房子对妻子说，那个从西伯利亚来的绅士有点呆呆的，但他的儿子和女儿都是不错的人，这些人都只能在西伯利亚养大。

“你应该只看看那个女儿！她是朵带刺的小玫瑰花！”

“哦，这个老头喜欢水嫩的女人。”一个客人说道，那人正吸着一支雪茄。（这些谈话当然是用法语交流的，但我只能用俄语来表达，因为我还要继续用俄语来讲故事。）

“哦，我非常喜欢他们！”卡瓦利回答道，“女人给我激情。你不相信我？”

“你听到了吗，卡瓦利夫人？”一个矮胖的哥萨克军官嚷道，他在酒店欠了一大笔钱，而且喜欢跟老板聊天。

“他和我爱好一样。”卡瓦利说道，一边拍着矮胖男人的肩章。

“这个西伯利亚小娘们真的漂亮吗？”

卡瓦利曲起手指，吻了几下。

此后客人之间的谈话变得亲密、快乐了。他们谈论起矮胖的军官；矮胖的军官听到他们说自己的时候就笑了。

“一个人怎么会有这种变态的爱好呢！”一个人大笑着喊道，“米勒•克拉丽丝！你知道斯特鲁高夫最喜欢这种嫩鸡女人的。”

尽管米勒•克拉丽丝不明白话里的趣味，但她在柜台后银铃般大笑起来，只是露出的牙齿提前很多年坏掉了。

“那个西伯利亚女士帮他实现了这种想法了吗？”她笑得更开心了。卡瓦利自己也大笑起来，他一边说着“老流氓”，一边拍着哥萨克军官的头和肩膀。

“不过这些西伯利亚人都是些什么人啊？是矿主还是商人？”一个绅士在笑声停顿之间问道。

“尼基塔，看看这个先生来时的护照吧。”卡瓦利说道。

“我们，亚历山大，独裁统治者——”卡瓦利把护照拿过来的同时开始念了起来，但哥萨克军官从他的手里一把夺了过去，这时，他一脸惊讶。

“猜猜他是谁，”他说道，“他名声在外，你们都知道的。”

“我们怎么猜得到？给我们看看吧！哎，阿布杜尔•卡德，哈，哈，哈！哎，卡廖斯特罗——哎，彼得三世——哈哈哈哈！”

“哎，念一念吧！”

哥萨克军官打开护照，读出这个人的名字是以前的王子彼得•伊万诺维奇，他的姓氏家喻户晓，当说到离大家这么近、这么熟悉的一个

人就是这个名字时都发出了某种尊敬和愉快的声音。我们都会把他叫做拉巴佐夫。哥萨克军官隐约记起这个彼得•拉巴佐夫在1825年是个要人，而且被送去服苦役了——但他为什么会出名，却不是很清楚。不过其他的人一点都不清楚他的事，因此，他们回答道：

“哦，是的，就是那个著名的王子，”就像他们说到写过《哈姆雷特》的莎士比亚时会说，“当然了，他非常有名！”但他们是通过矮胖军官的解释而认识这个人的。这个军官告诉他们，他是伊万王子的一个兄弟，是普鲁特伯爵夫人希金斯的叔叔，简而言之，这个非常有名的人——

“如果他是伊万王子的兄弟，如果财富转到他的名下的话，他肯定非常富有，”一个年轻人说道，“王子的财富已经转到某个人名下了。”

“如今有这么多流放的人都回来了！”另一个人说道，“真的，现在似乎发配的人比回来的人少多了。治金斯基，跟我们说说十八世纪的故事吧！”他回过头对一个神枪手军官说道，这个军官的故事说得好是出了名的。

“说一说吧！”

“首先，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在卡瓦利的酒店大厅里。三个十二月党人来吃晚餐，他们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喝、边喝、边聊。他们的对面坐着一个仪态庄重的绅士，年龄跟他们差不多，那人就听着他们在谈西伯利亚。绅士问了他们一些问题，他们也答了几句，于是开始相互交谈起来，原来绅士也是从西伯利亚来的。

“‘你知道涅尔琴斯克吗？’（即：尼布楚）

‘是的，我知道，我就住在那里。’

‘那你认识塔亚娜•伊万诺娃吗？’

‘当然认识了！’

‘请允许我问一句——你也是流放到那里去的吗？’

‘是的，我也倒霉过，你呢？’

‘我们都是十二月十四日流放的。奇怪的是，如果你也是十四日流放的，我们怎么不认识你呢？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费德洛夫。’

‘也是十四日流放的？’

‘不，是十八日。’

‘是十八日流放的？’

‘是九月十八日，为了一块金表。我被冤枉了，被指控偷了一块金表，尽管是清白的，却遭罪了。’”

除了说故事的人，大家都笑成了一团。但他满脸严肃地看着这些笑翻了的听众，发誓说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这个故事讲完不久，一个年轻人站起身来到俱乐部去。他穿过了几个大厅，那里摆满了桌子，老人们正在玩惠斯特牌。他走进“阴间”——著名的“普钦”就是从这里开始他迎战“宾客”游戏的。年轻人在台球桌旁站了一会，一个气度不凡的老人用手撑住球桌的衬里，摸索着、艰难地向一个球打去。他向图书室看去，远处一个将军拿着一张报纸，正从眼镜的上方慢慢地看着；而一个登记借阅的年轻人在翻看着一本又一本刊物的页面，尽量不发出声音。他最后在台球室的一张矮沙发上坐了下来，附近一些年轻人正在玩着单人纸牌游戏，他们跟他一样的阔气。

那时是晚餐时间，许多绅士时常光顾俱乐部，其中有一个人就是伊万•巴夫洛维奇•巴赫金。他大约四十来岁，中等身材，面容英俊，肩宽臀大，留着光头，脸上的胡子刮得精光，一脸愉快的样子。他没有玩单人纸牌游戏，只是坐在D王子的旁边，他对王子以“你”相称，这时正喝着别人递给他的一杯香槟。吃过晚餐后，他非常舒服地坐着，默默地把后面的皮带扣松开，看起来好像可以在这里坐一辈子似的，一边吸雪茄一边喝香槟，欣赏着附近的王公贵族及各位大臣的子女。拉巴佐夫到来的消息打乱了他的平静。

“你要到哪里去呢，巴赫金？”一个大臣的儿子问道，他在玩游戏时注意到巴赫金站了起来，把西装背心往下拉了拉，猛地把香槟一大口喝完了。

“斯耶沃尼可夫邀请我，”巴赫金说道，一边觉得有些坐立不安，“嗯，你要到那里去么？”

“安娜斯塔西娅，安娜斯塔西娅，请为我开门。”这是一首非常有名的吉普赛歌谣，那时候非常流行。

“也许吧，你呢？”

“我能到哪里去，一个结了婚的老男人？”

“好吧！”

巴赫金微笑着向一楼大厅斯耶沃尼可夫那边走去。他很喜欢最后的话听起来是句玩笑话，结果还真是的。

“嗯，伯爵夫人的身体怎样？”他问道，一边向斯耶沃尼可夫走去，但斯耶沃尼可夫根本没有叫他，不过，他只根据巴赫金的惊讶表情，就知道拉巴佐夫到来了，这一点别人做不到。斯耶沃尼可夫或多

或少受到十四日事件的牵连，他也是十二月党人的朋友。伯爵夫人的身体好多了，巴赫金听了很高兴。

“你知道拉巴佐夫回来了吗？他现在住在卡瓦利的酒店。”

“不是吧！我们是老朋友了，我好高兴啊！非常高兴！这个可怜的老家伙肯定老了。他妻子给我妻子写信——”

但斯耶沃尼可夫没有说完她写了什么，因为他的搭档没有将牌，结果出了错。他一边同伊万•巴夫洛维奇说话，一边看朋友玩游戏，此时，他把整个身体都斜靠在桌子上，两手敲打着桌子，想证明他们应该从七开始玩起的。伊万•巴夫洛维奇站起身来，走到另一张桌子旁，他交谈中把他的那点消息又告诉了另一个可敬的绅士，然后又站起身，在第三张桌子旁重复着相同的话题。这些可敬的绅士听到拉巴佐夫回来的消息都非常高兴，因此，在返回台球室时，伊万•巴夫洛维奇最开始还担心是否该对拉巴佐夫的回家表示高兴，现在不再开头先谈台球、谈《信使报》的文章、谈健康或天气，而是直接走到每个人跟前，热切地宣布著名的十二月党人安全回来了。

那个老人还在用球杆白费力气地击打白球，按照巴赫金的看法，他听到这个消息应该会非常高兴的。于是，他走了过去。

“玩得开心吗，阁下？”他说道，这时老人正要把球杆插入计分人的红马甲，想提示他球杆该擦一擦粉了。

你能想像得到，“阁下”可不希望表现出低声下气的样子（不，那不是1856年的人的方式）。伊万•巴夫洛维奇习惯叫老人的名字和父名，但据说这部分是对那样说话的人开的玩笑，部分是为了暗示他对说话的对象非常了解，甚至是随心所欲，部分是实在的：总之那是一个巧妙的玩笑。

“我刚刚知道，彼得•拉巴佐夫回来了，与他全家直接从西伯利亚回来了。”

巴赫金说这句话时，老人又打漏了球，他的运气太坏了。

“如果他回来的时候跟去的时候一样疯狂，就不值得高兴。”老人粗声粗气地说道，他对难以理解的失误很生气。

这句话使伊万•巴夫洛维奇很烦闷，他又不知所措了，不知道应不应该对拉巴佐夫的回家感到高兴。为了完全消除他的疑惑，他径直走进一个房间，这里总会聚集一些知识分子，知道每件事的价值与意义，总之，是无所不知。伊万•巴夫洛维奇与阔少及要人们保持着友谊，同样也与经常来访的知识分子保持着友谊。说实话，他自己在知识分子集中的房间是没有什么特殊的社会地位的，但他走进房间独自坐在一张矮沙发上也没有人会惊讶。他们正在讨论两个俄罗斯新闻记者是在哪一年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发生争吵的。伊万•巴夫洛维奇静静地等了一会，开始说起他的那点新闻，那既不是什么乐事，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件，只不过就像是谈话的一部分。但很快，“知识分子”（我用“知识分子”这个词作为到“智慧之屋”来的常客的名字）就这样知道了这个消息，开始讨论起来，伊万•巴夫洛维奇清楚，这个话题是属于这里的，也只有这里才能得到完美的结果，使得他能够把这个话题继续深入下去并且知道会产生什么期望。

“拉巴佐夫是唯一一个不在这里的人，”一个知识分子说，“现在所有活着的十二月党人都回到俄罗斯了。”

“他是那群名人中的一个——”巴赫金说道，一边好奇地扫视了一下，想使得引述的话既有趣又严肃。

“事实上，拉巴佐夫是那时候最了不起的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说道，“1819年时，他是塞门诺夫斯基军团的海军少尉，然后带着密信

被派到海外的Ｚ公爵处，后来他回国了，1824年被接受为首任公济会会员。那时候公济会经常在Ｄ的房间和拉巴佐夫的房间聚会。他非常富有，王子ＺＨ某某、费多•Ｄ某某、伊万•Ｐ某某都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的叔叔维萨里昂亲王让这个年轻人离开了公济会，把他带到了莫斯科。”

“对不起，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另一个知识分子打断了他，“我好像记得这件事是发生在1823年，因为维萨里昂•拉巴佐夫是在1824年被任命为第三军团的总司令，那时是在华沙。维萨里昂给了他一个副官的职位，他拒绝之后就被开除了。只是不好意思，打断你了。”

“没关系的，请继续！”

“对不起了！”

“继续讲吧！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而且，这也充分证明了你的记忆力与学识。”

“在莫斯科，他违逆了叔叔的意愿，离开了军队，”那个记忆力与学识都得到证明的人继续说道，“他又集合起第二个社团，他是这个社团的先驱与核心——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有钱、英俊、聪明、受过教育；他们说他脾气极好。我姑姑以前经常对我说，她找不到比他更迷人的人了。就在叛乱爆发之前的几个月，他在这里跟克琳斯基小姐结婚了。”

“尼古拉•克琳斯基的女儿，就是有名的伯罗的诺村的那个人。”有人打断他。

“嗯，正是。他现在还拥有着克琳斯基小姐的巨大财富，但他自己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财产都转让给他弟弟伊万王子了，伊万现在是奥

伯霍夫•卡菲尔迈斯特（他取了一个这样的名字），以前是个大臣。”

“他做得最好的事就是他为弟弟做的那些事，”讲故事的人继续说道，“当他被逮捕的时候，他成功地销毁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他弟弟的书信和文件。”

“他弟弟也卷入此事了么？”

说故事的人没有回答“是的。”但紧闭着双唇，使了个意味深长的眼色。

“后来，在审讯期间，彼得•拉巴佐夫对有关弟弟的事一概否认了，因此受的苦比其他的人要多。但最好的结果是伊万王子得到了所有的财产，而从没分一分钱给他的哥哥。”

“他们说是彼得•拉巴佐夫自己不要的。”一个听众说道。

“是这回事；但他不要钱只是因为伊万王子在加冕礼之前写信给他，自我辩解说，如果他之前不收这笔钱，这笔钱就会没收充公了，而且他有孩子和债务，现在不能归还给他了。彼得•拉巴佐夫给他回了两句话：‘我和我的继承人都没有任何权力，也不可能有任何权力让财产合法地被你挪用。’就这些。那又怎么样？后来伊万王子私吞了财产，很高兴地把文件连同信函锁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没有给任何人看。”

这个知识分子房间最奇特的一件事就是，访客都知道，无论世上发生的什么事，不管这事以前有多秘密。只要他们想知道，他们就能知道。

“这还是一个问题啊，”一个新来的谈话者说道，“剥夺了伊万王子的孩子的财产权公平吗，他们已经靠这些财产长大了并接受教育了，可他们以为自己有继承权。”

这样，谈话转移到了一个抽象的领域，使巴赫金没兴趣了。

他觉得有必要把这则消息与新来的人交流，因此站起身来，与左右两边的人打声招呼，走到一个大厅又一个大厅。有一个同僚拦住了他，跟他说起拉巴佐夫回来的消息。

“谁不知道这事啊？”伊万•巴夫洛维奇带着平静的微笑回答道，一边朝出口走去。这则消息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一个循环了，因此又回到他这儿来了。

在俱乐部再也无事可做了，于是他去参加一场晚会。那不是什么特别的娱乐节目，只是一个沙龙，客人们在随便哪个晚上都能得到招待。那里有八位女士，一个上了年纪的上校，每个人都觉得枯燥乏味。巴赫金仅凭着坚定的步伐和脸上的微笑就让女士们和少女们欣喜不已了。而这则消息此时最适合不过了，因为老伯爵夫人福克斯和她的女儿现在都在沙龙。这时，巴赫金把他在知识分子房间听到的故事几乎逐字逐句地说了一遍。福克斯夫人摇着头，感叹年华的逝去，开始回忆起她以前经常跟娜塔莎•克琳斯基，也就是现在的拉巴佐夫公主一起出门的情形。

“她的婚姻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所有这一切都历历在目。娜塔莎差不多要跟姆亚特林订婚了，就是后来在与德布拉斯的决斗中被杀的那个。正在这时，彼得王子到了莫斯科，与她一见钟情，接着向她求婚。但她父亲非常中意姆亚特林——他们总的来说是害怕拉巴佐夫的，因为拉巴佐夫是公济会员——于是拒绝了他的求婚。这个年轻小伙继续到各处的舞会来看她，结果与姆亚特林成了朋友，并恳求姆亚特林退出。姆亚特林答应了，还劝说娜塔莎私奔。娜塔莎也同意了，但最后又反悔了——”（这些话都是用法语说的），“她走到父亲那里说，她已做好一切准备私奔了，尽管可以离开父亲，但希望得到父亲的宽宏大量。事实上，她父亲原谅了她——每个人都为她求情——于是，她父亲同意了。就这样，婚礼如期举行，那真是一场欢快的婚

礼！谁能想到一年后她会跟丈夫去西伯利亚呢！她是个独生女，是那时最漂亮、最富有的女人。亚历山大皇帝以前在舞会上经常关注她，还经常跟她跳舞。伯爵夫人Ｇ给了她一套跳舞服——这件事我记忆犹新，就好像发生在今天一样——她是个那不勒斯少女，哦，太迷人了！每当他到莫斯科来，他总是会问，‘ que fait labelle Napolitainc ?’（法语：那个人是个漂亮的那不勒斯人吗？）结果非常突然地，这个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她在路上怀上了一个孩子）来不及停下来想一想，没有准备任何东西，没有收拾她的物件，就只有她一个人，当他们逮捕她丈夫的时候，她就跟着他走过了五千俄里。”

“哦，多么了不起的女人！”女主人说道。

“她们夫妻两个都是了不起的人，”另一位女士说道，“有人告诉我——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无论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哪个矿井干活，或者不管那个矿井叫什么，和他们在一起的囚犯，气质都到了提升。”

“但她从来不在矿井里干活。”巴赫金纠正她道。

1856年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三年前没有人想到过拉巴佐夫，如果有人回想起他们来，那也是带着难以言表的恐惧感，是有人说起最近某个人又死了的时候；但现在，他们会生动地回忆起以前所有的亲戚，所有美好的品质，每位女士为了邀请其他客人，都在制定一个获得拉巴佐夫专门到访的计划。

“他们的儿子和女儿也同他们一起来了。”巴赫金说道。

“如果他们跟他们的妈妈以前一样漂亮就好了，”福克斯侯爵夫人说道，“而且他们的父亲以前也是非常、非常英俊。”

“他们在那边是怎样教育孩子的呢？”女主人问道。

“他们说，棒极了。他们说小伙子就好像在巴黎长大的一样，既和蔼又有文化。”

“我预计这个年轻人的前途不可限量，”一个难看的老处女说道，“所有的西伯利亚女士都有些令人愉快的小特点，但每个人都喜欢。”

“是的，是的。”另一个老处女说道。

“我们这里又会有一个富有的准新娘了。”第三个老处女说道。

这个年长的上校原籍德国，三年前到了莫斯科，为了和一个富婆结婚，决定在年轻人还不知道一切底细之前尽快表现自己，然后求婚。但老处女们和女士们几乎都在考虑那个年轻的西伯利亚人。

“很可能这个人就是我命中注定要结婚的人。”一个出门八年的老处女心想。

“那个愚蠢的骑士警卫官没有向我求婚，无疑是件大好事，要是他求婚了，我肯定会不幸福的。”

“唉，要是那个人也跟我坠入爱河，他们又会羡慕嫉妒恨了。”一位年轻而漂亮的女士心里想道。

我们听说了很多具有地方狭隘观念的小镇，但没有什么比上层阶级的地方主义更糟的了。那里没有新来的人，而社交就是准备接受各种各样的新人——如果他们愿意露面的话；但他们很少、非常稀有地被视为那个圈子里的人并得到认同，就像拉巴佐夫这个例子一样，他们体现出来的那种感觉比有地方主义的小镇体现出来的更强烈。

3

“这就是莫斯科，白石砌成的母亲莫斯科。”彼得•伊万诺维奇说道，一边在晨风中擦着眼睛，听着从公报街传来的叮当铃声。没有什么能像声音那样生动地再现过去的情境，这些莫斯科的铃声，连同窗户对面看到的白墙，以及轰隆隆的车轮声，都如此生动地唤醒了他三十五年之前所熟知的莫斯科，同时也让他想起了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伊万大钟，等等，这些都早已深深地埋在了他的心里，作为一个俄罗斯人，他在莫斯科度过了欢乐的童年。

这个穿布哈拉晨礼服的人出现了，他穿着印花锦布衬衫，敞开着宽大的胸怀，手拿带琥珀的烟斗，身边是举止轻柔的男仆，空气中散发着茶叶、烟草的气味；卡瓦利的公寓里响起了一个男人的洪亮声音；这里还回响起晨间的亲吻声，以及女儿和儿子的说话声，而这位十二月党人就好像在伊尔库次克市的家里一样，也如他原本应在纽约或巴黎的家里一样。

不管我想给我的读者展现这位十二月党人英雄多少要紧的小癖好，我得承认，为了真理的缘故，彼得•伊万诺维奇忍着很大的痛苦给自己梳妆打扮，在镜子中看着自己。他对这身服装很不满意，这是在西伯利亚制作的，一点都不雅致，有两三次他把衣服扣上又解开了。

但娜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走进了客厅，一件黑色波纹丝绸礼服沙沙作响，手上戴着连指手套，帽子上系着丝带，尽管没有紧跟最新的潮流，远不能说惹人嘲笑，但这种打扮使得她看起来非常引人注目。因为在这方面，女士们总有一种特别的第六感和敏锐性，什么事都是无法比拟的。

索尼娅也是这样打扮着，尽管她落后于潮流两年，但她无论如何都不该受到责备。妈妈的身上一切尽显暗色和简洁，而女儿的身上却是明快、愉悦。

塞莱扎刚刚醒过来，所以他们自己去做弥撒。爸爸和妈妈坐在后座，他们的女儿坐在他们对面。瓦西里爬上车座，这辆租来的马车就带着他们去克里姆林宫了。他们走出马车时，女士们拉了拉礼袍，而彼得•伊万诺维奇挽着娜塔利娅的手臂，高昂着头，向教堂的大门走去。许多民众、商人、官员，每个人都认不出他们是什么人物。

那个脸色黝黑而刚毅的老人是谁？他脸上那大大的、拉直了的奇特形状的皱纹不同于从英语俱乐部获得的皱褶，他的头发和胡子雪白，眼中充满自豪，走起路来精力充沛。那个身材修长的女士是谁？她步伐坚定，两只漂亮的大眼睛显得疲乏、暗淡。那个生气勃勃、高贵而健壮的年轻女孩是谁？她既不时髦也不胆怯。他们是商人吗？不，不是商人。他们是德国人吗？不，不是德国人。他们是名门世家吗？不，他们与众不同——他们是受人尊敬的人。抱有这种想法，教堂里那些看到他们的人由于某种原因，相比于那些穿厚肩章的人更乐意、更愉快地为他们让路。彼得•伊万诺维奇跟在门口时一样，威严地慢慢往前走，安静地祈祷，不发一言，没有忘记自己的过去。娜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跪在地上，掏出一块手帕，在天真无邪的歌声中不断地擦着眼睛。索尼娅似乎在努力克服困难进行祈祷，宗教仪式还没有进行到她这边来，但她目不斜视，不断地划着十字架。

塞莱扎待在家里，部分原因是他睡过头了，部分原因是他不喜欢站着做弥撒，那会使他的腿支持不住——这事他简直不能理解，因为他穿着雪鞋走四十英里都只是小事一桩，而站着听完十二节颂歌对他而言是最大的身体折磨——不过主要是因为他觉得最需要一套新衣服。他穿上衣服去了铁匠桥。他有足够的钱，他父亲立了一个规矩，只要儿子过了二十一岁，就让他想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他的决定是完全不用钱就离开父母。

他在昆茨成衣店扔下250卢布，我觉得是多么可惜啊！任何见过塞莱扎的先生都会高兴地领着他到处转悠，把为他做衣服视为一件乐

事。但一如过去的情况一样，他在拥挤的人群中只是一个陌生人，他戴着一顶帽子沿铁匠桥走着，已经走到尽头了，没有看一眼那些商店，打开门，从门里出来时穿着一件肉桂色的紧身短大衣（尽管那时的人们都穿宽松的衣服），穿宽松的黑裤子（尽管别人都穿紧身裤），再搭一件华贵的阿特拉斯坎肩，住在卡瓦利的特别房间的绅士没有一个人会允许他们的差人穿这种服装、也不会允许买很多其它的东西；另一方面，昆茨对这个小伙子纤细的腰部吃惊不已，就像他对每个人所说的，这种情况他可从来没有见到过。塞莱扎知道自己的腰身很漂亮，因此对昆茨这些陌生人的恭维有种飘飘然的感觉。

他付了250卢布，走出衣店，但他打扮得极为难看，事实上，他的衣服太难看了，两天后就送给瓦西里，变成他的财产了，而且这种难堪的记忆在塞莱扎的心里一直挥之不去。

到了家里，他走下楼，在一个大厅里坐下，不时地往教堂方向看，然后点了一份早餐，他点的几盘吃的很奇怪，酒店佣人只好躲在厨房大笑。接着，他要了一份杂志，假装看了起来。这时，佣人被这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所鼓舞，就过来问他一些问题，塞莱扎说道，“别管闲事，走远点！”说着脸红了，但他说得很骄傲的样子，于是佣人听从了。爸爸、妈妈和女儿一回家就发现他的衣服非常好看。

你还记得儿时的欢快场景吗？那时你穿着专为你同名的圣徒纪念日而准备的衣服，被带去做弥撒，回来的时候穿着那身衣服，在你的脸上、在你的心里就好像过节一样，你发现家里有很多玩具和客人，你知道那天不会上课，甚至大人都会在那天举行庆祝仪式，那天是与众不同的一天，全家都充满了欢笑；你知道这是单独为你而过节，无论你在这天干了什么都会得到原谅的，你会惊讶地看到街上的人们并没有与你的家人一起庆贺，四周的声音更响亮了，色彩也更明艳了——简而言之，那是一个同名圣徒纪念日的感觉，那是彼得•伊万诺维奇从教堂回家所体验到的感觉。

巴赫金前天晚上的挂念并没有白费劲：彼得•伊万诺维奇发现家里有好些莫斯科名流的名片，而不是玩具，这些人在1856年的时候把对著名的流放人员的关注视为不容置疑的义务，他们本来在三年前就应该不假思索地希望探视这些流放人员的。在卡瓦利的眼里，那天早上酒店的行李搬运工和佣人在彼得•伊万诺维奇的马车出现的时候，上前询问时表现出的那种尊敬和奉承，比之前增加了起码十倍。

所有这一切对彼得•伊万诺维奇来说就像圣徒纪念日的玩具。不管一个人在生活中如何努力，不管一个人如何聪明，受很多人尊敬而表现出的敬重表情总是令人愉快的。当卡瓦利不断地点头哈腰，答应为他调换公寓，让他有何需求尽管吩咐，并向他保证说，他把彼得•伊万诺维奇的来访视为巨大的荣幸，这使彼得心里非常高兴。当他查看这些名片并把它们放进花瓶时，他叫出了伯爵Ｓ、王子Ｄ等人的名字。

娜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说，她不会接待任何人，她会马上到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的府上去。彼得•伊万诺维奇同意了，尽管他很想同一些来访者说些话。

只有一个来访者在被拒绝见面之前设法进来了。他就是巴赫金。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离开了普里查斯滕卡而去了公报街，他肯定说不出任何借口，只不过他喜欢每件新奇和不凡的事，因此，他就像看稀世珍宝一样来看彼得•伊万诺维奇了。有人可能会想，什么理由都没有就来看一个陌生人，他肯定会难为情的。但事实恰恰相反，倒是彼得•伊万诺维奇和他的儿子，及女儿索尼娅•彼得罗夫娜局促不安了。娜塔利娅作为一个十足的贵妇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难堪的。她那漂亮的黑眼睛带着不耐烦的眼神平静地扫视着巴赫金，但巴赫金却一如既往地新奇、自满、欢快、和善。他是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的一个朋友。

“啊！”娜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说道。

“不是朋友——我们这个年代不同了——但她一直对我很好。”

巴赫金很久之前就崇拜彼得•伊万诺维奇——他认识彼得•伊万诺维奇的同伴。他希望自己对这些新来的人有点帮助，他本来前晚就要来的，但没找到合适的时间。他乞求得到原谅之后就坐下来说了很久。

“是的，我必须告诉你，我发现从那时以后俄罗斯发生了很多变化。”彼得•伊万诺维奇回答着巴赫金的问题，说道。

彼得•伊万诺维奇一开始说话，你肯定会看到巴赫金满怀敬意地关注着这个杰出的老人从嘴里飘出来的每个字，在他说出每句话，甚至有时候是每个字之后，巴赫金都点着头、微笑着，或者一个眼神让彼得明白，他完全赞同那些值得回味的话语。

那疲乏的眼神表明了那种巧妙策略。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似乎有点害怕，唯恐他父亲的话语分量不够，不能引起听者足够的注意。相反，索尼娅•彼得罗夫娜则发出自满的难以捉摸的一笑，这种笑是人们抓住别人荒唐可笑的弱点时发出的微笑。她觉得从他父亲那里什么都得不到的，因为他是一个“什尤什卡”，这是她和她哥哥为某一阶层的人取的外号。

彼得•伊万诺维奇宣称，他在旅途中看到了巨大的变化，这让他非常高兴。

“没有可比性，民众——农夫——如今的地位都高多了，对自己的尊严意识也强多了，”他这样说着，好像在说些老生常谈的话。“我必须得说，民众是最能引起我兴趣的。我有一个观点，俄罗斯的力量不在于我们这些人，而在于广大民众。”如此等等。

对于很多重要的话题，彼得•伊万诺维奇都带着特别的激情或多或少地修正着他原来的观点。我们后面会听到更多的、形式更完整的话题。巴赫金则是满心欢喜的样子，对他所说的一切都完全赞同。

“您务必要见一见阿克萨托夫，能否允许我把他们介绍给您，王子？您知道，他们已经答应他出版他的期刊了，他们说明天第一批书就要出来了。我还读过他的有关抽象科学理论一致性的杰出文章。真的太有趣了。他的另一篇文章，是讲十一世纪塞尔维亚历史的，那个著名的将领卡波瓦聂茨也非常有趣。总之，这是巨大的进步。”

“确实是的。”彼得•伊万诺维奇说道，但很显然，他对这些信息一点都不感兴趣；他甚至对巴赫金所引用的名扬四海的人的名字及其功勋都一无所知。

不过，娜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认为确实有必要知道这些人及其他们的状况，因此公正地说她丈夫皮埃尔很晚才得到他的期刊。他读的书确实太多了。

“爸爸，我们不去姑妈家了吗？”索尼娅进来时问道。

“我们要去的，不过我们得吃过早餐。你要不要吃点什么？”

巴赫金自然谢绝了，但彼得•伊万诺维奇具有每个俄罗斯人都有的好客品质，而他尤其好客，就执意让巴赫金吃点什么、喝点什么。他自己喝光了一杯伏特加和一大杯波尔多葡萄酒。巴赫金注意到，就在彼得为他满酒的时候，娜塔利娅有意无意地走开了，而他的儿子则瞪着奇怪的眼光看着他父亲的手。

酒后，彼得•伊万诺维奇为了回答巴赫金有关他对新文学、新潮流、及战争、和平的看法（巴赫金有一种癖好，就是把各种各样的话题集合成一种毫无意义但又流畅的谈话），马上用一种笼统的职业式的回答作出了回应，这也许是受到了酒的影响，也许是话题的影响，他变得非常激动，眼含热泪，而巴赫金也入了迷，他自己也噙着泪眼，毫不为难地表达着他坚定的看法，说彼得•伊万诺维奇现在超过了所有最著名的人，应该成为各党的领袖。彼得•伊万诺维奇的两眼都变

红了——巴赫金对他说的话起了作用——他本来还要滔滔不绝地说下去的，但索尼娅指使娜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披上黑丝头巾，走到彼得•伊万诺维奇的座位边把他拉了起来。他把剩下的酒倒进杯子里，但索尼娅•彼得诺夫娜一口给干了。

“这是什么？”

“我没什么可喝的了呢，爸爸，对不起呀。”

他笑了。

“好吧，我们到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家去吧。你会原谅我们的，巴赫金先生。”

于是，彼得•伊万诺维奇高昂着头离开了房间。在酒店的前厅他遇见了一个将军，这人是来拜访一个老熟人的，他们已有三十五年没有见面了，将军的牙也掉了，头也秃了。

“你还是那么年轻啊！”将军说道，“看来还是西伯利亚比圣彼得堡要好啊。这是你的家人——给我介绍介绍吧！你儿子是一个多棒的小伙子啊！明天来吃晚餐吧？”

“好的，好的，当然，当然。”

在门廊上，他们又遇到了另一个老熟人，著名的契哈耶夫。

“你们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如果这事都不知道的话，那可是莫斯科的耻辱了。没在关卡遇到你就很惭愧了。你到哪里去吃饭？肯定是跟你的姐姐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一起吃饭。太好了，我本人也会在那儿的。”

彼得•伊万诺维奇总是一副傲慢的样子，人们不能从外表来理解他难以表达出来的善良和印象；而正在那个时候，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非常高兴地看到了他不寻常的尊贵，这时索尼娅•彼得诺夫娜看着他笑了。他们到了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的府上。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是彼得•伊万诺维奇的教母，比他年长十岁。她是一个老处女。

她的经历，她不结婚的原因，以及她是怎样度过青年时代的，我稍后就会讲到。

她已在莫斯科住了四十年，既没有大的智慧，也没有大的财富，相反，她并没有认为这有多大的关系；没有一个人不尊重她。她确信每个应该尊重她的人确确实实地在尊重她。有一些来自大学的年轻变革者不承认她的影响力，但这些绅士只有在她不在的时候才表现出勇敢的样子。她只需迈着高贵的步伐走进客厅，冷静地说上几句，露出友好的微笑，他们就被征服了。她的社团包括每个人，她视所有的莫斯科人为她的家人，也这样对待他们。她的朋友大部分是年轻、聪明的人，但她不喜欢女人。她扶助过一些人，这些人在我们的文献由于某种原因给算入了匈牙利女人和某一普通阶级的领袖而受人轻视；但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认为对斯科平来说是好事，因为她已被玩死了，而比耶舍夫女士的丈夫把她赶了出来，与其受磨难不如跟玛丽亚住在一起，因此，玛丽亚就收留了她们。

但在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的现实生活中，她对两个兄弟存在两种感情。彼得•伊万诺维奇是她的偶像，伊万王子为她所憎恨。她不知道彼得•伊万诺维奇已经回来了，她参加了弥撒，现在刚喝完咖啡。

莫斯科教区牧师比耶舍夫夫人和斯科平坐在桌旁，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正在跟她们谈论ＰＺ的儿子，一个年轻的伯爵Ｖ，他已从塞瓦斯托波尔回来了，伊万诺夫娜和他已坠入爱河。（伊万诺夫娜总有激情。）那天，他准备与伊万诺夫娜一起用餐。教区牧师站起身来，鞠了个躬就出去了。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也没有留他——她在这方面思想

很自由：她很虔诚，但对僧侣不感冒，还对女士们追求僧侣进行嘲笑，并且大胆地宣称，在她看来，僧侣们只不过跟那些有罪的人一个样，在世上其它地方找一个拯救所也比在修道院好得多。

“照我的吩咐不要接待任何人，亲爱的，”她说道，“我会写信给皮埃尔的。我真不明白他为何不来。想必娜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生病了。”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认为娜塔利娅不喜欢她，是她的敌人。她不能原谅娜塔利娅，因为不是自己，身为皮埃尔的姐姐，放弃自己的财产，跟着皮埃尔前去西伯利亚；而是娜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跟着去了，因为她的弟弟皮埃尔在娜塔利娅准备跟他一起去的时候，明确地拒绝了自己的请求。三十五年之后，她才开始相信娜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才是世上最好的女人和皮埃尔的守护天使；但她非常嫉妒，所以她一直以来都认为娜塔利娅不是一个好女人。

她站起身来，在客厅里走了几步，正准备走到小房间去，这时门开了，比耶舍夫夫人皱着苍白的脸，欢喜得一声惊叫，猛地冲进门来。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快做准备，”她叫道。

“有信？”

“不，比信还好——”

但她还来不及准备，一个男人的洪亮嗓音在前厅响了起来：

“她在哪里？走，娜塔莎。”

“是他！”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低语道，一边迈着大大的、坚定的步伐朝她的弟弟走去。她见到他们时恍如昨日。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住在哪儿？怎么过来的——坐马车吗？”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一边问，一边跟他们往客厅走，没有听到回答，只是瞪大了双眼，一会看看这个人，一会又看着另一个人。比耶舍夫夫人对这种冷静、甚至是冷漠很是吃惊，因此很不以为然。他们都微笑着；没有交谈，玛丽亚•伊万诺夫娜默默地、严肃地看着她的弟弟。

“您好吗？”彼得•伊万诺维奇握着她的手，微笑着问道。

彼得•伊万诺维奇说的是“您”，而她说的是“你”。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再一次看着他那花白的胡子、光秃秃的头、他的牙齿、皱纹、眼睛，黝黑的脸庞，认出了这就是以前的那个彼得。

“这是我的女儿索尼亚。”

但她并没有上下打量。

“你多傻呀——”她的声音颤抖着，用两只白净的大手捧着他那秃顶的头。“你多傻呀，”她本来想说，“让我毫无准备，”但她的肩膀和胸脯颤抖起来，老脸抽动着，失声哭了起来，把他秃顶的头埋在她的胸里，不断念叨着：“你多傻呀，让我毫无准备！”

彼得•伊万诺维奇不再表现得像个伟人那样，不再像在卡瓦利的门廊里时显得那么有权威。他背靠在椅子上，头埋在姐姐的臂弯里，鼻子紧靠着她的胸衣，鼻腔一阵发酸，头发散乱着，眼含热泪，但他觉得高兴极了。

欢快的眼泪不再流了，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才明白刚才发生的一切，相信这是真的，然后逐一打量起所有的人来。但这天有好几次当她回想起彼得的际遇和自己的际遇，以及他们现在的相逢，过去的不幸，过去的欢笑与爱意，这些都生动地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她又抑制

不住地激动起来，然后站起身，不断地念叨："你多傻呀，皮埃尔，多傻呀，让我毫无准备！"

"为什么你不直接到我这里来？我好给你找间房呀，"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说道，"至少，可以在这里吃饭，你不会感到孤单。谢尔盖，一个年轻、勇敢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士今天就在这里吃饭。你不认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儿子？他是一个作家——他写了好些不错的作品，我还没有读过，不过，大家都在称赞，而且他是很可爱的小伙——我会派人去叫他的。契哈耶夫也要来，他是个喜欢乱说话的人——我不喜欢他。他见过你吗？你见过尼基塔没有？这都是废话。你有什么打算？你好吗，你的身体怎么样，娜塔利娅？你们准备怎么安排这个年轻小伙和这个小美人？"

但交谈不知为什么不太流畅。

晚餐前，娜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带着孩子到一个老姑妈家去了；弟弟和姐姐两人就单独在一起，于是，弟弟开始跟姐姐讲了他的计划。

"索尼娅还是一个姑娘家，她必须得带走；因此，我们要住在莫斯科。"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说道。

"千万别。"

"塞莱扎还得帮我。"

"千万别。"

"你还跟以前一样疯狂。"

但她就是喜欢这样疯狂的人。

“首先，我们必须得待在这儿，然后到乡下去，让孩子们到处看看。”

“我的原则是不干涉家庭事务，”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在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后说道，“这不是提建议。年轻人必须得工作，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现在比以前想得更多了。你不知道，皮埃尔，现在这些年轻人都是些什么人。我非常清楚他们：你瞧，德米特里王子的儿子就完全毁了。这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我谁都不怕，我是一个老太婆了，这不是好事。”接着，她开始谈论起政府。她对政府对什么事都过分自由很不满意。“他们做过的一件好事就是把你放出来，这是好事。”

皮埃尔还想辩解，但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不是巴赫金：他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她激动起来了。

“关你什么事，要去辩解呢？我看你还跟以前一样不明事理。”

彼得•伊万诺维奇沉默了，脸上挂着微笑，表明他并没有投降，只不过他不愿意与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争吵。

“你在笑，我们知道的，你不想跟我一个女人家争论，”她开心而亲切地说道，一边向她的第弟投去敏锐而睿智的目光，就如不能从她那张表情丰富的大老脸上看出什么东西来一样。“你说服不了我，朋友。我都七十岁了，我不会一直都傻，也看到过一两件事。我没有读过你写的一本书，以后也不会去读，那里面尽是些废话！”

“嗯，你喜欢我的孩子们吗？塞莱扎？”彼得•伊万诺维奇还是微笑着问道。

“等等，等等！”他的姐姐回答道，一边做着威胁的手势。“不要把我的话题转移到你的孩子身上！我们会有时间谈论他们的。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你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跟以前一样不明事理，我从你

的眼睛里看出来了。现在他们要把你抱在怀里了，这就是潮流，你们现在都是这种潮流。是呀，是呀，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你跟从前一样不明事理，”为了回应他的微笑，她又补充了一句，“我以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恳求你，离开那些现代自由主义者吧。天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知道他们不会善终的，我们的政府现在保持着沉默，但一旦它原形毕露，你就会想起我的话了。我担心你会再次跟这些事搅和在一起，放弃吧！这都是一些无聊的事，你有孩子了。”

“很显然，你还是不了解我，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她的弟弟说道。

“好吧，好吧，我们瞧吧。要么是我不了解你，要么是你自己不了解你自己。我只是告诉你我的内心话，如果你愿意听我的，一切都好。现在我们可以谈论塞莱扎了，他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她想说，“我很不喜欢他，”但她只是说道：“他太像他的妈妈了：他俩就像两滴同样的水。索尼娅完全像你——我很喜欢她，非常喜欢——她很甜美，思想开明，是个乖乖女。索尼亚哪去了？哦，我都忘了。”

“我怎么跟你说呢？索尼娅会成为一个好妻子和好妈妈的，但我的塞莱扎很聪明，非常聪明——没有人能贬低这一点。他的成绩非常好——只是有一点偷懒。他很喜欢自然科学。我们都很幸运：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老师。他想上大学——参加自然科学的讲座，化学——”

当她的弟弟说到自然科学时，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简直听不下去了。她似乎很难过，特别是当他提到化学时。她深深地叹了口气，对自然科学唤起的一系列想法直接进行了回答。

“你不知道我对这事有多遗憾，皮埃尔，”她真诚、平静、难过地说道，“很遗憾，很遗憾。他们要付出整个生命，哦，他们还要遭受多少磨难！”

“哎，我们肯定希望他们比我们要更幸运。”

“上帝保佑吧，上帝保佑吧！很难生活的，皮埃尔！听我这次劝告吧，亲爱的，不要再讲大道理了！你多傻呀，皮埃尔，哦，太傻了！我必须干活去了。我邀请了很多人来，可我拿什么款待他们？”她生气了，转过身去，按响了铃子。

“叫塔拉斯！”

“那个老人还和你在一起么？”

“是的，嗨，他跟我比起来还是个男孩。”

塔拉斯非常打眼、干净，他把一切事情都做好了。

不久，娜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和索尼娅眼里闪着寒光与开心，身穿沙沙作响的衣服，走了进来；塞莱扎仍然没有回来，他买东西去了。

“让我好好看看她！”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看着她的脸。娜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说起一些事情来。

十二月党人
片段二
（第一章改写）

“克拉斯诺斯洛博茨克县奔萨政府关于没收土地所有人及前任近卫军中尉伊万•阿皮克丁从邻近的伊兹列各斯查村皇冠村民购买的四千俄亩土地”诉讼案，经过村民代表伊万•米洛诺夫的要求，县法院第一次为了支持农民，决定于1815年把这一大片土地归还给农民所有，这片土地部分是森林，部分是耕地，由阿皮克丁的农奴划分开来，到了1816年，他们就在这片土地上耕种、获得了丰收。

农民们不合常理地赢得了这个诉讼案，让邻近所有的人、甚至农民自己都惊讶不已。他们的成功只能凭猜测解释为：伊万•彼得罗维奇•阿皮克丁这个温和、安静的人反对诉讼，完全相信了这件事的正当性，对农民们的行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另一方面，农民的代表伊万•米洛诺夫，这个面容枯槁、长着鹰勾鼻、肚子里有点墨水的农民，曾是小镇的老居民，担任过税务征收员，曾从每个农民手上征收过五十戈比，他用这笔钱非常聪明地打点了礼品，极其精明地用于处理整个事件。

县法院的决定正式宣判后，阿皮克丁马上看到了危险，他委托一个精明的、得到解放的农奴伊利亚•米特罗法诺夫向高等法院上诉，反对县法院的决定。伊利亚•米特罗法诺夫把这件事办得非常精明，尽管农民的代表伊万•米洛诺夫非常狡猾，尽管他打点了大量礼物给高等法院的法官们，这个案子发回到县法院进行重审，支持地主的主张，土地又将从农民的手上归还给他，对于这一事实，农民的代表已按时收到了通知。

农民代表伊万•米洛诺夫在公社大会上告诉农民，县政府的一个绅士已经玩弄了地主，他已经把整个事情“搅混”了，这样他们又可以把土地要回来，但地主不会成功，因为这个绅士有写给上议院的上诉书，这样，这块土地就会永远判给农民了；大家要做的事就是从每个人手人募集一卢布钱。农民们决定募集这笔钱，又一次委托整个事项给伊万•米洛诺夫。米洛诺夫收齐所有的钱后去了圣•彼得堡。

时值1817年耶稣受难周期间——这一年的受难周推迟了——已经到了犁地的时候了，伊兹列各斯查村的农民开始在会议上讨论是否要在这年的诉讼期间耕种土地；而且，尽管阿皮克丁的办事员在四旬斋期间来看过他们，叮嘱他们不要犁地，而且还要就有问题的土地上种植的黑麦达成一些协议，因为这些土地现在是阿皮克丁的，而正是因为这些冬季作物是耕种在有争议的土地上，因为阿皮克丁为了尽力避免对他们不公平，希望与他们就此事进行公断，农民们决定在诉讼期间耕种土地，并在处理其它田土之前占领这块土地。

就在农夫们出门犁地的那天，也就是天主教洗足礼的星期四，在耶稣受难周正为圣餐仪式做准备的伊万•彼得罗维奇•阿皮克丁去参加圣餐仪式，这天清早，他坐车到了伊兹列各斯查村的教堂，他是教区的教徒。此时，他对这事毫不知情，还友善地跟教堂的长老聊天。伊万•彼得罗维奇前天晚上还进行了告解，在家里参加了祈祷；早上亲自阅读了教规，八点钟离开家门。农民等着他做了弥撒，在他站在经常所站的圣坛前时，他与其说是在祈祷，不如说是在思考问题，这使他对自己很不满意。

就像那时的很多人一样，而且直到现在为止，他都对宗教的事情不是很清楚。他年过五旬了，从不会遗漏任何礼仪；他会去教堂做礼拜，每年都去参加一次圣餐仪式；为了同他唯一的女儿谈话，他用宗教信仰的文章来教育她；但是，如果有人问他是不是真的信仰宗教，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那一天与其它任何一天都不一样，他觉得性情温和，站在圣坛前不是祈祷，而是思考着世上的一切事物是如何奇妙地建造起来的：他现在差不多是个老人了，一生中参加圣餐仪式差不多有四十次了，而且他知道每个人，他所有的家人，教堂里的所有人都把他视为楷模，把他作为典范，因此，他觉得自己必须在宗教事务上担当起典范的责任，尽管他自己毫不知情，不久，就在不久，他就会死去。即使他被人杀害了，他都说不出他给别人树立的典范是不是真实的，同时，在他看来似乎很奇怪的是，每个人怎么会认为老人思想坚定，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什么不是的（他总是想到老人），而且他已经老了，肯定不知道，他还跟二十年之前一样轻浮；唯一的区别是以前他不知道隐藏自己的想法，而现在会隐藏了。就像在他的少年时代，他在做礼拜仪式的时候会像只公鸡一样咯咯大叫起来，即使到了现在，各种愚蠢的想法还会在他的脑海里闪现出来，而他这个老人虔诚地低着头，用苍老的指关节触摸着教堂的石板，而瓦西里教父显然很胆怯地在他面前做着弥撒，受他的影响而情绪高涨。

“万一他们知道我的脑海中有愚蠢的想法在闪现就不好了！不过，那是罪过，是罪过，我得祈祷。”祷告仪式开始的时候，他自言自语道，一边尽力领会轮流应答的祈祷文，然后开始祈祷起来。确实，他很快就把自己的感情传递到祈祷文里去了，然后想起了他的罪过以及他懊悔的所有事情。

一个长相受人尊敬的老人，秃着头顶，头发灰白，身穿一件背部补了一半白色新补丁的皮衣，脚穿露出趾头的韧皮纤维鞋，迈着均匀的步伐，向圣坛走来，低低地向他鞠躬，晃动着他的头发，然后走到圣坛的远处放上一些细蜡烛。这个人就是教堂长老伊万•费多托夫，是伊兹列各斯查村最优秀的一个农民。伊万•彼得罗维奇认识他。伊万•彼得罗维奇一见到这个人严肃、刚毅的脸，就想到了一连串新的想法。他是想从伊万•彼得罗维奇那里拿走土地的一个农民，也是最好、最富有的结了婚的一个农民，他需要土地，也能管理土地，可以想法

在土地上赚钱。他那严肃的外表，讲究礼节的鞠躬，缓慢而有节奏的步伐，身穿恰如其分的服装——腿上的破布配上他的腿就像长筒袜一样，两条腿上还各自对称地系上一条带子——所有这些打扮似乎在表达着责难以及因土地问题而产生的敌意。

“我已经恳求了妻子的原谅，恳求了马尼亚（他女儿）的原谅，恳求了女仆的原谅，恳求了男仆沃洛佳的原谅，但还必须恳求他的原谅，而我也会原谅他的。”伊万•彼得罗维奇想着，他决定在晨祷之后就要恳求伊万•费多托夫的原谅。

于是他也这么做了。

教堂里的人很少，乡下人都习惯在每月的第一周和第四周去参加圣餐仪式，现在只有四十个男女在场，这些人以前没时间来参加圣餐仪式，有一些年老的农妇、教会的奉事、阿皮克丁庄园的人以及他富有的邻居切尔内绍夫一家人，还有一位老妇，是切尔内绍夫的亲戚，跟他们住在一起，她是一个执事的寡妇，由于切尔内绍夫一家人的善心，她的儿子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已经长大成人，现在上议院任职。在晨祷和弥撒之间，教堂里剩下的人就更少了。有两个行乞的妇女坐在角落相互交谈，她们看着伊万•彼得罗维奇，很想跟他道贺、与他说话。还有两个男仆——其中一个是他自己的仆人，穿着男仆制服；另一个是切尔内绍夫家的，是跟着老妇一起来的。就在伊万•彼得罗维奇从圣坛走出来时，这两个人也在绘声绘色地悄悄说着话；当他们看到伊万•彼得罗维奇时，就默不作声了。还有一个女人，戴着很高的头饰，两边挂着珍珠面饰，身穿白色皮衣，衣内裹着一个生病的孩子，孩子正哭着，而她则在想着法子安慰孩子；另一个弯着腰的老妇人也戴着头饰，但上面系着羊毛面饰和一块白方巾，方巾是以老妇人的样式系在上面的；身上穿着一件全灰色的皮衣，衣背上有一个彩虹图案；她正跪在教堂的中央，面向两个格子窗户中间的一个旧雕像，脖

子上挂着一条有红边的新围巾，正在热烈、庄严、激动地祈祷，很容易引起人们对她的注意。

老人站在小纱橱前，把一些残留的细烛芯揉进一块蜡里面，伊万•彼得罗维奇走到老人面前停了下来，看了一眼这位正在祈祷的老妇人。她心无旁骛地祈祷着，直直地跪在神像前，四肢对称谐调，身后的脚压着韧皮鞋尖，与石板地面成同一个角度；她的身体向后弯曲，直到她那弯曲的肩膀所允许的极限；她的两只手有规则地放在腹部的下面；头向后仰，容颜暗淡的、满是皱纹的脸有着局促不安的表情，脖子上围着围巾，脸直面神像。她保持着这种姿势大约一分钟左右——显然，这个时间是计算好了的——她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把右手拿开，在头饰上晃动一下，用手掌摸了摸头冠，然后再次把手放到腹部下面，做成大大的十字，直达肩膀；接着，她弯着腰，两手均匀地撑在地上，把头低下来落在手上，然后再抬起身子，如此这般的重复着。

“现在她还在祈祷着，”伊万•彼得罗维奇看着她，心里想道，“她与我们这些罪人祈祷的做法不同；这就是信仰，不过我知道她跟其他人一样，是在向自己的影像、或是她的围巾、或是她挂在雕像上的装饰品祈祷。这样也很好，管它呢？”他自言自语地说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她向她自己的影像祈祷，而我认为求得农民的宽恕很有必要。”

于是，他向那位长老走去，一边本能地检查着教堂，看看有谁会看到他的举动，因为这既会让他高兴，也会让他害羞。这不合他的心意，因为那两个老年女乞丐会看到的，而更让他不满意的是因为他的仆人米什卡可能会看到。在米什卡面前——他知道米什卡太清醒、太精明了——他觉得他会没有勇气向伊万•费多托夫走去。他招手让米什卡过来。

“请问有何吩咐？”

“去把马车上的小毯子给我拿来，乖乖，这里太湿了，不能下脚了。”

“好的，先生。”

米什卡走开后，伊万•彼得罗维奇马上向伊万•费多托夫走去。伊万•费多托夫看到这位绅士过来非常不安，好像一个罪人一样。他那不加掩饰的脸和卷曲的铅灰色头发及胡子，与胆怯和匆忙的行为极不协调。

“你要一毛钱的细蜡烛吗？”他说道，一边从桌旁站起来，漂亮的大眼睛不时地向伊万•彼得罗维奇看过来。

“不，我不要细蜡烛，伊万。如果我在哪里冒犯了你的话，我想以耶稣的名义请求你的原谅。原谅我吧，以耶稣的名义。”伊万•彼得罗维奇低着头，重复道。

伊万•费多托夫完全没了那份镇定，开始不安地动起来，但当他完全明白意思后，便轻柔地笑了。

“上帝会原谅你的，”他说道，“对我来说，我并没有受到你的冒犯。上帝会原谅你的——我没有被你冒犯。”他赶紧重复道。

“可是——”

“上帝会原谅你的，伊万•彼得罗维奇。你是要两毛钱的细蜡烛吗？”

“是的，两毛。”

“他就是一个天使，真的，是个天使。他甚至向一个普通农民请求原谅，天啊，真正的天使，”执事的寡妇轻声低语道，她穿着一件黑色

的旧斗篷，系着黑色的方巾。“真的，我们都应该理解他。”

“啊，帕拉莫诺夫娜！”伊万•彼得罗维奇向她转过身去。“你也准备举行圣餐仪式了么？你也要原谅我，以耶稣的名义。”

“上帝会原谅你的，先生，天使，仁慈的施主！请让我亲吻你的手！”

“好的，好的，你知道我不喜欢那样的。”伊万•彼得罗维奇微笑着说道，然后离开了圣坛。

在伊兹列各斯查教区举行弥撒仪式的时间总不会很长，因此，领圣餐的人就更少了。这样，在主祷文之后，华丽堂皇的教堂大门就关闭了，伊万•彼得罗维奇从北门望去，叫米什卡脱掉他的皮衣。当牧师看到这一幕时，他愤怒地向执事招手，执事正要跑出去把这位仆人叫进来。伊万•彼得罗维奇是一个脾气非常好的人，但这个举行弥撒仪式的牧师这样奉承、表达尊重又使他心情大坏；他那薄薄的、弯曲的、剃光了的双唇弯得更厉害了，而他那友善的双眸由于嘲讽而放出光来。

“他把我当他的耶稣会会长了，”他想道，但很快，他想起了德国家庭教师的话，因为有一次他带着家庭教师到圣坛参加一场俄罗斯礼拜，家庭教师说，“我注意到他的裤子发出砰的响声。”这话使他大笑起来，使他妻子非常恼怒，他还回想起那个年轻的土耳其人说，世上没有上帝，因为他已经把他的最后一份都吃光了。“现在我在这里就要吃圣餐了。”他心里想着，一边皱了下眉，低低的行了个礼。

他把熊皮大衣脱了，穿上一件有明亮扣子的蓝外套、系上高高的白围巾和背心，下面穿着合身的紧身裤，脚蹬无跟的尖头靴，迈着柔和、谦恭、轻快的步子，向大大的神像行着礼。他在这里又遇到了其他领圣餐的人同样的逢迎，他们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他。

“他们的行为就好像在说‘只要有空位，就优先让给您了，’”他想着，很笨拙地做了一个侧礼拜；这种笨拙是由于他想找到一种折中的办法，使他既不失礼，也不伪善。最后门开了。他在牧师的后面念着祷文，重复着一句话，“就像个强盗一样。”他的围巾上盖着圣餐杯布，接着，他收到了圣餐和一个旧瓢盛装的温水，在旧碟子上已经放上了二十戈比新银元；他听了最后的祷文后，就吻了吻十字架，穿上皮衣，离开教堂，接收着贺语，体验着农夫们一切都已结束的感觉。他离开教堂时又遇到了伊万•费多托夫。

“谢谢你，谢谢你！”费多托夫应答着他的祝贺，“嗯，你们很快就要犁地了吗？”

“孩子们已经出去了，孩子们犁地去了，”伊万•费多托夫回答道，他比以前更羞怯了。他以为伊万•彼得罗维奇知道，凡是伊兹列各斯查村的农民都出去犁地了。“不过，太潮湿了，地太潮湿了。时间还早呢，早着呢。”

伊万•彼得罗维奇走到他父母的墓碑前，鞠了躬，再往回走，在一个骑马侍从的帮助下进了他那六匹马拉的马车。

“唉，谢天谢地，”他自言自语道，一边摇摆着柔软的、圆圆的弹簧，一边看着春天的天空中飘散的白云，看着光秃秃的大地和尚未融化的白色雪斑，看着旁边一匹马的辫子一样的尾巴，呼吸着清新的春天的空气，而在呼吸过教堂的空气后，此时的空气越发显得让人舒适了。

“感谢主，我已经完成了圣餐仪式；感谢主，我现在可以吸一撮鼻烟了。”接着，他取出鼻烟盒，有好长时间他都用手指夹着这撮烟闻着，一直微笑着，不让这撮烟离手。就在他经过伊兹列各斯查村的泥泞街道时，他那六匹大马拉的马车飞驰而过，泥水四溅，他举起帽

子，应答着路上遇到的人，尤其是妇女的点头礼，她们正在屋前清洗着桌椅。

伊万•彼得罗维奇夹着这撮鼻烟，不但沿着整个村庄，而且甚至直到他们走出山脚难以行走的地方后，还享受着烟味的快乐，当马车向山下行走时，车夫不免焦虑起来；而他拉紧缰绳，自己坐得更稳当了，吆喝着骑马侍从往冰上辗压过去。这时，他们来到桥上，越过河床，从破冰和泥浆中艰难爬出。伊万•彼得罗维奇看到两只凤头麦鸡从空地上飞起来，他拿着鼻烟，感到寒冷，于是戴上手套，裹上皮衣，把下巴埋进高高的围巾里，几乎是大声地自言自语道，“多快乐啊！”这是他每当感觉良好时习惯背地里对自己说出来的话。

晚上下了一场雪，当伊万•彼得罗维奇驾车到教堂时雪还没有消失，但已经软化了；现在，尽管没有太阳，但雪已经完全融化成雾气了。在转向希拉科沃之前，他还得行驶三俄里路，在这段马路上，白皑皑的积雪还覆盖在去年的草地上，这些草沿着车辙的方向并排地生长着。而在黑色的路面上，马匹激起的泥浆四溅。他用自己的种马饲养出的体型高大、营养充足的大马毫无困难地拉着马车。马车滚过草地，留下了黑色的痕迹，盖上一片泥浆，一个地方都不剩。伊万•彼得罗维奇正在愉快地冥想着，他在想着家庭，想着妻子，想着女儿。

“马尼亚会在门廊高兴地迎接我，她会看到我的神圣之处！她是一个奇特而甜美的女孩，但她对什么事都非常上心。我必须在她面前担负着重要的角色，对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无所不知，如果她知道我怕她，那就太严重、太可笑了！”他这样想着。“唉，卡托（他妻子）今天的心情肯定会非常好的，她会特意表现出心情很好的样子，这样我们会度过开心的一天的。不会像上个星期由于那个普罗什金女人而出事。她是一个多不寻常的人！我怎么那样怕她！该怎么办？她自己不喜欢。”接着，他想起了一头小牛的趣闻。一个地主与他妻子吵了一架后坐在窗户旁，这时，地主看到一头活泼的小牛，“我还不如跟你结

婚！”地主说道。这时，伊万•彼得罗维奇又笑了，按照他的习惯，他每次都要用开玩笑的方式来解决直接对他不利的每个困难和复杂的问题。

到了三俄里处，靠近一个小教堂的地方，骑马侍从向左转，进入一个十字路口，马夫对他突然转向大声喊叫，因为中间的马碰到车辕了；而马车几乎是一路滑下山来。快到一座房屋前时，骑马侍从回头看着车夫，用手指着什么东西；车夫回头看着仆人，又对他指着什么东西。大家都往同一个方向看去。

“你们在看什么啊？”伊万•彼得罗维奇问道。

“鹅。”米什卡说道。

“在哪啊？”尽管他瞪大了眼睛看，却什么也没看到。

“就在那里。那边是树林，那边是云，所以请往中间看。”

伊万•彼得罗维奇什么也没看到。

“是它们出来的时候了。嗨，不到一周就是天使报喜节了。”

“正是。”

“嗯，继续走吧！”

靠近一个水坑时，米什卡从马车踏足板上跳下来，试了试路面，然后又爬上车，马车在花园中的一个池塘堤坝上安全地驶过了，接着爬上一条林荫道，再驶过一个地窖和洗衣房，洗衣房的水还在流着。于是他们敏捷地来到了门廊，在门廊前停了下来。切尔内绍夫的带篷马车刚刚离开院子。仆人们马上从屋里跑了出来：有蓄着络腮胡子的、阴郁的老丹尼利奇，有米什卡的兄弟尼古拉，还有一个男孩帕夫

鲁什卡；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一个女孩，她长着大大的黑眼睛，肘部以上裸露的手臂红红的，脖子也露在外面。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你要到哪里去？你妈妈会担心的，你会有时间的。”这时，胖女人凯特丽娜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

但女孩并不理会，就如她父亲期待要做的那样，抓住父亲的手臂，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父亲。

“喂，爸爸，你去吃圣餐了吗？”她这样问着，好像害怕的样子。

“是呀，你看起来好像害怕我是一个得不到圣餐的罪人似的。”

在这样一个庄严的时刻，女孩很显然被她父亲的玩笑话冒犯了。她长叹了一口气，跟着父亲走，握着父亲的手亲吻了一下。

“谁在这里？”

“年轻的切尔内绍夫。他正在客厅里。”

“妈妈起床了吗？她怎么样了？”

“妈妈今天好多了，她正在楼下坐着呢。”

在过道间，伊万•彼得罗维奇遇到了保姆伊夫普拉斯科塞亚，小职员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还有一个住在家里的测量员，他是规划土地的。大家都恭贺着伊万•彼得罗维奇。客厅里坐着路易莎•卡罗夫娜•特鲁戈尼，她是这家人十年的朋友了，是一个移民女家庭教师；还有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切尔内绍夫及他的法国家庭教师。

十二月党人
片段三
（第一章的改写）

1817年8月2日，督察院六部就伊兹列各斯查村的农民与切尔内绍夫之间的土地争端做出了宣判决定，这个决定是支持农民、反对切尔内绍夫的。这个决定对切尔内绍夫来说是意想不到的、重大的灾难性事件。这个案子已经拖延了五年。它由富有的伊兹列各斯查村及其三千居民的代理人发起诉讼，农民们在县法院赢得了诉讼；但是在律师伊利亚•米特罗法诺夫的建议下（他是萨尔特科夫王子买来的庄园奴仆），切尔内绍夫把这个案子带到了州政府，他赢得了官司，此外，伊兹列各斯查村的六个村民还受到了惩罚，他们因为辱骂测量员而被送进了监狱。

此后，切尔内绍夫王子由于其和善、被胜利冲晕了头脑，更重要的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挪用”农民的任何土地，完全默许了农民们在申诉书上的说法。如果土地如他父亲所做的那样被“挪用”了，从那时开始就有四十多年了。他知道伊兹列各斯查村的农民没有那些土地也生活得很好，他们不需要土地，而且他们跟他的关系很好，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迁怒于他。他知道，他从来没有得罪任何人，也从来不希望冒犯任何人，他与每个人都和平相处，从不希望干出出格的事情，因此无法相信会有人想冒犯他。他憎恶打官司，因此，尽管他的律师伊利亚•米特罗法诺夫建议他并非常认真地恳求他进行辩护，他也没有在上议院辩护他的案子。当他的申诉时间失效时，他在上议院已经输掉了这个案子，他以面临完全破产的方式输掉了这个案子。根据上议院的裁定，他不但被剥夺了五千俄亩的土地，还由于非法占有这块土地而被罚款总额107，000卢布，以支持农民的权利。

切尔内绍夫王子手下有八千人，但他所有的地产都被抵押了，还欠下了大笔债务，所以上议院的裁定对他和他的整个大家庭都是毁灭性的打击。他有一个儿子和五个女儿。他想到上议院处理这个案子时已经太晚了。根据伊利亚•米特罗法诺夫的建议，只有一个解救办法，那就是向皇上申诉，并把这个案子转交给帝国议会。为了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亲自接近一位大臣或是议会的议员，或者最好是觐见皇上本人。经过周密的考虑，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王子在1817年秋天带着他的整个家眷离开了他所热爱的斯达得奈兹庄园（他在这里住了很久了，从来没有离开过），去了莫斯科。他前往莫斯科而不是圣彼得堡，是因为那年的秋天皇帝带着他的整个宫廷，以及所有的高官、部分卫队（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的儿子就在这个卫队服役），准备到莫斯科来为救世主教堂奠基，以纪念俄罗斯从法国入侵者手中获得解放。

八月，一收到上议院判决的可怕消息，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王子就准备前往莫斯科。最开始，他打发管家到阿尔巴特去安排王子自己的房子；然后又派出一辆篷车带着家具、仆人、马匹、马车及粮食等一应用品去。九月，王子带着他的全部家眷分坐七辆马车，用他自己的马拉着出发，到了莫斯科后就安顿在他自己的房子里。这年的九月，他的亲戚、朋友和访客都从省里和圣彼得堡来到莫斯科集合。莫斯科的生活以及宴请、儿子的到来、女儿们的首次亮相、长女亚莉珊卓的成功（她是切尔内绍夫家族中所有黑头发女人中的唯一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所有这一切都占据、转移了王子的注意力。尽管事实上这是在莫斯科，什么都要花销，但他忘了自己的事情，每当伊利亚•米特罗法诺夫谈起这事，他就恼怒、不耐烦，没有为案子的成功采取任何措施。

伊万•米罗诺维奇•包什金，是农民们的首要代理人，他带着极大的热情在上议院处理着对抗王子的案件；他认识所有接近秘书和部门头领的人；他非常熟练地把从农民那里募集来的一万卢布以礼物的形

式打点出去；现在，他的行动结束了，他回到了村子。在村里，他用募集来的做为奖赏的钱和余下的礼物，从邻村的地主那里为自己买下一块林地，在那里建了一座小屋和一间办公室。这个案件在法院是以最高审级完成的，现在一切都将以它本来的和解协议进行着。

唯一不能忘记的与案件有关的人是六个农民，他们正在监狱度过第七个月，而他们的家人连他们的人头都没有见到，但在这事上却是无能为力。他们被关在克拉斯诺斯洛博茨克监狱，而他们的家人试图尽最大的可能继续生活下去。没有人能在这个案件中得到帮助。伊万•米罗诺维奇自己都说他也不能断定，因为这不是公共案件，也不是民事案件，而是刑事案件。农民们待在监狱里，没有人关注他们；但有一家，也就是米哈伊尔•杰拉西莫维奇家，尤其是他的妻子蒂克霍诺夫娜，受不了经常会想到一个可爱老人杰拉西莫维奇剃光了头坐在监狱里的情景。蒂克霍诺夫娜寝食难安，她恳求米罗诺维奇代理这件案子，但遭到拒绝。于是，她决定为了老头，自己去向神灵祈祷。在她到一个圣地去朝圣的前一年，立下誓言，但她又延误了一年，只是因为她没有时间，也不希望把房子让给年轻的女婿。既然不幸已经发生了，杰拉西莫维奇已被关进了监狱，她就想起了她的誓言；她离乡背井，与同村的一个执事的妻子，准备踏上朝圣之路。

首先，她们到县府的监狱去看她的老头子，给他带些衣服；她们再从县府经过省府到了莫斯科。在路上，蒂克霍诺夫娜跟执事的妻子说了她的不幸遭遇，执事的妻子建议她向皇上申诉，据说皇上就在奔萨，她告诉她，皇上批准过很多赦免的案子。

当香客们到了奔萨的时候，他们听说皇上不在那里，只有他的兄弟大公爵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在。当大公爵走出大教堂时，蒂克霍诺夫娜抢上前去，跪倒在地，为她丈夫乞求起来。大公爵非常吃惊，这位统治者非常生气，于是这个老妇人被带走，关了起来。第二天，她被放了出来，继续前往特罗伊察。在特罗伊察，她去参加圣餐仪式，向

帕西教父忏悔。在忏悔中，她对教父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对向沙皇的兄弟请愿表示懊悔。帕西教父告诉她，她在那件事上没有罪过，甚至在一件公正的案件中向沙皇请愿都没有罪过，然后把她打发走了。在科特科夫，她拜访了神圣的女修道院长，院长要她向沙皇本人请愿。

在回来的路上，蒂克霍诺夫娜和执事的妻子在莫斯科停下来去看圣徒。她听说沙皇就在此地，就想，很明显是上帝的旨意使她能够向沙皇请愿，现在所要做的事就是写好请愿书。

在莫斯科，香客们都在一个旅馆停留下来。她们乞求旅馆老板让他们整晚待在那里；结果得到了许可。晚饭后，执事的妻子躺在一个火坑上，而蒂克霍诺夫娜把钱包枕在头下，躺在一张长椅子上睡着了。早上，天还没亮，蒂克霍诺夫娜就起来了，她唤醒执事的妻子，就往外走。她向院子走过去的时候，旅馆老板就跟她打招呼。

“您好早呀，奶奶。”老板说道。

“我们还没到那里，晨祷就要开始了。”蒂克霍诺夫娜答道。

“上帝与您同在，奶奶！”

“基督保佑你！”蒂克霍诺夫娜说道，于是香客们都向克里姆林宫走去。

两位老妇人站着做了晨祷和弥撒，然后亲吻了圣物，千辛万苦挤开一条路，到了切尔内绍夫的住所。执事的妻子说，老夫人给过她一份急函，可以到她的住所逗留，并指示所有的香客都可以得到接待。

“我们在这里可以找个人写请愿书。”执事的妻子说道，于是，两个香客开始胡乱地穿过街道问路。执事的妻子以前来过，但她不记得在哪里了。有两三次，她们差点被车压了，人们对她们大声吼叫、斥

责。有一次，一个警察抓住执事妻子的肩膀，给她就是一推，禁止她穿过街道，引着她们穿过了如麻的小路。蒂克霍诺夫娜不知道她们被驱赶出沃兹德维任卡，其真正的原因是走过这条街可以坐车到沙皇那儿，而她一直在想着沙皇，想给沙皇请愿书。

执事的妻子走路时总是步履沉重、怨声载道，而蒂克霍诺夫娜则跟平常一样轻快而活泼地走着，就像一个少妇在走路。到了门口，这两个香客停住了。执事的妻子没有认出这栋房子：有一间新的小屋，她以前从来没见过；但扫视一遍院子角落带水泵的那口井，她就全部认出来了。几只狗吠叫起来，跟着几个下人向她们冲过来。

“别担心，阿姨，它们不会咬你们的。快走开，该死的家伙！”看门的人对狗吼道，一边向它们扬起扫帚。“它们自己也是从乡下来的，瞧它们只知道对乡下人叫！走这边！那边会粘泥巴的——老天还没有结过一回霜。”

但执事的妻子被狗吓住了，以哀怨的语气轻声咕哝着，坐在靠门口的一条凳子上，请求看门人带着她走。蒂克霍诺夫娜习惯性地向看门人鞠了一躬，拄着拐杖，伸开她那紧紧地缠着绑脚的脚，在执事妻子的身边停下，平静如常地在她前面看着，等待看门人向她们走过来。

“你们要找谁啊？”看门人问道。

“你不认识我们了吗，老伙计？你不是叫叶戈尔吗？”执事的妻子说道，“我们刚从圣堂回来，正要拜访她的宁静之地。”

“你们是伊兹列各斯查村来的啊，”看门人说道，“你当然是老执事的妻子了，好的，好的，到屋里来吧！每个人到这里来都会受到接待的——没有人会被拒绝的。这位是谁？”

他指着蒂克霍诺夫娜问道。

“是从伊兹列各斯查村来的，杰拉西莫维奇的妻子——以前叫法迪伊夫——我猜你认识她？”蒂克霍诺夫娜说道，“我自己是伊兹列各斯查村人。”

“当然了！他们说你丈夫被关进监狱里了。”

蒂克霍诺夫娜没有回答；她只是叹了口气，重重地甩开肩上的皮夹和皮衣。

执事的妻子就问老太太是不是在家，听说她在家后就央求看门人告诉老太太她们来了。接着，执事的妻子又问起她的儿子，此人是个军官，由于王子的影响，现在在圣彼得堡服役。守门人不能提供他的任何信息，就指点方向让她们走过去，穿过院子到仆人的房间去。两个老妇人走到仆人的房间，看到里面全是人——有女人、孩子，老的、少的都有——他们都是庄园的仆人，正面向屋前的一个角落祈祷。洗衣女工和老太太的女佣马上认出了执事的妻子，她马上被人围了起来，各种问题应接不暇：他们取下她的皮夹，让她坐在桌旁，给她带来了吃的东西。同时，蒂克霍诺夫娜向神像划了十字后再向每个人施礼，然后站在门口，等着被邀请进来。就在门口的第一个窗户处坐着一个老人，他正在做靴子。

“坐下吧，老奶奶！别站着，坐这儿，快把皮夹取下。”他说道。

“这个房间太小了，转不开身了，把她带到‘黑’屋去吧。”一个女人说道。

“这是直接从查尔梅女士成衣店来的，”一个年轻的男仆指着蒂克霍诺夫娜穿的农妇式大衣上的彩虹图案说道，“还有这些漂亮的长袜子和鞋子。”

他指着蒂克霍诺夫娜的新裹脚布和韧皮鞋，这是她特意穿上到莫斯科来的。

“帕拉莎，你也应该这样穿。”

“如果你要去‘黑’屋，好吧，我会带你去。”于是，老人把他的钻子钻进靴子，站起身来；但当他看到一个小女孩后，就叫小女孩把这个老妇人带到黑屋去。

蒂克霍诺夫娜不但不在意别人说她和她的打扮，甚至听也不听、看也不看。她一进这间屋子，就被必须为上帝而工作的情感和其它情感而感染了，这些情感进入了她的灵魂，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必要递交请愿书。离开这间整洁的仆人房，她向执事的妻子走去，然后鞠了个躬，对她说道：

“帕拉莫诺夫娜妈妈，看在上帝的份上，没忘了我的事情！看看你能不能找到一个人。”

“那个女人有什么需求？”

“她受了屈辱，有人建议她向沙皇递交请愿书。”

“把她直接带到沙皇那里去！”一个男仆打趣地说道。

“哦，这个傻瓜，你这个粗鲁的傻瓜，”老鞋匠说道，“我要用这个鞋楦头教训你一顿，这样你就知道怎样对老人咧嘴而笑了。”

男仆开始斥骂起来，但老人并不理会他，带着蒂克霍诺夫娜去了黑屋。

蒂克霍诺夫娜很高兴被人送出了烘烤房，然后被带到了车夫的黑暗的房间。在烘烤房里，一切看起来都很干净，里面的人也很干净，

因此，蒂克霍诺夫娜觉得在那里很不自在。而车夫的阴暗房间更像一个农夫的里间，因此，蒂克霍诺夫娜就觉得更像是在家里一样。这间阴暗的小屋是一座暗色的松木建筑，二十英尺见方，里面有一个大火炉，有床铺、吊床，有新近铺上的、上面盖着一层泥土的地板。蒂克霍诺夫娜走进这间屋子时，看到里面有一个厨师，她是个身材肥胖、面色红润的庄园白种女人，她那印花棉布的衣袖挽了起来，正用烤箱叉费力地移动着火炉上的一口锅。接着，她看到一个年轻的、小个子的车夫正在学习演奏三弦琴；一个长着柔软白胡子的老人赤着两脚站在床铺上，两唇之间夹着一团丝布，正在某种精美、优良的材料上缝针线；还有一个头发浓粗、肤色黝黑、脸庞粗糙的年轻人，穿着一件衬衫和蓝色的裤子，他坐在靠火炉的一条凳子上嚼着面包，把头斜靠在两臂间，两臂撑在膝盖上。

打着赤脚的娜斯特卡闪烁着活泼的双眼，用她那双柔软的光脚跑进房间，在老妇人前猛地打开门（这门由于屋内的蒸汽而粘紧了），用她那纤细的嗓子尖叫道：

“玛丽娜阿姨，西蒙尼奇送这个老奶奶来，还说要给她吃的。她从我们家乡来：她跟帕拉莫诺夫娜去朝圣。帕拉莫诺夫娜在喝茶——弗拉塞夫娜已经派人叫她了——”

这个喜欢说话的小姑娘本来还想继续说一会儿，她的话还在滔滔不绝，很显然，听到自己的声音让她很快乐；但玛丽娜浑身都汗湿了，她还没有完全端起放在壁炉前的一锅甜菜汤，生气地对小姑娘吼道：

“别唠叨啦！我现在要给什么老妇人做吃的？我有做不完的事，要给我们自己的人做吃的。该死！”就在她移动锅时，锅差一点掉了下来，于是，她对着锅子大叫一声。

但当她满意地放好锅子时，她环顾四周，看到整洁的蒂克霍诺夫娜带着皮夹，穿着得体的农夫式服装，正划着十字，向屋前的角落低低地叩头。她对自己刚才的话很羞愧，好像令她精疲力竭的烦恼消除后又恢复了意识。她把手放在胸口上，此处锁骨下面的扣子紧扣住她的衣服，她又检查一遍看看扣子是不是扣牢了，然后把手伸到头上，系紧盖在她油腻头发上的方巾的活结，然后换了一个姿势，斜靠在炉叉上，等着这个整洁的老妇人向她致意。蒂克霍诺夫娜深深地向上帝行了最后一个礼，转过身来，又向三个方向敬了礼。

“上帝保佑你，日安！”她说道。

“不客气，阿姨！”裁缝说道。

“谢谢你，老奶奶，请把皮夹取下！坐这里吧，”厨师说道，一边指着一条凳子，凳子上坐着一个浓粗头发的人。“挪开一点点，行不行？你是不是给粘住了？”

那个头发浓粗的人生气地皱着眉头站了起来，走开了，然后继续嚼着面包，一边盯着老妇人。年轻的车夫鞠了一躬，停止演奏，拉紧他手中的三弦琴弦，一会儿看着老妇人，一会儿看着裁缝，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个老妇人——是不是应该恭敬地对待，因为他想，她应该得到招待，因为这个老妇人穿着与他的奶奶和妈妈在家里穿的同样的衣服（他被带出村子，做了一个骑马侍从）；或者要取笑她，因为他想这样做，因为在他看来，这和他现在的情况很般配——他的蓝色大衣和靴子。裁缝眯缝着一只眼，好像在微笑，他把丝线拉到嘴的一边，然后仔细地看着。玛丽娜开始放另一只锅了，但尽管她一直忙着，还是不断地看看老妇人。而老妇人轻快而灵活地取下了皮夹，她不想打扰任何人，把皮夹放在了凳子下面。娜斯特卡向她跑来，帮她拿开放在凳子下面的靴子。

“潘克拉特叔叔，”娜斯特卡对这个忧郁的人说道，“我要把靴子放在这里，好不好？”

“鬼都不会要！要是你愿意，就把它们丢到火炉里去吧。”这个阴郁的人说道，一边把靴子扔到另一个角落里。

“娜斯特卡，你是个聪明的姑娘，”裁缝说道，“就要让香客舒心。”

“耶稣保佑你，姑娘！你非常棒，”蒂克霍诺夫娜说道，“我怕把你推出去呢，伙计。”她转过头对潘克拉特说道。

“好啊。”潘克拉特说道。

蒂克霍诺夫娜坐到凳子上，脱下大衣，仔细叠好，然后又开始脱鞋袜。开始，她解开鞋带，这是她为了朝圣而特别仔细地系平整的；接着，她仔细地解开白色的羊皮绑腿，又仔细地把它们揉软，再放在皮夹上。就在她解开另一只脚的时候，玛丽娜的另一口让人难堪的锅子又溢出来了，于是她一边用叉子抬起锅子，一边又开始骂起人来。

“炉边肯定烧掉了，爷爷。得抹泥膏了。”蒂克霍诺夫娜说道。

“你想什么时候抹泥膏？烟囱一直冷却不下来：你得一天烤两次面包；一箱拿出来，另一箱又得开始了。”

为了回答玛丽娜对烤面包和烧掉的炉边的抱怨，裁缝为切尔内绍夫家辩解说，他们才突然到莫斯科，小屋才建好，火炉才搭起三个星期，还有近一百个家佣要吃饭。

“当然啦，要办的事很多，家大业大。”蒂克霍诺夫娜附和道。

“你是从哪里来的？”裁缝转过身对她说道。

蒂克霍诺夫娜继续脱着鞋袜，同时告诉他她来自哪里，要到哪里去，以及她要怎样回家。她对请愿的事只字不提，谈话也一直不断。裁缝知道了老妇人的一切情况，而老妇人则听说了处境困难的、漂亮的玛丽娜的所有情况。她知道玛丽娜的丈夫是一个士兵，而她做了一个厨师；裁缝在为马车夫做束腰的长袖长袍；女管家的听差女孩是一个孤儿，而头发浓粗、脸色阴郁的潘克拉特是书记员伊万•瓦西列维奇的仆人。

潘克拉特离开了房间，砰地把门关了。裁缝告诉她，潘克拉特是一个粗鲁的农民，但那一天尤其粗鲁，因为前天他把书记员窗户上的装饰物都打碎了，因此他今天要在马厩里挨一顿鞭子。只要伊万•瓦西列维奇一来，他就要挨鞭子了。那个小车夫是一个农家少年，替人做了骑马侍从，现在他长大了，没有别的事可干，只能照看马儿，也会漫不经心地弹会儿三弦琴，但他对弹琴一点都不在行。

论国民教育
1875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不止一次碰到过奇奇怪怪、无法理解的现象，为了找到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我们提出一些重要的原则，这些原则倒使那些现象无足轻重，以致我们在青年及壮年时期开始怀疑那些现象是不是真的很怪异，是不是我们弄错了。由于我们无法说服自己到底这些怪异的现象是无害的，还是能让我们安心的重要原则是不合逻辑的，还是那些原则仅仅是一句话而已，我们仍然对那些现象难以理解、无法判断。

对于与教学方法关联但搅乱教学方法的“发展”原则，我也难以理解，我想我们很多人也一样。我非常关心国民教育，也一直忙于此事，但仍然久久不能做出定论。想象出来的发展，这种怪异的现象，我不能说好，但我也不能听从别人所说的，中小学生的发展不好，因此我开始质疑发展是什么。我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得到一些结论，我认为谈谈这些结论并非无关紧要。

为了阐释“发展”这个词的涵义，我将以布纳科夫先生和叶夫图舍夫斯基先生的小册子为例，那些小册子是新的著作，融合了最新德国人的教学方法的结论，期望能成为中小学校的教师指南，也被那些赞同那种发声方法的人在他们的学校中作为教学指导。

在针对阅读教学选择不同方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的讨论中，布纳科夫先生说道：

“不，基于如此近视和薄弱的原则（如基于经验）构建的方法是极不可靠的。只有基于人性研究的理论基础，才能在这方面做出可靠判

断，不受各种意外因素的影响，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避免重大错误。因此最终确定最优的教学方法的原则，首先要有理论基石，站在教育学的立场，事先考虑，在一些基本原则下，才能称这种或那种方法令人满意。这些原则是：（1）这种方法必须能发展孩子的智力，不但能让孩子学会基础知识，还要能发展、强化推理能力。（2）这种方法必须能引导孩子们的个人兴趣，孩子们是因兴趣，而不是靠枯燥、逼迫的方式去进一步学习。（3）这种方法必须体现自学、自我激励、自立的过程，能指导孩子独立判断。（4）这种方法必须对掌握语言所需的听力及感知力发挥作用。（5）这种方法必须把分析和综合相结合，先把复杂的整体划分为简单的原则，然后再把简单的原则整合成一个复杂的整体。”

这就是教学方法的基础。为了简单明了，而非反驳，我想说最后两点是多余的，因为没有分析和综合的统一，就不但不能教育，而且也不能开展其它智力活动，每一种教育，除了对聋哑人的教育，都会以听力为基础。这两点放在这儿只是为了好看，为了故作高深，令人费解，这在教育学论文中很普遍，因此没有任何意义。前三点第一眼看起来，作为一个方案还相当正确。当然，每个人都想了解这个方法怎样能确实做到“发展，”做到“引导学生的个人兴趣，”做到“体现自学的过程。”

但是为什么这个方法将所有那些特征结合到一起，你在布纳科夫和叶夫图舍夫斯基的书中都找不到原因，在教育学派创始者的其它教育学著作中也找不到原因，只能找到那些对这类问题的模糊讨论，例如每种教学都必须建立在分析与综合统一的基础上，都必须培养听力形成的感觉，等等。要么，你会在书中，例如在叶夫图舍夫斯基先生的书中，找到一些阐释人们的印象、感觉、想象力和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内容，你会找到“应该先有客体，再引导学生形成概念，而不是在学生没有感知的情况下先灌输概念”这样的原则，诸如此类。通过这样的

讨论后，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此学究式的教师们所赞同的那种方法指出唯一的、真正的发展是很有必要要找到的。

在阐述了上述引用的如何才算好方法之后，布纳科夫接着阐述应该如何教育孩子，也讲解了所有的教育方法，以我的观点及经验来看，这些方法的结果与发展背道而驰，布纳科夫这样毫不含糊地坦言道：

“上述是评估这些基础教学方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令人满意的基本原则，在这个原则的立场来看，我们刚才阐述了总体特征的那个方法具有以下可定形的特点及独特之处：（1）该方法是一个发声方法，因为完全具备其它所有发声方法的典型特征——首先通过听力形成印象，同时定期接触语言，只是在后来将这些印象加入到阅读形成的印象中，因此能清晰地识别声音、形、字、意。（2）该方法将读写结合起来，先分解字词句学习，再作文，将分析与综合结合起来。（3）该方法先认物再学习单词和发音，自然而然地推进，也随之形成一些适当的概念和观点，发展孩子各方面的天性：鼓励孩子仔细观察，将观察到的东西分类，讲出来；培养孩子外在的感知力、智力、想象力、记忆力、语言表达天赋、专注力、独立判断能力、工作习惯、遵守纪律。（4）该方法通过大量功课发展孩子各方面的智力，引导孩子的个人兴趣，激发对功课的喜爱，并转化为主动自学。”

叶夫图舍夫斯基正是这样做的；但对于正在寻找真正原因，不愿纠缠于心理学、教学法、方法论、启发式教学法这类词语的人，为什么这些仍然令人费解。对那些不想研究哲学，继而也不想验证学究们的那些推论的人，我建议他们不要被这些词吓倒，要相信讲不清楚的东西是不能成为任何东西的基础，至少对国民教育这种重要而简单的事情来说是这样的。

这个学派的所有教师，尤其德国教师，这个学派的创始人，一开始就有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所有哲学家，从柏拉图到康德，都还认为

是问题的那些哲学问题肯定被他们解决了。这些问题完全被解决，乃至人通过印象、感知、概念、推理获得知识的过程也已经分析得细致入微，我们称之为灵魂或人的本质的组成部分也已经被他们解析成条条块块，因此，在这种坚实基础上，这样一丝不苟的做法能建立起教育学这门科学完美无缺的结构。这种想法奇怪得很，我认为没有必要去反驳，更不会像我之前写的教育学论文那样去驳斥。我想说的只是，这个学派的教师在他们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的那些哲学问题，并非绝对正确，仔细分析出来的也与真正的哲学毫无相似之处，而且缺乏清晰、明确的让大多数教师认同的表述。

但是，或许，这个新学派的学究们的理论尽管从哲学角度来说不太成功，但仍有其价值。

因此我们要深入了解一下，看看里面包含了什么内容。布纳科夫先生说：

“对这些未开化的小家伙们（例如，学生们），要灌输学校教学的规矩，在绘画、阅读、写作以及每一种基础教育的课程中，要在他们的意识中输入从一开始就接触的概念，例如：右与左，向右——向左，上——下，附近——周围，前——后，近——远，前——后，高处——低处，快——慢，轻声——大叫，等等。无论这些概念多么简单，我从实践中得知每个城市里的孩子，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进入小学时，通常分不清右边和左边。我想没有必要详细述说对向农村的孩子解释这些概念的必要性，任何一个与农村学校打交道的人同我一样都很明白这一点。”

叶夫图舍夫斯基说：

“不用深入研究关于人类天性争执不休的那些问题，我们就能看出孩子对实物没可能天生就有概念和思想，——这些只能是逐渐形成的，教育者和老师使这些概念和思想得以形成的技能有赖于这些概念

和思想有规律可循、不会变化。在关注孩子心灵发展的时候，必须比照顾孩子的身体更细心。如果说为了确保身体发育，我们对食物和身体锻炼的数量和质量要细心选择，那么对心灵的食物和锻炼，我们要更细心地选择。地基打得不对，就无法牢固支撑起上面的建筑。”

布纳科夫先生建议应该按照下面的方法传授观念：

“老师可以通过他认为合适的对话开始：一位老师会问所有的学生叫什么；另一位会问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第三位会问大家都来自哪里，住在哪里，家里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再转向主题。‘你们现在坐在哪？为什么你们会来这？我们准备在这间房子里干什么？对，我们在这间屋子里学习——让我们称这间屋子为教室吧。看看你们的脚下，就在下面，有什么？只看，别做声。我点到名的那个同学回答这个问题。告诉我，你在脚下看到了什么？再说一遍你看到的东西，说一说这间房：我们坐在一间怎样的房子里？这里是房间的什么地方？墙上有什么？什么站在地板上？’”

“这位老师一开始就建立了顺利开展教学所必须的秩序：每位学生被问到才回答；其他人要认真听，要能重复老师和同学说过的话；老师向大家提问时，想回答必须举左手；回答时既不能说得太快，也不能说得太慢，要大声、清晰、准确。为了达到这个效果，老师通过自己大声、准确、清晰的发音向学生举了生动的例子，现场展现出低声与高声、明确与正确、慢与快的区别。老师应该确保所有学生都要参与其中，让人回答问题或重复答案，一会是这个同学，一会儿是那个同学，一会儿是全班一起，尤其要鼓励那些没有兴趣、注意力不集中、贪玩的孩子们：首先要对经常对他们提问，让他们活跃起来，其次他必须把精力集中在大家都在讨论的主题上，第三他必须有所节制。在第一阶段，孩子们应该完整地回答，即要重复问题：‘我们正坐在教室里’（不能简单地说，‘教室里’）；‘上面，在我的头顶，我看见了天花板；’‘在左边，我看到了三扇窗户，’等等”

叶夫图舍夫斯基先生建议应该像认数1至10那样的方法开始所有的课程，一直认到120，全年都按照这个方法。

“一。老师拿出一个方块，向学生问：‘我有多少方块？’然后另一只手拿着几个方块，问，‘那么这儿又有多少？’——‘很多，几个。’”

“‘说出教室里有很多个的东西。’——‘长凳、窗户、墙、习字簿、铅笔、石笔、学生等等。’——‘说出教室里只有一个的东西。’——‘黑板、火炉、门、天花板、地板、图画、老师等等。’——‘如果我把方块放进口袋里，我手里还剩下多少方块？’——‘一个都不剩。’——‘那我要把多少个方块放到手中，才和之前手里的一样多？’——‘一个。’——‘说彼佳跌倒一次是什么意思？彼佳跌倒了几次？他又跌倒了一次吗？为什么说一次？’——‘因为我们只说一次而没说又一次。’——‘拿出石板（或习字簿）。在上面画一条这么长的直线。’（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条二至四英寸长的直线，或者在尺子上比划出长度。）‘擦掉。还剩下多少条？’——‘一条都不剩。’——‘多画几条这样的直线。’为了让孩子们认识数字一，想出任何其它的练习都是不合理的。这足以唤起孩子们对数字一的概念，而毫无疑问，这个概念在上学之前就已经有了。”

然后布纳科夫先生讨论了诸如练习之类的东西，还讨论了叶夫图舍夫斯基先生的数字四的分解练习。在审视传播观念的理论本身之前，人们就会不自觉地就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理论是否针对的就是那个难题。是否已经准确定义了必须使用教材的条件？让我们感到惊讶的首先是假想了作为教育对象的一些奇怪的孩子，那些孩子至少我在俄国从未看到过。他们的对话、传递的信息是针对两岁以下的孩子，因为两岁的孩子明白一切东西，但至于被问的问题，他们只会牙牙学语。任何一个六岁、七岁、八岁或者九岁的学生对这些问题都不懂，因为他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需要这样的对话，说明完全忽视或想忽视学生的发展阶段。

也许霍屯督人和黑人的小孩、或者一些德国小孩，不知道这样的对话告诉了他们些什么，但是俄国小孩，除了精神错乱的，所有上学的小孩，不仅知道什么是上，什么是下，什么是凳子，什么是桌子，什么是二，什么是一，等等，而且，按我的经验，被父母送到学校读书的农民家的孩子，每个人还能清楚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能理解别人的想法（当然是用俄语表达），能从一数到二十多；玩接子游戏时，他们能两点一数、六点一数，他们知道六里面有几点，有几个两点。那些来我们学校上学的学生们经常带来鹅，惹些麻烦，还向我解释。就算我们认同孩子确实没有那些老师想通过对话传授的概念，我也没看出他们选择的那种方法是正确的。

这么说吧，例如，布纳科夫先生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探讨的是如何教孩子学语言。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发现这本书一堆语言错误，还不用说各处引用其他书的内容。我发现叶夫图舍夫斯基先生提出的问题中也同样完全忽视了语言。叶夫图舍夫斯基先生想通过问题说明观点。但首先他应该明白传播观点的工具，即语言，必须准确。

这里提到的是发展以什么形式传授。让我们看看内容本身吧。布纳科夫先生建议向孩子们提出如下问题："你在哪儿能看到猫？在哪儿能看到喜鹊？在哪儿能看到沙子？在哪儿能看到黄蜂和金花鼠？金花鼠、喜鹊、猫的身体表面是什么，这是它们身体的哪些部分？"（金花鼠是教学法中最喜欢提到的动物，毫无疑问是因为俄罗斯中部农民家的孩子中没有一个懂这个词。）

"当然，老师不总是这么直接地问孩子们这些问题，好像之前就准备好的教学大纲一样。更多时候，老师会对智力还未开发的小孩子提出一系列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孩子们寻找大纲问题的答案，或者让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在特定时刻更正确的问题的那方面，或者引导他们从之前观察到的事物中去回忆。因此老师不必直接提出问题：'在哪里可以看到黄蜂？'而是，转向这个或那个学生，问他是否看见过黄蜂，

曾经在哪儿看到过，然后，综合几个学生的回答，为教学大纲中的第一个问题只定下一个答案。在回答老师的问题时，孩子们经常会回答一些与问题无直接关联的内容；例如，当问到什么是喜鹊身上的一部分时，可能一个孩子回答说喜鹊跳这种不相干的话，另一个回答说喜鹊叽叽喳喳，叫得很有趣，第三个回答说喜鹊偷东西——让他们补充说出自己记忆和想象中的一切东西，——让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大纲问题上，是老师的责任，老师应该注意的孩子们的回答和补充，也是为了阐述大纲中其他问题。在看一个新的问题时，孩子们能很快地回想到早已在思考的问题。由于他们观察到喜鹊披着羽毛，老师就会问：‘花金鼠也披着羽毛吗？花金鼠披着什么？小鸡披着什么？那么马呢？蜥蜴呢？’当他们观察到喜鹊有两条腿，老师问：‘狗有多少条腿？狐狸呢？小鸡呢？黄蜂呢？你还知道哪些动物有两条腿？四条腿？六条腿？’”

问题又来了：孩子到底懂不懂这些对话中说得很清楚的是什么呢？如果学生懂，那么，在这样的场合下，在街上或在家里这些不需要举起左手的地方，他们说的俄语肯定比老师要他们说的既漂亮又准确。他们肯定不会说一匹“披着”毛皮；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要强迫他们重复老师刚向他们提出的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他们不懂（除了花金鼠外，这是不会被承认的），问题来了：在美其名曰问题大纲中，指导教师的究竟是什么——是动物学还是逻辑学？抑或修辞学？但如果不是任何科学，仅仅是想讨论在那些物体上看到什么，但物体上有很多看得见的东西，也多种多样，那么应该有一条纲要指导应该谈论什么，然而在现实的教学中没有这样的纲要，也做不到。

人类所有知识都会为了一个目的而细分，这个目的就是知识可以更便捷地采集、整合、传递，这些细分类就称作各类科学。但在科学分类的范畴外，正如我们实际看到的那样，那些物体你想怎么讨论就怎么讨论，你可以说任何想得到的废话。不管怎样，这种对话的结果要么孩子们认真学习老师教的，例如花金鼠的知识，要么改变自己的

话语，用一定的顺序（不总是正确的顺序）组织在一起，记住并复述。因此这类的指导手册，大体上所有发展的练习，一方面极其武断，另一方面又废话连篇。例如，在布纳科夫先生的书中，似乎只有一则故事不是从其他作者那里搬过来的，这则故事是这样的：

“有个农民向猎人述说他的麻烦事：一只狐狸叼走了他养的几只小鸡和一只鸭子；那只狐狸一点都不怕看门狗丹迪，丹迪被拴住了，整晚都叫个不停；早上那个农民就在雪地上狐狸刚留下脚印的地方布置了一个陷阱，上面放了一块烤肉，——显然，那个红尾巴贼在屋子附近玩得很欢，但没掉进陷进。猎人听到农民吐的苦水后，说：‘好吧；等着瞧，看谁聪明！’猎人拿着枪、带着狗，沿着狐狸的足迹走，看狐狸是沿着哪条路进入院子的。白天那个贼狐狸躺在窝里睡大觉，不知道外面的事，这一点得清楚：于是猎人在路上挖了一个坑，盖上木板、泥土、白雪；离坑几步的地方放了一块马肉。晚上猎人给枪装满子弹，埋伏起来，在埋伏的地方，他能看到一切东西，能瞄准后轻松射击，猎人就在那里等着。天黑了，月亮露了出来。狐狸从窝里爬出，小心翼翼地向四周看看、仔细听听，抬起鼻子闻了闻。马上就闻到了马肉的气味，于是小跑到那个地方，突然停下来，竖起耳朵：这个狡猾的家伙看到一个土堆，但头一天晚上那个地方还没有土堆。狐狸对这个土堆很烦恼，盘算起来；它围着土堆打转，又闻又听，后来坐下来，从远处看了那块肉很久很久，猎人没法向他射击，——它太远了。狐狸想了又想，突然在肉和土堆之间全速跑来跑去。我们的猎人很小心，没有开枪射击。他知道那个贼狐狸只不过在试探土堆后面有没有人；要是自己朝奔跑的狐狸开枪，肯定射不中，于是他就像看自己耳朵那样，只当看不到那个贼狐狸。这时狐狸安静下来，——土堆不再令它烦恼：它轻快地走到那块肉跟前，高兴地吃了起来。猎人毫不犹豫，仔细瞄准射击，生怕错过这个时机。砰！狐狸痛得跳起来，倒下死了。”

这个故事到处都是主观臆断：主观编造狐狸在冬天叼走农民的鸭子，主观编造农民布置陷阱抓狐狸，主观编造狐狸白天在窝里睡觉（因为他只在晚上睡觉）；主观的地方还有冬天挖坑没用，坑上铺上木板也没用；主观的地方还有对狐狸吃马肉的描述，可马肉他从来都没吃过；主观的地方还有认为狐狸很狡猾，跑得过猎人；主观的地方还有那土堆和猎人，猎人怕打不到狐狸而不开枪。因此，所有一切，从头到尾，都是废话，任何一个农家男孩都会质问这个故事的作者，当然他不用举手就能说话。

然后布纳科夫先生课程中有一整套所谓练习，这些练习由如下类似问题构成："谁烤肉？谁劈柴？谁射击？"，并猜想学生这么回答："烤肉的人，劈柴的人，射手，"然而他给出的参考答案是那女人烤肉，斧子劈柴，有枪的话，老师射击。书中另一个主观的地方是喉咙是嘴的一部分等等。

其它的练习，如"鸭子会飞，还是狗会飞？"或"椴树和白桦是树，还是马是树？"，这些简直就是废话。此外，必须注意，如果这样的对话真正与学生开展起来（这样的对话永远都不会发生），即如果学生允许提问，那么选择简单内容（这些内容最难）的老师，以后每一步都会变得很复杂，部分要忽略提问，部分因为一个傻子问，十个聪明人答。

基于同样教育原则的数学教学中，同样有这样的现象。要么以同样方法教学生早已明白的东西，要么很武断地灌输毫无依据组织起来的文字。上述提到的课程以及其它课程加起来有10门，这10门都仅仅是孩子们早已知道的内容。如果孩子们总是答不上那类问题，那是因为问题本身表述错误，或没有站在孩子们的角度去提问。在回答那样的问题所遇到的困难的原因，和一个普通男孩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原因一样，这个问题是：三个孩子是诺亚的[注]，——闪、含、雅弗，——谁是他们的爸爸？困难不在于数学，而在于句法，因为问题的提

出及问题本身都不是同一个主语；但句法造成的麻烦，更加使用俄语提问的人难堪，对学生而言，也变得更难了；但是问题不再是数学方面的。

随便叫个人来立刻理解一下叶夫图舍夫斯基先生提出的问题：“一个男孩有四个坚果，另一个男孩有五个坚果。第二个孩子把自己所有的坚果都给了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给了第三个孩子三个坚果，剩下的平分给另外三个好朋友。请问最后三个好朋友每人得到了几个坚果？”像这样表述这个问题：“一个男孩有四个坚果。别人又给了他五个。他拿走了三个，剩下的想分给三个好朋友。他能给每人几个？”那么一个五岁的孩子就能回答上来。完全没有问题，但困难仅仅在于问题的表述错误，或让人记不住。正是这种句法造成的困难，孩子们要通过长期麻烦的练习才能克服，也使老师理所当然地认为，教孩子们早已知道的内容的同时，他什么都教了。同样的主观臆断存在于运用一定的方法和过程教算术中的数字组合和拆分，这种方法和过程的基础只是老师想象出来的。叶夫图舍夫斯基说：

“四步。（1）数字的形成。在黑板的最上端把三个方块放在一起——I I I。这儿有多少个方块啊？然后加上第四个方块。现在又有多少个啊？I I I I。三个和一个方块是怎样组成了四个方块的啊？我们要把一个方块加到三个方块上。”

“（2）分解成几个组成部分。四个方块是怎样得到的啊？或怎样把四个方块拆散？四个方块可以分成两个和两个：I I + I I。四个方块可以由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组成，或一个方块拿四次：I + I + I + I。四个方块可以分成三个和一个：I I I + I。也可以分成一个、一个和两个：I + I + I I。还能通过其它方法组成四个方块吗？学生们相信除了已经给出的方法外，再没有其它方法了。如果有学生这样拆分四个方块：一个、两个和一个，或两个、一个和一个；或一个和三个，老

师就会轻松地指出这些拆分只是重复之前的方法，仅仅是顺序不同而已。”

“每一次，只要学生指出一种新的拆分方法时，老师就会以这里说的方式，把方块放到黑板的槽里。因此顶端的槽里有四个方块；第二个位置放两个方块和两个方块；第三个位置四个方块会各自间隔一定距离放；第四个位置放三个方块和一个方块，第五个位置放一个方块、一个方块和两个方块。”

“（3）按顺序拆分。孩子很快就能指出这个数字如何按顺序拆分成几部分；即便这样，这第三步练习也不能视为多余：现在我们用两个一组的方块、单个的方块、三个一组方块组成了四个方块，——我们用怎样最正确的顺序把这些方块放到黑板上去呢？最开始应该用哪种拆分方式？用拆分成单个的方块的方式。单个的方块是怎样组成四个方块的啊？我们必须一个方块拿四次。那么两个一组、一对方块是怎样组成四个方块的啊？我们必须拿两个两个一组的——两个方块两次，两对方块。那么我们之后应该怎样拆分四个方块呢？可以用三个一组的：我们通过三个和一个，或一个和三个实现。老师向学生解释最后一种拆分，即1 1 2，是不能接受的方式，是前三种中间的一种的变形。”

为什么叶夫图舍夫斯基先生不认可最后一种拆分方式呢？为什么必须按照他指示的顺序呢？所有这一切都仅仅是主观臆断和想象出来的。实际上，很明显，对每一个认真思考的人来说，任何组合和拆分以及所有的算术，只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1 + 1 = 2, 2 + 1 = 3, 3 + 1 = 4，等等，——正是孩子们在家里都学会的，一般都称之为数十、数二十等等。每个学生都知道这个过程，不管叶夫图舍夫斯基先生制定了什么拆分方法，都可以从这里面得到解释。一个能数到四的男孩，会把四当作一个整体，同样也会把三、二、一当作一个整体。因此，他明白四是由一依次累加起来的。同样他明白四是由二加两个

一得到的，就像他知道两个一得二一样。那么，在这儿教学生什么呢？是教他们明白的东西，还是教他们必须按照老师的想法数数吗？

那一天我碰巧上了一堂按照格鲁贝的方法讲授的算术课。老师问一个学生："8加7是多少？"学生马上回答说是16。他边上的同学，也很快举起左手，说："8加8等于16，少一个等于15。"老师严厉地打断了他，叫第一个男孩从8一个一个地数，数到15为止，虽然那个男孩很早就知道自己错了。在那个学期，他们才学到15，16被认为是学生还不懂的。

恐怕很多人看到我写的这些长篇大论，都在反驳根据格鲁贝的思想制定的识物和数数的教学方法，会说："你在这儿谈论的都是些什么呀？不值得批评的东西不都是废话吗，这个还不明白？为什么你要挑布纳科夫先生和叶夫图舍夫斯基先生的失误和错误，而且还吹毛求疵？"

在我开始关注教育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之前，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但我关注后，便自信布纳科夫先生和叶夫图舍夫斯基先生绝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代表了我们教育当局，他们的规定正在我们的学校里执行。在边远地区，我们会发现教师，尤其女教师，在面前打开叶夫图舍夫斯基和布纳科夫的指导手册，根据他们的指导提问，问一类一类是多少，问母鸡披着什么。如果这只是理论家的发明，而不是实际工作的指导，没有人执行，如果不牵涉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孩子的教育，那么倒是很有趣的。当我把这当作理论想象来读，是很开心的；但我得知并看到这正在孩子们身上实践，我为他们感到惋惜和羞愧。

先别提他们错误定义了教学目的这件事，单从理论的角度来说，这个学派的教师们就犯了本质上的错误，他们脱离了所有教育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这种教育是处于学科的最高级还是最基础阶段，是大学教育还是中小学教育。所有教育的本质条件在于异中求同，把不

同现象的规律教给学生。因此，在学习语言时，应该教学生单词的规律，学习数学时，应该教学生数字的规律。语言学习在于向学生灌输句子、单词、音节、读音的分拆及逆向组合的规律——这些规律组成了教育的主题。数学教育在于灌输数字的组成和分拆的规律（但是请注意——不是灌输数字组成和分拆的过程，而是灌输组成和分拆的规律）。因此，第一个规律就是把一个集合视为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单元，正如一个孩子说："2+1=3"那样。他把2作为一个单元。这个规律是接下来的计数、加法以及整个数学规律的基础。但是关于黄蜂等主观的对话或10以内的问题——各种可能的分拆，——不能形成一个教育的主题，因为，首先，他们超越了这个主题，其次，他们没有论及规律。

这是这种方法从理论方面呈现出来的问题；但是理论批评经常会错，因此我想通过实际数据证明我的推断。G某P某给了我按照格鲁贝的方法讲授识物和数学的实际结果的例子。老师告诉一个大一点的男孩："把你的手放到你的书下面！"为了证明老师教过他"上"和"下"的概念，这个聪明的男孩，当被告诉要把手放到书下面的时候，把手放到了书的上面，但我相信，那个男孩三岁时就知道什么是"上"，什么是"下"。我一直都在看这样的例子，我想说，这些例子比起任何东西都清楚地表明，这种针对俄国孩子的识物教育是多么无用、多么奇怪、多么丢人。一个俄国小孩不能也不愿意相信（他对老师和自己都非常尊重），老师问他天花板是在上面还是下面，或他有几条腿时，多么严肃认真。算术方面也一样，我们看到学生甚至不知道怎么写数字，在整个教学期间就只是让学生练习心算加到10，半个小时里，老师只是提问10以内的问题，学生的回答一直都有错的，凡是想得到的错误都犯了。显然心算教育毫无结果，而且句法造成的困难，包括提出的问题不规范，同以往一样仍然存在。因此，测验的实际结果不能证实这种发展确实有用。

但是，我会说得更确切、更谨慎。也许发展的过程，在研究和分析学生已知内容时，一开始并没有详细的定义，但会在后来起作用。也许老师刚开始通过分析掌握学生的思想，后来紧密而轻松地引导他们，从对一张桌子的描述和计算2+1这种狭隘的内容引导他们进入真正的知识范围，学生们不再局限于学习他们已知的内容，而且还学习到新知识，学会用一种更便捷、更明智的方式获取新信息。德国老师和他们的追随者，其中包括布纳科夫先生，说得很清楚，识物教学是为了引入“家庭科学”和“自然科学”，因此这种推测得以证实。但我们花了好大力气，却没有在布纳科夫先生的指导手册里找到这种“家庭科学”和“自然科学”是怎样讲授的，哪怕是能理解这个词的任何信息，而不是一个屋子和门廊的描述，——学生已知的内容。布纳科夫先生，解释了讲授天花板和炉子在哪里的必要性之后，在书中第200页，简短地说：

“现在有必要回顾识物教学的第三阶段，我对这个阶段的内容说明如下：对国家、郡县、政府、整个国土及其自然产物、居民的研究，概括说来，是家庭科学的概论和自然科学的开端，阅读的内容居多，有赖于对前两个阶段的即时观察，这种研究拓宽了学生们的思想境界——丰富了他们的概念和观点。我们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实物似乎是解释性读物及老师的讲述的补充，——因此，明确第三学年要做的事，与论述第二学年做的事有很大关系，第二学年做的事开始考虑教育主题的组成了，也就是所谓的母语——解释性读物。”

我们转向第三学年，——解释性读物，但是我们绝对找不到指导如何灌输新信息的任何东西，只有些读怎样怎样的书比较好，在阅读中提出怎样怎样的问题比较好。那些问题又非常奇怪（至少对我而言），例如，比较乌申斯基和阿克萨科夫写的关于水的文章，给学生的问题是要他们解释为什么阿克萨科夫认为水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乌申斯基认为水是一种物质，诸如此类。因此，我们再次发现同样的强

加给学生的观点，老师对观点的细化（通常是不正确的），但至于如何把新知识灌输给了学生，却只字不提，毫无线索可循。

该教什么还不明确：是自然历史还是地理。什么都没说，只有我刚才提到的带着那样的问题去阅读。关于教学的另一方面，文字——语法和拼写，——我们也一样徒劳无功，找不到基于后续发展的新教育方法。同样，以哲学的定义开始，接着进行语法分析的陈旧的佩列夫列夫斯基的语法，成为所有新的语法练习和布纳科夫先生指导手册的基础。

在数学方面，也是一样，我们费了气力却找不到，之前在第二学年数到20的练习基础上，真正开始数学教学的阶段，任何新的更简单的方法。哪里遇到了算术方面的真正困难，哪里就有必要向学生全面解释这个问题，在计数、加、减、除、分数的除与乘方面，你找不到一丝更简单的东西，任何新的解释，只有从陈旧的算术书上引用的内容。

这种教学千篇一律。全部重点都是教学生已经知道的内容。由于学生知道所教的是什么，能轻松地按照期望的要求回答老师要求他回答的问题，老师就认为他确实教了一些东西，学生的进步也是巨大的，老师极舒服地在一个地方演讲，没有关注教学中真正的难点是什么，即教新东西。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学著作中铺天盖地的都是识物课程的指导手册，都是有关如何管理幼儿园（新教育学最奇怪的毒瘤）的指导手册，都是用于阅读的图片和图书，里面永远重复着同一篇狐狸和雄黑琴鸟的文章，重复着那么几首相同的诗，那些诗也不知什么原因作了各式各样的改变，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注释，用散文的形式呈现了出来；但是没有哪怕一篇给孩子们读的新文章，也没有哪怕一本给中小学学校用的俄语语法书、古教会斯拉夫语语法书、斯拉夫语词典、算术书、地理书、历史书。所有的人力都集中在写儿童教育的课

本上，但这些课本的内容不需要也不应该在学校传授，因为孩子们在生活中学到了。当然，写这类书没有止境；我们可以只有一本语法和算术书，但是，像那些我从布纳科夫先生那里摘录的练习和反馈，从叶夫图舍夫斯基那里摘录的拆分数字的顺序，可能会无穷无尽。

教育学与教人如何走路的科学一样处于同一境遇；人们想发现如何教导孩子们的原则，如何命令他们收紧肌肉、拉伸肌肉等等的原则。这种境况是两个基本原则导致的：（1）学校的目的是发展不是科学，（2）这种发展和获得发展的方法是可以从理论上界定的。这一点不断地导致现在整个学校方面处于糟糕和经常很荒谬的状态。人力白白浪费，现在渴望教育的那些人，就像久旱盼雨的青草，准备接受教育，请求教育，——而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接受一块石头，但他们很难弄明白他们认为教育是个好东西到底有没有错，或者提供给他们的东西有没有错。事实就是这样，其中任何一位熟悉现行教学理论，明白学校实际状况的人，都不会没有一丝怀疑。那么不由得又产生一个问题：诚实、有文化、真心热爱工作、希望行善之人，——我认为我的对手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人，——是怎样处于这样一个奇怪的状况，错得这么远呢?

这个问题吸引了我，我很想说说我想到的答案。原因有很多。导致教育走到了如今这条错路上的最合乎常理的原因就是批评原来的制度，而且是为了批评而批评，只是批评，没有提出新的原则。谁都知道批评是件很容易的事，如果受到批评的事情，没有人在其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主张，与受到批评的事情相比，这种批评更无效果，而且通常都是有害的。如果我说某某事不好，因为我不喜欢，或因为大家都说它不好，或者它确实不好，但不知道怎样才算好，那么这样的批评通常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新派教师们的观点，总的来说，最基本的就是批评之前的各种教学方法。即使到现在，大家没有把人打倒在地的意识，但我们在每本指导手册里、每个讨论中，都能看到听到“囫囵吞枣似地阅读是有害的；用心体会数字的含义，心算数字运算是不可

能的；死记硬背是不好的；还没学会数到2和3，就计算几千几千的数字，是有害的，”等等。与旧观点不同的主要是对老方法的批评，而炮制的新方法又与老方法完全针锋相对，但是并没有提出产生那些新方法的教育学的新基础。

对于通过整页整页地熟记诗篇学习阅读，通过死记硬背数字学习算术等等这些老方法，批评起来很容易。但我要说，首先，现在已经没有必要攻击这些方法，因为很难找到哪位老师还在顽固地采用这些方法，其次，如果批评这种现象，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我是陈旧教学方法的辩护人，那么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反对我的人，正值青春，并不知道将近二十年前，我竭尽全力，重点反对那些陈旧的教学方法，并参与废除那些方法的行动。

可见旧的教学方法没有任何好处，他们在没有建立任何新的基础下，就开始寻找新的方法。我说“没有建立任何新的基础”，是因为只有两条亘古不变的教育基础：

（1）确定教育内容的原则，（2）教育方法的原则，即确定哪些科目是必须要教的，选择的教育方法是最好的。

没人关注这两个基础，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理由，创造出类似哲学性质的自认为合理的想法。但是这种“理论基础”，正如布纳科夫先生偶尔也表述得非常清楚一样，不能视为一种基础。因为旧的教学方法正是拥有这样的理论基础。

教育真正、不容置辩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应该知道这些或那些东西，我们应该怎样去传授？”我在十五年前就尽力提出了其全部的意义，但白费气力，至今无人谈及。结果就是一旦看清旧方法不好时，不是尽力找到最好的方法，而是立即着手发现一种新方法，与那旧方法完全对立。正如一个人发现自己的房子冬天很冷，不去花力气了解冷的原因，解决冷的方法，而是立马想找另一间房子，与现在住的房

子越不像越好。我那时在国外，还记得自己在各地都遇到了踏遍整个欧洲寻求新信仰的先驱们，即教育部官员，他们正在研究德国教育。

我们当前采取了离我们最近的邻居，德国人的教学方法，首先是因为我们总倾向于模仿德国人；其次是因为德国人的教育方法是最复杂最精巧的，要是说到从国外取经，当然，取的必须是最时髦最精巧的东西；第三是因为这些方法尤其多于任何一种那些同旧方法对立的方法。因此，新的方法取自德国人，而不是我们自己人创造的，这些新方法有一个理论基础，即证明这些方法合理的类似哲学的理论。

这个理论基础大有用处。那时的父母或仅仅明智之士，在积极思考教育问题，对这些方法的效果表示怀疑，他们被问道：“那么裴斯泰洛齐[注]怎样，狄斯特威格[注]怎样，丹泽尔怎样，武斯特怎样，讲方法论的人怎样，讲启发式教学的人怎样，讲教学法的人怎样，将集中化教学的人怎样？”那种勇敢的人摇摇手，说：“上帝保佑他们——他们更懂。”这些德国人的方法也还有其它好处（这也是他们强烈支持采用这种方法的理由），那就是老师不需要花太大力气，不需要继续深造，不需要审视自身及教学方法。大部分时间老师按这种方法教孩子们知道的内容，而且都按教科书教，非常方便。出于人类固有的缺点，老师也不知不觉地喜欢这种便利。我很高兴，坚信我在教书，在做一件重要而且时尚的工作，按照书上的内容告诉孩子们什么是花金鼠、马有四只腿，两个一起或三个一起把方块移位，问孩子们二加二是几；但是，如果不需要告诉孩子们什么是花金鼠，老师就得告诉或读些有趣的东西，教些语法、地理、神圣的历史的基础知识，教些四则运算的基础知识，那么老师就得立刻审视自己，大量阅读，更新自己的知识。

因此，旧方法受到批评，新方法来自德国人。我们俄国人的心理态度还不迂腐，这种方法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是外来的，它的特异之处也非常夺目，人们会认为永远都不可能借鉴到俄国来，然而这种方法

正在实行，尽管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实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产生的效果时不时地会比旧的教堂的方法好。这是因为，自从新方法（正如该方法在德国始创一样）因旧方法受到批评而启用，旧方法的缺陷才切切实实地给去除了，然而，反对旧方法过了头，大家也显露出德国人迂腐的特点，执行新方法时也走到另一个更远的极端，于是出现了新的缺陷，几乎比旧方法的还要大。

以前用俄语教阅读时给辅音加无用的词尾（buKi —— uki, vyedi —— yedi），用德语是加es em de ce等，给每一个辅音加上元音，有时在前，有时在后，这造成了一些麻烦。现在他们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想不用元音读辅音，很显然不可能。在乌申斯基的语法（乌申斯基是我辈发声方法的鼻祖）中，在所有关于发音的指导手册中，词尾是这样定义的："不能单独发音的音。"这种音是任何人都教不了学生的。我说单独发h这个音是不可能的，但通常会教你bu时，有人告诉我那是因为某些人没这个本事，读尾音是需要很大技巧的。我自己看到一位老师不止十次纠正一个学生，尽管他似乎对发短b的发音相当满意，直到最后那个学生不知说了什么。正是这些b的发音，即同乌申斯基所定义的不能发音的声音，或者需要特殊技巧发音的声音，阅读才开始按照学究般的德国人的指导手册的内容教学。

以前音节靠死记硬背、不解其意地学（这不好）；与之完全相反，新的时髦的方法要求我们根本不要分音节学习，一个很长的单词绝对做不到，现实中也从来没有做到过。每位老师，依据发声方法，觉得有必要让学生在单词某个地方停顿一下，分开发音。以前他们常常读诗篇，但因为诗篇的风格高深，孩子们不能理解（这不好）；与之相反，新的方法要孩子们读些句子，这些句子里没有任何需要解释的单词或需要靠背才能学会的他们无法理解的内容。在以前的学校里，老师根本不与学生沟通；现在要求老师同学生无所不谈，谈学生已经知道的或不需要知道的东西。数学方面，以前学生通过背运算的定义去学习，但现在他们不再接触运算，因为，根据叶夫图舍夫斯基

的说法，他们只是在第三年才学习计算，而且设想他们全年什么都不教，只教数数数到十。以前教学生计算大量无名数，没有关注数学的另一面，即解决问题（写方程式）。现在教学生解决难题，在他们还不懂计算，不知道怎么进行数字运算之前，就写方程式，尽管经验告诉老师写方程式或解决难题时遇到的困难是在生活的总体发展中解决的，而不是在学校解决的。

人们发现——这种发现完全正确——学生被一些大数字的难题给难倒了，换一个同样的问题，但数字小些，这样做对学生而言并没有更大的帮助。在生活中学会探索解决小数字问题的学生，是知道解决过程的，会把这个过程搬到解决大数字问题上面。发现这一点，新派老师们就只想教小数字的难题解决方法，可这形成不了教学的学科，只是生活方面的事。

在语法教学方面，新派再次依旧逆行其道——批评旧方法，采用与之完全相反的新方法。以前学生们常常背诵语言各个部分的定义，从词源到句法；现在他们不但从句法开始学习，而且甚至从逻辑开始学习，大家认为他们是学得会的。根据布纳科夫先生的语法书，就是佩列夫列夫斯基的语法书的精简本，甚或相同的一些例子来看，通过一开始就学句法分析的方法学习语法会很吃力，我想说，对俄语来说是不可行的，俄语不是完全遵守传统句法形式的。一句话，新派确实废除了一些弊端，主要包括增添的多余辅音、死记定义等，这方面优于旧方法，在阅读作文方面收到更好的效果；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形成了新的缺陷，阅读内容最没有意义，算术不再作为一门学科讲授。

实际上（我可以对所有督学、所有造访过学校的学校理事会成员以及所有的教师指明这一点），事实大多数采用德国人方法的学校，都会产生这种弊端，几乎没有例外。孩子们没有通过发音系统学习，而是通过字母组合的方法学习；不是念b，v，而是念bǔ，vǔ，把单词分解成音节。识物教学完全不识物，算术完全算不下去，孩子们根本

没什么东西读。老师们完全不知不觉地脱离了理论需求，依从了大众的需要。这些实践的结果，各处都重复出现，似乎应该证实了方法本身的错误；但是在那些写指导手册、制定规则的学究们中间，还存在着对大众学识和需求的完全忽视和反感的现象，因此这些方法的现实反映丝毫没有碍他们的事。很难想象那些学究们的世界里大众是个怎样的概念，怎样从大众那里形成了他们的方法及所有随之而来的教学方式。

布纳科夫先生为了证明识物教学和发展对一所俄国学校的孩子们非常必要，极其天真地援引裴斯泰洛齐的话："就让任何一个普通人，"他说，"来驳斥我所说的，没有什么比向人灌输观念更难的事了。事实上，没人驳斥我。那些瑞士的牧师们断言，人们找他们指导时，不理解他们听到的内容，牧师们也不明白人们对他们说了些什么。居住在该国的城市居民也对全国人民没有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而感到惊讶；国家公务员学会向他们的主人表达自己思想时，已经是许多年之后的事了。"在瑞士普通人与受教育阶层的联系被视为俄国类似这种联系的基础。

我认为详细阐述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是多余的，在德国，人们说一种叫做低地德语特别的语言，在瑞士部分地区的德国人，这种低地德语早已从德国语言中脱离出来，然而在俄国，我们经常说着一口蹩足的语言，而大众总是说着一口漂亮的俄语，在俄国，农民用裴斯泰洛齐的话说那些老师倒更正确，一个农民和他的孩子说很难理解那些人，例如，指那些老师，说的是什么，这样说完全没错的。那些学究们大胆地说农民学校里来了些小野人，因此也大胆地教他们什么是下、什么是上，教他们黑板放在台子上面，黑板下有槽。就是在那些学究的世界里，大众被彻底忽视。那些学究不知道，要是学生问起老师来，可能会有很多东西老师都不知道；例如，要是你擦去黑板的油漆，几乎每个男孩都会告诉你黑板是什么木头做的，或者是松木、或者是椴木、或者是白杨木，这些老师可答不上了；一个男孩对猫或小

鸡的描述比老师描述得还好，是因为他比老师观察得更仔细；他不知道有关货车的问题，但他知道有关乌鸦、牛和鹅的问题。（关于乌鸦的问题：天上飞着一群乌鸦，地上有一些栎树：如果每两只乌鸦落在一棵树上，就会缺一只乌鸦；如果一只乌鸦各落在一棵树上，就会缺一棵树。请问有多少乌鸦和多少栎树？关于牛的问题：100个卢布买100头牛——半个卢布买一头牛犊，三个卢布买一头母牛，十个卢布买一头公牛。请问分别有多少头公牛、母牛和牛犊？）德国学校的老师们甚至不会想到俄国每个农家男孩天生就能快速理解、蓬勃发展、蔑视一切错误，随时嘲笑一切错误，——因此在四十多双聪明的年轻人火眼之下，能十分大胆、不怕讥笑，表现自己的能力。也是这个原因，一位了解大众的真正的老师，无论多么严厉地教农家孩子什么是上、什么是下，二加三是五，而不是只知道要对付学生的老师，都能做得到。

因此，导致我们犯这样错误的主要原因是：（1）忽视大众；（2）不自觉地为了轻松，教孩子们已知的东西；（3）倾向于模仿德国人；（4）批评旧的基本原则，又没有提出新的基本原则。这最后一点使新派的学究们提出的新方法外表看起来与旧方法完全不同，但其基础、教学方法以及结果和旧方法骨子里完全相同。无论哪种方法，基本原则是老师要完全地牢牢掌握教的内容和方式，这种了解不是从大众的需求和经验中得出的，而仅仅是从理论上永远坚持教这教那，用这样的方式教，他就这样教了。旧学派，我简称为教会派的老师，牢牢记住他必须让孩子们死记硬背祷告书和诗篇，而且承认别无二法；现在新的德国学派的老师们也是如出一辙，牢牢记住他必须根据布纳科夫和叶夫图舍夫斯基的要求，从单词“whisker（须）”和“wasp（黄蜂）”开始教起，提什么是上、什么是下的问题，讲解讨人喜爱的花金鼠，而且承认别无二法。这两种方法都基于他们坚信他们知道最好的方法。对基本原则的定义是更深层面的相似。如果你对一位老师说教会的阅读会花孩子们很长时间，给培养孩子们的读写能力带来困难，他会说主要的目的不在读写，而在“神学教育”，即教会书籍的学

习。同样你会得到按照德国人的方法进行俄语阅读教学的老师的回答。他会告诉你（所有人都会说道并写道）主要问题不是快速获得阅读、写作、算术的技巧，而是“发展”。这两种方法都把教育的目的独立在阅读、写作、算术，即科学等其他绝对必要的内容之外了。

这种相似性可以继续细分到更细的方面。无论哪种方法，所有的学前教育、所有校外学到的知识都不会考虑在内，——所有入学的学生都一致被视为愚昧无知，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如果一个男孩认识字母和音节a，be，他进入教会学校后，会被纠正为buki-az —— ba。德国学派也确实一样。

正是如此，无论哪种学派，有些孩子们不能学到基础知识。

正是如此，无论哪种方法，绝大多数的教学都十分机械，很少心灵的启发。无论哪种学校，学生们写得一手好字，朗读文章发音绝对标准，但不是像在读文章，而是像在念字。正是如此，无论哪种方法，学校里全都是外部纪律，孩子们一直都很害怕，只能接受最严厉的管教。科罗廖夫先生随口说过按照发声方法进行的教学，棍棒不可少。我见过采用德国人方法的学校就是这样，我想即使新式德国学校，没有棍棒式教育，就不可能维系下去，因为就像教会学校一样，教学不问学生兴趣所在，只是按照老师的想法，教似乎必须要教的，这样就只能靠强制手段。让学生受到强制通常就是棍棒。教会学校和新式德国学校如出一辙，基本原则一致，导致的结果也相同。但是，如果两者选其一，我宁可选教会学校。两者缺陷都相同，但教会学校已经有一千年的传统了，在大众心中分量极重，是教会的权威机构。

批评和分析完德国学校之后，我觉得有必要——鉴于我所说的，即批评时指出不好之处应该如何纠正，这样的批评才是有效果的，——有必要说说我认为合理的教学基础是什么，在这些基础上建立的教学方法是什么。

为了阐述我发现的每项教育活动的这些无可非议的基本原则时，我不得不再次重申，重申十五年前我在教育期刊《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上发表的言论。我重申的内容对新式学校的老师而言并不冗长，因为我当时写的没有被那些老师们所完全遗忘，只是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然而我仍然认为当时我所表述的内容也许会为作为一种理论的教育学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十五年前，我研究国民教育这个问题时，没有预设任何理论和观点，一心只想直截了当、简单明了地提出这个问题，我，作为一名在校老师，立即就面临两个问题：（1）我必须教什么？（2）我必须怎样去教？

当时，即使现在，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仍然五花八门。

我知道一些老师，关在了自己狭窄的理论世界中，认为如同除了透过窗户的光线外再也没有其它光线一样，也不会有其它观点。

我请那些这么想的人注意，这只是他们看起来这样，正如反对他们的人看起来那样。对教育感兴趣的一群人来说，之前存在五花八门的观点，现在一样。以前，和现在一样，在回答应该教什么的问题时，有些人说除了基础知识之外，小学要教的最有用的就是自然科学的内容；另一些人，甚至和现在一样，说自然科学没有必要教，教了反倒有害；以前，甚至和现在一样，有些人建议教历史或地理，而另一些人觉得没有必要；有些人建议教古教会斯拉夫语、语法、宗教，而另一些人也认为教那些是多余的，开出了一个最主要的“发展”的药方。在如何教的问题上，答案也一直都是五花八门。尤其在阅读和算术教学问题上，提出的方法最多。

在书亭，按照buki-az——ba的发音方式编写的布纳科夫先生的教程、佐洛托夫先生的卡片、达拉甘女士的字母表，并排放在一起售卖，这些书都有忠实的读者。我遇到这些问题，但在俄国的文献中找不到答案，于是转向欧洲的文献。在读过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关于那些让我了解所谓欧洲教育科学中典范的文章后，我不但没有找到任何

我关注的问题的答案，而且深信，作为一门科学，这个问题在教育学中甚至都不存在；任何一所学校的每位老师都坚信不疑，他自己采取的方法是最好的，因为那些方法都基于绝对真理，用批评的眼光去看待那些方法对他而言毫无用处。

然而，如我所说，因为我研究国民教育这个问题时，没有预设任何观点，或者因为我研究国民教育这个问题时，没有远远地定下规则我该教什么，而成为了边远地区一所乡村普通学校教师，——所以我坚信必定有某种标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教什么和怎么教。我应该教背诵诗篇，还是教生物分类？我应该按照从德语翻译过来的发声表教，还是按照从祈祷书翻译过来的发声表教？我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得益于天生的对教育的敏感，也得益于我对这个问题的密切而热烈的关注。

当我一下子与那四十个小农民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组成了我的学校（我把他们叫做小农民是因为我发现他们具有俄国农民鲜明的特征，聪明、拥有丰富的生活实践知识、诙谐、简朴、讨厌虚伪），当我发现他们很敏感，做好准备获取他们需要的知识时，我立刻发觉陈旧的教会教学方法失去了作用却还被使用，对他们没有好处。我开始试验别人推荐的其它教学方法；但是，因为就我的信念及性格而言，都十分讨厌教育上的冲动，我没有施加任何压力，我注意到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些知识时，不会强迫他们，而是寻找其它知识。通过这样的试验，在我本人，那些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我一起教学的老师们，以及采取同样的自由原则的学校看来，教育界描述的有关学校的几乎所有东西都与现实有着巨大的鸿沟，许多建议的方法，例如识物课程、自然科学、发音方法等等，引起了学生的蔑视和奚落，不被学生接受。于是我们开始寻找学生愿意接受的内容和方法，也形成我的教学方法。

但是，我的这种方法和其他方法齐头并进，为什么我的就比其它的要好，这个问题仍然和以前一样没有解决。因此，教什么及怎么教的标准问题对我而言意义更加重大；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才能确信自己教的既无害又有用。这个问题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在我看来都是整个教学法的基石，为了找到解决方案，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期刊《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出版工作上。在几篇文章中（我坚持我当时说过的话），我提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并尽一切所能去解决。那时对我提出的问题，整个教育文献中既没有赞同的，甚至也没有反对的，有的只是完全地漠视。只有对某些细节和微不足道的东西攻击，问题本身显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我当时还年轻，那种冷漠让我伤心。我不明白，我的问题“你是怎么知道教什么和怎么教的呢？”，竟然使我像这样人，比如，像对一群土耳其夏帕[注]讨论以何种方法向民众征收更多税的时候，作出如下建议的人：“先生们，为了了解从每个人身上征了多少税，我们首先要分析这个问题，即你们基于什么权力能强行征税。”显然，所有的夏帕都会继续讨论强行征税的方法，对不相干的问题只有沉默。但是问题不能回避。十五年前，这个问题没有引起关注，每所学校的老师，相信别人都在空谈，自己才是对的，并基于他们自己很成问题的哲学基本原理，非常冷静地提出规则，他们把那种基本原理作为自己丁点儿理论的基础。

然而，只要我们完全抛弃预设的观念，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难解决。我一直设法阐述并解决这个问题，无须重复那些论据，愿意的话可以读我的论文，我将直接提出我得出的结论。“教学的唯一标准就是自由，唯一的方法就是——体验。”十五年后我这个观点没有丝毫动摇；但是我认为有必要更精确地定义我所的理解的这几个字，不仅仅就总体的教育而言，而且还要就小学特殊的教育问题而言。一百年前，欧洲、我们都没有提出教什么及如何教的问题。教育与宗教密不可分。学习阅读就是学习圣经。在伊斯兰教国家，基础教育与宗教的关系仍然牢牢地维系着。学习就意味着学古兰经，结果就是阿拉伯语。但是，当宗教不再成为应该教什么的标准，学校不受宗教控制，

这个问题就会凸显。但没有凸显的原因是学校不是突然就摆脱了宗教，独立自由起来，而是以一种感觉不到的步伐独立的。现在每个人都认同宗教不能作为教学内容，也不能作为教育方法的指南，教育有基于自身的不同需求。这些需求是哪些呢？他们的基础是什么呢？这些原则性的东西应当明确，因此有必要要么通过哲理方式明确论证出来，要么至少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对此达成一致。但是真是这样的吗？毫无疑问，不管是什么，在哲学上还没有发现那些原则性的东西，并逐渐积累起来以决定应该教什么，更何况问题本身不是一个抽象而是一个具体实际的问题，取决于无数重要条件。同样在忙于解决该问题的所有人中间也基本找不到大家都赞同的原则，大家赞同的要作为实践的基础，作为普遍的常识表达出来。不仅仅是大众方面，就是在高等教育方面，我们都可以在优秀教育代表中看到完全不同的观点，例如，关于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问题。然而，尽管缺乏任何基础，我们看到教育正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行，总体上只受到一个原则指导，那就是自由。传统和现实的学校并存，且都准备视自己为唯一合适的学校，能满足家长送孩子上学的一些需求。

不管我们站在何种立场考虑这个问题，在普通学校，决定学习内容的权利同样是属于大众的，也就是说，要么属于学生自己，要么属于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因此普通学校里应该教给孩子们些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来自于大众。但是，也许我们会说，我们这些有高度文化教养的人，绝对不能屈从粗野大众的需求，我们必须教大众哪些是他们想要的。很多人这么想，但对此我只有一个答案：给我们一个坚实明确的基本原则，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或那个，让我们见识一个这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有高度文化教养的人中间不存在关于教育的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在这个社会里，不会永远重复着这种现象，如果教育落入了牧师的手中，大众受一种意义上的教育，但教育落入了改良主义者的手里，大众又受另一种意义上的教育，——让我们看看不存在这种现象的社会状态，那么我会同意你们的观点。只要

这种现象不存在，除了学习者的自由外，别无标准，大众学校，孩子学习的地方由父母决定，即由大众的需求决定。

这些需求不仅仅十分明确、清晰、俄国各地都一样，而且经过深思熟虑，内容广博，包括了考虑应该教大众什么的人提出的所有多元化的需求。这些需求是：俄语及古教会斯拉夫语阅读的知识、计算。各地的人一直都认为自然科学无关紧要。他们的教学大纲值得关注，不但没有产生异议，明确不动摇，而且依我看来，需求不狭隘，观点正确。大众认可两方面的知识，这两面的知识在众多观点中是最明确、最少举棋不定的——语言和数字；其它的都无关紧要。我认为大众是完全正确，——首先，这方面的知识，没有他们无法忍受的不全面及错误的地方，其次，那两种知识的范围非常广阔。俄语及古教会斯拉夫语语法以及计算，即一种死的语言，一种活的语言，以及这两种语言的词源、句法结构及文学作品，算术即所有数学的基础，形成了他们的知识纲要，可惜有文化修养的阶层却很少有这样的知识纲要。第三，大众是对的，因为根据这份教学大纲，他们在小学接受的教育仅仅是为他们开通学习更高深知识的通道，显然，那两门语言及其形式的所有知识，以及算术知识完全为独立获取所有其它知识打通了道路。大众，在教给他们各种各样支离破碎的零散知识时，会感受到这些知识之间的错误联系，并驳斥这些错误，他们说："我只需要这些，——古教会语言和自己说的语言，以及数字法则，其它的知识，我自己决定要不要。"

因此，如果我们承认自由是应该教什么的标准，普通学校的教学大纲就定义得很清晰，不会变化，直到大众说出新的变化再重新定义。古教会斯拉夫语、俄语和算术是最可能纳入的，别无其它。这也决定了普通学校教学大纲的范围，然而这个范围并没有假设这三门课系统地讲授。如果教学大纲能促使三门课收到均衡发展的结果，当然不错；但也不能说以一门为主，其余为辅的大纲是有害的。问题只是要在这种教学大纲的范围内讲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源于父母的

要求，特别是老师的知识结构，这一门课或那一门课可能更主要些，——神职人员对古教会斯拉夫语的要求，县学校的老师的要求——要么是俄语，要么是算术；所有这些情况下，大众的要求都会被满足，教学不会脱离基本标准。

问题的第二部分，怎样教，即如何找到最好的方法，仍然没有解决。

正如问题的第一部分教什么一样，基于思考假设可以建立一套教学大纲，这会产生相互对立的学校，关于怎样教的问题也会如此。让我们以阅读教学的第一阶段为例。一个人断定通过卡片更容易教；另一个人——通过b，v系统教；第三个人——通过科尔夫的方法；第四个人——通过be，ve，ge系统教，等等。据说修女通过buki-az —— ba系统用六个月教阅读。每一位老师，都相信自己的方法最好，要么以教得比别人快的事实来证明，要么以布纳科夫和德国老师援引了他方法特点的思考来证明。现在，这样的例子有上千种，我们应该明确知道我们应依据什么来选择。理论、思考，甚至教学结果不能作为全面的依据。

教育和教学通常是抽象地思考，就是说，问题讨论的是怎样用最简单的方法制定某门课的教学方案（无论是对一个孩子还是对一群孩子）。这种观点非常错误。所有教育及教学都可以看做是仅仅两个人或两群人为了各自的教育或教学目的而建立的一定关系。这个定义，比其它定义都笼统，但对国民教育却有着特殊的参考意义，国民教育的问题是数量庞大的人群的教育问题，也没有所谓一个理想的教育的问题。总体而言，对国民教育，我们不能这么提问，“怎样才能给予最好的教育？”正如大众的营养问题，我们不能问最有营养、最好的面包是怎样烤出来的。问题应该这样问：“在想学习的人和想教的人之间应该怎样建立最好的关系？”或“这些筛好的面粉怎样才能做出最好的面

包？”因此如何教和最好的方法是什么的问题就是最好的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的问题。

我想，没有人会否认教师和学生的最好关系是自然而成的，相互对立的关系是强迫出来的。如果这样，所有方法的衡量标准就是教学中建立的自然而然的关系越多，强迫教学的就越少，自然而然的关系越少，强迫教学的就越多。孩子们越少被迫去学，方法就越好；越多——就越不好。我很高兴我无须论证这个明显的事实。每个人都同意这个观点，就像保健方面，食物、药物、锻炼，如果让人厌恶或感到疼痛，都不会有效，同样在教学方面，没有必要强迫孩子学习他们厌倦反感的东西，如果必须强行要孩子们学，只能说明方法有问题。任何一个教孩子的人毫无疑问都会发现老师对自己所教的内容懂得越少，越不喜欢，他就越依赖于严厉和强制教学；相反，老师对自己所教的内容懂得越多，越喜欢，他的教学就越自然越简单。成功的教学不是缺乏强制性，而是激起学生的兴趣，这个观点，所有反对我的老师都会赞同。我们之间唯一的区别是教育必须激起孩子的兴趣这个概念在他们一大堆其它关于“发展”的与之矛盾的概念中遗失了，他们相信那些概念是有价值的，并且采取了强制措施；而我认为激起孩子的兴趣，可能是最轻松的，因此，没有强迫而自然教学是教学好坏的基本唯一的衡量指标。

如果我们注意到教学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教学的每一次进步，都越来越多地朝着教师和学生关系更自然的方向发展，强制的越来越少，教学越来越轻松。

我知道，之前甚至现在有人反对的理由是很难找到学校允许自由的界限。关于这一点，我的回答是界限当然就由老师、他的知识、他管理学校的水平决定；这种自由是不能规定的；衡量自由的标准也不仅仅是老师知识的多少、水平的高低决定的。这种自由不是规定，而是学校之间相互比较的检查项，以及比较学校课程中引入的各种新方

法的检查项。越少强迫教学的学校比越多强迫教学的学校要好。新方法引入学校不要求新增一条纪律，那方法就是好的；但新方法需要更严厉的措施，那方法肯定不好。例如，在有些自由的学校，例如我的学校，想开始一次关于桌子和天花板，或移动方块的交谈，——你会看到学校里好一阵喧哗，你真觉得有必要通过严厉起来恢复纪律；试试给他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或提一些问题，或让一个学生在黑板上写，其他同学纠正他的错误，允许他们离开长凳，你会发现他们都有事干，没有人淘气了，你不必让自己更严厉，——你可以放心地说这是个好方法。

在我的教育学文章中，我给出了理论解释，说明为什么我发现关于学生应该教什么只能是学生自由选择，以及如何在教学中建立自由这个基本原则；实际上，在我指导的学校里，我一直运用这些原则，刚开始运用的范围很大，后来缩到更小的范围，效果一直都很好，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对学生，而且对改进新方法都很有效——对此我敢断言，上百名参观者来过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学校，了解这一切。

与学生建立了这种关系后，老师会认为他们了解的方法不是最好的，想找寻其它方法，也认识了其他的老师，学习他们的方法，测试新方法，最重要的是一直在学习。如果一位老师从来都不允许自己把教育的失败归结于学生的过错，——学生的懒惰、贪玩、蠢笨、不听话、口吃，——那么他一定深信自己应该负责，对一个学生或所有学生的每次教育失败都会设法找到补救措施。对学生而言，这样的结果就是他们愿意学习，总是请求老师在冬天夜晚给他们上课，在学校绝对自由，——这，我不但深信不疑，而且经验证明，是教学获得成功发展的主要条件。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总是朋友关系、自然而然的关系，只有这样，老师才可能完全了解学生。如果就第一印象说说教会学校、德国学校和我自己的学校的区别，那区别应是这样的：在教会学校，你听到所有学生都发出奇特、不自然、单调的叫喊声，以及老师时不时发出的严厉的大叫声；在德国学校你只能听到老师的声音，

以及时不时学生胆怯的声音；在我的学校，你听到老师和学生几乎同时发出的响亮声音。

至于教学方式，其结果是没有一种教学方法或因受到欢迎而采用，或因没人喜欢而不被采用，而仅仅是因为没有强制学生接受或不接受。我自己和其他按照我的方法教书（我说“没有失败过的”是因为没有一次出现没有掌握基础知识的学生）的每一个人（二十多个老师），运用我的方法总是收到很好的效果，没有失败过的，除此之外，运用我讲的那些原则收到了这样的效果，即在这十五年间，我的方法经过各种修正，不但没有脱离大众的需求，相反，离他们的需求越来越近。大众，至少是我们的一份子，了解该方法本身，讨论该方法，宁愿选择这个方法而不选择教会学校的方法，我不能对教会的那种发音方法说三道四。按照我的方法教学的学校，老师的知识不会像他采用的发音方法那样，必须一成不变。如果某位按照时兴的德国方法教学的老师，想领先他人，完善自己，他必须紧跟教育学著作，也就是说，要读所有最新创造出来的关于开展花金鼠和方块移位交谈的方法。我认为那样不能促进他个人的教育水平。相反，在我的学校，教育课程，语言和数学，需要积极主动学习的知识，每一位老师，在推动学生学习时，会感到有自我学习的需要，我的所有老师经常都有这样的感觉。

此外，教学方法本身不是建立起来后就一劳永逸的，而总是努力变得尽可能简单容易，通过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发现问题后修正和改进。

可惜，我在采用德国教学模式的学校看到的正好与之相反，德国教学模式是最近人为引入的。没有认识到在决定教什么及怎么教之前，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即我们如何发现导致老师的观点与实际完全不符合的东西，如何发现导致十五年前就感觉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而且现在达到极限的东西。现在大众四处求学，而从事教育

工作比以往更多地是凭个人的喜好，这种不协调已经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

教育工作的需求和现实需求的不协调最近奇特而令人注目的表现不仅仅是教学本身，还体现在学校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学校的管理。为了说明在什么情况下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会是什么，我会谈谈图拉政府治下的克拉皮温斯克县，我在那里生活过，了解那里，从那里开始形成了俄国中部大多数县的典型。

1862年，我还是一个乡村法官，一个一万人的行政区内开了十四家学校，而且该区牧师、采邑奴仆中间已开有十所学校。该县剩下三个区牧师和采邑奴仆开有十五家大型、三十家小型学校。且不说学习的人数，我想那人数总体上不比现在的少，也不说教学本身，好坏参半，但总体上不会比现在的差，我只说说学校开发的情况及开办的基础。

那时所有的学校，大家没有给予太多期望，建立在老师与学生家长或全体农民合伙人达成自由协议，每人支付一笔费用的基础上。父母或公社与老师之间建立的这样一种关系，即使现在，大体在我们县和政府一些极偏远的地方都遇得到。撇开教学质量问题不谈，每个人都同意老师与家长和农民公社的这种关系最公正、自然、理想。但是，随着1864年法律的颁布，这种关系被破坏了，而且现在还在被破坏，破坏得越来越多。实际指导这事的人会看到随着这种关系被破坏，人们越来越少地参与到教育中，这仅仅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在一些县委会，农民的学校税甚至用于县委会的建立、老师任用及薪水的发放、校址的选定，——所有这一切都完全与那些受益的人无关（理论上，农民毫无疑问是县委会的成员，但实际上他们通过这种中间方式，对学校没有任何影响。）我认为，没有人会断言这公平，但是有人会说：“没文化的农民无法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帮他们建立学校。”但我们如何知道？我们都观点一致，

十分明确地知道如何建校吗？难道学校通常没有变坏，是因为我们建的比他们建的更差些？

因此，关于学校的管理方面，我不得不再基于同样的自由原则提出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最懂如何筹备学校？对于这个问题，德国教育学给出了与其整个体系完全一致的一个答案。它知道最好的学校是，该学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目标，分解得极细，长凳、教学时间等等，而且告诉我们：——这学校必须根据这个模式，如此这般，——就这才叫好，其他的学校都是有危害的。我知道，尽管亨利四世想给每个法国人一碗汤、一只鸡的想法不现实，但不能说这种想法是错的。但是如果汤的质量很成问题，不是鸡汤，这件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此所谓的教育科学在这个问题上与权力密不可分；无论德国还是我们都会规定一些理想的一类、二类学校，等等；教学和管理的权力部门不希望知道大众愿意参与他们自己的教育这个事实。我们来看看国民教育的这样一个观点是如何在教育问题实践中反映的。

1862年开始，教育很必要的观点在群众中传播得越来越广：各处教会执事、受聘教师和公社共同建校。这些学校无论好坏，都是大家自发建立的，因大众需要而生；随着1864年法律颁布，这种势头愈来愈烈，1870年，据相关报告，克拉皮温斯克县约有六十家学校。此后，教育部官员和县委员会委员开始越来越多地干预学校事务，克拉皮温斯克县里四十家学校已经关闭，管教不严的学校禁止开设。我知道那些关闭学校的人确信那些学校有名无实，不好得很；但我不相信，因为我知道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来自三个村子，特罗斯纳、兰明特索沃、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而这些地方学校都关闭了。我也知道——这一点很多人难以相信——禁止学校开办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根据公共教育部的通告，通告提及禁止不可靠的教师教学（这一点，毫无疑问，对虚无主义者有些关联），学校理事会把这个禁令转嫁于由教堂司事、士兵等人执教的未成年人学校，那些学校是农民自己开办的，毫无疑问，通告里根本没有包括那些学校。但是，相反，

有二十家学校，老师被认为是很优秀的，因为他们的薪水每月二百银卢布，县委会也分发了乌申斯基的教科书，这些学校被称为一级学校，因为他们是按照教学大纲教学，全年上课，也就是说，夏天也上，除了七、八月份。

撇开以前学校的教学质量不谈，我们现在看一看学校的管理方面，我们会从这方面比较之前和现在的情形。学校的管理及外部事务方面有五个主要方面，这些都与学校事务本身有密切联系，它们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民教育能否成功，能否传播。这五个方面是：（1）学校建筑；（2）教学安排；（3）学校在各区的分布；（4）教师的选择，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教师的物质保障，薪酬。

关于学校建筑，大众为自己开办学校，几乎没有什么困难，如果公社很富有，也有些公共设施，例如仓库或废弃的客栈，公社会用来修整成学校；如果没有公共设施，公社会买下一栋建筑，有时甚至会从土地所有者那里购买，或者自己建一栋。如果公社很小，没什么钱，会向农民租些地，或让老师从一间小屋到另一间小屋教学。如果公社选择自己村里的采邑奴仆、士兵或教会司事作教师，通常也都是这样，学校就建在那人的家里，公社只需要保障供暖。不管怎样，我都从未听说学校的选址会难倒某个公社，或用于教学的一半经费用到了建校舍上，正如学校理事会那样干的，甚至不到六分之一或十分之一。农民公社将经费用到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但校舍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个麻烦事。只有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影响下，才会出现公社建铁屋顶砖房的现象。农民认为学校不在于校舍，而在于老师，学校不是一个常设机构，一旦父母学会了知识，下一代就不需要老师也能学到基础知识。而县委会教育部门总是认为——因为就这一点而言，整个问题包括了检查和分级——学校的主要基础就是校舍，学校是个常设机构，因此，就我所知，现在一半的钱都花在了建校舍上，有空校舍的会被列入三类学校的名单中。在克拉皮温斯克县二千卢布中七百卢布

用于建造校舍。行政部门不允许教师（受过教育的为大众服务的教师）屈尊，像个裁缝，从一间小屋到另一间小屋，或者在一间烟雾腾腾的屋子里教书。但是大众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花他们的钱就要他们喜欢的人，如果他们，那些花钱请人的农民，住在烟雾缭绕的屋子里，那么受雇的老师没理由对他们嗤之以鼻。

关于第二个问题，上课时间的划分，无论哪里的大众都总是异口同声地说出一个要求，那就是只在冬天上课。

各地的父母在春天都不把孩子送去学校，那些留校的孩子，占总数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孩子，是些特别幼小的孩子，或者是有钱人家的小孩，他们是不愿意上学的。大众为自己聘请老师时，总是仅在冬季按月聘请。行政部门认为，正如教育机构有两个月的假期，一级乡村学校也应该有两个月的假期。从行政部门的角度来看，这相当合理：孩子不会忘记他们要受教育，老师整年都要准备教学，督学觉得夏天四处走走更舒服；但是大众对此一无所知，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在冬季孩子睡十个小时，因此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冬天孩子们没得可玩，也没活可干，如果他们在冬季学习时间尽可能长，哪怕在晚上，晚上可是需要一盏一卢布五十戈比的灯，还要花费同样灯油钱的，那么他们受的教育也足够了。况且，每个男孩对农民大人都是很有帮助的，夏天进行的是生活指导，比学校教育更重要。大众说他们在夏天花钱请老师毫无道理可言。“我们宁可增加老师在冬季的每月报酬，这样老师也会更高兴。我们宁可给老师每月二十五卢布，给七个月，也不愿每月给十二卢布，给一整年。因为夏天老师自己雇自己，去别处了。”

关于第三个问题，根据区域特点分布学校，大众的安排与校理事会的安排截然不同。首先，学校的分布，即某个地区学校该多些还是少些，总是取决于总体人口特征（大众自己注意到这一点）。更多的都是产业工人，外出工作的地方，他们离城市更近，需要了解基础知

识，——这样的地方就要有更多的学校；地区的流动性很大，人们是从事农业的，这样的地方学校就少些。其次，大众注意到这个问题后，他们会这样分布学校，让所有的家长有机会花钱用好学校，及送子女上学。我们在边远的三四十个人的小村庄里发现，一半的人都宁愿在自己村子里有一个收费更便宜的老师，也不愿意在镇中心有一个收费更贵的老师，孩子们不能走路或家长开车送孩子去镇中心的学校。通过这样的学校分配，学校本身，正如农民们规划的，确实与所需要的学校模式相背离，但相反，形式更多元化了，到处都可以根据当地条件自行调整。这儿来自邻村的一位神职人员在他家里教八个男孩，每个男孩每月收五十戈比。那儿一个小村子以一个冬季八个卢布的价钱聘请一个士兵，挨家挨户地教。这里一个有钱的客栈老板花五卢布并包食宿为自己的孩子请个老师，邻居家的加入，每增加一个孩子就给老师两个卢布。那儿一个大村庄或人口密集的乡镇，一千两百名学生每人征收十五戈比，请一个老师，薪水为一个冬季180卢布。这儿牧师教课，要么获得一些钱，要么别人帮做苦力，或者兼而有之。就这个问题，农民与县委会的观点的主要差异是：农民，根据或好或差的当地条件，引进质量或好或差的学校，但是没有一个地区不提供某种方式的教学；而县委会的规划，即使在遥远的未来，一大半的人都不可能有机会接受这样的教育。

对构成人口一半的小村子的问题，行政部门的行动最果断。他们说："只要有建筑，乡镇农民征集得到钱，可以支付一名老师两百卢布，这样的地方我们可以提供学校。我们会捐赠县委会所缺的东西，学校记录在册。"被迫远离学校的村民可以送孩子上学，只要他们愿意。当然，农民不会送孩子们去上学，因为太远，然而他们却付了钱。因此，亚谢涅茨镇所有人都为三所学校付了钱，但只有三个村的450人用到了学校，而该镇总共有三千人；因此，只有七分之一的人用到了学校，尽管所有人都付出了钱。切尔莫申镇有九百人，一所学校，但只有三十名学生上学，因为镇里的所有村子都很分散。九百人

里应该有四百名学生。可是，无论在亚谢涅茨镇还是切尔莫申镇，学校分布的问题居然被认为解决得很令人满意。

关于选择老师的问题，大众又一次与县委会的观点完全不同。选择一位老师时，大众会以他们自己的方法鉴别判断。如果那位老师一直在附近，大众会知道他的教学成果，会根据教学成果评判他是位好老师还是位差老师；但是，除了学养外，大众还要求这位老师能贴近农民、能理解农民的生活，能说俄语，因此他们通常更愿意选择一位乡村教师而不是一位城里的教师。这样一来，大众不会对任何特殊阶层的人产生偏见和厌恶：他可以是一位绅士、官员、市民、士兵、教堂司事、牧师，——是谁都一样，只要他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俄国人就行。正因如此，农民没有理由像县委会那样，将神职人员排除在外。县委会是从城市中一群陌生人中间选择老师，而大众则从自己中间寻找老师。在这个方面公社与县委会的主要差异是：县委会只要一种类型，——老师是要上过教育学课的，在中等学院或大学花两百卢布完成该门学业；但大众不会排除也不会评估这种老师，只要是好老师，各式各样各种层级的老师都有。此外，绝大多数校理事会明确规定受欢迎的老师类型，通常都是诸如大众不认识、站在大众对立面之类的类型，其它类型的校理事会则不喜欢。因此，很明显，图拉政府治下许多县喜欢的老师类型是女老师；不喜欢的类型是神职人员，整个图拉和克拉皮温斯克县里没有一所学校的老师是神职人员，这一点在行政管理当局看来做得非常出色。在克拉皮温斯克县有五十个教区。神职人员是教师中薪水最低的，因为他们是常住人员，通常在自己的家中教书，妻子和女儿从旁协助，——这些似乎要特意避免，仿佛他们是很危险的人。

关于老师的报酬问题，大众和县委会的观点差异之处几乎全部体现在接下来的几页里。主要有：（1）大众按自己的方法选择老师，他们承认也根据经验得知老师各有各价，从每月两普特[注]面粉到每月三十卢布不等；（2）在冬季的月份支付老师报酬，因为那几个月才上

课；（3）老师报酬的问题同学校校舍一样，大众通常都知道如何采取更便宜的方式：他们提供面粉、干草、大车、鸡蛋等等各种细微末节的东西，只要是这世上看得见摸得着的，但这些却提高了老师的生活条件；（4）综上所述，老师的薪水或除薪水外的酬劳，都由学生家长按月支付，或由享受学校利益的整个公社支付，而不是与这件事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行政管理部门支付。

行政管理部门在这方面的做法完全不同。老师按照一定标准发薪水，因此这些薪水在某种方法汇集起来。例如：某个公社要开办学校——镇里给每位教师一笔钱。县委会计算还要加多少。如果其它学校没有要求，就多给点，有时是公社给的两倍；有时，所有的钱都分完了，就给的少点，或者干脆不给。因此，如果克拉皮温斯克县某个公社出九十卢布，县委会增加三百卢布作为援助；如果又有一家公社出250卢布，县委会又加五十卢布；第三家公社出五十六卢布，县委会就不再援助或不允许开办学校，因为维持正常学校的钱不够了，所有的钱都分配完了。

因此，大众关于学校行政管理的观点与县委会的主要差异在于：（1）县委会注重校舍，并在校舍上面投入大笔钱，而大众通过家常经济的方式规避了这个难题，并且把小学看做临时性的机构；（2）行政管理部门要求必须全年教学，而大众要求只在冬季教学，也喜欢夜校；（3）行政管理部门对老师的类型有明确的要求，如果不合要求，就不能算作学校，而且通常很讨厌神职人员及当地的教育工作者；大众没有标准，更倾向于从当地居民中挑选老师；（4）行政管理部门偶尔管理学校的分布，即以是否愿意成立正常学校为指导，而不关心这样的分布使大多数人无法接受学校教育；大众不仅没有学校外在形式的标准，而且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各种形式的薪水找到老师，对差一点便宜一点的学校给少点钱，对好一点贵一点的学校多给钱，他们关注花了钱，能让所有的地区都能接受教育；（5）行政管理部门只定下一种薪酬标准，相当高，而且武断地增加了县委会的投入；大众要

求尽可能节省，采取谁的孩子接受教育谁就直接支付的方式发放薪酬。

大众对这些需求的普遍认识表达得多么清晰，与矫揉造作的架构完全不同，在这样的架构里，从一开始，那些人就企图限制国民教育，详细论述这些看起来似乎是多余的。即便如此，油然而生的对公平的要求，会反对这一系列事情。看看发生了什么吧。大众认识到教育的必要性，为了达到目的开始行动起来。此外，他们要付所有的税，他们自愿接受为教育而征税，也就是说，他们开始聘请老师。那我们做了些什么呢？“哦，你可以付钱，”我们说，“那么等等吧，你们又蠢又没文化。等我们有钱了，我们会用尽可能最好的方式给你安排学校。”

大众给出了他们的钱（正如我所说，在许多县委会，为学校而征收的款直接变成了税）。钱拿走了，才让他们接受教育。

我不打算重复教育的矫揉造作，但是要说说整件事是怎么安排的。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克拉皮温斯克县包括女孩，共有四万人。布尼亚科夫斯基1862年上万人东正教人口分布图显示，六岁至十四岁的男孩1834人，女孩1989人，——加起来每万人中总共有3823人。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应该不止这个数，当然是因为人口增长，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平均每个学校应该容纳四千人。在大的中心地区一所学校平均有六十名学生，在小一点的地区，一所学校平均十到二十五名。为了让所有人都能接受教育，占人口一大半的小一点的中心地区，需要容纳十名、十五名、二十名学生的学校，依我的看法，这样平均每所学校不会超过三十名学生。那么，一万六千名学生需要多少所学校呢？一万六除以三十，我们得要530所学校。我们设想一下，虽然学校刚开办时，七岁至十五岁的学生会入学，但不是所有的学生定期上八年；让我们减去四分之一，即130所学校，4200名学生。假设有四百所学校。只开办了二十所。县委会投两千卢布，再增加一千卢

布，一共三千卢布。从一些农民，而不是所有农民那里每人征收十五戈比，总共四千卢布。建校舍要花七百卢布，一年教学费用要花一千两百卢布。假设县委会节俭，精打细算，在教学费用及其它杂费上不浪费。假设所有农民支付十五戈比的新校开办税，那会怎样呢？从农民那里获得六千，从县委会获得三千，总共九千。再假设要新开十所学校。九千卢布刚刚够这些学校的运作，而且还要校理事会慎重节俭才行。因此，在县委会的管理下，四万人开三十所学校是县建校的最大限度。而且这个限度只有在农民愿意接受每人征收十五戈比的前提下才能达到，这一点很难说可以做到，还有这笔钱要在农民手中，而不是在县委会那里。我不谈增加三千卢布的可能性，因为增加的三千卢布一方面依赖于那样的农民，另一方面也不能保证获得，只是一笔偶然获得的钱。因此，为了让国民教育发展成应有的样子，也就是说，为了四万人中开办四百所学校，为了让学校不是一个玩具，而是能够解决大众的真正需求，没有什么比向农民征税更成问题的了，而且不是每人征十五戈比，是每人征三卢布，这样每所学校必须的三百卢布就有着落了。即便如此，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考虑建这么多的学校。

难道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只要最简单地算一算，成功开办学校的唯一方法就是简化，简化学校的规划、使花费变少，——现在的学校规划，教师很忙，仿佛在为开展一种最困难、最复杂、最昂贵（我必须得加一句，最差劲）的教育下赌注？在布纳科夫先生和叶夫图舍夫斯基先生的手册中，按照他们的观点，建立一所小学，我算出的价值三百卢布的教育援助绝对不可或缺。他们在教育界说的都是如何在学院储备能力更高的老师，这样一个村子就不会花上甚至四百卢布请老师。在教育学所站在的那条完美的路上，在我看来，很明显，如果一个县汇集了120000卢布，老师会发现在所有二十所学校都十分有用，用来配备可调节的桌子、开办教师研修班等等。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克拉皮温斯克县四十所学校关闭，关闭学校的人还深信不疑，他们这样做推动了教育事业，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拥有二十家“好”学校？但是

最明显的是，那些说出这些要求的人根本没有兴趣了解他们为大众安排的所有的这一切，大众是否需要，谁会为这一切付钱。但是县委会对这些要求也迷惑不解，因此看不到这一简单的考量，最简单的审查。就像一个人要我帮他买够吃一个月的两普特面粉，我给他买了同样价钱的一盒芬芳的糖果，而且还因为他不满意而责怪他无知。

正如我希望坚持自己的原则，批评应该指出那些不好的地方应该是怎样的，我会尽量说明整个学校应该如何规划，只要学校不是一个玩物，有自己的未来。答案和前两个问题一样——自由。必须让大众自由地按照他们的想法规划他们的学校，尽可能少地干涉他们的规划。只有持这样的观点，才可以避免四处办校遇到的所有障碍，尽管这些障碍看起来无法超越。主要的障碍是钱不够，增加投入不可能。第一个问题，大众的回答是他们正在用他们可以掌控的各种方法建校少花钱；第二个问题，大众的回答是只要他们能做主，钱总是能筹到的，他们不愿意增加投入，去支持那些他们不需要的东西。

大众的观点和行政管理部门的观点主要差异在于：（1）在大众看来，没有明确的学校标准和形式，而行政管理部门则认为标准的学校形式之外或达不到标准的学校是不被认可的；学校可以是各式各样的，或很好很贵，或很差很便宜，但即使在一所很差的学校，也能学到阅读和写作，而且，正如在一个更有钱的教区任命一个更好的教父，建立一个更好的教堂，同样在一个有钱的村子建一所更好的学校，在没那么有钱的村子建一所差些的学校；但正如一个人在穷一点或富一点的教区同样能祷告一样，在穷学校和富学校一样可以学习。（2）大众认为他们教育的第一个条件是公平平等地分配教育资源，哪怕这种教育还处于最低级的阶段，然后他们也只打算再提高一点教育水平，同样也要公平。而行政管理部门认为有必要先选择一定数量的人，总人数的十二分一，给他们进行教育试点，向他们展示这种教育多么优秀。（3）行政管理部门要么不加考量，要么故意不加考量，把教育提升到这么高、这么贵的水平，对大众而言变得很陌生，如果获

取教育需要支付这么高的价钱，那么就预见不到任何问题，受教育的人数永远都不会增长；但是大众，知道怎样考量，也兴致勃勃地去考量，肯定在很早之前就算过我上面指出的，对那些昂贵的学校，就像在大白天看东西，看得一清二楚，每人花四百卢布，好倒是好，可是不是他们需要的，会想方设法削减他们学校的费用。

那么，要做些什么呢？为了让教育事业不是一个玩物和消遣，而应该有前途，县委会怎样做呢？让他们遵从大众的需要，尽可能降低学校成本，让学校的形式更自由，在建校过程中尽可能提供自己最大的力量。

为此县委会要完全放弃按区域分派学校税收、对学校布点的做法，而要把这种分配权交给农民自己，这一点很有必要。老师的薪水、校舍的租用、购买或建造，校址和老师的挑选——所有这一切都应留给农民决定。县委会，即校理事会，应当只要求公社告知学校在哪，建校的基础是什么，这不是为了知晓这些事情后，可以禁止他们，就和现在做的那样，而是为了了解学校的生存条件，学校（如果条件与委员会要求的不一致）可以从县委会得到增补的资金，为了支持新开学校，在一定程度上明确公社应该负责学校多少费用：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根据学校的质量和县委会的投入和期望。例如，一个二十人的村子，临时聘请人教孩子，一个月两个卢布。县委会，也就是那个负责的人，我之后会说说这种人，收到这个信息后，会请受聘人过去，问受聘人他的学识和教学方式，如果这个临时受聘人只受过一点教育，但没带来什么坏处，就由县委会决定应该给他多少钱，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同样对公社自己一个月花五卢布聘请神职人员，或一个月花十五卢布聘请老师的情况，校理事会也完全参照同样的方法；但如果公社请校理事会找老师，校理事会就推荐同等条件的老师。如果要这样做，县委会必须记住不能只有两百卢布的老师；校理事会应该是一个各类老师的职业介绍所，价格从每月一卢布到三十卢布不等。在校舍方面，校理事会不应花钱或增

加投入，因为那是最没有产出的投入。但是县委会不应该像现在这样轻视一个月两卢布、三卢布、四卢布、五卢布的老师，不应该轻视烟雾缭绕的小屋或从一家到另一家流动教学的校址。

县委会应该记住学校的标准，臻于理想的学校，不是有铁屋顶、黑板和课桌的石头房子，正如我们在样板学校看到的那样，而恰恰是农民住的小屋子，屋里有他们吃饭时坐的长凳和桌子，没有穿男士礼服大衣的老师或盘着发髻的女老师，而只有穿着长袍和衬衣的男老师或是穿着农家女裙包着头巾的女老师，没有一百名学生，而只有五名、六名或十名学生。

县委会不应该对老师的类型有偏见或反感，就像现在这样。例如，图拉县委会眼下对来自大学预科学校或神学院的老师特别有偏见，该县委会负责管理图拉县大部分学校。克拉皮温斯克县对从事神学的老师有一种奇特的厌恶感，因此，这个县有五十个教区，却没有一个神职人员被聘为教师。县委会在推荐老师时，应该考虑两点：首先，老师的薪水尽可能便宜；其次，老师的教学应尽可能贴近大众。就是因为有了在这个问题上与之对立的观点，才能解释这样费解的现象，即，克拉皮温斯克县（在国家管理机构和大多数地方管理机构政府几乎都是如此）有五十个教区和二十所学校，这二十所学校里没有一位身为神职人员的老师，尽管没有哪个教区找不到一个牧师、一个执事、一个司事或他们的女儿妻子，而这些人也没有因为薪水只有城里教师的四分之一而不愿意教学。

但有人对我说：学校里有顽固分子、醉醺醺的士兵、被开除的书记员、教堂司事，那是一种怎样的学校？对那些杂乱的学校有什么监管措施？对于这一点，我想这么回答，首先，这些老师、顽固的人、士兵、教堂司事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坏。在我的学校里，我经常会遇到来自这样学校的学生，其中一些学生能流畅地朗读，写作很棒，而且很快改掉了从那些学校带来的坏习惯。我们都了解在那样的学校学

习基础知识的农民，我们不能说他们学的毫无用处，或者有害。其次，我要说那样的老师特别坏是因为他们完全被抛弃在边远地区，教学时得不到任何援助或指导，现在找不到一个年纪大的老师，不愿满怀悔恨地对你说他不知道新方法，愿意花几个铜板让别人教，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尤其年轻点的教会仆从，非常愿意学习新方法。这些老师不应该在其没有制造更多麻烦时被视为完全没有价值而被抛弃。他们中间有好有坏（我见过一些非常有本事的）。对他们应该比较鉴别；优秀的应该被挑选出来，鼓励他们，和其他优秀的老师一起接受指导，——这也正是校理事会切实可行、恰如其分的职责所在。

但是如果一个县里有上百个老师，怎样去监控、考察、教育他们呢？我的观点是，县委会和校理事会的工作就只在于监察教学方面，这切实可行，主要采取这样的方法：在每个已经肩负起推广国民教育责任的县委会里，或与之建立合作关系的机构里，应当有一个人——无论是不用支付酬劳的校理事会的一员，还是县委会雇佣的月薪不少于一千卢布的人——他要关注县教育工作中教学这方面。这个人应该接受过大学预科范围的全面的、最新的教育，也就是说，他必须完全懂俄语，也懂部分古教会斯拉夫语，完全懂算术和代数，而且是一名老师，即了解教学实践。这个人必须刚刚接受过教育，因为我发现一个人很久之前即使在大学完成了学业，但后来没有接受新的教育，他的知识是不够的，不但不能指导老师，而且也不能评估乡村学校。这个人必须在同一地区成为一名老师，这样在他的要求和指导下，他总能看到其他老师必须要用的教学材料，他可以让自己一直与现实保持鲜活的联系，这最能避免错误及谬论。如果县委会没有这样一个人，不愿意请这样一个人，那么就我来看，除了给钱外，所做的一切与国民教育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按照现在做的那样，在管理方面进行的每一种干预只能是有害的。

县委会的这个人，或县委会聘用的这个受过教育的人，必须在县里和一位助理管理最优秀的样板学校。除了管理这所学校、运用各种

最新的教学方法外，这位首席教师应该密切关注其他所有学校。这所学校不是引进各种方块和图片以及德国人发明的毫无意义的玩意儿的典范，这所学校的老师会对与其他学校里一模一样的农民孩子测试，看看绝大多数老师、教堂司事、士兵可以采用哪些最简单的教学方法，老师、教堂司事、士兵可是学校的主体。根据我建议的规划，较大的中心地区肯定会有大型齐全的学校（我认为，这样的学校与其他学校的比例为一比二十），在这些大型学校，老师的文化水平与神学院毕业的学生的文化水平相当，那位首席教师会探访这些大型学校，在周日把这些老师召集到一起，指出他们的不足，提出新的方法，给予忠告，列出他们自学的书籍，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学校参观。那位首席教师的图书馆里应该有几本圣经、古教会斯拉夫语和俄语语法书、算术书、代数书。那位首席教师，一有时间，也会探访小型学校，邀请学校老师来看看他；但是必须赋予年长老师密切关注年轻老师的责任，这些年长的老师也同样要探访他们的辖区，邀请那些年轻老师在平时或周末看看自己。县委会要么支付老师的差旅费，要么在公社征收款的基础上再增加投入，为公社修缮交通创造条件。教师会议、到同等或优等学校参观是教育事业顺利发展的主要条件，因此县委会应将组织这些会议视为工作重点，不能在这方面吝啬。

此外，五十名学生以上的大型学校，不应该配备现在这样的助理，而应该不分性别地挑选一些学生，他们具备从事教师职业的非凡才能，要把他们培养成助理，一个学校要配二到三名。这些助理每月薪水应为五十戈比到一卢布，老师应该在晚上单独和他们一起工作，这样他们就不会落在他人之后了。这些助理是从最优秀的人当中挑选出来的，未来会成为老师，取代小学校中水平最差的老师。

当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为各种规模的学校组织教师会议，安排首席教师监察走访学校，培养学生做助理以组成教师队伍；关键在于采用这种方式后，能够对任何数量的学校（哪怕这个标准是每一百人一所学校）进行监管。这样的安排，无论规模大小的学校的老师都

会觉得他们的劳动受到了重视，不会毫无希望地被埋没在边远地区，他们有帮助有指导，在教学方面有办法获得提升，既为了深造也为了改善自身环境。有了这样的安排，那些有学习能力的献身教育事业的人和教堂司事会努力学习；而那些没有能力或不愿学习的人将被他人代替。

教学时间应该同所有农民的想法一样，在冬季的七个月份，因此薪水要按月计算。这样的安排，除了见效快、教育资源平等配置外，其优势还在于，大众认为哪些中心地区最需要建校才建校，这些地区的学校的建立是自发的，因此更稳固。民众需要教育的地方，这种优势更持久。看看：在城镇，客栈老板和富农家的小孩采取各种方式学习阅读，学过之后永远都不会忘记；但是在边远地区，地主兴建一所学校，孩子们学得不错，但十年内所学的都忘了，民众和以前一样目不识丁。因此学校自发兴建的地区，无论大小，都特别珍贵。这样的地区，一旦有了一所这样的新生学校，无论多么穷，都会生根，不久民众就能读写。因此这些新生学校应该被珍视，不能像现在各处看待的那样，——他们不应因为这些学校不符合我们的要求而被禁止，也就是说，这些新生学校不应被扼杀，枝条插在了无法生根的土地上。

仅这样的安排，不需要建立昂贵造作的神学院，被选出的那些人——是从学生当中选出最优秀的，在学校受过教育的——会组成一批薪水不高的大众老师，他们会取代士兵和教堂司事，能完全满足大众和受教育人群的所有需求。这样安排的主要的优势在于，只要这种安排让国民教育的发展有了前途，也就是说，把我们从县委会走进的死胡同中拉了出来，而那死胡同正是因为那些昂贵的学校以及那些学校不断增长而缺乏新的资源而导致的。只有大众自己选择学校的地区，自己选择老师，决定老师的报酬，直接享受学校带来的好处，他们才愿意为此投入必须的财力。我知道一些公社可以为每个村校的老师出资五十戈比；但是如果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能用到城镇的那所学校，那就很难强迫农民为那所学校出资十五戈比。对整个县，县委会，农民

不会多交一个子儿，因为他们认为交了钱，得不到好处。只有这样的安排，才能很快筹到维持所有学校正常运转的资金，才能维持每一百人一所学校的运转，而这样的学校在现行状况下是不可能运转的。

除此之外，按照我建议的安排，农民公社和代表当地知识分子的县委会的利益牢牢地联系在一起。例如县委会投入的资金为农民投入的三分之一。为了用好这笔钱，很明显，不管怎样，县委会都一定要确保钱不能浪费，因此也会对农民公社投入的另外三分之二的资金密切关注。农民公社看到县委会投入了，因此也认可县委会跟进教学进度的权利。同时，县委会对维护费用不同的学校的差异也有了标准示范，会根据财力选择需要或容易达到的标准。

我会再以我熟悉的克拉皮温斯克县为例，说说我建议的安排不同之处在哪里。我一点都不怀疑无论哪里有什么要求，一旦获许开办学校，很快就会出现很多学校。我相信有五十个教区的克拉皮温斯克县，每个教区都会有一所学校，因为教区总是人口密集区，因为在教会仆从中总会发现一个会教书、喜欢教书、发现自己善于教书的人。除了教会仆从维持运转的学校外，还会有被关闭的那四十所学校重新开放（更准确的是三十所，因为其中十所是教会学校），还会新开许多许多学校，这样一来，在很短时间内就会有差不多四百所学校而不是现在的二十所。

无论你是否相信我，我认为在克拉皮温斯克县会额外再开380所学校，一旦面向大众开放，总共就会有四百所，我会判断二十倍于现在数量的这四百所学校，在我讨论的现有制度条件下能否维系下去。

假设所有的农民每人支付十五戈比，县委会投入三千卢布，就有了九千卢布，按照之前的规划，这笔钱只够三十所学校用。但按照新的规划：

假设旧学校中留下十所不变；这些学校的老师每月二十卢布，拿七个月，加起来一千四百卢布。

假设每个教区建一所学校，老师每月拿五卢布，五十所学校，总共1750卢布。

假设剩下340所学校属于老师薪水不高的那些，一个月两卢布；340所学校每位老师十五卢布，总共5100卢布。

因此四百所学校需要8250卢布的薪资开销。还剩下750卢布可用于学校设备采购和交通费用支出。

老师薪水的那些数字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话说回来，薪水最高的老师的薪资比现在全年发放月薪的总额还高。即使这样，给教会仆从的钱也和他们现在绝大多数拿到的钱一样。但是每月两卢布那种薪水较少的学校，我的假设也比现在农民实际支付的要高一个档次，这样我的测算结果就可以被人大胆接受。这个测算也包括了关键的十位首席教师和十多个身为教堂仆从的老师。很明显只有基于这样的测算，学校事业才可能有一个严肃和可行的基础，才会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未来。

如果我指出的东西无法使人信服，那说明我没有把自己想说的东西讲清楚，我不想和任何人争执。我知道耳聋莫过于不听。我知道农民是怎样处理事情的。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台打谷机，装好之后开始打谷。不管你怎样止动螺钉，打谷打得都很糟糕；打谷质量很差，谷子落入稻杆里。既然遭到损失，很明显这台机器就应该报废，另寻他法完成打谷，但是钱花了，打谷机也装了。“就让它打呗。”农场主说。这种事也一定会在学校发生。我知道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校会盛行识物教学、用方块、纽扣教学而不是教算术，用嘘声让学生安静，噼里啪啦地教字母，只有二十所昂贵的德国式学校，没有大家需

要的四百所受欢迎的便宜的学校。但是我同样确信俄国国民普遍认知，他们是不会允许这种错误造作的教学方式强加于自己身上的。

教育的精神食粮应怎样以最好的方式准备给大众，这种有些花心思的讨论并没有受到大众丝毫关注，而大众才是主要的受益人和评判员。他们不关心，是因为他们坚信在发展智力的伟大事业中，他们不会走错路，不会接受不好的东西，——而企图用德国方式教育指导他们，就会像让豌豆紧贴着墙一样徒劳。

---

1. The Russian way of saying " Noah had three sons." 俄语通常说“诺亚有三个儿子。”
2. 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瑞士教育家。（译者注）
3. 狄斯特威格（Diesterweg，Adolph，1790－1866）：德国社会教育学家，社会教育学创始人。（译者注）
4. 帕夏：古代土耳其和埃及的高级官衔。（译者注）
5. 普特：重量单位，相当于16.38公斤。（译者注）

人靠什么活着
1881

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约翰壹书，第三章十四节）

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上帝的爱怎能存在他心里呢？（同上，第三章十七节）

孩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体现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体现在行为和事实上。（同上，第三章十八节）

爱来自上帝；凡有爱心的，都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同上，第四章七节）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同上，第四章八节）

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心里。（同上，第四章十二节）

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同上，第四章十六节）

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他就是个骗子：不爱他看得到的弟兄，怎能爱看不到的上帝。

第一章

一个鞋匠和他的妻子、孩子租房住在一个农民的家里。他没有自己的房子、土地，仅靠自己的补鞋手艺养活全家。面包很贵，但挣钱不多，他花光了自己赚来的所有钱。鞋匠和妻子共有一件皮袄，不过大衣也已经千疮百孔了；第二年，鞋匠一直想买一块羊皮做一件新的皮袄。

快到秋天的时候，鞋匠积攒了些钱：三卢布的纸钞放在妻子的保险箱里，五卢布二十戈比还等待村民支付。

清晨，鞋匠去村子取皮袄。他在衬衣上套了一件妻子的棉紫花布短上衣，在上衣外面又罩上了自己的布长袍；他把三卢布纸钞放进口袋，折了一根树枝，吃完早餐就出发了。他想：

“我会从那个农夫那拿到五卢布，再加上我自己的三卢布，就可以买一块羊皮作皮袄了。”

鞋匠来到村子，去见那个农夫：农夫不在家，农夫的妻子答应会让丈夫给钱，但自己没有给。于是鞋匠去找另一个农夫，可那个农夫发誓说自己没有钱，只给了二十戈比付补靴子的钱。鞋匠决定赊账购买羊皮，但皮货商不愿意。

“给我钱，”皮货商说，“任你挑选；我们知道讨债是怎么回事。”

就这样，鞋匠一无所获，只拿到补靴子的二十戈比，和一个农夫给他要他用皮革去补的一双毛毡靴。

鞋匠很伤心，把二十戈比全部买了伏特加酒。没有买到皮袄就回家了。清晨出门的时候，他觉得天气很冷，现在喝了一点酒后觉得暖和了，哪怕没有皮袄。鞋匠往前走，一只手拄着棍子，戳在冻土块上，另一只手摆动着那双毛毡靴，自言自语。

“哪怕没有皮袄我也暖和，”他说。“我已经喝了一杯，伏特加在我全部的血管里流动。我不需要羊皮了。我已经忘了苦恼。我就是这样的一种人！我担心什么啊！我没有皮袄也能过：我不是一直都需要皮袄。唯一的麻烦是那个老女人要觉得抱歉的。真是可耻：我为他工作，他牵着我鼻子走。再等等！要是你没带钱，我就拿走你的帽子，说真的，我会这样做的！这是怎么回事？他一次还我两毛钱！两毛钱能做什么？喝一杯，就这么多了。他说他穷。你穷，我就不穷？你有房子、有牛、有一切，而我就只有现在这一身；你有自己的谷子，我还得去买。我可以高兴怎样就怎样，但我一周不得不花三卢布买面包。我回到家，面包就没了：还得再花一个半卢布买！把我的给我！”

就这样，鞋匠走到了路转角处的一个小教堂，他看到教堂前有个白色的东西。天近黄昏，鞋匠使劲看，但还是看不清是什么。

“这儿没有石头，”他想。“是一头母牛吗？看起来不像。看起来像一个人的脑袋，旁边有什么白色的东西。一个人会在那儿做什么呢？”

他走得更近了，看得很清楚。那是奇迹吗？真是一个人，不知是死是活，浑身赤裸地坐在那儿，靠着教堂，纹丝不动。鞋匠吓到了，心里想：

“一定是有人杀了人，剥光了他的衣服，把他扔到那儿。如果我上前，那一辈子都说不清了。”

于是鞋匠走了过去。他绕着教堂走，再也看不到那人了。鞋匠走过教堂，回头看看，看见那人没再靠着教堂，而是动了起来，仿佛在看着自己。鞋匠比之前更害怕了，心里想：

“我是去他那儿，还是不去？如果去，可能有不好的事发生。谁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去那儿不会有什么好事。如果我去了，他会扑向我、掐我，我摆脱不了他；但如果他不掐我，我还是有麻烦。他

一丝不挂，我能拿他怎样？当然我不会脱光衣服给他！上帝救救我吧！”

鞋匠加快了脚步。已经离教堂有一段距离了，这时良心不安了。

鞋匠停下了脚步，站在路上。

“你在干嘛，谢苗？”他自言自语道。“一个人就快死了，你就走过去了，没胆量。你暴富了吗？你担心他们会抢走你的钱？哦，谢苗，那是不对的！”

谢苗转过身，走到那人跟前。

第二章

谢苗走到那人那里，看着他；那是一个年轻人，正值年富力强之际，身上没有任何伤痕，但明显冻僵了、吓坏了：他身子后仰，没看谢苗一眼，仿佛虚弱得抬不起双眼。谢苗走近那人，那人似乎突然苏醒。转过头，睁开眼，看着谢苗。这一看，让谢苗为那人着想了。谢苗扔下毛毡靴，解开腰带，把腰带放到靴子上，脱下长袍。

“说有什么用？”谢苗说。“穿上！快点！”

谢苗用肘挽起那人。那人站立起来。谢苗发现那人的身子柔软干净，手脚没生一个老茧，面相和善。谢苗把长袍搭在那人的肩上。那人无法穿上衣袖。谢苗把那人的手伸进衣袖，把长袍给他穿上，紧紧裹住他，用腰带系起长袍。

谢苗脱下自己的破帽子，想给那个一丝不挂的人戴上，但自己的头变得很冷，他想：“我脑袋光秃秃的，而他还有长长的卷发。”于是

又戴上帽子。“我还是给他穿上靴子。”

他坐下来，把毛毡靴给那个人穿上。

鞋匠喊那个人，说道：

“这样，朋友！走走，暖和起来。其他人要调查这事的。你能走吗？”

那人站着，温顺地看着谢苗，但一句话都不说。

“你为什么不说话啊？你待在这儿没法过冬。我们必须找个住的地方。来，拿着我的拐杖，要是你不行，就撑着它。慢慢前进！”

那人走了起来。走得很轻，跟得上。

他们一路走着，谢苗问道：

“请问，你是谁？”

“没人认识我。”

“我认识这附近所有的人。你是怎样到这个教堂附近的？”

“我不能说。”

“有人欺负你啦?”

“没有。是上帝惩罚我。”

“当然，什么都是上帝做的，但是你还是要到某个地方去。你要到哪里去呢？”

“对我而言，去哪里都一样。”

谢苗吃了一惊。那人不像一个坏人，谈吐温和，而且也没提及自身任何事。于是谢苗想所有情况都可能发生，因此对那人说：

“那好吧，来我屋子，暖和一下。”

谢苗走向农场，那个陌生人不是跟在后面，而是和他齐头并进。一阵风刮起，钻进谢苗的衬衫，谢苗的酒劲过去了，开始觉得冷了。谢苗一路走着，一路抽着鼻子，把自己裹进妻子的短上衣里，想：

“这就是你的皮袄：我去给自己找一件皮袄，回来时没了长袍，还带上一个裸体的男子。马特廖沙不会夸我的！”

当谢苗想到马特廖沙时，感到很抱歉；当他看到那个陌生人，回忆起他在教堂看见那人的情形，心中血液沸腾。

第三章

谢苗的妻子很早就把活干完了。砍了柴、打了水、喂了孩子们，自己吃了一点东西，陷入了沉思。她在想什么时候动面包，是今天还是明天。还剩下一大片。

“要是谢苗吃了午餐，”她想，“而且晚餐吃得不多，那面包可以挨到明天吃。”

马特廖沙把那片面包翻转过来，又想：

“我今天不会动面包。我准备的一个人的晚餐足够了。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到周五。”

马特廖沙把面包放到了一边，坐在桌子旁，把一块布放在丈夫的衬衫上，边缝边想她丈夫买一张做皮袄的羊皮的情形。

“要是那个皮货商不骗他多好啊，我的男人太老实了。他自己不会骗人，但一个小孩都能骗他。八卢布不是个小数目。可以挑一件很好的皮袄了。那样的皮袄不会晒黑，永远都是一件好皮袄。去年冬天我们没有皮袄，那是怎么度过的啊！我们不能下河，也不能到任何地方去。他出去，把什么都穿在身上了，而我什么都没得穿。他很早就走了；是时候该回了。要是我亲爱的不去狂饮就好了！”

马特廖沙正想着的当儿，门口响起了嘎吱嘎吱的脚步声，有人走了进来。马特廖沙把针戳在衣服上，走了出去，来到门廊。她看见有两个人正走进来：谢苗，和一个没戴帽子、穿着毛毡靴的男子。

马特廖沙马上就闻到了丈夫呼吸中的酒精味。“哼，”她想，“没错：他狂饮了一番。”当她看到丈夫身上没了长袍，只穿短上衣，也没带什么回来，只是一声不吭地蜷着身子，心都碎了。“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酒上了，”马特廖沙想，“还和流浪汉一起狂喝，甚至把流浪汉还带了回来。”

马特廖沙让他们先进了小屋，接着自己也走进屋子。她看见那个消瘦的年轻男子，身上穿着他们的长袍。长袍里面没有看到有穿衬衫，头上没戴帽子。那男子进屋后，站着一动不动，也没抬起双眼。马特廖沙想：“他不是个好人——他有点害怕。”

马特廖沙沉着脸走到灶旁，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谢苗脱下帽子，像一位善者坐到长凳上。

“嗨，马特廖沙，弄点晚饭给我们吃好吗？”谢苗说。

马特廖沙嘟哝着，站着灶旁，一动不动：她一会儿看看这个人，一会儿看看那个人，摇摇头。谢苗看见妻子心情不好，也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假装没有看见。他拉着那个陌生人：

“来，坐下，我的朋友，”他说，“我们要吃晚餐了。”

陌生人坐到了长凳上。

“嗨，你做了吃的没有？”

这一下把马特廖沙给激怒了。

“我做了，但不是给你吃的。我知道，你都醉得没有感觉了。你去拿一件皮袄，但回来却没了长袍，而且还带了一个什么光着身子的流浪汉。我没给你们这些醉鬼们准备饭。”

“住口，马特廖沙！你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在这儿唠叨管什么用？首先问问他是怎样的人——”

“你说说看，你的钱怎么花的。”

谢苗把手伸进长袍，取出钞票，摊在马特廖沙面前。

“钱在这儿。特里福诺夫没把钱给我，——他答应明天给我。”

这让马特廖沙更加冒火：他没拿回一件皮袄，唯一一件长袍还给一个光身子的家伙穿上了，而且还把那家伙给带回来了。

马特廖沙从桌上抓起钞票，跑去放好，然后说：

“我没做晚饭。一个人养不起所有的醉鬼。”

“喂，马特廖沙，住嘴。先听我说——”

“我听醉鬼的话都听腻了。没错，我真不该嫁给你这个醉鬼。我妈给我一些亚麻布，你拿起换酒喝；你去买皮袄，也去喝酒。”

谢苗想向妻子解释自己只花了二十戈比，是他发现那个人的；但他被马特廖沙打断了，马特廖沙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还说个不停。而且十年前的事还拿出来说。

马特廖沙说着说着，跳向谢苗，抓住他的袖子。

“把我的短上衣给我。我只剩下这件了，你拿走了穿在你自己身上。把它给我，你这王八蛋——又不去死！”

谢苗准备脱下上衣；但反手脱的时候，妻子一抓，把上衣边缝处给撕破了。马特廖沙抓起短上衣，抓过头顶，朝门口走去。她想出门，但又停了下来：她举棋不定，她想报复，又想看看丈夫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第四章

马特廖沙停下来说：

“要是他是个好人，他不会光着身子；可事实上，他连一件衬衣都没穿。要是他是个好东西，你倒要说说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好宝贝的。”

“我不是在跟你说吗，我走回来的时候，看见他坐在小教堂旁，没穿一件衣服，差点儿冻僵了。现在可不是夏天，他赤身裸体的。上帝把他送到我这儿，要不他会死的。好吧，我该怎么做？事都碰到一块了！我扶起他，给他穿上衣服，带了回来。你不能冷静冷静！你这样子是罪过啊，马特廖沙。我们都会死的。”

马特廖沙想继续责骂几句，但看着那个陌生人，一句话也没说了。陌生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也只是坐在长凳边上。双手叠在膝盖上，脑袋低垂至胸，双眼闭着，皱着眉头，仿佛有什么东西掐着他的脖子。马特廖沙不再说话。谢苗说：

“马特廖沙，你心中有上帝吗？”

马特廖沙听到这话后，瞥了一眼陌生人，心顿时软了下来。离开房门，走到灶台，准备好晚餐。把一只碗放到了桌上，盛满了克瓦斯淡啤酒，放下最后一片面包。把一把餐刀和两把调羹递给他们。

“请吃吧。”马特廖沙说。

谢苗碰了碰那个陌生人。

“慢慢走过来，伙计！”他说。

谢苗把面包切碎后放进克瓦斯淡啤酒中，他们两个吃了起来。马特廖沙在桌角旁坐下，手臂撑着身子，不住地打量陌生人。

马特廖沙可怜陌生人，对陌生人有了一点兴趣。那陌生人突然变得很高兴，不再皱着眉头，抬起双眼看着马特廖沙，微微笑着。

谢苗和陌生人吃完了晚饭。马特廖沙收拾干净桌子，问起陌生人：

“你是谁？”

“我是一个陌生人。”

“你一路上怎么啦？”

“我不能说。”

“你被抢了吗？”

“上帝惩罚了我。”

“你就这样浑身赤裸地躺在那儿？”

“是的，我赤裸地躺着受冻。谢苗看见我，可怜我，脱下他的长袍，给我穿上，叫我来这儿。你可怜我，给我吃、给我喝。上帝会保佑你们！”

马特廖沙站起来，从窗边拿过谢苗的旧衬衣，就是她之前一直在缝补的那件，递给陌生人；又找了一条裤子，递给了他。

“拿去吧！我知道你没有衬衣穿。穿上吧，想躺在哪儿就躺在哪儿——吊床或炕上都行。”

陌生人脱下长袍，穿上衬衣，躺在吊床上。马特廖沙关了灯，拿走了长袍，爬上了丈夫睡觉的床上。

马特廖沙盖着长袍的一角，躺着睡不着；脑海里总浮现出陌生人。

她想起了陌生人吃掉最后一片面包、明天没有面包吃的情形；她想起了她给陌生人衬衣和裤子的情形，心情很糟糕；但想起陌生人笑的样子，又开心起来。

马特廖沙睡了很久都没睡着，听到谢苗也没睡着；谢苗不停地拉盖着的长袍。

“谢苗！”

“什么事？”

“我们吃光了最后的面包，一点都没有了。我不知道明天怎么办。也许我应该向教母马拉尼娅要一点吃的。”

“要是我们活着，我们应该找得到吃的。”

马特廖沙躺了一会儿，不说话了。

“他肯定是个好人。但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们他自己的一些事情呢？”

“我想他不能说吧。”

“谢苗！”

“怎么啦？”

“我们给别人东西，但为什么没有人给我们东西呢？”

谢苗不知道说什么。只是说，“别说了！”然后转身睡着了。

第五章

早晨，谢苗醒了。孩子们还在睡觉；他妻子去邻居家借面包去了。昨晚来的那个陌生人，穿着旧裤子和衬衣，一个人坐在长凳上，朝上看着。脸色比前一天更欢快了。

谢苗说：

“嗨，亲爱的朋友，人要吃饭，人要穿衣。我们必须养活自己。你能干活吗？”

“我什么都不懂。”

谢苗感到惊奇，说：

“只要你愿意：是人，都能学到些什么的。”

“人们工作，我，一样，也要工作。”

“你叫什么名字？”

“迈克尔。”

“哦，迈克海拉，你不想谈谈自己，——那是你自己的事；但一个人得生活。要是你按我的吩咐干活，我给你吃的。”

“上帝保佑你，我愿意学。让我看看要做什么！”

谢苗拿起亚麻，放到手上，编起鞋来。

“你看，这不难。”

迈克海拉看着谢苗，把亚麻放到手中，按照谢苗教的，编了一只麻鞋。

谢苗教他如何上蜡。迈克海拉很快就学会了。谢苗教他如何修毛边，如何打磨，迈克海拉也很快全都学会了。

不管谢苗教他什么，他很快都掌握了，第三天他开始缝纫，尽管他一生什么都没做过。他工作时都弓着身子，吃得很少，工作起来一声不吭，整天都看着天空。他不上街，不说闲话，也不说笑。

只有一次看到他笑，那是第一晚，马特廖沙给他晚饭的时候。

第六章

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就这样一年过去了。迈克海拉同以前一样和谢苗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人们都传开了，说谢苗的伙计缝的靴子又齐整又结实，无人可比。于是周围村子的人也找谢苗买靴子，谢苗挣的钱也开始多起来。

有一次，一个冬天里，谢苗正和迈克海拉坐在一起干活，这时一辆挂着铃铛的三头马雪撬停在门外。他们透过窗户看去：马车停在屋子对面，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从驾座上跳下来，打开马车车厢的门。车厢里走下一位身穿皮袄的绅士。那位绅士走出车厢，朝谢苗的家里走来，走到了门口。马特廖沙一跃而起，将门打开。那绅士低头进了屋子；他挺直身子，头几乎碰到了天花板，占了屋子的整个一角。

谢苗站起，对绅士鞠躬，不明白绅士想干嘛。他以前从未见过这类人。谢苗廋得皮包骨，迈克海拉也瘦，马特廖沙干瘦如柴，而这位就像从另一个世界来的：脸色红润，公牛般的脖子，整个人看上去就像铁打一般。

那位绅士喘了口气，脱下皮袄，自己坐在了一张长凳上，说：

“哪个是鞋匠老板啊？”

谢苗走上前，说：

“我是，阁下。”

绅士向他的伙计大声叫道：

“喂，费季卡，把我的东西拿来！”

伙计拿了一包东西，跑了进来。绅士接过后，放到桌上。

“打开！”绅士说。

伙计打开。绅士指着东西对谢苗说：

“听着，鞋匠！你见过这货吗？”

“见过，”谢苗说，“阁下。”

“你知道这是什么料子吗？”

谢苗摸了摸，说：

“这可是好料子。”

“当然是！你们这些蠢货，以前从来就没见过。这可是德国货：值二十卢布。”

谢苗吓着了，说：

“我们怎会看过这东西。”

“那就是了。你能用这料子给我做双靴子吗？”

“可以，阁下。”

绅士朝他大叫：

“是的，你能。你得明白你是在为谁干活，你用的是什么料子。你给我做的靴子要能穿一年，不能坏不能裂。如果你能，接下这活，切下料子；如果不能，就别接，别切料子。我话说在前头：要是今年还没过完，这靴子穿坏了或裂了，我就送你去坐牢；要是一年都没坏没裂，我就给你十卢布工钱。”

谢苗有些害怕，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看看迈克海拉。用肘碰了碰迈克海拉，说：

“朋友，你看呢？”

迈克海拉向他点点头：“接下这活！”

第七章

谢苗对迈克海拉说：

“你要确定哦，我们接下这活后，不会惹上麻烦才好啊！这料子很贵，那绅士脾气不好。我希望我们不会弄糟。你的眼比我尖，手比我巧，量一量吧！切下料子，我缝最后的针。”

迈克海拉听从吩咐，但拿起绅士的料子，摊开到桌子上，然后对折，拿起剪刀，剪了起来。

马特廖沙走上前，看迈克海拉剪时，对他的做法很奇怪。马特廖沙已经习惯看鞋匠的手法，可发现他没有按鞋匠的方法剪料子，而是剪了一个圆形。

马特廖沙想说上几句，但转念想：“也许我不了解绅士的靴子是怎么做的；迈克海拉肯定比我懂，我还是不要打扰他。”

迈克海拉剪完一对料子后，拎起一头，缝了起来，不是鞋匠那样子，两头对接，而是只缝一头，像在做软底鞋。

马特廖沙又感到好奇，但没有打扰。迈克海拉缝啊缝。他们准备吃饭时，谢苗看见迈克海拉用绅士的料子做了一双软底鞋。

谢苗叹了口气。“怎么回事？”他想。“迈克海拉跟了我一整年，从来没出过错，现在他给我惹了麻烦。绅士要的是长筒靴，他却做成软底鞋，没有鞋底，还弄坏了材料。现在我该怎样向雇主直说？也找不到这样的料子了。”

于是他对迈克海拉说：

“这是什么，我的朋友，你都做了什么？你害了我。客人要的是靴子，看看你做的！”

他正准备责备迈克海拉，这时门铃叮当直响，——有人正在按门铃。他们透过窗户看去：一个人骑在马上，正拉着马。他们打开门：进来的正是那个绅士的伙计。

“大家好！”

“好，你有什么事吗？”

“夫人叫我来说靴子的事。”

“靴子怎样啦？”

“靴子怎样啦？我们的主人不需要了。主人祝我们长命百岁。”

“开玩笑！”

“主人没到家就死在马车里了。马车到家后，仆人们把他抬出来，但他重得像一个袋子，僵死在那，他们费了好大劲把他从车里抬出来。因此夫人派我来，说‘去告诉鞋匠，有个先生去看过他，订了一双靴子，并留下了做靴子的料子；嗯，告诉他靴子不需要了，但他要马上用这皮料做一双软底鞋。你就等他们做好，然后带回给我。’就这样，我来了。”

迈克海拉拿起桌上剩下的料子，卷了起来，又拿起他做好的软底鞋，把这两只鞋对着拍了拍，用自己的围裙把鞋擦干净，给了那个伙计。那个伙计拿走了软底鞋。

“再见，各位师傅，祝你们好运！”

第八章

就这样又过了一年，又是一个三年，迈克海拉如今和谢苗一起过了六年，他的生活和以前一样。哪儿也不去，不说一句闲话，总共只有两次笑过：一次是谢苗他们给他晚餐吃，第二次是那位绅士来的时候。谢苗一直都很钦佩迈克海拉，从不感到腻味。他也从不问迈克海拉从哪里来；他只是担心迈克海拉会离开他。

一天他们正坐在家里。妻子正把铁锅放到灶上，孩子们正在长凳上上蹿下跳，朝窗外看。谢苗正在一个窗户旁边磨刀，迈克海拉正在窗户的另一边修鞋跟。

其中一个小男孩跑到坐在长凳的迈克海拉，靠着他的肩膀，朝窗外看去。

“迈克海拉叔叔，快看那：一个女贩子带着几个小女孩朝我们走来。其中一个女孩腿瘸了。”

孩子一说，迈克海拉放下手头的活，转向窗户，朝街道望去。

谢苗感到奇怪。迈克海拉从来不看街道，可现在却冲到窗户处，盯着什么看。谢苗也朝窗外看去：他确实看到一个女人正朝他家院子走来。那女人穿着考究，领着两个穿皮袄和围巾的小女孩。两个小女

孩看起来很像，分不出你我，只是其中一个的左腿残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

那女人沿着门廊通道走来，摸索着大门入口，用力拉开门闩，打开大门。她先让两个女孩进，然后自己再进。

“大家早上好！”

“客气客气！有什么事吗？”

那女人坐在桌子旁。女孩们紧挨着她的膝旁：她们认生。

“我想让你为这两个女孩做春天穿的皮靴。”

“嗯，没问题。我们虽然没有做过这么小的鞋子，但我们能做。我们能做尖头鞋，翻绱鞋。迈克海拉是我的大师傅。”

谢苗注视着迈克海拉，看到迈克海拉放下手中的活，坐着盯着女孩们看。

谢苗对迈克海拉感到惊奇。那些女孩的确很漂亮：黑眼睛、红彤彤的圆脸，穿着的皮袄和围巾很漂亮；但是谢苗仍然搞不明白迈克海拉为何盯着她们看，仿佛她们就是他的朋友一般。

谢苗大为惊讶，与那女人谈起话来，讨价还价。他们商谈好了，谢苗量尺寸。那女人把那个脚瘸的女孩抱到腿上，说：

“给这个孩子量两次：为瘸脚做一只鞋，为没瘸的脚做三只鞋。她们脚的尺寸完全一样。她们俩是双胞胎。”

谢苗量了尺寸，谈起脚瘸了的那个女孩：

“她的脚是怎样瘸的？她是多么可爱的孩子。她一生下来就是这样吗？”

“不，是她妈压瘸的。”

马特廖沙插嘴，——她想知道那女人是谁，孩子们是谁的，她说：

“你不是她们的母亲吗？”

“我不是她们的母亲，也不是她们的亲戚，老板娘！我不认识她们：我收养了她们。”

“不是你的孩子！你是怎么照顾她们的啊！”

“我为什么照顾不了她们？我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她们。我自己有个小孩，但上帝把他带走了。我照顾她们比照顾自己的孩子还要多。”

“那么，她们是谁的孩子？”

第九章

那女人说道：

“那是六年前，这两个孩子一周里失去了她们的父母，成了孤儿：她们的父亲周二下葬，她们的母亲周五就过世了。这两个孩子在她们父亲死后的第三天出世，她们的母亲没有活过当天。那时我和丈夫住在那个村子里。我们是她们的邻居，我们的院子和她们的院子相连。她们的父亲是一个孤独的人，在树林里干活。那些人砍倒的一棵树横压在他身上，连肠子都压了出来。那些人就只把他带回了家，当时他

就去见上帝了，就在那一周，他的妻子生下双胞胎，——就是这两个女孩。那女人既没有老妇人也没有女孩在她身边。”

“她独自一个人生下她们，独自一个人死去了。”

“早上我去看望邻居，但是她，可爱的女人，早已浑身冰凉。她死的时候倒在了这个女孩身上，折了她的脚。大家都来了，给她洗净穿衣，做了口棺材，把她埋了。她们全都是好心人。这两个女孩孤零零的。她们怎么办？在那些女人中，就我有小孩。我哺乳我的第一个男孩已经有八周了。我马上就把她们带回了家。农夫们聚在一起，合计着怎样照顾这两个女孩，他们对我说：‘玛丽亚，把女孩先放在你这儿，我们会想办法怎样照顾她。’我一旦哺育那个没有缺陷的女孩，就不愿哺育这个脚瘸的女孩。我想她死去。但是，我想，为什么这个天使般的孩子要离去呢，我也可怜她。于是我哺育她，哺育我自己的孩子和这两个女孩，用我自己的乳汁哺育她们三个。我年轻，身强力壮，吃得又好。上帝给了我许多乳汁，有时都溢出来了。我会先喂她们两个，自己的儿子在一边等着。当一个喂饱之后，我才喂自己的儿子。上帝准我抚养她们三个，但我自己的孩子在第二年就走了。上帝就没再给我孩子。我们赚得越来越多，现在我们和磨坊老板生活在一起。薪水很丰厚，我们的生活也很好。我没有孩子，但如果不是为了这两个女孩，我怎么能活下去？我怎么能不爱她们？她们就是我所有的蜡烛的蜡。”

那女人一只手握着身边的瘸脚女孩，一只手去抹眼泪。

马特廖沙叹了口气，说：

“俗话说得好：‘你可以没有父母，但不能没有上帝。’”

她们正说话的当儿，仿佛迈克海拉所坐的角落出发出一片闪光，突然照亮房间。所有的人都看着他，她们看见迈克海拉双手叠在腿

上，坐着，朝天上看去，笑了。

第十章

那女人和女孩子走了，迈克海拉从长凳上站起来。放下手中的活，解下围裙，朝他的老板和老板娘鞠躬说：

“请大家原谅我！上帝已经原谅我了。你们，也该原谅我了。”

老板和老板娘看到迈克海拉发出一道光。谢苗站起来，向迈克海拉鞠躬说：

“我明白，迈克海拉，你不是个普通人，我也不能把你留下，也不能强求你留下。但请告诉我：我发现你，把你带回家，为什么你闷闷不乐，但我妻子给你晚饭，你为什么对着她笑，而且之后变得欢快了？当那位绅士订了靴子，你第二次笑了，而且之后变得更欢快了，现在，当那女人带来她的孩子们，你第三次笑了，欢快极了。告诉我，迈克海拉，为什么你发出这样的光，为什么你笑了三次？”

迈克海拉说：

“我发光，因为我受到惩罚，现在上帝已经原谅了我。我笑了三次因为我得明白上帝的三句话。我已经明白那三句话了：我明白的第一句话是你妻子可怜我的时候，因此我第一次笑了。我明白的第二句是那有钱人订靴子的时候，那时我第二次笑了。现在，当我看到那女孩时，我明白最后一句话，也是第三句话，我第三次笑了。”

谢苗说：

“请告诉我，迈克海拉，上帝因为什么惩罚你，上帝的那些话是什么，我能知道吗。”

迈克海拉说：

“上帝惩罚我是因为我违抗他，我是一个天使，我不听上帝的。我是一个天使，上帝派我下来带走一个女人。我飞到人间，看见那个女人生了病，还生了一对双胞胎，——两个女孩。那两个女孩在她们母亲身边挪动，那女人已经无力把两个女孩抱到胸前。那女人看到我，知道上帝派我带走她。她哭道：‘上帝的使者！我丈夫刚下葬，——他在森林里被树压死了。我没有姐妹、没有姨妈、也没有奶奶，——没有人抚养我的孤儿，请别带我走！让我养育我自己的孩子，让她们长大成人。孩子们不能没有父亲，不能没有母亲。’我听到那位母亲的话，便把一个女孩放到了她的胸前，把另一个女孩放到了她的手上，然后升到天堂见上帝。我来到上帝面前说，‘我不能带走刚生下孩子的母亲。那父亲被树压死了，母亲生了一对双胞胎，她求我别把她带走，说让她抚养自己的孩子，让她们长大成人。孩子们不能没有母亲。我不能带走刚生下孩子的母亲。’于是上帝说：‘去把刚生了小孩的那个女人带来！你就会明白三句话：你就会明白人身上有什么，什么不能给人，人靠什么活着。当你明白后，你就会返回天堂。’我飞回人间，带走了那女人。”

“那两个小孩从女人胸前掉落下来。女人的尸体从床上滚了下来，撞到了其中一个女孩，压坏了女孩的脚。我升到村子上空，准备带走那女人见上帝；但遇到大风，我的翅膀扇不动，掉落下去，那个女人自己去见上帝，我就掉到了那条路上。”

第十一章

谢苗和马特廖沙明白他们供吃供穿、和他们住在一起的人是谁了，他们惊喜得哭了，天使说：

“我孤零零地一个人在那旷野里，光着身子。这之前我不知道人类需要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是冷，什么是饿，那时我成了一个人。我又饿又冷，不知道怎么办。我看见旷野之中有一个上帝的小教堂，于是去了教堂，想去里面藏身。但教堂锁住了，我进不去。我坐在教堂后面避风。夜晚来临，我又饿又冷，浑身疼痛。突然听到一个人在路上走；拿着一双皮靴，和我说话。我看见一张凡人的脸，自从我变为人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那张脸很可怕，我很讨厌那张脸。我听到那人在自言自语，说他冬天穿什么抵御严寒，他如何养活妻子和孩子。我想：‘我饥寒交迫，快要死了，来了一个人，在想怎样用皮袄为自己和妻子御寒，怎样养活一家子。他不会救我的。’那人看到我了；他皱皱眉，看起来更是愁容满面，从我身边走过。我绝望极了。突然我听到那人回来了。我看着他，不认识他：之前，他脸上有死气，现在他活了起来，在他的脸上我看见了上帝。他走近我，给我穿上衣服，带我去了他的家里。我来到他的家里，一个女人从屋子里出来，说起话来。那女儿比那男人更可怕；死气从那女人嘴里吐出，死气的恶臭让我无法呼吸。那女人想把我赶到寒冷的外面，我知道要是她赶我出去，她就会死。突然她的丈夫提起上帝。那女人突然转变了态度。当她给我们吃的，看着我们，我瞧了瞧她：她身上没有死气了，——她活了，我在她身上认出了上帝。”

“我记起上帝的第一句话：‘你将知道人身上有什么。’我明白了人那里有爱。我很高兴，因为上帝向我揭示他许诺的东西，我第一次笑了。但我还是不完全明白。我不明白什么不能给人，人靠什么活着。”

“我开始和你一起生活，生活了一年，来了一个人，订一双靴子，要穿一年，不能裂，不能变形。我看着他，突然我看到那人的身后有我的同伴，死亡天使。只有我看得到那个天使；但是我知道他，我知

道太阳下山前，那个有钱人的魂魄就会被带走。我想：‘那人要求能穿一年，但不知道自己活不过今晚，’我想到上帝的第二句话：‘你将明白不能给人什么。’”

“我已经知道人那里有什么。现在我明白不能给人什么。不能让人知道身体的需要。我第二次笑了。我很高兴，因为我看到了我的天使同伴，因为上帝向我揭示了第二句话的含义。”

“但是我还是没有完全明白。我不明白人靠什么活着。我在这儿生活，等着上帝向我揭示最后一句话。第六年那个女人和那两个双胞胎姐妹来了，我认出了那两个女孩，知道她们是怎样活下来的。我认识她们，我想：‘那位母亲为了孩子们请求我，我相信了她，还认为没有父母孩子们活不下去，然而一个与她们不相识的女人把她们抚养大了。’当那女人看着孩子们感动哭泣时，我看到她心中活着上帝，于是我明白了人靠什么活着。我明白了上帝向我揭示了第三句话，原谅了我。我第三次笑了。”

第十二章

那个天使在光芒中半裸着，人眼无法直视，天使高声说话，那声音仿佛来自天国而不是他自己。天使说：

“我已经明白每个人不是靠顾自己而活着，而是靠爱。”

“不能让那位母亲知道她的孩子生存下去需要什么。不要让那有钱人知道他自己需要什么。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在天黑之前他到底是会继续活着而要穿靴子，还是会死去而要穿软底鞋。”

“当我变成一个人时，我能活下去，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一个过路人和他的妻子心中有爱，因为他们怜爱我。那两个孤儿能活下来，不是因为对她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心中有爱，她怜爱她们。所有的人活着，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人们心中有爱。”

“我以前只知道上帝给人类生命，希望他们活下去；现在明白得更多。”

“我明白上帝不希望人类分离，因此没有向每个人单独揭示他们各自需要什么，而是希望他们生活在一起，因此向他们揭示他们自己及所有人需要什么。”

“我现在明白在人类看来，他们靠照顾自己而活着，靠爱而活着。但凡有爱的，他心中有上帝，上帝心中有他，因为上帝就是爱。”

天使唱颂起上帝来，他的声音让整个屋子动摇起来。天花板张开，一根火红的柱子平地而起，直冲上天。谢苗和妻子、孩子们落到地上。天使肩膀的双翼展开，升上了天空。

谢苗醒来的时候，房子依旧，屋子里只有家人。

三位隐士
1884

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马太福音，第六章7 -8节）

一位主教从阿尔汉格尔斯克乘船至索洛夫基。船上是前往觐见圣徒的朝圣者。天气晴朗，风顺船稳。朝圣者有的躺着、有的在吃东西、有的坐在一起、有的在交谈。主教也来到甲板上，在桥楼走来走去。他走到船头，看见有几个人坐在一起。一个粗人正指着海上说着什么，其他人则听他说话。主教停下脚步，想看看那个粗人在指什么：除了看见太阳在水面上闪闪发光外，其他什么都没看见。于是他走近些，准备听那个粗人说话。但那个粗人看见主教后，摘下帽子，一声不吭了。其他人看到主教后，也摘下了帽子，向主教致敬。

“朋友们，别担心，”主教说。“我只是过来听听你这个好心人在说什么。”

“那个渔夫在跟我们讲隐士的事。”一个商人说，这个商人比其他人的胆子大一些。

“那些隐士怎么啦？”主教问。他走向舷缘，坐在一个箱子上。“也说给我听听。你在指什么？”

“那儿有一座岛在发光，”那个渔夫指着前方偏右的地方说。“隐士们住在那座岛上修行。”

“那座岛在哪儿？”主教问道。

“请向我手指的方向看！那儿有一小片云，云下面偏左的地方就是那座岛，像一条带子。”

主教看了又看，但只看到阳光下的水面泛起涟漪，难以用自己异乎寻常的双眼看清什么。

“我没看到啊，”主教说。“住在那岛上的是一群怎样的隐士啊？”

“上帝的子民，”那个渔夫回答说。“我早就听说过他们，但从来没有机会见过；不过上上个夏天我亲眼见过。”

那个渔夫接着讲述起他如何出海捕鱼，被卷到那座岛上，却不知身在何处的故事。那天早晨，他走出船，来到一间土屋，看到了一位隐士，另外两位出去了。隐士们给他吃的，把他的衣服烘干，帮他修补小船。

“他们是怎样的人呢？”主教说。

“一个个子很矮，驼背，年纪很大，穿着一件旧法衣；他肯定有一百多岁了，灰白的胡子正变绿，他一直都笑眯眯的，笑容如同天堂的天使一样灿烂。第二个个子高些；他也很老了，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袍；他一脸的胡子灰白中带黄，力气很大：我还来不及帮手，就把我的船转了个向，就像转一个桶一样；他也是个很快活的人。第三个个子高；胡子垂到了膝盖，同雪一样白；他是个忧郁的人，眉毛悬在眼睛上方；他什么都没穿，只围了编织物。”

“他们对你说了些什么？”主教问。

“他们做什么事都一声不吭的，相互间也很少说话。一个人抬头时，另外两个就明白了。我问过那个高个子，他们在那生活了多长时间。他皱着眉，嘀咕了几句，好像很生气，但是那个矮个子隐士抓住

他的手臂笑了笑，高个子就不做声了。矮个子隐士所有的话都是：‘可怜可怜我们吧，’然后就是笑。”

那个渔夫说着说着，船离那座岛更近了。

“现在你可以看清了，”商人说。“请看那儿，主教大人！”他指着岛说道。

主教抬头看去，还真看到一条黑色的带子，就是那座岛。他看了好一会儿，接着从船头走向船尾，向舵手走去。

“我们看到的那个地方，是什么岛？”

“那是一座无名岛。这里有很多那样的岛。”

“他们说一些隐士们在那儿修行，是真的吗？”

“主教大人，他们是那么说的，但我不知道是否真是那样。渔夫们说他们曾见过那些隐士。但他们经常说说而已。”

“我想登上那座岛，去会会那些隐士，”主教说。“我怎样才能做到？”

“船不会在那儿着陆，”舵手说。“您可以坐一条小船去，但您必须问问船长。”

船长给叫了出来。

“我想去会会那些隐士，”主教说。“难道不能送我去那儿吗？”

船长劝起主教来。

“可以送您去，但要花很长时间，但我冒昧地跟你说，主教大人，看他们不值得。我曾经听人说他们都是些愚蠢的老头：他们什么都不懂，又不会讲话，就像海里的鱼一样。”

“我想去，”主教说。“我额外付钱，麻烦你带我去那儿。”

没有办法，水手们只得调转航向，舵手转过舵，驶向那座岛。有人给主教搬出一张椅子，放在船头。主教坐下后观望。所有的人都聚在了船头，一直盯着那座岛看。眼尖的人看到了那岛上的岩石，他们指着那座土屋。有个男的能看清那三位隐士。船长拿出望远镜，看了看，然后递给了主教。

“那就是的，”船长说，“那儿，在岸上，大石头偏右点，站着三个人。”

主教从望远镜里看了过去，对准右边。那儿有三个人：一个高，第二个矮小点，第三个非常矮小。他们正站着岸上，互相握着手。

船长走向主教，说：

“主教大人，船只能停在这儿了。如果您一定要去那儿，请您从这儿乘一条小船去，我们会抛锚停在这儿等您。”

锚链放了出来，锚抛了下去，帆卷了起来，船摇晃颠簸起来。一艘小船降下，桨手们跳了进去，主教沿着梯子下去。他坐在船上的一条长凳上，桨手们摇起桨，划向那座岛。桨手们靠近岸边，能清楚地看到三个人站在那儿：一个高个子，什么都没穿，就腰间缠着一个织物；体型居中的，身穿一件破烂的长袍；驼背的老人，身穿一件旧法衣。他们正互相握手站在那儿。

桨手们划到岸边，用钩子钩住。主教上了岸。

老人们向主教鞠躬。主教向他们祝福，他们的腰弯得更低了。接着主教与他们交谈起来：

“我听说，”主教说，“你们，上帝的隐士，在这里修行，为人们向我们的上帝耶稣祷告。我，耶稣的一个卑微仆人，因上帝怜悯他的子民，被呼唤至此，想拜访你们这些上帝的仆从，尽一己之力给你们些指点。”

隐士们沉默不语，笑了笑，彼此看了看。

“告诉我，你们是怎样救赎自己，侍奉上帝的？”主教问道。

中等身材的隐士叹了一口气，看着年纪大些的驼背隐士。驼背隐士笑道：

“我们不知道，作为上帝的仆从如何侍奉上帝。我们只能养活自己。”

“那么，你们怎样向上帝祷告？”

驼背隐士说：

“我们是这样祷告的：这里有你们三个，有我们三个——请可怜可怜我们！”

驼背隐士说到这儿，他们三个抬眼看天，说道：

“这里有你们三个，有我们三个——请可怜可怜我们！”

主教笑道：

“你们听说过圣三一[注]，但你们祷告的方式不对。我喜欢你们，上帝的隐士，我明白你们想取悦上帝，但不知道如何侍奉他。我教你

们，不是按照我自创的方式，而是按照福音书上所说的，上帝命所有人向他祷告的方式。”

主教开始向隐士们讲解上帝如何在众人面前现身：他向隐士们讲解圣父、圣子及圣灵，说道：

“圣子降临人世拯救世人，教导世人这样祷告。听着，跟我念。”

主教说了起来，“我们的父。”一位隐士重复道，“我们的父，”第二位隐士重复道，“我们的父，”第三位隐士重复道，“我们的父。”

“在天上的父。”隐士重复道，“在天上的父。”但是中等身材的那个隐士，词都搅到了一起，说得不对；那个高个子的裸体隐士也没说对：他的胡子把嘴都遮住了，不能说得很清楚；驼背、没有牙齿的隐士一样，说得含糊不清。

主教重复说了第二遍，隐士们又跟着他重复说。主教坐在一块石头上，隐士们围着他坐着，看着他的嘴巴，只要他开口说话，隐士们就跟着重复他的话。主教和隐士们忙活了一整天；主教一个词重复了十次、二十次、一百次，隐士们跟着他重复说。隐士们说错了，他就纠正，让他们从头再说一遍。

主教教隐士们念主祷文，隐士们跟着主教念，也自己单独念。中等身材的隐士最先学会，自己单独念了一遍。主教让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念，另外两个也念主祷文。等到主教教完整篇主祷文后，才向隐士们告别。

天开始黑了，月亮从海面升起，主教起身，准备回到船上。

主教向隐士们道别，隐士们伏地在前。主教一一扶起他们，轻吻他们，告诉他们要按照他教的去祷告，然后上了小船，划手们划着小船回到大船上。

小船划向大船时，主教听到隐士们三个不同的声音重复念着主祷文。小船离大船更近了，隐士们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但月光下仍然可以看见那三位隐士站在岸上，就在与他们告别的地方：身材最矮的在中间，最高的在右边，中等身材的在左边。主教上了大船，登上甲板。起锚扬帆，风吹船启，继续航行。主教走到船头坐下，看着那个小岛。起初还可以看到隐士们，之后他们就消失在视线中，只能看见那座岛；再后来，那座岛也看不见了，只有月光在海面闪闪发光。

朝圣的人都躺下睡了，甲板上一切都安静了。但是主教不想睡。他独自坐在船头，朝海上消失的小岛方向望去，想起了那些善良的隐士们。想起他们学主祷文时多么高兴，感谢上帝带他到那儿去帮助上帝的子民，——去教他们上帝的话语。

主教正坐着想，朝海上消失的小岛方向望去的时候，眼前有什么在晃动：波浪上一会儿这处一道闪光，一会儿那一处一道闪光。突然他看见月光里有什么白色的东西在闪耀，——一只鸟、一只海鸥、或者一只船上的白帆。主教仔细观看。

“一只帆船在跟着我们，”他想。“很快就要超过我们了。之前还很远很远，但现在很近了。很明显不是一只小船，好像没有帆。它正在我们后面飞，离我们很近了。”

主教看不清那是什么：一只船，不，不是；一只鸟，不，不是；一条鱼，不，不是！像一个人，但太大，而且，人怎么会在海中间？主教起身，走向舵手。

“看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朋友？那是什么？”主教问，他自己看到的是那几个隐士在海上奔跑。胡子闪着白光，似乎船静静停着，他们跑过来了。

舵手四处看了看，吓了一跳。他落下舵，大声叫了出来：

“天啊！那些隐士在海上追赶我们，如履平地！”

船上的人听到后，冲向舵处。大家都看到了那些隐士在相互握着手奔跑。船尾的人挥手要船停下。那三位隐士在水上如在旱地一般奔跑，双脚还一动不动。

船还没停稳，隐士就已经与船并排了。他们走上舷缘，抬起头，用同一个声音说：

“噢，上帝的仆从，我们忘记你教的。只要我们重复说，我们就记得住；但我们停下一个小时，一个词跳过，下面的都乱了。我们一个都不记得了，请再教我们一遍。”

主教划了个十字，对隐士们弯下腰，说：

“上帝的隐士们，即便是你们的祷文，也能传到上帝那里。教你们不是为了我。请为我们这些罪人们祷告吧！”

主教向隐士们深鞠一躬。隐士们不再说了，转身，走回海上。到了早晨，隐士们离开的那一边可以看到一道光芒。

---

1. 圣三一：指基督教中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译者注）

别管那场火
你无法扑灭
1885

那时彼得走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

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饶恕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

天国好像一个国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

要算的时候，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给带来了。

因为他没有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阿，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

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

他不肯，竟去让他下监，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众同伴看见他的所为，甚为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那样吗?

主人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直至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马太福音，第18章21节-35节）

从前有个村子里住着一个农民，名叫伊万•谢尔巴科夫。他生活幸福；自己身强力壮，是村子里一顶一的劳工，他有三个儿子——都已自力更生：老大结了婚，老二也快了，老三还是个大小伙，会驾马犁地了。伊万的老婆聪慧，善于持家，儿媳妇也文静能干。没道理伊万一家人日子会过得不好。唯一在家吃闲饭的就是他年迈有病的父亲（他父亲得了哮喘，躺在炕上七年了）。

伊万什么都不缺，还有三匹马、一头雄马驹、一头母牛、一头一两岁的小牛犊，还有十五只羊。家里的女人们为男人织衣做鞋，也下地干活；男人们则在他们自己的农场里工作。

他们谷物丰盛，完全可以吃到第二年有收成的时候。燕麦的收入可以用来支付税赋和其它必须的支出。伊万本可以和孩子们一起过着轻松舒适的生活。但隔壁有一个邻居，戈蒂耶•伊万诺夫的儿子，瘸子加夫里洛，他和伊万不和。

当戈蒂耶在世的时候，伊万的父亲经营着农场，农民们都友好和睦地生活在一起。要是女人们想要个筛子或大桶，男人们一时要用个车轴或车轮，他们就会从一个农场到另一个农场求助，人们也如邻人般友好地互相帮助。如果有头牛犊闯进了打谷场里面，人们会把那头牛犊赶到一旁，也只是说：“别让它跑了，谷子都还没有收好。”他们

通常也不会收好谷子后把牛犊锁进打谷场或牛棚里，也不会相互谩骂。

老人们在世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但年轻人开始经营农场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整件事就因一件芝麻大点的事而起。伊万的儿媳养的一只母鸡很早就开始下蛋了。这个年轻的媳妇就把鸡蛋捡到一起，为受难周(注)做准备。她每天到鸡窝，从盒子里捡起鸡蛋。但是，似乎男孩们吓跑了母鸡，母鸡冲出柳条围栏，跑到了邻居家的院子里，下了一个蛋。伊万的儿媳听到母鸡咯咯哒地叫，寻思着：

“我现在没有时间，我必须为节日的到来盖好小屋；我晚点再去捡蛋。”

晚上她到鸡窝的盒子处取蛋，可蛋不在那儿。于是问婆婆和小叔子，是不是她们取走了；可是塔拉斯卡，那个最小的小叔子说：

“你的母鸡在邻居的院子里下了个蛋，母鸡在那儿咯咯哒地叫，然后从那个院子里冲了出来。”

伊万的儿媳就走过去看她的母鸡，发现母鸡和公鸡坐在栖木处；合上眼正准备睡觉。就算伊万的儿媳问母鸡把蛋下到哪儿了，母鸡也不会答应一声。于是伊万的儿媳就到邻居家去。一位老婆婆接待了她。

“你想干嘛，年轻人？”

“奶奶，我的母鸡今天曾来过你家院子，——难道没在你家院子里下过一个蛋？”

“我没看到你家的母鸡。我们家有母鸡，感谢上帝，它们下蛋有一阵子了。我们已经把我们家的蛋收了，不需要别人家的蛋。年轻人，我们不会到别人家的院子里捡蛋。”

伊万的儿媳很生气。她说一句，邻居回她十句，还开始骂起人来。伊万的老婆正打水，也掺合了进来。加夫里洛的老婆跳了起来，指责她的邻居。她让邻居记起了以前的事，还提到一些子虚乌有的事。于是双方互相责骂起来。各自都大声叫喊，恨不得一口气说十句。而且骂得很难听。

“你是什么玩意儿；你就是一个偷偷摸摸的贼；你只会虐待你公公，让他吃不饱；你就是一个婊子。”

“你是个讨饭的：你撕破了我的筛子；用我们的挑担。把挑担还给我！”

她们抢挑担，打泼了水，撕破了头巾，打起架来。加夫里洛从田里冲了上来，帮他老婆。伊万和儿子跳了出来，他们扭打成一团。伊万是个壮实的庄稼汉，把她们全都打散开来。还猛地拔掉一把加夫里洛的胡子。大家都跑了过来，但很难把这两家人拉开。

这就是事情的起因。

加夫里洛把被拔掉的胡子用诉状包了起来，到乡法院起诉。

“厢子伊万拔了我的胡子，我那里再也长不出胡子来了。”

同时加夫里洛的老婆也向邻居们夸口，说他们现在要让伊万受刑，流放到西伯利亚，于是这两家就结下了仇怨。

在第一天争吵的时候，伊万家炕上的老人就努力劝说家人不要争吵，但年轻辈的人不理他。老人对他们说：

“孩子们，你们在做傻事，为了一件傻事就结了仇。想想看——整件事就因一个鸡蛋而起。孩子们捡走了鸡蛋，——唉，愿上帝与你们同在！一个鸡蛋值几个钱。我们每个人能得到上帝的眷顾就知足了。唉，你们说得难听，哪怕是对的又怎样，你们不能说点好听的话，给我瞧瞧！唉，你们还打架，——你们都是有罪的人。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们去和解吧，做个了结吧！如果你们还固执，事情只会越来越糟。”

年轻人没有听老人的；他们认为老人没见识，只会用老人的方式胡言乱语。

伊万没有向他的邻居妥协。

“我没有拔他胡子，”伊万说。“是他自己扯下来的；不过他的儿子倒把我衬衫的扣子扯掉了，把我整件衬衫撕破了。你看看，就在这儿。”

伊万也把这件事闹上了法庭。这件案子在乡法院开庭了，治安法官主审。在他们相互控告期间，加夫里洛的马车的联接销不见了。加夫里洛家的女人们控告说，是伊万的儿子拿走了。

“那天夜晚我们看到了他，”女人们说，“沿着窗户下面的路走到马车那里，有人传言说他去过酒吧，要酒吧老板把销给他。”

于是他们又提起一项诉讼。但各自回到家里，没有哪一天不争吵的，甚至还打架。孩子们互相咒骂，——他们是从大人们那里学的——而且女人们一旦在河边碰了面，嘴巴都不饶人，比敲打衣槌还猛烈，话还很伤人。

刚开始，男人们还只是相互控告，但到了后来，开始抢夺放置一旁不用的东西。他们教女人和孩子们也这么做。他们的生活越来越

糟。伊万•谢尔巴科夫和瘸子加夫里洛在乡法庭、在治安法官面前，在公社会议上不断控诉对方，所有的评判官员都厌烦他们了。这会儿加夫里洛让伊万被处罚金或被拘留，那会儿伊万让加夫里洛被处罚金或被拘留。他们对对方的伤害越来越多，他们的怒气也越来越大。就像狗一样相互攻击，他们越愤怒，就攻击得越频繁。你从后面打一条狗，他会认为另一条狗在咬他，变得比以前更疯狂。这些农民们就是这样的：他们去法庭，这个或那个受到惩罚，要么被处以罚金，要么被关进监狱，结果只是他们对对方都更加怒火冲天。

“等着瞧，我会叫你好看的！”

就这样过去了六年。炕上的老人不断地提出相同的建议。他会对他们说：

“你们在干嘛，孩子们？不要再想着算账了，一心一意工作，别这样怨恨他人，这样情况就会好些。你越生气，情况就越糟。”

他们不听老人的。

第七年事情更糟，伊万的儿媳在婚礼上当着大伙的面指责加夫里洛连人带马被人抓到了。加夫里洛喝醉了，没压住火，打伤了伊万的儿媳，伊万的儿媳又怀有身孕，结果病倒了一个星期。伊万很不高兴，一纸诉状告到了地区检察官那里。

“现在，”伊万想，“我就要找邻居算账了：他躲不过判监禁或流放到西伯利亚了。”

不过伊万的想法又没实现。地区检察官没有受理他的诉讼：他们检查了伊万儿媳的身体，伊万儿媳站了起来，身上没有任何受伤的痕迹。伊万又到治安法官；大法官把案子提交给乡法院。伊万在乡公所

四处活动，给元老和书记员灌了半桶甜酒，请他们判加夫里洛受鞭挞背部之刑。审判结果在法庭上当着加夫里洛的面就宣读了。

书记员宣读道：

“本法庭判决农民加夫里洛•戈蒂耶在乡公所受二十下鞭挞。”

伊万听着判决，看看加夫里洛，想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加夫里洛也听着判决，脸色苍白，转身走了出去，走进了通道。伊万跟着他出去，准备上马，这时听到加夫里洛说：

“很好，他会打我的背，如火烧一般，但他的东西会烧得更厉害。”

伊万听到这些话，回到法官那里。

“正义的法官大人们！他威胁说要放火烧我的房子。听，有人作证他说这话。”

加夫里洛被叫了进来。

“你真的这样说了吗？”

“我什么都没说。你想要鞭打我，就打呗。很明显，我因诚实而遭罪，而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加夫里洛想再说些什么，但嘴角和脸颊抽搐起来。他转身面壁。法官们看见他，都吓到了。

“是否他真正伤害了邻居或自己，”法官们想，“这一点都不稀奇。”

一位年长的法官对他们俩说：

“听着，朋友们！你们最好和平相处。加夫里洛老兄，打一个怀了孕的女人，难道还做对啦？幸好上帝对你很仁慈，但想想你犯下的罪行！那是好事吗？坦白你的罪过，请求宽恕吧。上帝会宽恕你的。那么，我们会更改判决的。”

书记员听到后说：

“那不可能，按照117条规定，如果没有和解，而且判决也已经宣布，判决就必须执行。”

但法官没有听书记员的。

“别唠叨了。我的朋友，第一条规定是要记住上帝，上帝吩咐我们要和平。”

法官再次与这两个农民谈话，但是无法说服他们。加夫里洛听不进。

“我再过一年就五十了，”他说，“我有一个结了婚的儿子。我一生中都没有挨过打，现在麻子伊万让我受到鞭打，我还要请求他原谅吗？哼，他会——伊万会记住我的！”

加夫里洛的声音再次颤抖起来。他说不下去了。转身走了出去。

从乡公所到村子有十俄里，伊万回家晚了。女人们早就出去赶牲口了。伊万卸下马来，把马关好，进了小屋。房间里空荡荡的。孩子们还没有从田里回来，女人们出去赶牲口了。伊万走进屋里，坐在长凳上，寻思起来。他想起判决是怎样向加夫里洛宣读的，加夫里洛脸色是怎样的苍白，是怎样面壁的，心里直揪。他想到要是加夫里洛被鞭打了，自己会有怎样的感觉。他对加夫里洛感到很懊悔。这时他听到炕上的老人在咳嗽。老人转过身，放下双腿，坐了起来。老人困难地向长凳挪去，不停地咳嗽，最后清了清嗓子，靠在桌子旁，说：

“怎样，他们判他罪了吗？”

伊万说：

“他被判二十次鞭挞。”

老人摇了摇头。

“伊万，你做得不对。错的不是他，是你自己。唉，要是他们鞭打他，你会舒服些吗？”

“他再也不会那样做了。”伊万说。

“为什么不会？他哪方面比你做得更绝？”

“他没有伤害我吗？”伊万辩解道。“他可能杀死儿媳；他现在甚至威胁说要放火烧我的房子。哼，我还要让他吗？”

老人叹息道：

“你啊，伊万，在这自由的世界里，你走路、驾车，想到哪里到哪里，我长年在炕上度过，因此你认为你看到了一切，而我什么都看不到。你错了，我的儿子，你才什么都看不到，——怨恨蒙蔽了你的眼睛。别人的罪恶在你面前，但你自己的却在你身后。你说他做得不对。但要是只他一个人做得不对，就没有什么害处。难道一个巴掌拍得响？两个巴掌才拍得响。你看到他的坏处，但你没看到自己的坏处。如果他是坏蛋，你是好人，就没有罪恶了。是谁拔了他的胡子？是谁毁了堆起一半的草垛？是谁拉他去法庭？而你总是怪到他身上。你自己生活得不好，这就是原因。我不像你那样过活，也没教你干你那样的事，我的儿。我和他的父亲，是这样生活的吗？我们是怎样生活的？邻里和睦。要是他家的面粉用完了，他的女人就来我们家：‘弗罗尔叔叔，我想借点面粉。’——‘年轻人，去谷仓，要多少就拿多

少。’要是抽不出人看马，——‘去，伊万，照看他的马！’要是我缺了什么，也常常去找他。‘戈蒂耶老叔叔，我想借点这个、借点那个。’可如今怎样？那天一个当兵的谈起普列文。为什么你们的战争比我们在普列文的还要可怕。你把这叫生活？这是罪孽！你是一个农民，一家之主。你要对这件事负责。你都教了你女人和孩子些什么？骂人。那一天塔拉斯卡，那个脏鼻子，骂阿林娜婶婶，他的妈妈只是嘲笑他。那样好吗？你要对这件事负责。打心底想想。那样做对吗？你说我一句，我回你十句；你扇我耳光，我加倍奉还。不是这样的，孩子，耶稣行走世上，教我们完全不同的糊涂处事方法。如果有人说你，——保持平静，让他受良心谴责。孩子，那就是耶稣教给我们的。如果他们扇你耳光，就把另一边的脸给他们：‘如果我该当如此，就扇我这儿吧。’他自己的良心会让他悔恨。他会息怒，如你所愿行事。那才是耶稣命令我们做的，而不是扬扬自得地夸口。你为什么不说话了？我说得对吧？”

伊万一声不吭地听着。

老人又咳了咳，费劲地咳出了痰，又开始讲起来：

“你认为耶稣也教我们坏吗？他教我们是为我们好。想想你现世的生活：自从你的普列文之战开始后，你的生活更好了，还是更糟啦？算算你的诉讼费用有多少，你的路费餐费有多少？看看你都生了怎样鹰一般的儿子！你应该生活、生活得很好，而且越来越好，但是你的财富越来越少。为什么？同样是这个原因，在于你的傲慢。你应该和孩子们在田里耕地，专心播种，但是魔鬼带你去法庭，去诡辩。你没有及时耕地播种，大地母亲不会生产任何东西。为什么今年的燕麦收成不好？你什么时候播的种？你从城里回来是什么时候了？在法庭上你得到了什么？只有一身麻烦。噢，孩子，坚持你做的事，专注你的田地和房屋，如果谁冒犯了你，学上帝那样宽恕他，情况就会好起来，你就会心安。”

伊万继续沉默不语。

“听着，伊万！听我这个老人的话。去把你的灰马牵过来，直奔回乡公所：在那儿平息整件事，明早去加夫里洛家，学上帝那样与他讲和，邀请他节日（那是圣母领报节的前一天）里过来，”“准备好茶炊，半壶酒，让所有的罪过都了结，以后再不发生这样的事，要女人和孩子们都平平静静地过日子。”

伊万叹了口气，想：“老头说的是真的。”心也软了下来。他唯一不明白的事是如何与邻居讲和。

老人似乎猜到伊万在想什么，再次说道：

“去吧，伊万，别再耽搁了！在起火时就扑灭它，一旦烧着了，你就没法控制住了。”

老人还想再说些什么，但没说完，女人们进到屋里，像喜鹊一样唠叨起来。加夫里洛是如何被判鞭刑，是如何威胁说要放火烧房子的消息早已传到她们耳朵里。她们打听到了一切，还在牧场和加夫里洛家的女人们争吵了一段时间。她们说加夫里洛的儿媳拿检察官威胁她们。她们说检察官接受了加夫里洛送的礼。将要翻案，这位老师已经写了另一份有关伊万的诉状呈交给沙皇，诉状中提到了所有的事情，联接销的事、花园的事——还有一半的产业要追回给他。伊万听女人们谈着，心里又凉飕飕地，改变了要与加夫里洛和解的主意。

农场的院子里总有活干。伊万没有停下来与女人们聊天，而是站了起来，走出房子，走向打谷场和棚屋。还没收拾好一切、准备回去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男孩们从田间回来。他们一直在田里耕地，为冬天的作物做准备。伊万碰到了他们，问他们的工作情况，帮他们把马放好。他把破损的护颈放到一旁，准备在棚子下立一些杆子，这时天全黑了。伊万只好把杆子留到第二天再弄；当晚就给牲口投了些

饲料，打开篱笆门，让塔拉斯卡骑马到街上，去夜间牧场，再关上门，放下栅板。

“现在吃饭睡觉，”伊万想。他拿起破旧的护颈走进了屋子。完全忘记了加夫里洛的事。也忘记了爸爸对他说的话。当他拿着扣环准备到走廊上去的时候，听到柳条围栏的另一边，邻居在粗哑地骂人。

“魔鬼抓走他！”加夫里洛在对某人喊叫。“他真该死。”

这些话勾起了伊万原来对邻居的所有怒火。他站了一会儿，听加夫里洛骂人。之后加夫里洛安静下来，伊万就进了屋子。

他走进房间。怒火还在心中燃烧。儿媳正坐在角落里手纺车的后面；婆婆正在做晚饭；大儿子在给麻鞋做花边，二儿子在桌旁看书，塔拉斯卡正准备去夜间牧场。

要不是那个祸害——一个坏邻居，屋子里一切都祥和快乐。

伊万进房间的时候很愤怒。他把猫从长凳上踢了下去，又因缸放错了地方而责怪女人们。伊万感觉心情不好。他坐下来，皱着眉，修起护颈来。他忘不了加夫里洛的话，那些在法庭威胁他的话，那些用粗哑的声音对某人说的话：“他真该死。”

伊万的老婆给塔拉斯卡弄了些吃的。塔拉斯卡吃完晚饭，穿上皮袄和长袍，系好腰带，拿了一片面包，出去上马。大儿子想送他走，但伊万自己起身走到了门廊。屋外漆黑一片，漫天乌云，刮起了大风。伊万从门廊走了下去，帮小儿子骑上马，吓走他身后的小雄驹，站着边听边看塔拉斯卡骑出村子，塔拉斯卡在那儿遇到了其他孩子们，伊万一直站到他们的骑马声听不见为止。伊万站在门口，脑海里一直回荡着加夫里洛的话：“你的东西会烧得更严重。”

“他不会考虑自己的，”伊万想。“天很干燥，又在刮风。他会从后面某个地方进来，这个恶棍，会放火烧房子，然后逃跑。要是我能抓住他，他不会从我手上逃脱的。”

这种想法令伊万烦恼不已，他没有回到门廊，而是径直走进大道，穿过大门，围着屋角转。

“我要检查检查院子，——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伊万轻轻地沿着大门走去。他刚好从角落转过来，查看围栏的时候，看到另一头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一上一下的。伊万停下来，站着一动不动——他听了又听，看了又看：一切都静悄悄的，只有风吹柳树沙沙作响，风吹稻草噼啪直响。天黑魆魆的，但他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他能看到整个角落、耕地和棚屋。伊万站着看了看，没有一个人出现。

“对我来说，肯定就是这样，”伊万想，“但尽管这样，我还是要去看看，”他偷偷地沿着棚子向上走，穿着麻鞋，脚步很轻，确保自己都听不到自己的脚步声。他来到角落处，这时，他看到有什么东西在耕地附近闪现，很快又消失不见了。伊万觉得心中有什么东西在敲打着他，于是停了下来。他停下来的时候，能看到什么东西在闪烁，能清楚地看到有个人戴着帽子蹲着，背朝着他，手里正在拿着一捆稻草点火。伊万站着一动不动。

“现在，”伊万想，“他别想从我手上逃走。我在现场就抓住他。”

伊万还没有走两段围栏，前面变得非常明亮，而且不再是原先的地方，也不是一团小火，棚屋的稻草中火舌直窜，直逼屋顶，加夫里洛就站着那儿，可以看到他整个人。

伊万猛地冲向瘸子加夫里洛，就像老鹰扑向云雀一样。

“我要把他扭住，”伊万想，“他别想从我手上逃走。”

但瘸子加夫里洛很明显听到了伊万的脚步声，沿着棚子跑去，快得像只野兔。

“你逃不掉了，”伊万大叫，猛地扑向他。

伊万想抓住加夫里洛的领子，但加夫里洛逃走了，伊万抓住加夫里洛外套的下摆，下摆撕破了，伊万跌倒了。

伊万跳起来。

“来人啊！抓住他！”说着继续追赶。

伊万站起来的时候，加夫里洛离自家院子很近了，但伊万还是抓住了他。伊万抓住他的时候，什么东西把伊万砸晕了，似乎是一块石头砸到头上。原来是加夫里洛在伊万追他时，在家附近捡起一根橡木杆，使尽浑身力气朝伊万头部打去。

伊万身子不稳，眼冒金星，然后眼前一片黑暗，倒了下去。当他恢复知觉时，加夫里洛已经跑了。天如白昼般明亮，从院子里传来仿佛发动机开动的声音，全是咆哮、啪嗒的声音。伊万转过身来，看见后棚屋一片火海，侧棚屋也燃着了；火、烟、燃烧的稻草向房子蔓延。

“这是什么？朋友！”伊万大叫道。他抬起双手，指向牛犊。“要是我能把它从牛棚中拉出来就好了，扑灭火！这是什么？朋友！”伊万重复地说道。他想大叫，但是几乎透不过气来，——他说不出话来。他想跑，但双腿不能动——磕绊在一起。他想慢慢走，但走起路来踉踉跄跄，几乎气都喘不过来。他又站着不动，歇了口气，走起来。还没走到棚屋，到达火灾地点，侧棚屋也全部着火，他无法进到院子里。大家跑了过来，但无能为力。邻居们把自己的东西也从各自的房子里

拖了出来，把牲口赶出去。伊万的屋子着火后，接着是加夫里洛的房子；一阵风刮起，带着火势横穿街道，半个村子都烧毁了。

他们从伊万家里救出来的就只有那位老人，他被拉了出来，每个人都跳出来，身上穿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什么都烧毁了，除了牧场里的马匹：牛被烧死了，鸡舍里的小鸡、马车、犁、耙、女人的箱子、粮仓里的谷物——所有的东西全都烧光了。

加夫里洛的牲口得救了，他们还从屋子里拖出了几样东西。

火烧了很长时间，烧了一整夜。伊万站在院子附近，不停地看着，说：

“这是什么？朋友！要是我能把它拉出来，把火灭了就好了！”

但是当屋子的天花板落下时，他跳进了最热的地方，抓起一根燃烧着的木头，想把它拉出来。女人们看到他，把他叫回来，但是他拉出一根木头后又拉出另一根：他站不稳，跌进了火里。他的儿子飞快地跟在他后面，把他拉了出来。伊万的头发和胡子都烧焦了，衣服也烧坏了，手也烧起了泡，但是他什么感觉都没有。

“他太悲伤了，失去了感觉。”大家都说。

火扑灭了，但伊万仍然站着那儿，说：

“朋友，这是什么？要是我能把它拉出来就好了。”

早上村长派他的儿子到伊万那里。

“伊万叔叔，您的父亲快要去了：他派人请您去，向您道别。”

伊万已经忘记了他的父亲，不明白他们说什么。

“什么父亲？”他说。“派人请谁？”

“他派人请您，向您道别。他在我们家，快不行了。走吧，伊万叔叔！”村长的儿子拉着他的手，说道。

伊万跟着村长的儿子去了。

当老人被抬出来的时候，燃烧着的稻草落在他身上，烫伤了他。他被送去村长的家里，村长的家在村子较远处。那部分没有烧到。

当伊万来到他父亲那里，只有村长的妻子在，孩子们都在炕上。其余人都在火炉旁。老人躺在一条长凳上，手里拿着蜡捻子，朝门望去。他儿子进来时，微微动了动。村长的妻子走上前去对他说他儿子来了。老人告诉村长的妻子，让他儿子走近些。伊万走上前，于是老人说：

“我跟你说过什么，伊万？是谁烧了村子？”

“是他，爸爸，”伊万说，“他——我抓住了他。他朝屋顶投火，我就站在附近。要是我能抓住燃烧着的那捆稻草，把火扑灭，就没有那么多事啦。”

“伊万，”老人说，“我快死了，你，也会死。这是谁的罪过？”

伊万盯着他父亲，保持沉默；他说不出一句话。

“在上帝面前说：这是谁的罪过？我跟你说了什么？”

直到这个时候，伊万才清醒过来，明白了一切。他抽着鼻子，说：

“是我的罪过，爸爸。”他跪在父亲面前，哭泣道：“原谅我，爸爸！我对你、对上帝都犯下了罪。”

老人动了动了双手，左手拿着蜡捻子，右手朝额头划了个十字，但他没划完，就不动了。

“荣耀予你，主啊！荣耀予你，主啊！”他说着，眼睛又再次转向他儿子。

“伊万！哦，伊万！”

“什么事，爸爸？”

“现在要做什么？”

伊万泣不成声。

“我不知道，爸爸，”他说。“我该怎样过下去啊，爸爸？”

老人闭上了眼，口齿不清地说着什么，仿佛在汇聚浑身力量，再次睁开了双眼，说：

“你会对付得了的。在上帝的帮助下，你会对付得了的。”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笑着说：

“记住，伊万，你千万不要说出谁放的火。掩盖另一个人的罪过！上帝会宽恕你们两个的罪孽。”

老人双手握着蜡捻子，把蜡捻子折叠在胸前，叹了口气，伸了腿，死去了。

伊万没有告发加夫里洛，没人发现火是怎么起的。

伊万对加夫里洛也心软了，加夫里洛对伊万感到惊讶，因为伊万并没有告诉任何人。刚开始，加夫里洛害怕他，但是后来也慢慢习惯了。两个人不再争吵了，他们两家也不争吵了。两家重建家园时，这

两家人住在一间屋子里，村子在重建时，农舍也建得远了一些，伊万和加夫里洛再次成为邻居，住在同一个街区。

伊万和加夫里洛和睦地生活在一起，正如他们的父辈那样生活。伊万•谢尔巴科夫记起父亲的训谕和开始起火时上帝让他扑灭火灾的命令。如果一个人伤害了他，他不会想法报复那人，而是解决问题；如果一个人损害了他的名誉，他不会恶语相对，还会教那人不要口吐恶言。他也这样教育女人和孩子们。伊万•谢尔巴科夫变得更好了，生活比以前过得更幸福了。

---

1. 受难周：指从受难主日到棕枝主日的一周。

蜡烛
1885年

你们听说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马太福音》5章38-39节）

这是一个发生在奴役时代的故事，当时有各种各样的奴隶主。人们至今清楚地记得奴隶主死亡的时刻，以及上帝对世人悲悯的神迹，而地位低下的人则过着不堪回首的日子！然而，那些从农奴制中发家的庄园主最是残忍刻薄，他们仿佛从泥土里钻出来，一跃成了贵族。在庄园主手下过活，日子最是难捱。

在一个庄园里就住着这么一个苛刻的监工。这座庄园田地辽阔，土壤肥沃，水量充沛，草肥林茂，还有农夫为庄园劳作。照此光景，农夫和庄园主皆可富足，偏偏庄园主将他另一个庄园的仆从派来做监工。

监工一旦大权在握，便骑在农夫头上作威作福。他有妻室，两个已出嫁的女儿，手头还有些积蓄，若不犯恶行，本可以过着荣耀的生活。可惜他却心肠歹毒，多行不义。他以延长劳动天数来压迫农夫。他建了一座砖窑，让手下所有男女卖命劳作，卖砖赚钱。农夫们不堪忍受，到莫斯科向庄园主申诉无果。监工听闻农夫对他的抱怨，便对农夫进行报复，更加变本加厉，农夫的日子越发艰难。农夫中有一些无信仰之人便向监工告发兄弟，互相毁谤。渐渐地所有人都卷了进来，监工对此暴怒不已。

时日越久，问题越严重，监工恣意妄为，农夫畏之如恶狼。监工驱车经过村庄时，人人都夺路而逃，唯恐避之不及。监工意识到众人

怕他，更加肆无忌惮。他常常毒打和以劳动折磨农夫，农夫苦不堪言。

当时有作恶者被除掉的传闻，农夫们开始讨论除恶。他们会在某处秘密聚首，胆大一些的会说：

“我们还要忍受这个恶人多久？我们早晚丧命——杀死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不算犯罪。”

复活节周前的一天，监工让农夫清理庄园的林木。晚饭时分他们聚在一起讨论：

“我们要怎么活下去呢？”大家说道。“他会把我们一把清除，他没日没夜地使唤我们，连女人也一刻不得安闲。一不顺他的意，他就不停地找岔子，还鞭打我们。谢苗就这样被打死了，阿里希莫则累死在畜牧场。我们还等什么？他今晚又要来折磨我们了。我们只管把他拽下马，拿斧头狠敲他，一切就结束了。我们像埋死狗一样把他埋掉，这个秘密就无人知晓了。我们要彼此支持，不要露出马脚。”

说这话的是瓦西里•米纳耶夫，他比其他人更恨监工，监工每周都打他，还抢了他的妻子当厨娘。

农夫们就这样说定了。晚上监工骑马来巡视，马一立住他就开始挑岔子，说农夫伐错了树木，因为他在木材堆中看到一棵椴树。

“我说过一棵椴树也不许砍，”他说道。“谁砍的？站出来，不然人人都要吃鞭子。”

他要找出这棵椴树在谁的那排木材堆里，结果发现是希多砍的。监工猛抽希多的脸，直到打得出血才停手，看到瓦西里的木材堆很小，顺带抽了瓦西里几鞭子，这才骑马回家。

夜晚农夫们又聚到一起，瓦西里开始说话。

“哎，伙计们，你们真不像男人，像极了麻雀！‘我们要抗争，我们要抗争！’到了动真格的时候，全都躲到屋檐下了。麻雀决心对付老鹰时会说：‘我们不放弃，我们不放弃，我们要抗争！’老鹰一旦俯冲突袭，麻雀便各自回巢。待老鹰抓到一只麻雀飞走了，剩下的麻雀跳出来：‘叽叽喳，叽叽喳！’一个伙伴不见了。‘谁不见了？梵卡。哦，他活该！’你们就是这样干的。‘我们谁都不出卖，我们谁都不出卖！’当他抓住希多的时候，你们应该团结起来干掉他。你们嘴里说着，‘我们不放弃，我们不放弃，我们要抗争，我们要抗争！’监工一扑上来发淫威，你们全都缩到灌木丛去了。”

这样的聚会越来越频繁，众人已经决定除掉监工。在受难周(注)里，监工要农夫准备好在复活节周翻耕要种燕麦的土地。这条命令似乎冒犯了农夫们，他们在受难周里聚在瓦西里的后院议论纷纷。

“如果他已忘记了上帝，”大家说道，“非要这样做，我们必须杀掉他。反正我们要被毁了。”

皮特•米克希夫向众人走来。他是一个平和的人，并未参与众人的讨论。听完大家的议论，他说道：

“兄弟们，你们可是在谋划一桩大罪行。摧毁一个人的灵魂是一件严重的事。摧毁他人的灵魂容易，可是我们自己的灵魂如何安放？他做错了事，错归于他。我们必须受苦，兄弟们。”

这番话激怒了瓦西里。

“杀人是犯罪已经在这个人的脑袋里扎根了。杀人固然是罪，但我们要杀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杀一个好人是犯罪，像这样一条赖狗似的人，连上帝都愿我们杀之而后快。如果我们怜悯世人，就必须除掉

一条疯狗。我们不杀他才是更大的罪行。想想他还将毁掉多少人！尽管我们会受苦，可是杀了他别人至少不用再受苦了。世人会因此感激我们的。如果我们这样睁着眼睛傻等，他会毁了我们所有人。你就是在胡说八道，米克希夫。我们在基督的节日去干活会是更轻的罪行吗？你自己都不会去。”

米克希夫接道：

“我为什么不去呢？如果他们派我去，我就去翻耕。这不是为了我自己。如果我们心存上帝，上帝就会找出谁在作恶。兄弟们，我不是为自己辩护。如果我们的主要我们以怨报怨，肯定会有类似的诫条，可是我们的主要我们做的恰恰相反。你铲除恶，恶就会在你的身上延续。杀死一个人并不难，但是那人的血就沾到你的灵魂上。杀一个人就意味着用鲜血玷污你的灵魂。你们认为杀死一个坏人就是除恶，其实是在你心里种下了更大的恶。屈从于不幸，不幸就会被击败。”

众人意见出现了分歧，无法统一。有些人认同瓦西里，其余的人则赞同皮特，认为不应犯罪而应该继续忍受。

农夫庆祝了复活节周的第一天，棕枝全日。晚间，一名长者带着从庄园来的几名代表对众人说道：

“监工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命令我说，让大家都做好准备，明天耕地种燕麦。”长者带着几名代表绕村庄走了一圈，命令所有人第二天去耕地，有的在河对岸，有的在大路旁。众人很难过，但是谁也不敢不从命，第二天带着耕犁去干活了。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醒得很晚，起床就去照看农场了。而他的妻子和一个寡居的女儿（回娘家过节）都盛装打扮。一个劳工为她们套好马车，她们去做弥撒，做完弥撒回到家中。家中一个仆人已备好茶

饮，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回来之后，他们就坐下来喝茶。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喝完茶，点了一根烟斗，派人去叫长者。

“哦，”他问道，“你派农夫去耕田了吗？”

“是的，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先生。”

“那他们都去了吗？”

“都去了。我给他们分派的。”

“这个我知道，不过他们都在干活吗？你去看看，告诉他们我下午过去，到时每两个耕犁要翻十六七亩地，不能耕得马马虎虎。如果让我看到未犁的地块，我可不管什么过节不过节的。”

“好的，先生。”

长者正要离开，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把他叫了回来。长者折返回来，监工犹豫了一下，他想说什么，又不知道怎样说才好。他迟疑了一会儿，说道：

“听听那些强盗们背后怎么议论我。回来告诉我他们都说了什么，谁在骂我，或者说了其他什么话。我了解那些强盗，他们就想四肢朝天地无所事事，磨磨洋工。吃吃玩玩最合他们的心意。他们哪知道一旦错过翻耕季节，种什么都晚了。所以你去听听他们都说什么，回来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去吧，把听来的都告诉我，一个字也不要隐瞒。”

长者转身离开房间，骑上马到田间巡视去了。

监工的妻子听到丈夫与长者的对话，进来哀求丈夫。她善良温顺，有一副菩萨心肠。不论何时，她都尽力安抚丈夫，为农夫说好话。

她走到丈夫身边，恳求道：“我亲爱的米什卡，为了主的节日，别作恶。看在耶稣的份上，让农夫回家吧！”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不顾妻子的哀求，还嘲笑她说：

“你是好久没尝鞭子的滋味了吧？竟变得这么大胆，搀和你不该管的事。”

“米什卡，亲爱的，我做了一个关于你的噩梦。听我的话，让农夫回家吧！”

“难道没听见我的话吗？看来你是胆儿大了，认为鞭子伤不到你了。你可给我小心点！”

谢苗诺维奇非常生气，拿燃着的烟斗去敲他妻子的牙齿，把她赶走了，还吩咐她准备晚餐。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吃了冷果冻、饺子、猪肉甜菜汤、烤乳猪和牛奶面，喝了樱桃甜酒，还吃了饭后甜点油酥面团。他把厨娘叫来唱歌给他听，他则弹着吉他伴奏。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兴致高昂，打着饱嗝，拨弄着吉他，和厨娘说说笑笑。长者走进来，鞠了个躬，开始汇报田间所见。

“噢，他们在翻耕吗？能完成任务吗？”

“已经翻耕了一大半了。”

“没有留下白地？”

“我没有看到白地。他们很害怕，干得很卖力。”

“他们把泥土都犁碎了吗？”

“土壤松软，都犁碎了。”监工接着沉默了一会儿。

“他们都怎么议论我？诅咒我了吗？”

长者有点迟疑，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命令他说出实情。

“全部讲出来，照他们的原话讲。如果你说实话，我会奖赏你；要是你袒护他们，小心吃鞭子。喂，喀秋莎，给他来杯伏特加壮壮胆。”

厨娘给长者端来了伏特加。长者致意一下，喝下伏特加，抹了抹嘴，准备说话。“我无能为力，”他想，“他得不到赞扬不是我的错；如果他想听实话，我就告诉他。”于是，长者鼓起勇气说道：

“他们都是小声嘀咕，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只是小声嘀咕。”

“他们说了些什么？讲！”

“他们不停地说你不信上帝。”

监工大笑。

“都有谁这样说？”

“他们都这样说。他们说您是魔鬼的随从。”

监工又大笑。

“那都很好，”他说，“告诉我每个人说了什么。瓦西里说什么了？”

长者不愿告发村人，不过他与瓦西里结怨已久。

“瓦西里，”他说，“比其他人诅咒得更厉害。”

“他怎么说的？告诉我！”

“说得太难听了。他说您将死于不思悔改。”

“大胆的家伙！”他说。“啊唷！他会在旁边看着吗？他为何不把我杀了？很明显他胳膊太短了。好吧，”他接着说道，“瓦西里，回头咱们再算账。提什卡那条狗也是这样说的吧？”

“都说您的坏话。”

“都说了什么？”

“我不愿讲给您听。”

“别介意，大胆讲出来！”

“他们说：‘愿他肚烂肠穿！’”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听得开心，竟然大笑起来。

“我们倒要看看究竟谁先肠穿。这是谁说的？提什卡吗？”

“没有人说一句好话。所有人都在咒骂您，威胁您。”

“那皮特•米克希夫呢？他说什么？我猜他也在诅咒我吧？”

“没有，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皮特没有诅咒您。”

“他说什么？”

“他是唯一什么话都没说的农夫。他是个聪明人，我猜不透他，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

“怎么会这样？”

“所有农夫都想知道他在干什么。”

“那他当时在做什么？”

“真是神奇，我是骑马到他身旁的。他正在特金高地耕一片斜坡地，走近他时，我听到有人在唱着好听高亢的歌儿，犁柄有东西闪闪发光。”

“喔？”

“像一盏灯那么亮。我骑马走近前，看到五戈比大小的一根蜡烛牢牢地粘在耕犁横梁上，有风来也吹不灭。他穿着一件干净的衬衫，边耕作边唱着复活节赞美诗。他会翻一下犁头，抖掉上面的土块，但是蜡烛却没有熄灭。他在我面前摇了摇犁，换了销钉，又开始犁地，不过蜡烛还在燃烧，并没有熄灭。”

“那他说了什么？”

“他什么也没说。他看到我，跟我打了个招呼，又继续唱歌。”

“你对他说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说，不过农夫聚拢过来笑话他：‘就算米克希夫做一辈子祷告，也赎不了他在复活节周耕作的罪。’”

“他对此如何回应？”

“他只说了一句：‘大地平安，与人为善。’然后就扶起犁，扬鞭催马，小声唱着歌，但是蜡烛继续燃烧，并未熄灭。”

监工这下笑不出来了，他放下吉他，低下头，陷入沉思。

他坐了一会，然后打发了厨娘和长者，走到挂帘后面，躺到床上开始叹息啜泣，那声音就像一辆满载谷物的马车吱吱嘎嘎地驶过。他的妻子走过来跟他说话，他没理她，只念叨了一句：

“他彻底击败了我，我的报应来了。”

他的妻子试图安慰他。

“去吧，让他们回家！可能一切就会好起来。看看你过去都做了些什么，现在你失去勇气了。”

“我迷失了，”他说。“他彻底击败了我。”

他的妻子冲他喊道：

“你老是想着‘他彻底击败了我，他彻底击败了我。’去吧，让农夫回家，一切就会好了。去吧，我给你备马。”

马牵来了，监工的妻子成功说服丈夫到田间去叫农夫回家。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上了马背，往田间奔去。他穿过庭院，一个妇女为他打开了大门，他接着进了村子。人们一看到他，都躲了起来，一个躲在院子里，一个躲在墙角里，一个躲到了花园里。

监工穿过村子，到了外面的门口。门是关着的，他骑在马上没法开门。他一遍遍地叫人给他开门，没人过来。他下了马，打开门，接着便要翻身上马。他把一只脚伸进马镫里，立起身子，正要跃过马鞍，这时他的马被一头猪惊到，吓得退到了尖桩篱栅旁。他身体笨重，没有跨过马鞍，摔了下来，腹部正好落到尖桩上。篱栅上只有一根突出的尖桩，它比别的地方都要高，正是这根尖桩戳到了他的肚子。他的身体被撕裂了，落到了地上。

农夫从田间干活回来，马儿直喷鼻息不愿走过进村的门。农夫围拢过来，看到米哈伊尔仰面躺着，胳膊伸开，双眼圆睁，内脏外露，血还未被泥土吸收，汇成了一个小池塘。

农夫都吓坏了，牵着马从小路回家了，只有米克希夫下马走到监工尸体旁边。他看到监工已断气，帮他合上双眼，套好马车，与儿子一起把尸体搬上马车，带到庄园主那里。

庄园主听了整件事情的经过，为了赎罪，用地租代替了劳役。

而所有农夫则看到上帝的力量不在于惩恶，而在于扬善。

---

1. 受难周：指从受难主日到棕枝主日的一周。（译注）

两个老人
1885年

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大约是中午十二点。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祂，因为祂要这样的人拜他。（约翰福音第四章19-23节）

一

两位老人准备去老耶路撒冷朝圣。一个叫叶菲姆•塔拉西斯•雪乌勒夫，是一个有钱的农夫；另一个叫伊利斯•博德罗夫，家里并不富裕。

叶菲姆性格沉稳：不喝酒，不抽烟卷，不吸鼻烟，一辈子没咒骂过谁，是个严肃坚定的老人。他做过两任长老，没出过一点差错。他有一个大家庭，——两个儿子和一个已婚的孙子，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他看起来健壮硬朗，留着胡子，身材魁梧，七十多岁才有些花白的胡子。

伊利斯不算穷，也说不上富裕，年轻时做过木匠，老来在家里养蜂。一个儿子在外赚钱，另一个儿子在家谋生。伊利斯是个好脾气的快乐老人。他喜欢喝酒，吸鼻烟，唱歌，不过他是一个平和的人，与

家人和邻里相处融洽。他个子矮小，皮肤黝黑，胡子卷曲，如他的先知以利沙那般，没有一根头发。

两个老人很久以前就立下誓言，要结伴去朝圣，但是塔拉西斯总是忙得脱不开身，手头总有干不完的活。一件事刚忙完，另一件事又开始了；他要筹备孙子的婚礼，他要等着小儿子服役归来，现在又要给自己建座新房子。

一个节日里，两个老人相遇了，坐在圆木上聊天。

“喂，”伊利斯说，“我们什么时候实现誓言？”

叶菲姆皱起了眉头。

“我们要再等等，”他说，“今年是艰辛的一年，我已经着手盖房子，我本来以为一百卢布就够了，现在已经花了三百卢布，还没盖好。我们只能等到夏天去了，到了夏天，无论如何都要出发。”

“在我看来，”伊利斯说，“拖延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该立即出发，春天是最好的时间。”

“春天是好，可是我的活刚开始，我怎么能丢下不管？”

“没有人能接替你吗？你的儿子可以接手。”

“接替？我大儿子靠不住，他酗酒。”

“伙计，我们死后，儿孙没有我们也要继续生活，让你的儿子学习一下！”

“你说得有理，不过我还是想亲眼看到房子完工。”

“哦，亲爱的兄弟，你可料理不完所有的事。前几天，我家的女人们为准备过节又是擦洗又是打扫。要做这个，又要做那个，不可能事事都能料理完。我的大儿媳是个聪明人，她说：‘幸亏节日不用等我们一切就绪才来临，不然，不论我们做了多少活，我们永远都觉得没准备好。’”

塔拉西斯陷入了沉思。

“我已经在房子上了花了不少钱，”他说，“我可不能两手空空地去朝圣，一百卢布不是个小数目。”

伊利斯大笑起来。

“罪过，伙计！”他说。“你可比我富有十倍，你还说缺钱。就说我们何时出发吧。我手头没有一分钱，不过我能筹来钱。”

塔拉西斯也笑了。

“你可真富有！”他说。“你怎么筹钱？”

“我先在家里搜罗一下，应该能凑到一些；如果凑不够，我就卖十个蜂巢给邻居，邻居一直想买我的蜂巢。”

“那可会产出一大群上好的蜜蜂啊！你会因此焦虑的。”

“焦虑？不会的，伙计！我除了担心罪恶之外，从没担心过其他事。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人的灵魂。”

“这是实话，但是如果家里出了什么乱子，也不是好事情。”

“要是我们的灵魂出了乱子，那更加糟糕。我们已经立誓，我们就出发吧。真的，我们出发吧。”

二

伊利斯劝说朋友立即出发，叶菲姆想了又想，第二天清晨来找伊利斯。

“好，我们出发吧，”他说，“你说得很对，上帝掌管着生死，我们须趁还有力气的时候去朝圣。”

一周之后，两个老人出发了。

塔拉西斯家有存钱，他随身带了一百卢布，给妻子留了两百卢布。

伊利斯也准备好了。他卖给邻居十个蜂巢和另外十个蜂巢的幼蜂，一共获得七十卢布，又从家人那里搜罗了三十卢布。他妻子拿出了自己最后的一点积蓄，——这是她积攒起来为自己做葬礼用的；他的儿媳则倾尽所有。

叶菲姆•塔拉西斯把所有的事都交给了大儿子：叮嘱他要去哪里收割，有多少田地要收割，去哪里运肥料，怎样盖房子，如何用茅草覆顶。他考虑了所有事，一一交待清楚。伊利斯只告诉妻子把幼蜂与卖掉的蜂巢分开放养，把邻居该得的给邻居，关于家事，他提都没提。“事到临头，”他心想，“你们就知道做什么，如何做了。你们都是自己耕作，什么事都能尽己所能做到最好。”

两个老人准备停当，家人给他们烙了很多大饼，他们自己也备好钱袋，扯了新绑腿，换上新短靴，带着备用绑带鞋上路了。家人把他们送出村子，向他们告别，两个老人踏上了朝圣之路。

伊利斯愉快地上路了，一离开村庄，他就把家里的琐事全抛到了脑后。他一心想着如何取悦同伴，如何对路人说些得体话，如何在安

宁和爱中到达目的地，如何再次回到家。伊利斯一路上小声地祷告或反复念叨他所了解的圣徒的生活。他遇到陌生人或到一个旅店歇脚，都尽力表现出友好，说些敬畏神的话。他沿途过得都很开心。只有一件事他做不到：他想戒掉鼻烟，就把鼻烟盒留在了家中，路上他又特别想吸两口。有路人给他了一些鼻烟，他做了一番思想斗争，怕带坏同伴，就远远躲开去吸了一点。

叶菲姆•塔拉西斯一路很坚定，没做错事，也无妄言，但是他心里一点也不轻松。他一直记挂着家里的琐事，不停地想家里现在怎么样了，——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忘了叮嘱儿子，儿子是不是做得很好。看到沿途收土豆或运肥料的人，就会想他的儿子是不是按照他的吩咐做事。他真想回家，示范给儿子看，亲自做这些事。

三

两人就这样走了五周，穿破了自制的绑带鞋，开始买新鞋子。有一天，他们到了小俄罗斯[注]，在此之前，他们吃饭住店都是自掏腰包。一到小俄罗斯，人们争相邀请他们，免费为他们提供住宿和餐点，甚至还往他们行囊里塞面包，有时也塞些大饼。两个老人就这样走了七百俄里[注]，没花一分钱。接着他们穿过另一个国家，到了一个收成不好的地方。人们也给他们免费提供住宿，却不提供餐食。他们不是在每处都能吃到面包，在有些地方，甚至花钱也买不到。那里的人们说前一年田里什么也没长。富人破产了，卖掉了所有东西；小康之家落得一无所有；穷人或背井离乡，或沦为乞丐，或勉强糊口。到了冬天，他们只能吃糠饼、食野菜。

一天晚上，两个老人在一个城镇过夜，他们在那里买了十五磅面包。第二天天不亮就出发了，这样在天热起来之前可以多赶些路。他

们走了大约十俄里，来到一条小溪边，用杯子盛来溪水，把面包泡软吃下，换了绑腿，坐下歇息。伊利斯拿出他的鼻烟角，叶菲姆•塔拉西斯禁不住冲他摇头。

“你怎么不扔掉那个恶心的东西？”他问道。

伊利斯摇了摇手。

“罪已经控制了我，”他答道，“我该怎么办？”

他们起身前行，又走了十俄里，走到了一个大村庄。当时天很热，伊利斯又累又渴，想停下来找水喝，塔拉西斯不愿停留，他腿脚好，伊利斯要赶上他有点力不从心了。

“我要喝点水。”伊利斯说。

“那你去喝吧！我不想喝。”

伊利斯停了下来。

“不要等我，”他说，“我去找户人家讨口水喝，马上就去追赶你。”

“好的。”他说。叶菲姆继续前行，伊利斯向一幢小屋走去。

伊利斯向小屋走去，它是一幢土坯房，小屋下部呈黑色，上部为白色，土墙很久之前已剥落，——很显然墙面已经很久未粉刷了，——屋顶有一侧露着天。屋门在庭院那边。伊利斯走进院子，看到土丘旁躺着一个男人，瘦削无须，衬衫扎在裤子里，是小俄罗斯人的打扮。很显然这个男人躺的地方本来是一处荫凉，不过这会太阳正烤着他。他没有睡着，伊利斯大声叫他，向他要碗水喝，但是男人没反应。“他要么病了，要么不友善，”伊利斯这样想着，向房门走去。他

听到屋里有小孩的哭声，就扣了扣门环。“好人家！”没人应答。他又拿手杖敲了敲门。“耶稣人家！”没动静。“主的仆人！”还是没人答应。伊利斯正要离开，听到屋里有人呻吟。“这家人可能遭遇了不幸，我得就去看看。”伊利斯走进小屋。

四

伊利斯转了下门环，门没锁。他推开门，走过前厅，通往客厅的门敞开着。左手边是一个炉子，正前方是一个拐角，角落里立着一个神龛和一张桌子，桌子那边有条长凳，长凳上坐着一个没戴帽子的老妇人，只穿着一件衬衣。她的头倚在桌子上，旁边站着一个瘦小的男孩，面色蜡黄，肚子浮肿，扯着老妇人衣袖，大声哭喊着要东西吃。

伊利斯走进客厅，屋里的空气令人窒息。他看到一个女人躺在炉子后面的地板上，脸朝下，眼神滞呆，不住打鼾。她伸出一条腿，又蜷回去，左右翻转，原来空气中夹杂的难闻气味就是她散发出来的：她看起来病得很厉害，却没人送她看大夫。老妇人看到有人进来，抬起了头。

“你想要什么？”她用小俄罗斯语说道。“你想要什么？我们一无所有，亲爱的先生。”

伊利斯听懂了她的话，向她走过去。

“主的仆人，”他说，“我进来找点水喝。”

“我们没有水，真的没有水。我们没什么可给你的，走吧！”

伊利斯问道：

“没有一个健康的人送这个女人去看大夫吗？”

“没有了，院子里那个奄奄一息，剩下的都在这。”

看到陌生人，小男孩安静了一会儿，等老妇人一开口说话，小男孩又开始扯她的衣袖。

“面包，奶奶，我要面包！”他放声大哭。

伊利斯正要说话，男人跌跌撞撞地进了屋，他倚着墙挪动步子，想走到长凳前坐下，可是还没挪到凳子边，就跌倒在门槛附近的拐角里。他没有站起来，就那样躺着开始说话。他一次蹦出一个单词，喘口气，再接着说。

“我们病了，”男人说道，“也很饿。孩子快饿坏了。”他用头指了指小男孩，开始哭泣。

伊利斯转了下背上的行囊，垂下胳膊，卸下包袱，放到长凳上解开。解开之后，他取出面包和刀子，切下一块，递给男人。男人没有接，指着男孩和女孩，示意把面包给他们吃。伊利斯把面包递给男孩，男孩看到面包，飞奔过来，双手抓住，埋头吃起来。女孩从炉子后面爬出来，眼巴巴地盯着面包。伊利斯也给她切了一块。他又切下一块，给了老妇人。老妇人接过面包，咀嚼起来。

“要是你能给我们打点水喝就好了，”老妇人说。“他们嘴唇都干裂了。我记不清是昨天还是今天，我想打点水回来，后来摔倒了，就把水桶留在井边了，没人拿走的话，水桶应该还在那。”

伊利斯打听水井的位置，老妇人告诉了他。他找到了水桶，打了水回来给大家喝。两个小孩就着水吃了些面包，老妇人也吃了一些，男人什么也没吃。

“我的胃承受不了。”他说。

女人没有起来，也未苏醒：只是辗转反侧。伊利斯去了商店，买了小米、食盐、面粉和黄油。他找到一把斧子，劈柴生炉子，女孩在一旁帮忙。伊利斯熬了汤和粥给这家人喝。

五

男人和老妇人都吃了一点，女孩和男孩连碗都舔得精光，两个孩子吃完饭，相拥着入睡了。

男人和老妇人讲述了家乡发生的事。

“我们一直过得很穷，”他们说，“但是庄稼歉收，我们秋天就吃完了往年的余粮。没东西可吃了，我们就向邻居和好心人乞讨。开始他们会给一些，可是后来就不给了。有些人也是爱莫能助，自己也没有吃的了。另外，我们老向大家讨要，也觉得愧疚，我们欠着大家的钱、面粉还有面包。我就去找活，”男人说，“但是没找到。处处都是找活糊口的人。我干一天，接着两天又得到处去找别的活。老人和女孩跑到远处去讨饭，但得到的施舍很少，大家没面包吃。不过我们还是能找点吃的果腹，我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撑到收割季，可是到了春天他们就不再给我们发救济品了，疾病也随之而来。情况变得很糟糕，我们饱一天饥两天，就开始吃草。可能因为吃草或别的缘故，女人生病了。她就那样躺着，我又没有力气，我们也没办法改变。”

“我本来是家里唯一工作的人，”老妇人说，“可是没东西吃，我筋疲力尽，身体虚弱。小女孩也是日渐虚弱，神情沮丧。我打发她去邻居那，她就躲在角落里不肯去。两天前一个邻居来家里，看到我们又

饥又病，转身离开了。她丈夫离家了，她没什么东西喂她的小孩子。所以，我们就这样躺着等死。”

伊利斯听了他们的讲述，改变了要追赶同伴的主意，决定要留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早晨，伊利斯起床后开始在小屋周围忙活，仿佛他就是房子的主人。他和老妇人一起和面，生好炉子，带着女孩去邻居家取来必需品。他需要的东西都没有：没有耕种的器具，没有衣服。伊利斯凑齐了所有要用的东西：有些东西是他动手做的，有些是他花钱买的。伊利斯呆了一天、两天、三天。小男孩恢复了力气，开始沿着长凳玩，还和伊利斯做起了朋友。女孩也变得开朗起来，事事都帮忙。她还一直跟在伊利斯身后，“爷爷，爷爷”地叫个不停。

老妇人能起身去邻居家串门了，男人可以倚墙行走了，只有女人还那样躺着。到了第三天，女人苏醒了，要吃东西。

“咳，”伊利斯想，“我没想到会耽搁这么久。现在我必须离开了。”

六

第四天是斋戒的最后一天，伊利斯自言自语道：

“我将和他们一起开斋，买些节日要用的东西，晚上就必须启程。”

伊利斯又去了一趟村子，买了牛奶、精白面粉和猪油，和老妇人一起烹调烤制了好多食物。第二天早晨去做了弥撒，回来和这家人一起开斋。那天，女人能起床活动了，男人剃了胡子，穿上了老妇人为他洗过的干净衬衫，到一个富裕的农夫那里求助。他把自己的草场和

耕地都抵押给了这个富农，所以想恳求他把草场和田地先还给他，让他能撑到新庄稼收割。傍晚，他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忍不住放声大哭。富农不愿发善心，让他拿钱来赎回。

伊利斯陷入了深思。

“他们怎样活下去呢？到了收割牧草的时候，他们因为抵押出去了，没有牧草可收。黑麦就要成熟了，人们将要收割（而且黑麦长势多好啊！），他们却没什么盼头，他们的田地卖给了富农。如果我走了，他们又得过起穷日子。”

伊利斯心有疑虑，傍晚时分没有离开，准备第二天早晨再走。他到院子里去睡觉，做完祈祷躺下，却不能入睡。

“我该启程了，因为我已经花了不少时间和金钱；但是我为这些人难过。你可帮不了所有人。我本想给他们打些井水，给每人一片面包，看看我都已经做了这么多。我现在应该帮他把草场和田地买回来。如果我买回了田地，我还应该给孩子们买头牛，给男人买匹马运谷物。伊利斯•库兹米契老兄，你就好人做到底吧。你搞得一团乱麻，现在可理不顺了。”

伊利斯起身，从头下摸出束腰长袍，展开之后，掏出角质鼻烟壶，吸了几口，想理出个头绪来，但是他想了又想，没得出任何结论。他应该起身离开，却为这家人的处境难过，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卷起长袍放到脑袋下面又躺下了。他躺了好久，直到公鸡打鸣的时候，他才睡着。突然他觉得好像有人唤醒了他，他看到自己穿戴齐整，背着包袱，拿着手杖，要穿过一道门。但是门太小了，只能容一个人勉强通过。他到了门前，包袱被卡在一边，他要取过包袱时，一条绑腿又被另一边挂住了，绑腿散开了。他想取回绑腿，才发现绑腿不是被柳条栅栏挂住，是被这家的女孩抓在手里，女孩哭着：“爷爷，

爷爷，面包！”他看了下他的脚，是被小男孩抱着，老妇人和男人正在窗台向外张望。伊利斯醒了，开始用自己能听见的声音自言自语道：

“我明天就去买回耕地和草场，再买一匹马，一些能撑到收获时节的面粉，还要给孩子们买头牛。越过大洋寻基督，内心却无仁慈，寻到基督又怎样？我必须帮助这家人开始新生活。”

伊利斯一觉睡到清晨，又早早地醒过来了。他到富农那里，买了黑麦，用钱赎回了草场，看到有长柄镰刀出售，也买了一把带回家。他打发男人去割草，自己则去找农夫买东西。他在旅店老板那里看到待售的一匹马和一辆马车。与老板讨价还价之后，他买了马车，然后买了一袋面粉放到马车上，又要去买牛。路上他听到两个小俄罗斯妇女闲聊，尽管她们说的是方言，伊利斯还是听出了她们是在谈论自己：

“你看，开始他们都没看出来，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们说，他到家里讨水喝，然后就在家里逗留了几日。看他为这家买了多少东西啊！我今天就看到他在旅店老板那买了一匹马和一辆马车，世上真有这样的人啊，我得去看看这个人。”

伊利斯听到这里，知道她们是在赞扬他，所以没有去买牛，而是返回旅店老板那里，买了下那匹马。他套好马车，载着面粉往家走。到了大门口，他勒马下车，这家人看到马，非常吃惊，其实，他们想这匹马是他为他们家买的，但是谁也没敢说出口。这家的主人出来开门。

“爷爷，这马哪来的？”

“我买的，”他说。“没花多少钱，割些青草放到马车上，马儿晚上要吃草。还要卸下面粉！”

主人卸下马具，把面粉搬到谷仓，割了许多草，放到马车上，然后全家就睡下了。伊利斯睡在街头，还带着自己的包裹。等所有人都睡熟了，伊利斯起身背上包裹，穿上鞋子和长袍，开始启程追赶叶菲姆。

七

伊利斯走了大约五俄里，天色才破晓。他找棵树坐下，解开包袱，开始数余下的钱，还剩十七卢布零二十戈比。

“哎，”他想，“这点钱可到不了大洋对岸，若以基督的名义乞讨，只会增加我的罪恶。老伙计叶菲姆将独自到达圣地，他会为我点上一支蜡烛的，可是我再也无法实现我的誓言了。主是仁慈的，他会宽恕我的。”

伊利斯起身，把包裹抛过肩头背好，开始返程。怕被那家人撞见，他绕着村子走了个圈，很快就回到了家。他出来的时候，觉得赶上叶菲姆很费力，但他回家时上帝就把它变得很容易了，他一点都不觉得疲倦。走路就像玩一样，他挥舞着手杖，每天能走七十俄里。

伊利斯到家时，庄稼已收完。家人看到老人归来很开心，问长问短，为何没和同伴一道，为何没到耶路撒冷而独自归来，伊利斯什么也没有透露。

“上帝没批准我这样做，”他说。“我在路上了花完了钱，又和同伴走散了，所以我就没有去，看在基督的份上，原谅我吧。”

他把剩下的钱交给妻子，问了家里的琐事：家里没出乱子，所有的事情都井井有条，无一遗漏，家人之间相处和睦。

叶菲姆的家人当天听说伊利斯回来了，赶来问他们自家老人的情况，伊利斯重述了对家人说过的话。

“你们知道，”他说，“老伙计走路很快，圣彼得日三天前，我们走散了。我想赶上他，不巧的是，我的路费花完了，不能继续往前走了，所以我就回来了。”

人们很奇怪一个聪明人怎么做出了这样的蠢事，启程去朝圣，未到目的地就把钱花完了。不过大家也就纳闷了一阵子，就忘了这件事，伊利斯也一样。他开始在房子周围干活，和儿子一起准备过冬的木材，和女人们一起脱谷粒，用茅草给小屋覆顶，聚拢蜜蜂，把带有幼蜂的十个蜂巢交给邻居。做完这些工作后，他打发儿子出外挣钱，自己则在冬日里编绑带鞋，做蜂房。

八

伊利斯与生病的那家人共度时日的时候，叶菲姆在等他的同伴。他走一小段路就坐下来，等啊等，后来就睡着了，醒来再坐一会儿，他的伙伴还没有出现。他密切注意着伊利斯，但是太阳已经落到树后了，伊利斯还没赶上来。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超过我了，”他心想。“可能有人挤着他走，我睡着的时候，他没看到我。可是，他怎么可能看不到我呢？大草原的视野这么开阔。如果我回去，他可能还在赶路，这样我俩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我将继续前行，然后我们晚上会在歇脚处碰到。”

他到了一个小村子，拜托村里的管事人帮他留意一位老人，见到老人的话，就带到他的落脚处。伊利斯这晚没有到。叶菲姆继续前

行，向每个过路人打听是否见过一位秃顶的老人，大家都说没看见。叶菲姆很惊讶，仍然继续前行。

“我们会在敖德萨注某个地方遇见，”他想，“也可能在船上碰到”，然后就把这事抛在脑后了。

路上，他结识了一个朝圣者。朝圣者戴着无边小帽，披着袈裟，留着长发，曾经去过阿索斯山，现在是第二次前往耶路撒冷。他们在一个旅店里碰到，聊过几句，一起出发上路。

他们平平安安地到了敖德萨，等船等了三天。那里聚集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朝圣者，叶菲姆又趁机打听伊利斯的下落，还是没人见过他。

叶菲姆花了五卢布给自己买了一张护照，剩下四十卢布的返程路费，他又为旅途准备了面包和鲱鱼。货装上船后，朝圣者们才登船，塔拉西斯在他认识的朝圣者旁边坐了下来。船起锚了，离开海岸，横渡大洋。

白天的航行很顺利，到了傍晚，风起雨落，船开始摇晃，海浪不断冲刷船体。乘客躁动起来，女人开始尖叫，身体羸弱的男人跑上跑下，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叶菲姆也很害怕，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出来：一上船他就坐在从坦波夫市注来的农夫旁边，一直坐了一夜和第二天一整天。他们都紧握着自己的钱包，谁也没说话。第三天，大海平静了。第五天，船只停靠君士坦丁堡。

一些朝圣者上岸，参观了圣•索菲亚大教堂，该教堂当时归土耳其人所有。塔拉西斯没有上岸，就在船上呆着。他只买了些白面包。乘客在那里停留了一天，又继续海上航行。他们又在士麦那镇和一座叫亚历山大的城市作了停留，后来安全到达雅法。在雅法，所有朝圣者都上了岸，从那里步行至耶路撒冷有七十俄里。登岸的时候，所有人

都很恐慌：船很高，人们要先转移到下面的小船上去，而小船一直在摇晃，其中有两个人掉到了水里，不过所有人最终都安全地到达小船。

上岸之后，人们开始步行，第三天晚餐时分，到达耶路撒冷。他们在郊区一个俄国旅店里停了下来，给通行证盖了章，用了晚餐，然后就跟随一个朝圣者去了圣地。由于朝拜耶稣墓穴的时间还早，他们就先去了牧首修道院。所有崇拜者聚在一起，分成男女两拨人。所有人都脱下鞋子，坐着围成一个圈。一个僧人拿着一条毛巾走出来，开始为每个人洗脚，擦干净，再亲吻一下。他洗了叶菲姆的脚，也亲吻了它们。人们举行了守夜仪式和晨祷仪式，放一支蜡烛，为父母做了弥撒。他们又在那里吃了饭，喝了葡萄酒。

第二天清晨，他们去了埃及玛利亚的小屋，玛利亚曾经在那里避难。他们放上蜡烛，做了弥撒，然后又前往亚伯拉罕修道院。他们朝拜了塞巴克花园，也就是亚伯拉罕向上帝献祭他儿子的地方，接着去了基督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注)显现的地方和雅各教堂，雅各是耶稣的弟弟。朝圣者带众人参拜了这些地方，每到一处，就会告诉人们该出多少钱。晚饭时分，人们回到了旅店。吃好晚餐，刚准备躺下睡觉，叶菲姆相熟的朝圣者边翻找衣服边叹气。

“他们翻出了我的钱包，”他说。“我有二十三卢布——两张十卢布面值的票子，还有三卢布的零钱。”

朝圣者很沮丧，但也无能为力，所有人都睡下了。

九

叶菲姆入睡之前，一个不洁的念头攫住了他。

“没人拿朝圣者的钱，”他想，“他根本就没有钱。他没在哪儿花过钱，倒是告诉我要掏钱，自己却一个子儿都没往外拿过。他还借了我一个卢布。”

叶菲姆这样想着的同时，又自责起来：

“我如此判断一个人，真是太大胆了，这是犯罪，我不会犯罪。”等他忘乎所以的时候，他又寻思着朝圣者对钱看得很紧，别人不可能从他那里拿到钱。“他根本就没钱，”他想。“不过是找了个借口。”

傍晚之前，他们在基督复活大教堂做了早弥撒，又去了耶稣墓穴。朝圣者不离叶菲姆左右，一直与他一起前行。

他们来到了教堂，那里有一大群崇拜者，有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和叙利亚人。叶菲姆和众人来到了圣门，由一个僧人给他们带路。僧人领着他们经过土耳其守卫，来到救世主被从十字架上抱下来受膏的地方，此处九个大烛台里的蜡烛正在熊熊燃烧。僧人一一指给众人看，还做了讲解。叶菲姆在那里放了一支蜡烛。僧人带着叶菲姆右转跨过台阶，来到十字架竖立的各各他[注]，叶菲姆做了祷告。接着，叶菲姆参观了磐石裂缝——那里的土地裂到地底最深处，基督手脚被钉到十字架上的地方，亚当的坟墓——基督的血滴到他骨头上的地方。后来他们又来到一块石头旁，当时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耶稣头上时，他就坐在这块石头上，还参拜了基督被捆绑殴打的木桩。叶菲姆看到石头上有两个洞，那是耶稣放脚的地方。他们还想向他展示其他东西，但是人们匆忙离开前往圣墓石窟。外邦弥撒刚结束，俄罗斯弥撒就开始了，叶菲姆随着众人来到石窟。

他想远离那朝圣者，因为他在心里还是反对他，但是朝圣者一直紧跟着他，和他一起在圣墓做弥撒。他们想离圣墓近些，但是太晚了，人群很拥挤，不可能向前或向后移动。叶菲姆站在那里，目不斜

视，做了祷告，不过他时不时地摸摸自己的钱包，看看是否还在口袋里。现在他内心有两种声音：他想朝圣者欺骗了他，转念又想，如果朝圣者没有欺骗他，朝圣者的钱包真的被偷走了，那么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十

叶菲姆站在那里祈祷，向圣墓教堂望去，圣墓上方36盏圣灯正在燃烧。叶菲姆目光越过人头，看到了奇妙的一幕：在火苗跳动的圣墓灯下，站着一个穿着粗布长袖长衫的老人，秃顶照亮了整个脑袋，看起来酷似伊利斯•博德罗夫。

“他长得真像伊利斯，”他想。“可是怎么可能是他？他不可能先我一步来到这里的。我们前面的那艘船比我们早了一周，他不可能在那艘船上。我看到了所有的朝圣者，他也不在我们船上。”

叶菲姆正这样想着，老人开始祈祷，并鞠了三个躬：一个是在他前面向上帝鞠的躬，两个朝向两边，对着所有的东正教徒。老人把头转向右侧的时候，叶菲姆认出了他，果然是博德罗夫：黑色卷曲的胡须，脸颊上的灰色皱纹，眉毛、眼睛、鼻子、整张面孔，没错，正是伊利斯•博德罗夫。

叶菲姆看到自己的同伴很开心，同时也很诧异，伊利斯如何走到前面去的呢？

“他究竟是怎样到达前面那个地方呢？”他想。“毫无疑问，他遇到了一个帮他到达那里的人。等人们都离开了，我就过去找他，撇下朝圣者，然后与他同行。他或许能把我带到前面去。”

叶菲姆紧盯着伊利斯，怕他离开自己的视线。弥撒结束后，人群开始骚动起来。人们蜂拥着去亲吻圣墓，叶菲姆被挤到了一边。他很害怕，唯恐自己的钱包被偷。他用手护着钱包，挤出人群，走到开阔处。他走出圣墓，又在外面和教堂里逛了逛，想找到伊利斯。在教堂的小房间里，他看到许多人，吃东西的，喝酒的，睡觉的，祈祷的，却唯独看不到伊利斯。叶菲姆回到旅馆，也没见到自己的同伴。当晚，朝圣者也没回来，他走了，没有归还叶菲姆的一卢布。叶菲姆又孤身一人了。

第二天，叶菲姆同一个坦波夫农夫又去了圣墓，他们来时坐同一条船。他想挤到前面去，但是又被挤了回来，只好站在一个柱子旁祈祷。他往前看，看到伊利斯就站在前面的圣墓灯下。伊利斯摊开双手，像祭坛上的神父一般，秃顶照亮了整个脑袋。

“这回，”叶菲姆想，“我可不会再错过他。”

他挤到了前面，可是伊利斯已不在那里，很显然，他已经离开了。第三天，叶菲姆又去了圣墓，他看到伊利斯站在最神圣的地方，人人都看得见他。他伸开双手，抬头仰望，仿佛看到了什么，秃顶照亮了整个脑袋。

“这下，”叶菲姆想，“我肯定不会再错过他。我要站在门口等着，这样他就逃不掉了。”

叶菲姆走出圣墓，在入口等了好久，直到下午所有人都走了，也没看到伊利斯的影子。

叶菲姆在耶路撒冷过了六周，参观了所有的地方，伯利恒、伯大尼、约旦，参拜圣墓时，他在一件新衬衫上盖上印记，埋在那里，装了一瓶约旦河水，带了些泥土、蜡烛，在八个地方为死去的人刻上名

字。他只留了回家的路费，开始返程。他到了雅法，登上一艘船，船在敖德萨靠岸，他便步行往家走。

十一

叶菲姆像来时那样赶路，随着离村庄越来越近，他又开始担心家里的事，不知道没有他在的日子，家里会怎么样。一年里，会发生多少事啊！建立经营一个家，需要一辈子，而毁掉它，却花不了多长时间。他不知道自己不在家，儿子如何应付的，怎么开春的，牛如何过冬的，小屋是否已经建成了。叶菲姆来到了去年和伊利斯分开的地方，这里的人都变了模样。去年遭受饥荒的地方，现在口粮充裕，地里的庄稼长势很好。人们忘记了之前的悲苦，又开始快乐起来。到了晚间，叶菲姆恰好到了与伊利斯走散的地方。他刚进村子，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小女孩从一间小屋里跑出来。

“爷爷，爷爷！到我家来！”

叶菲姆想继续前行，可是小女孩不让他走。她抓着他的外套，边笑边拉着他往小屋走。一个女人领着一个男孩到了门廊边，她也向叶菲姆招了招手。

“进来吧，爷爷，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明天再赶路！”

叶菲姆走进了小屋。

“我至少可以打听下伊利斯的下落，”他想。“这正是伊利斯来找水喝的小屋。”

叶菲姆进了屋。女人拿下他的钱包，给他打来洗脸水，让他在桌子旁坐下。她去拿了牛奶、奶酪、蛋糕和粥，放在桌子上。塔拉西斯

向她表示感谢，并称赞她对朝圣者的热情好客。女人摇了摇头。

“我们愿意接待朝圣者，”她说。“因为一个朝圣者救了我们全家的命，我们活得浑浑噩噩，忘记了上帝，上帝为了惩罚我们，派死神来光顾我们。去年夏天，我们都病倒了，还饥肠辘辘。我们本来就要死了，可是上帝派了一个像你这样的老人。他进来找水喝，看到我们这幅模样，怜悯我们，就留下来照顾我们。他给我们买来吃的、喝的，让我们又重新站立起来。帮我们赎回了田地，还给我们买了一匹马和一辆马车。”

这时，一个老妇人进来，打断了女人的话：

“我们不知道，”她说，“他是一个普通人还是上帝派来的天使。他对我们真好，怜悯我们，没告诉我们名字就离开了，我们不知道该为谁向上帝祈祷。我感觉这一幕就像刚才发生的事：我躺着等待死亡降临，抬头看见一个人，一个普通的秃顶男人，进来向我们要水喝。我真是有罪，竟然以为他是个流浪汉，可是看看他为我们都做了什么啊！他看到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放下并打开了钱包。”

小女孩打断了老妇人的话。

“不，奶奶，”她说，“他先是把钱包放在屋子中间，后来才放到长凳上的。”

他们争执起来，开始回忆他的一言一行：他坐在哪里，躺在哪里睡觉，做了什么事，对每个人说了什么话。

快到傍晚的时候，男主人骑马回来了，他也开始讲伊利斯的事，以及怎样留在这里陪他们度过那段艰难时光。

“如果他没有来，”他说，“我们一家人就会在罪恶中死去。我们在绝望中等死，抱怨上帝也抱怨他人。然而，他让我们站了起来，他让

我们找到了上帝，又开始相信善良的人。愿基督拯救他！在此之前，我们像野兽一样活着，他把我们变成了人。”

招待叶菲姆吃完晚饭，这家人给他找了一个睡觉的地方，都去歇息了。

叶菲姆躺下却睡不着，伊利斯在他脑袋里萦绕，但他想的是他如何在耶路撒冷最重要的地方看到了他三次。

“这就是他在我前面的原因，”他想。“我的朝圣能否得到认可还不确定，但是主已经认可了他的行为。”

清晨，叶菲姆向这家人告别，他们在他的钱包里塞满了蛋糕，就去干活了，而叶菲姆也启程上路了。

十二

叶菲姆离家整整一个年头，到了春天，他回到了家中。

他是傍晚到家的。他的儿子没在家，在一个小酒馆里喝完酒醉醺醺地回了家，叶菲姆开始问房子的事。在他不在家的日子，这家伙把所有事情搞得一团糟，花完了所有的钱，该做的事都没做。父亲责骂他，他还粗鲁地回击。

“你应该自己回来做事，”他说。“可是，你把所有的钱都带走了，现在却找我算账。”

老人很生气，打了他的儿子。

第二天早上，叶菲姆•塔拉西斯去找长老谈谈他的儿子。当他经过伊利斯的农场，伊利斯的妻子站在门廊上，向他招呼道：

“欢迎你，朋友！”她说。“亲爱的先生，您旅途顺利吗？”

叶菲姆•塔拉西斯停下了脚步。

“感谢上帝，”他说，“我到了耶路撒冷，但是在路上，我和你丈夫走散了。我听说他已经回来了。”

老女人开始和他交谈起来，她喜欢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

“他回来了，亲爱的。他回来已经有一阵子了。他是圣母升天节不久后回来的。看到他回来，我们都很开心。没有他，我们觉得很孤单。我们不是指望他干活，他已经老了。但是他是我们主心骨，是我们的开心果。我们的小伙子可开心呢！他说，没有他，就像眼睛看不见光。亲爱的，没有他，我们很孤单。我们太爱他了！”

“嗯，他现在在家吗？”

“我的邻居，他在家，这会儿在蜂房里整理蜂群。他说，这是分蜂群的好时节。他都不记得什么时候我们有这么多蜜蜂。他说上帝没有按我们的罪过给我们恩赐。来吧，亲爱的先生，他会很高兴看到你。”

叶菲姆穿过前厅和院子，到蜂房来找伊利斯。他走进蜂房，看到伊利斯穿着束腰长袖长袍，没拿网罩，没带手套，站在一棵桦树下，伸开双臂，抬头仰望，秃顶照亮了整个脑袋，就像他在耶鲁撒冷的圣墓旁那样，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下来，金色的蜜蜂绕着他的头顶围成一个花冠，却并不蛰咬他。叶菲姆停住了脚步。

伊利斯的妻子叫了她丈夫一声：

“你的朋友来了。”

伊利斯环顾四周。他很开心，朝他的朋友走来，轻轻地把蜜蜂从自己胡子上掸开。

“欢迎你，朋友，欢迎你，亲爱的先生！旅途顺利吗？”

“我顺利到了那里，给你带回了约旦河水，有空去我家取吧。可是，上帝是否认可了我的工作——”

“感谢上帝，基督救赎你！”

叶菲姆沉默了。

“我是用脚走到那里的，而你用灵魂到了那里，或者别人——”

“是上帝的安排，我的朋友，上帝的安排。”

“我回来的路上，在我们分开的小屋里逗留了一晚。”

伊利斯吓坏了，赶紧说道：

“是上帝的安排，我的朋友，上帝的安排。你不进来吗？我去给你拿些蜂蜜。”

伊利斯换了个话题，开始谈论家务事。

叶菲姆长叹了口气。他没有向伊利斯提起小屋的那家人，也没有提到他在耶路撒冷看到的一切。

他已经明白：上帝责成每个人在生前用爱心和善行完成誓言。

---

1. 小俄罗斯：指乌克兰及其邻近地区。（译注）

2. 俄里：俄制长度单位，1俄里≈1．0668公里。（译注）

3. 敖德萨：乌克兰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译注）

4. 坦波夫市：俄罗斯联邦坦波夫州的首府，属于中央联邦管区管辖，位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的东南部。（译注）

5. 抹大拉的马利亚：在《圣经•新约》中，被描写为耶稣的女追随者。（译注）

6. 各各他：又称各各他山，据《圣经•新约全书》中的四福音书记载，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曾被钉在十字架上，而这十字架就是在这各各他山上。多年来，“各各他”这个名称和十字架，一直是耶稣基督被害受难的标志。（译注）

有爱的地方就有上帝
1885年

马丁•艾迪耶希是一个鞋匠，他住在城市的一间地下室里，房间有一个窗口朝向街道。透过窗口，可以看到人来人往，不过在地下室里，只能看到匆匆行走的脚。马丁•艾迪耶希可以根据靴子来辨认行人，他是当地的老居民了，因此有很多熟人。在这里，难得见到一双他没经手一两次的靴子，换过鞋底的，打过补丁的，缝过裂缝的，甚至换过新鞋面的。他经常透过窗户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他的活很多，因为他很诚实，用的是结实的材料，价格公道，决不食言。如果他能在一段时间内补好一双鞋，他就去做，如果做不到，他不会欺瞒，会提前告诉顾客。大家都认识艾迪耶希，所以他的修鞋生意从未间断过。

艾迪耶希是个好人，但是到了晚年，他更加关心自己的灵魂，努力靠近上帝。早在马丁与他的主人一起生活的时候，他的妻子就去世了，给他留下一个三岁的儿子。他们年长的孩子都早早夭折了。起初，马丁想把小儿子送到乡下姐姐那里抚养，后来又于心不忍："寄养在别人家里，我的卡皮托什卡该多难过，所以我要自己来抚养。"

艾迪耶希离开了他的主人，带着儿子过活，但是上帝并没有帮艾迪耶希留住他这个唯一尚在人世的孩子。小男孩刚刚成为父亲的小帮手和开心果，一场大病就降临了。他卧床不起，发烧一周，就死掉了。马丁埋葬了他的儿子，也埋葬了对生活的希望。他很绝望，开始埋怨上帝，还曾一度心灰意冷，不止一次地向上帝求死，指责上帝带走了他唯一的爱子，甚至连教堂也不去了。

一天，艾迪耶希的一个同乡老者来看他，老者刚从特罗伊茨回来，他已经做了八年的朝圣者。艾迪耶希与他交谈，开始向老者倒苦水：

“我不想再活下去了，敬虔的人。要是我死了就好了，这也是我向上帝祷告时说的话。我是一个没有任何希望的人。”

老者接道：

“马丁，你说得不对。我们不能判断上帝的作为。我们是按上帝的安排活着，而不是自己的判断。让你儿子死去，而你活着，这是上帝的决定。很显然，这样的安排更好。你之所以绝望，是因为你想为自己的快乐活着。”

“我们还应该为什么而活？”马丁问道。

老者说：

“我们必须为上帝而活，马丁。他赐予我们生命，我们必须为他而活。当你要为他而活，抛去一切忧虑的时候，生活就会轻松起来。”

马丁沉默了一会，问道：

“如何为上帝而活？”

老者答道：

“基督已经告诉我们如何为上帝而活。你识字吗？如果识字，买来福音书读一读，就可以学会如何为上帝而活，都在书里写着呢。”

老者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艾迪耶希。他当天就去买了一本大号字体的《新约》，开始读起来。

艾迪耶希本来打算只在节日里阅读，可是他一捧起书，内心充满欢喜，每天都要读上几页。有许多次，他埋头读书，耗尽了灯油，也舍不得放下。艾迪耶希每晚都要阅读，读得越多，越了解上帝的旨意，也越清楚如何为上帝而活，心灵也越来越轻灵。以前，躺下入睡前，他常常呻吟抽泣，想起他的卡皮托什卡，而现在他总是喃喃自语：

“主啊！荣耀归于你，荣耀归于你！愿你的旨意得以成全！”

从那时起，艾迪耶希的生活便发生了变化。之前，他会在节日期间频繁出入小酒馆，喝喝茶，也会喝点伏特加。他会与熟人喝一杯，虽然不会喝醉，但是离开小酒馆时会心情大好，讲些愚蠢的事情，责骂或诋毁一个人，如今，这一切都离他而去。他的生活平静而快乐。上午他会坐着修鞋，干完活，从灯钩上取下油灯，放到桌子上，从书架上取下书，打开阅读。书读得越多，理解得越透彻，头脑越清醒，心灵越轻盈。

一天晚上，艾迪耶希一直读到深夜，在他面前翻开的是《路加福音》。他读了第六章，经文这样写道：“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他还读到了这样的经文，主这样说道：“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阿，主阿，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惟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

当艾迪耶希读到这些经文时，心中满是喜悦。他摘下眼镜，放到书上，双臂倚在桌子上，陷入了沉思。他以这些话为指导，开始思考自己的生活：

“我的房子是建在磐石上，还是沙地上？如果建在磐石上就很好，可以独自矗立——在我看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如果我无所事事，我会再次犯罪。我要一如既往地往前走。多么美好！帮帮我，上帝！”

想到这里，他想去睡觉，但却不愿停下来，他又开始阅读第七章。他读了上帝对百夫长和寡妇儿子所行的事，以及主对约翰门徒的答复，然后又读到有钱的法利赛人邀请主去家里做客，一个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抹他的脚，用眼泪洗他的脚，主赦免了她。艾迪耶希读到第44节，经文这样写道：“于是他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洗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亲吻我，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亲吻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

读完这些经文，他想：

“他没有给他水洗脚，没有亲吻他，没有用油抹他的头。”

艾迪耶希又摘下眼镜，放在书上，陷入了沉思。

“很显然，他只是像我一样的法利赛人。毫无疑问，他只考虑自己：怎么喝茶，怎么保暖，怎么舒适，但是却没想到客人。他只在意自己，却一点都没照顾到客人。客人是谁呢？是主。如果主来看我，我是不是也是这样做？”

艾迪耶希把头歪到手臂上，不知不觉睡着了。

“马丁！”突然耳边传来一声低语。

马丁在睡梦中打了个激灵：“谁？”

他转过身来望向门口，没有什么人，又俯下身子睡觉。突然，他又分明听到：

“马丁，哦，马丁，要记得，我明天会到这条街上来。”

马丁顿时清醒了，从椅子上站起来，揉揉眼睛。他弄不清楚自己是在梦里听到这些话，还是在醒着的时候听到了这些话。他熄了灯，上床睡觉。

第二天天还没亮艾迪耶希就起来了，做了祷告，生了炉火，把甜菜汤和粥放在炉子上，把茶壶放到炉子上，系上围裙，坐在窗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补鞋的时候，还一直回想着头天晚上发生的事。他的想法摇摆不定：他一会儿认为自己好像听到了那个声音，一会儿又认为自己确实听到了那个声音。

“哎，”他想，“这是常有的事。”

马丁坐在窗前，往窗外看的时间比修鞋的时间还多，如果看到不熟悉的靴子，他就会俯下身子往外看，这样不但能看清靴子，也能看清这个人的脸了。一个看门人穿着新毡靴经过了窗口，接着，一个挑水的人走了过去，一个尼古拉斯时期的老兵穿着打着补丁的旧毡靴手拿雪铲向窗口走来。艾迪耶希认出了他的毡靴。老人名叫斯特帕尼希，由于慈善的缘故，与附近的一个商人住在一起，他的职责是给看门人打打下手。斯特帕尼希正在清理艾迪耶希窗户对面的积雪，艾迪耶希瞟了他一眼，又埋头工作。

“显然我是老糊涂了，”艾迪耶希笑着对自己说。“斯特帕尼希来清理积雪，我却认为是基督来看我，我这个老傻瓜，老糊涂了。”可是，

还没缝上十几针，窗外又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望向窗外，看到斯特帕尼希把铲子靠在墙上，在暖身子或在休息。

他年老体衰，铲雪这事让他体力不支。艾迪耶希心想：“我应该请他进来喝杯茶，茶壶里的水刚刚沸腾。”他把补鞋锥插进木头，起身将茶壶放到桌子上，往茶壶里放了些茶叶，用手敲敲窗户。斯特帕尼希转身向窗户走来，艾迪耶希向他招了招手，然后去开门。

“进来吧，暖暖身子！”他说。“我看你很冷。”

“基督拯救你！我的骨头快要散架了。”斯特帕尼希说道。

他进了屋，抖落身上的积雪，细细地擦着靴子，怕弄脏了地板，但是一直步履蹒跚。

“不要再忙着擦靴子了，这是我的事，我会清理干净的。来吧，坐下！”艾迪耶希说。“来，喝杯茶！”

艾迪耶希倒了两杯茶，把其中一杯推向客人，将自己的那杯放到茶托里，开始吹气。

斯特帕尼希喝完一杯茶，把杯子倒立放好，又把糖块放在杯底上，向主人表示感谢，不过，看得出来，他还想再喝一杯。

“再喝点。”艾迪耶希说，接着为客人和自己各倒了一杯。

艾迪耶希喝着茶，却时不时地往窗口张望。

“你在等人吗？”客人问道。

“我在等人吗？我真不好意思说我在等谁：不，说不上我在等谁，只是有句话深深烙在我脑海里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幻想，或是

其它什么。我的朋友，我昨天读了福音书里讲到圣父基督的事，他怎么遭难以及如何行走在大地上。我想你听说过吧？”

“是的，我听说过，”斯特帕尼希答道，“但是我们是无知的人，不识字。”

“哦，我读了他如何行走在大地上。我看到他来到法利赛人家里，法利赛人没有好好地款待他。喔，我的朋友，昨晚我读到这个故事时，就在想他怎么能不尊崇圣父基督呢。如果基督来看我，我会尽我所能招待他。而那个法利赛人没有好好款待他。想到这里，我就睡着了。我打盹的时候，仿佛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站起身来，仿佛有人向我低语：‘等着，’他说，‘我明天会来。’他这样重复了两次。不管你信不信，这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回旋，我还为此自责，其实，我在等待圣父基督。”

斯特帕尼希摇了摇头，什么都没说。他喝完了茶，把杯子推向一边，艾迪耶希拿过来，又倒满一杯。

“再喝一杯，对身体好。我想，当圣父行走在大地上的时候，他不会忽略任何人，并喜欢与普通人为伴。他看望的大都是淳朴的人，从我们的劳动人民阶层里挑选了大部分的门徒，而我们都是罪人。他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他说，你们叫我主，但是我会洗你的脚。他说，谁愿成为第一个，就让他成为众人的仆人。因为，他说，贫穷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怜恤的人有福了。”

斯特帕尼希忘记了喝茶，他是一个老人，很容易动情。他坐在那里，仔细聆听，眼泪顺着脸颊滚下来。

“再来一杯！”艾迪耶希说。

但是斯特帕尼希划了个十字，感谢他的款待，把杯子推向一边，站起身来。

“谢谢你，马丁，”他说。“你热情招待了我，给了我身体和灵魂的食粮。”

“不客气。有空再来坐，希望能再次见到你。”艾迪耶希说。

斯特帕尼希离开了。马丁倒出最后一杯茶，喝了下去，收好茶碟，又坐到窗前继续干活，——给靴子打鞋掌。他打着鞋掌，还不住地往窗外张望，等待着基督，想着他的人，还有他的作为。耶稣的各种言论在他脑袋里回旋。

窗口走过两个士兵，一个穿着皇家的靴子，一个穿着自己的靴子；接着附近一所房子的主人穿着干净的高统套鞋走过，一个挎着篮子的面包师也走过窗口。然后一个穿着羊毛长袜和农夫鞋的女人向窗口走来。她走过窗口，靠墙停了下来。艾迪耶希透过窗户看到了她，是一个衣衫褴褛的陌生女人：她背朝外，想用什么东西包裹一下怀里的孩子，但是已经找不到可用之物了。女人穿着单薄的夏装。艾迪耶希能听到孩子的哭声，女人试图止住孩子的哭声，但是无济于事。艾迪耶希站起身，走出房间，爬上楼梯，向外喊道：

“聪明的女人！聪明的女人！”

女人听到喊声，转过身来。

“你为什么抱着孩子站在寒风中？来这里吧！在温暖的房间里给小孩子包裹起来更容易。这里，到这里来！”

女人很惊讶，她看到喊她的老人，系着围裙，鼻梁上架着眼镜。她向老人走来。

他们走下楼梯进了房间，马丁把女人带到床边。

“请坐在这里，聪明的女人，离炉火再近些，暖暖身子，喂喂孩子。”

“我没有母乳了，从早晨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吃。”女人虽然嘴上这么说着，还是依旧把孩子往怀里揽。

艾迪耶希摇了摇头，走到桌子前，拿了面包和碗，打开炉子的门，把碗里盛满甜菜汤，取出粥锅，粥还没熬好。他把汤放在桌子上，放下面包，从钩子上取下抹布，放到桌上。

“过来坐下吃点东西吧，聪明的女人，我来照看孩子，我以前也有自己的孩子，我知道怎么照顾他们。”

女人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坐在餐桌前开始吃饭，而艾迪耶希则坐在床上哄着小孩。他对着小孩子咂嘴，因为没有牙，老咂不好，小婴儿哭个不停。艾迪耶希想用自己的手指吓吓小婴儿：他迅速地把手指伸向婴儿的嘴角，然后又拿开。他的手太黑，沾满了沥青，所以他不能把手指放到婴儿嘴里。不过，小婴儿对他的手指很着迷，停止了哭泣，还冲他咯咯地笑。艾迪耶希也很开心，女人一边吃东西一边讲了自己的生活，以及要到哪里去。

“我丈夫是个当兵的，”她说。“我丈夫八个月前被派往很远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本来是个厨师，孩子出生之后，他们不愿意再留用我，这是我居无定所的第三个月了，已经花完了所有的积蓄。我想去做奶妈，但是他们不愿要我，说我太瘦了。我去一个女商人那里，我奶奶在那里住着，她答应说要收留我。我以为她要我马上去，结果她告诉我要等到下周，她住得很远。我已经疲惫不堪了，连累得小孩子也是筋疲力尽。幸亏我们的女房东为主的缘故可怜我们，否则我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

艾迪耶希长叹一口气，问道：

“你没有御寒的衣服吗？”

“现在是穿冬衣的时间，亲爱的先生。可是我昨天典当了最后一块头巾，换了二十戈比。”

女人走到床前，抱起她的孩子，而艾迪耶希站起身，走到墙边，在那里翻找了好一会儿，给她找来一个无袖的旧斗篷。

“拿去吧！”他说。“虽然是个旧斗篷，也可以用来挡挡寒。”女人看着斗篷和老人，接过了斗篷，禁不住放声大哭。艾迪耶希背过脸去，爬到床底下，拉出一个盒子，翻找了一遍，又坐到女人对面。

女人说道：

“愿基督拯救你，爷爷！是耶稣把我送到你的窗口，不然我的孩子可能冻死了。我出来的时候，天还暖和，接着就变得特别冷。是耶稣，我们的圣父，教你望向窗外，怜恤我这个悲惨的女人。”

艾迪耶希笑着说道：

“正是圣父给我做的指示：聪明的女人，这就是我望向窗外的原因。”

马丁向士兵的妻子讲了他的梦，以及他那天听到一个声音，许诺主会来看他。

“一切都有可能。”女人说道。她站起身来，披上斗篷，包裹住孩子，向艾迪耶希鞠躬致谢。

“看在上帝的份上，拿着这个。”艾迪耶希说，拿出二十戈比给女人，让她赎回头巾。

女人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艾迪耶希也划了个十字，把女人送了出去。

女人离开之后，艾迪耶希喝了些汤，把东西收好，又坐下来干活。他一边修鞋，一边望着窗口：只要窗户那有黑影掠过，他都要抬头看看是谁经过了。来往的人中有熟人，也有陌生人，没什么特殊的。

突然，艾迪耶希看到一个老妇人，是个小商贩，正停在窗户的对面。她手里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装着苹果。篮子快空了，——很显然，她快卖完了，肩膀上背着一个装着木屑的袋子。毫无疑问，那些木屑是她在某个新建的房子里捡来的，正要背回家。她肩上的袋子看着很重，她想把袋子换到另一个肩膀上，就把袋子放到石板上，把苹果篮子放到一个木桩上，抖了抖身上的木屑。此时，不知从哪里跳出一个戴着破帽子的男孩，从篮子里抓起一个苹果就溜，可是老妇人恰好看到了他，转身抓住了男孩的袖子。男孩猛地一拉，试图逃跑，可是老妇人用两只手紧紧抓住了他，碰掉了他的帽子，还抓住了他的头发。男孩哭了，老妇人不停地责骂他。艾迪耶希顾不得收好修鞋锥子，往地板上一扔，跳出房间，在楼梯上绊了一跤，摔掉了眼镜。他跑到大街上的时候，老妇人正揪着男孩的头发骂他。她想把男孩送到警察那里，小男孩挣扎着，不承认拿了她的苹果：

“我什么都没拿，你为什么打我？让我走！”

艾迪耶希想把他俩分开。他抓住男孩的胳膊，说道：

“让他走吧，奶奶，看看上帝的份上，原谅他吧！”

“我可以原谅他，但是我得给他个教训，得让他记到做新浴帚[注]的叶子成熟的时候。我要把这个无赖送到派出所去！”

艾迪耶希央求老妇人说：

“让他走吧，奶奶，他不会再这样做了。看在上帝的份上，放他走吧！”

老妇人松开了男孩，男孩想逃跑，但是艾迪耶希抓住了他。

“请求奶奶的原谅，”他说。“不要再这样了，——我看到你拿了苹果。”

男孩哭了起来，请求老妇人的原谅。

“这就对了。这个苹果给你！”艾迪耶希从篮子里拿了一个苹果，递给了男孩。“奶奶，我来付钱，”他向老妇人说道。

“你在惯坏这些邋遢汉，”老妇人说。“应该让他长长记性，能记上一星期。”

“噢，奶奶，奶奶！”艾迪耶希说道。“根据我们的方式要这样做，若是按照上帝的法则，我们该怎么样做呢？如果因为一个苹果就要遭鞭打，我们犯下的罪，又该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老妇人沉默了。

艾迪耶希向老妇人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地主免了一个仆人的巨额债务，这个仆人遇到欠他债务的同伴，却用手掐着他的喉咙要同伴还债。老妇人和男孩都静静地听完了这个故事。

“上帝要我们学会原谅，”艾迪耶希说，“否则，我们也不会被原谅。所有人，尤其是这些没头没脑的人，要得到原谅。”

老妇人摇摇头，叹了口气。

“是这样，”老妇人说，“但是现在他们都被惯坏了。”

“我们这些老人应该教导他们。”艾迪耶希说。

“这就是我要说的，”老妇人说。“我自己原本有七个孩子，现在只剩下一个女儿了。”老妇人开始讲述她和女儿住在哪里，生活如何，有几个外孙和外孙女。“我越来越虚弱，”她说，“但是我还在工作。我为自己的外孙和外孙女难过，他们都是多么好的孩子。他们迎接我的方式很特别。阿克尤特卡只愿意黏着我。‘奶奶，奶奶，亲爱的奶奶！’”老人沉浸在家庭的温情里。

“当然，他只不过是个孩子，——愿上帝与他同在！”老人说起男孩时这样表示。

她想把袋子背到肩上，这时男孩跳出来说：

“我来拿，奶奶，我跟你同路。”

老妇人摇摇头，把背包扔在男孩肩膀上，他们一起沿着大街走了。老妇人忘记向艾迪耶希收一个苹果的钱，艾迪耶希站了一会儿，目送着他们远去，听到他们边走边说。

当一老一小消失在视线里，艾迪耶希也回屋了。他在楼梯上找到了自己跌落的眼镜，眼镜没有摔坏，他捡起鞋锥，又坐下来干活。他坐了一会儿，发现找不到刷子毛的孔眼了，当他抬起头的时候，看见灯工已经点亮了灯。

“是到了点灯的时候了，”他想，然后站起身，固定好灯，把它挂在灯钩上，又坐下工作。他修完一双靴子：翻转过来，查看一下是否已经修好。确信修好之后，他放下工具，清扫碎布，收起刷毛、布头和锥子，取下灯，放到桌子上，从架子上取来福音书。他打开书，想翻到前一天晚上他用摩洛哥皮革碎片做标记的地方，不过却翻到了另

一个地方。正要打开福音书阅读的时候，他想到了前一天晚上做过的梦。刚想到这里，他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移动，然后那个东西就到了他的身后。他环顾四周，的确，好像有人站在黑暗的角落里，但是却辨认不出是谁。一个声音向他低语道：

"马丁，哦，马丁，你不认识我吗？"

"谁？"艾迪耶希问道。

"我，"这个声音回答道。"是我。"

从黑暗的角落走出来的是斯特帕尼希，他微笑着，然后像一片云一样消失不见了。

"是我呀。"一个声音说道。

从黑暗的角落走出来的是带着孩子的那个女人，女人微笑着，孩子也笑着，然后也消失不见了。

"是我呀。"另一个声音回答道。

走出来的是老妇人和拿着苹果的男孩，他们两个也微笑着消失了。

艾迪耶希心中充满喜悦，划了个十字，戴上眼镜，从他翻开的那页开始读福音书。这页的开头这样写道：

"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

结尾这样写道："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马太福音，第25章）

艾迪耶希终于理解了，他的梦是真的，救世主那天真的来了，而且他款待了他。

---

1. 浴帚：俄罗斯人在夏天采集桦树枝，扎成一束束的浴帚，放在阁楼上晾干供冬天洗澡时使用。（译注）

畅销故事书插图文本
1885年

魔鬼存留，上帝抵抗

从前，有一个善良的奴隶主。他很富有，有一大群奴隶侍奉他，奴隶们以有这样的主人而自豪。他们常常说：

“天底下再也找不出这样好的主人了，供我们衣食，依我们的力量派活，从未对我们说过一句狠话，也未与任何人结过怨。他可不像那些把奴隶当牲口使的主人，那些主人动辄恶语相加，痛施体罚。我们的主人盼着我们过上好日子，善待我们，还对我们说暖心话。这是我们能过的最好生活了。”

奴隶们常常这样夸耀主人的好处，魔鬼看到奴隶们生活幸福且敬爱主人，很是愤怒。魔鬼驯服了一个叫阿历布的奴隶，命令阿历布引诱其他的奴隶。当所有奴隶休息并赞美他们的主人时，阿历布提高嗓门说道：

“兄弟们，你们以主人的善良为自豪是没什么用的。来听从魔鬼的吩咐吧，他也会好好待你们的。我们尽心侍奉主子，事事取悦他。他只要想到一件事，我们就去做，——我们去猜他的心思。难道他不应该善待我们吗？不服从他，做点错事，他就会像其他主人一样，以恶报恶，比最坏的主人还要凶残。”

其他的奴隶开始与阿历布争执，还立下了赌约。阿历布要激怒善良的主人，如果他做不到，就要失去他的节日礼服，如果做到了，其

他人就要把自己的节日礼服送给他。另外，如果主人要给他戴上镣铐或把他关进监狱，他们答应为他辩护，让主人放过他。他们立下赌约之后，阿历布扬言要在第二天上午惹怒主人。

阿历布在主人的羊舍工作，负责照料昂贵的纯种公羊。第二天早上，善良的主人带着客人来到羊舍，向他们展示自己最钟爱的公羊，魔鬼的侍者向同伴们使了个眼色："看着吧，我要去激怒主人了。"所有的奴隶聚在一起，在门外或围栏旁围观，而魔鬼则爬到一棵树上往院子里张望，看他的侍者如何为他服务。主人穿过院子，向客人展示他的绵羊和羔羊，他还想让客人看看他最好的公羊。

"其他公羊也很好，不过那只长着扭角的是无价之宝，也是我的掌上明珠。"

绵羊和羔羊看到院子里来了这么多人，纷纷躲避，客人无法看到那只最昂贵的公羊。公羊刚一停下来，魔鬼的侍者假装不经意惊吓了羊群，公羊又混到了羊群里。客人无法分辨哪只是最昂贵的公羊。主人有点厌烦了，说：

"阿历布，我亲爱的朋友，麻烦你捉住长着扭角的那只公羊，抱上一会儿，别让他乱跑。"

主人话音刚落，阿历布像一头狮子一样冲向羊群，抓住了那只最珍贵的公羊的羊毛。他一只手抓住羊毛，另一只手抓住左后腿举起，在主人眼皮底下，生拉硬扯，羊腿像椴树桩一样折断了。公羊咩咩叫了几声，倒了下去，只有前腿撑着地。公羊的左后腿像一根鞭子松松地挂着，阿历布又抓住了公羊的右后腿。客人和所有的奴隶纷纷叹息，而魔鬼看到阿历布巧妙地做完了工作，很是欢喜。主人的脸比暗夜还要黑，他皱着眉，低下头，一言不发。客人和奴隶也沉默着，他们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主人沉默了一会，浑身抖了一下，就像要抖掉什么东西似的，然后抬起头望向天空。他仰望了一会儿天空，脸上的怒容消失了，微笑着垂下眼睛看阿历布。他看着阿历布，微笑着说：

“阿历布，阿历布！你的主人吩咐你来激怒我。我的主人比你的主人更强大：你没有激怒我，而我要激怒你的主人。你怕我会惩罚你，你想要自由，阿历布。我现在告诉你，我不会给你任何惩罚，既然你想要自由，我就当着我的客人的面，给你自由。带上你的节日礼服，想去哪去哪吧！”

善良的主人与客人一起进了屋子，而魔鬼恨得咬牙切齿，从树上摔下来，陷落到泥土里。

小女孩比大人聪明

故事发生在复活节里，那年的复活节来得比较早。人们已经不用雪橇了。院子里堆满了雪，小溪流过村庄。一个大水坑从粪堆里流过，流向两个农场之间的小路。两个女孩在大水坑前相遇了，其中一个女孩年龄稍大一些。她俩都穿着崭新的紧身衣，年纪小的女孩穿着蓝色的衣服，而年纪稍大的女孩穿着带图案的黄色衣服，两人头上都裹着红头巾。做完弥撒，两个女孩就来到水坑旁，向对方炫耀完自己的新衣服，一起玩耍。她们想玩溅水花，年纪小的女孩没脱鞋就要跳进水坑，年纪稍大的女孩对她说：

“不要跳，玛拉莎，你妈妈会骂你的。我脱下鞋子，你也跟着我学。”

两个女孩脱下鞋子，撩起裙边，跳进水坑走向对方。水没到了玛拉莎的脚踝，她说：

“阿库拉卡，水很深，我害怕。”

“没关系，”她回答说，“就这么深，你朝我走过来！”她们离得越来越近。阿库拉卡说：

“玛拉莎，小心点，别溅水花，轻轻地走。”

她话音刚落，玛拉莎已经扑通一脚踩下去，水花不仅溅脏了阿库拉卡的紧身衣，还溅到了她的鼻子上、眼睛里。阿库拉卡看到衣服上沾了小泥点，非常生气，责骂玛拉莎，还追着要打她。玛拉莎吓坏了，看到自己闯了祸，跳出水坑就往家跑。

阿库拉卡的妈妈恰好路过，看到女儿的紧身衣上沾了泥点，衬衫也弄脏了。

“讨厌鬼，在哪里把自己弄这么脏？”

“玛拉莎故意溅到我身上的。”

阿库拉卡的妈妈抓住玛拉莎，在她颈后敲了一下。玛拉莎嚎啕大哭，她的母亲闻声从屋里跑出来。

“你为什么打我的女儿？”她开始骂她的邻居。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两家的男人也跑来了，一群人聚集在街上。人人都在叫喊，谁也不听邻居在说什么。他们互相责骂诅咒，一个男人推了另一个男人一把，两家人开始打起来，这时阿库拉卡的奶奶走了过来。她走到这些农夫中间，对大家说：

“亲爱的，你们这是在做什么？眼下是节日，应该开开心心的。看看你们作什么孽呢！”

他们听不进老人的劝告，还差点把她撞倒。如果不是为了阿库拉卡和玛拉莎，老人绝不会出来劝和。两个女人吵架的时候，阿库拉卡擦掉她衣服的泥点，又回到小路上的水坑旁。她捡起一块鹅卵石，划着地面，好让水流到街上。这时，玛拉莎走过来帮忙，她拿起一块小木条来拓宽小溪流。两家人打架的时候，水便顺着小溪流向老人先前劝架的地方。两个女孩顺着小溪开始奔跑，一个在小溪的这边，另一个在小溪的那边。

“小心点，玛拉莎，小心点！”阿库拉卡喊道。

玛拉莎想说什么，但是笑得说不出话。

两个女孩一边奔跑，一边对着小溪里一上一下漂浮的小木条发笑，她们跑向吵吵嚷嚷的人群。老人看到她们，对两家人说：

“在上帝面前，你们应该感到羞耻！你们因为两个女孩打了起来，她们早已忘记了这件事：看她们在一起玩得多开心。她们比你们聪明多了。”

两家的男人看着两个女孩，觉得羞愧。他们也觉得自己的行为愚蠢，自嘲了一回，各自回到农场。

“你们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两兄弟与金子

从前，离耶路撒冷城不远的地方住着两兄弟，哥哥叫亚大那修，弟弟叫约翰。他们住在城外的一座山上，靠周围的人供养生活。两兄弟每天都要劳作，不过他们不是为自己干活，而是为穷人。哪里有老弱病残或孤儿寡妇，哪里就有两兄弟的身影，两人为他人劳作，却不

收报酬。两兄弟各自劳作一周，周六晚上才在家里碰面。周日他们都留在家里，祈祷谈心。天使会来看他们，并为他们赐福。周一他们又各自离家忙碌。他们在山上居住多年，天使每周都会来看他们，为他们赐福。

那天是周一，两兄弟出去工作，开始往各自的目的地出发。哥哥亚大那修不愿与弟弟分开，他就停下来回头张望。约翰正低着走路，没有回头。突然，约翰也停了下来，好像发现了什么，凝视的同时还遮住眼睛。等走到那东西跟前，他突然跳到一边，头也不回地一路沿着曲折迂回的山路跑开了，那样子好似背后有一只狼在追。亚大那修很吃惊，他走到那个地方，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把弟弟吓成那样。他走近前去，看到那东西在太阳下闪闪发亮。他再走近了些，发现地上摆着一堆金子，仿佛是一个量具里倒出来的。亚大那修更吃惊了，为这突然冒出来的金子，还有他弟弟的匆忙离去。

“为什么他那么害怕？为什么他要逃跑？”亚大那修心想。“金子没有罪，有罪的是人。一个人可以拿着金子做坏事，也能做好事。这些金子能帮助多少孤寡贫穷缺衣少食的人啊！我们现在帮助他人，虽然竭尽全力，但是能做的实在很少。有了这些金子，我们就能更好地帮助他人。”

亚大那修这样想着，他想把这些想法都告诉弟弟，不过弟弟已经跑远了，变成了远处山上甲虫一般大小的黑点，听不到他的喊声了。

亚大那修脱下斗篷，装了很多黄金，直到觉得背不动了，才把装着金子的斗篷甩过肩膀，背到城里去。他到了一家旅店，把金子留给店主照看，又回去拿剩下的金子。等他背回所有的金子之后，就去找商人在城里买了地、石头和木材，雇了工人，动工盖房子。

亚大那修在城里住了三个月，建了三所房子：一所作孤儿寡妇收容所，一所作病人和残疾人的医院，一所作朝圣者和穷人的旅店。亚

大那修找了三个敬畏上帝的老人，分别让他们看管收容所、医院和旅店。亚大那修还剩下三千个金币，就分给每个老人一千金币，让他们施舍给穷人。

三所房子挤满了人，人们开始赞美亚大那修的善行。亚大那修很高兴，都不想离开这个城市了。可是，他爱自己的弟弟，所以辞别众人，没带一个金币，穿着来时的旧衣服，开始往家赶。

亚大那修快到自己住的那座山时，他想：

“我的弟弟看到金子就逃走了，他这点做得不好。我这样做不是更好吗？”

亚大那修刚想到这里，就看到平常给他赐福的天使站在路中间，眼露凶光。亚大那修吓坏了，只得说：

“主啊，我做错什么了？”

天使轻启双唇说道：

“走吧！你不配与你的弟弟生活在一起。你弟弟的一跳胜过你用金子行的所有事。”

亚大那修说起他供养了多少穷人和朝圣者，安置了多少孤儿。天使说：

“在那放金子的魔鬼也教了你这些话。”

这时，他觉得自己的良心受到了谴责，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行善并不是为了上帝，便痛哭忏悔。

天使给亚大那修让开道，亚大那修的弟弟约翰已经在那里等他。从此以后，亚大那修再也不受散金魔鬼的诱惑，他知道，我们只能用

良言侍奉上帝，帮助世人，而非用金子。

两兄弟又恢复了以前的生活。

伊利亚斯

在乌法政府衙门时期，生活着一个叫伊利亚斯的巴什基尔人。他的父亲为他操办完婚事一年后就去世了，没留下什么财产。那时，伊利亚斯有七匹母马、两头奶牛和二十只羊。不过伊利亚斯是个能干的人，财产不断增加。他与妻子从早忙到晚，起得比别人早，睡得比别人晚，财富越积越多。伊利亚斯劳作了三十五个年头后，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伊利亚斯拥有了200匹马、150头牛、1200只羊。男人们为伊利亚斯放羊放牛，女人们挤马奶、挤牛奶、做马奶酒、黄油和奶酪。伊利亚斯一切富足，周围的人都很羡慕他。众人说：

"伊利亚斯是个幸运儿，要什么有什么，——他都不必死。"

善良的人与伊利亚斯结交，成了他的朋友，客人自远方来，他热情款待。不管来者是谁，都能吃到马奶酒、茶、果子露和羊肉。如果几个客人来看他，他就会杀一两只羊，如果很多客人来，他就会杀一匹马款待他们。

伊利亚斯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已经成家。伊利亚斯是穷人的时候，他的儿子跟他一起干活，放马、放牛、放羊。当家里富裕起来，儿子就被宠坏了，其中一个儿子甚至开始酗酒。他的大儿子在一次斗殴中被打死，小儿子娶了个傲慢的妻子，也不听父亲的管教，他的父亲只好与他们分家过。

伊利亚斯给了小儿子一所房子和牛，他的财富随之减少。不久之后，一场瘟疫降临，死了好多只羊。接下来又是一个荒年，干草收成不好，到了冬天，死掉了好多头牛。后来吉尔吉斯人抢走了最好的马群。因此，伊利亚斯的财产越来越少，处境越来越差，身体也渐渐虚弱。

到了70岁，他开始抛售毛皮、地毯、马鞍和帐篷，很快就不得不卖掉最后一头牛，然后变得一无所有。不知不觉间，一切财富都化作云烟，晚年的他只好和妻子与素不相识的人做邻居。伊利亚斯的全部家当只有身上穿的衣服、一件裘皮大衣、一顶帽子、摩洛哥拖鞋和摩洛哥皮鞋，而他的妻子沙玛谢玛吉现在也变成了一个老太婆。他的小儿子去了遥远的异国，他的女儿已不在人世，所以没有人来帮助这对老人。

他们的邻居穆罕穆德沙赫怜惜他们。穆罕穆德沙赫不穷也不富，心地善良，过着平静的生活。他没有忘记伊利亚斯往日的热情好客，因此怜悯他，对伊利亚斯说：

“来跟我一起住吧，伊利亚斯，把你的妻子也带来！夏天就在我的蔬菜农场里干活，冬天就帮我喂喂牛，量力而为吧。让沙玛谢玛吉挤马奶、做马奶酒。我供你们吃穿用度，需要什么都由我来提供。”

伊利亚斯非常感激他的邻居，就和妻子搬到了穆罕穆德沙赫家里，为他劳作。起初，日子有点难熬，不过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新工作，能干多少活就干多少活。

实际上，主人雇佣这些人非常有利，因为他们曾经都是主人，知道所有的命令，一点不偷懒，有多大力就使多大力。但是，穆罕穆德沙赫看到这些富人沦落到这个地步，很是难过。

一天，几个远方来的客人——火柴制造商来拜访穆罕穆德沙赫，毛拉[注]也来了。穆罕穆德沙赫吩咐宰杀一只羊款待客人。伊利亚斯剥掉羊皮，做好端给客人。他们吃了羊肉，喝了茶，然后喝马奶酒。宾主一行坐在地毯上面的坐垫上，边喝马奶酒边聊天，而伊利亚斯来回穿梭不停工作。当伊利亚斯走过门口的时候，穆罕穆德沙赫看见了他，对客人说：

“你们看到刚刚从门口经过的老人了吗？”

“我看到了，”一个客人答道，“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吗？”

“他曾经是我们这里最富有的人。他叫伊利亚斯，也许你们听说过他？”

“我当然听说过，”客人说道。“我从没见过他，不过他已经扬名海外了。”

“他现在一无所有了，在我这里干活，他妻子也在这里，帮着挤牛奶。”

客人很惊讶，咋咋舌头，摇摇头，说道：

“很明显，财富来去就像一个车轮，一面升起了，另一面就降下去了。噢，老人痛苦吗？”

“谁知道呢？他生活平静安详，活干得也漂亮。”

客人问道：

“我可以跟他聊聊吗？我想问问他的生活怎么样。”

“当然可以，”主人说，他冲帐篷外喊道：“爸贝！”（在巴什基尔语里是“爷爷”的意思。）“进来喝点马奶酒吧，把你的妻子也一起带

来！”

伊利亚斯和妻子一起进来了。他先与宾主寒暄，做了祷告，就在门口跪坐了下来，而他的妻子则走到帷幕后面，与女主人坐在一起。

伊利亚斯接过一碗马奶酒，向宾主致意，鞠了一躬，喝了一点，放下碗。

“爷爷，”客人对他说道，“我觉得您看着我们会回想起以前的生活，肯定觉得不好受，那时您多富有，现在却过得这么艰难。”

然而，伊利亚斯微微一笑，说道：

“如果由我来讲述我的快乐和不快乐，你会不相信，——你最好问我的妻子。她是女人，心里想什么嘴上说什么：她会讲出实情。”

客人向坐在帷幕后面的老妇人说道：

“喔，奶奶，您来告诉我们，您怎么看待您以前的幸福和目前的不幸。”

沙玛谢玛吉在帷幕后面说道：

“我是这样看的：我和我丈夫用了五十年寻找幸福，却没有找到它；现在是我们一无所有的第二个年头，也是我们当工人的第二个年头，我们找到了幸福，心满意足。”

客人很吃惊，主人也惊讶不已，他甚至站起来撩开帷幕盯着老妇人看了一会。老妇人站立着双手合十，面带微笑，望着她的丈夫，而老人也是面带微笑。老妇人又重复了一遍：

“我说的都是实话，没有开玩笑：我们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寻找幸福，我们富有的时候，也没有找到幸福；到了我们一无所有，成了工

人，我们找到了幸福，心满意足。”

“您的幸福体现在哪里呢？”

“是这样的：我们富有的时候，我和我丈夫连一个钟头的休息时间都没有：我们没空聊天，没空照看我们的灵魂，没空祈祷。我们要关心那么多的事！客人要来了，——我们要考虑怎么款待他们，送他们什么礼物，他们才不会错看我们。客人离开了，我们又要看管工人：他们只想着如何休息，如何要好吃的，而我们只关心如何看管自己的财产，——真是罪过。我们一会儿要担心狼会吃掉一匹小马或一头小牛，一会儿又要担心小偷会赶走我们的畜群。我们晚上也睡不踏实，怕羊群压着了小羊羔。我们就半夜起来四处逛逛；刚要消停一阵子，新的烦恼又来了，——怎样获得过冬的饲料。更糟糕的是，我和我丈夫很少有意见一致的时候。他会说这件事要这样做，我则有不同意见，我们就开始争吵，真是罪过。因此，我们的烦恼一个接一个，我们的罪也越积越多，看不到一点幸福。”

“噢，那现在呢？”

“现在我和丈夫一起起床，心平气和地说话，没有什么可争吵的事，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事，我们一心要做好的是侍奉主人。我们尽力而为，心甘情愿地工作，给主人带来利润。我们干活回来，晚餐已经准备好了，吃晚饭，喝马奶酒。如果天冷，可以烧粪团生火，穿上裘皮大衣取暖。我们寻找幸福找了五十年，直到现在才找到它。”

客人哈哈大笑。

伊利亚斯说：“不要笑，兄弟！这不是笑话，是有关人类生活的问题。我和我的妻子曾经因为失去财富哭泣过，想来真是愚蠢，现在上帝已经向我们昭示了真理，我们又把它讲给你们听，不是为了我们的消遣，而是为了你们的福祉。”

这时，毛拉说道：

“真是明智的言论，伊利亚斯告诉我们的就是真理，——《圣经》里也是这样说的。”

所有客人不再说笑，陷入了沉思。

---

1. 毛拉：伊斯兰教国家对老师、先生、学者的敬称。（译注）

一个神话故事

关于傻子伊凡与他的两个哥哥——战士谢苗和大肚子塔拉斯，以及哑巴妹妹玛兰亚的故事

也是关于老魔鬼和三个年轻小魔鬼的故事

1885年

一

在一个王国里，住着一个富有的农夫。农夫有三个儿子：战士谢苗、大肚子塔拉斯和傻子伊凡，一个叫玛兰亚的哑巴女儿。

战士谢苗去打仗了，为国王效力。大肚子塔拉斯在城里为一个商人卖东西。而伊凡和老姑娘留在家中，耕田劳作，累弯了腰。

战士谢苗用战功赢得了高位和庄园，娶了一个地主的女儿。他俸禄很高，庄园也很大，但是仍然入不敷出：不管他积累多少财富，他的妻子很快就挥霍一空，所以他们没有一点积蓄。

战士谢苗来到自己的庄园收税，他的办事员对他说：

“哪来的税收？我们没有牛，没有农具：马、牛、犁、耙样样都缺。只有工具齐备了，才会有收入。”

于是，战士谢苗就去找他的父亲：

“您很富有，父亲，”他说，“您没有给我任何东西。分出三分之一给我，我要带到我的庄园去。”

老人说：

“你没为这个家做过什么，我为什么要给你三分之一？这对伊凡和你妹妹不公平。”

而谢苗反驳道：

“伊凡是个傻子，妹妹是个不能说话的老姑娘。他们哪里用得着？”

老人说：

“要伊凡同意才行！”

伊凡说：

“好，让他拿去吧！”

于是，战士谢苗从家里拿走了三分之一的财产，带回自己的庄园，又去效忠国王了。

大肚子塔拉斯也赚了很多钱，娶了一个商人的女儿。但是他还是嫌钱不够多，就来找他的父亲，说：

“把我的那份给我！”

老人起初不愿意给他：

“你，”他说，“没给这个家带来过什么，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是伊凡挣来的。这对伊凡和你妹妹不公平。”

但塔拉斯说：

“他要财产干什么呢？他是个傻子。他不会结婚的，因为没人愿意嫁给他。哑巴妹妹也不需要任何财产。给我吧，”他说，“我要一半的粮食，伊凡。我不要你的工具，牲畜里我只要灰色种马，——反正你又不能用他犁地。”

伊凡笑了。

“好，”他说，“我会再挣回来。”

于是，塔拉斯也拿走了他的那一份。塔拉斯把粮食拉到镇上，牵走了灰色种马。伊凡只剩下一匹老马，他继续耕作来供养父母。

二

老魔鬼听说这件事后，非常生气：三兄弟没有因分家产争吵，反而以平静友爱收场。于是他召唤来三个小魔鬼。

“你们看，”他说，“有三兄弟：战士谢苗，大肚子塔拉斯和傻子伊凡。他们本应该争吵，可是却相处和睦，彼此交换面包和盐巴。这个傻子坏了我的买卖。你们三个去抓住他们，搞乱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大打出手，撕裂彼此的眼睛。你们能做到吗？”

“我们能。”三个小魔鬼答道。

“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我们会这样做，”他们说，“首先，我们先要毁掉他们的生活，这样他们就没吃的了；然后我们就把他们扔到一起，这样他们就会争吵

起来。”

“很好，”老魔鬼说。“我看你们都清楚了各自的任务。去吧，不搞定他们三个，不要回来见我，否则我剥了你们的皮。”

三个小魔鬼到了一片沼泽地，考虑怎么分派任务：他们争吵了很久，都希望得到最容易的工作，最后他们要抽签决定。如果谁先完成自己的任务，就要去帮其他两个。小魔鬼们抽了签，并约定再次碰面的时间，来看看谁已经完成任务，而谁又需要帮助。

约定的时间一到，三个小魔鬼就在沼泽地碰面，谈论各自的进展。第一个魔鬼负责搅乱战士谢苗的生活，他先讲述起来。

“我的事，”他说，“进展很顺利。明天我的谢苗就会到他父亲那里。”

他的同伙问他是怎么做的。

“首先，”他说，“我先让谢苗充满勇气，他向自己的国王许诺他将征服整个世界，国王就让他做了指挥官，派他与印度国王打仗，两军准备交战。决战的头一天晚上，我打湿了谢苗所有的火药，然后去印度国王那里，用秸秆为他造了无数的士兵。当谢苗的士兵看到秸秆士兵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顿时勇气尽失。谢苗命令他们用大炮和枪火，但是这些武器却点不着。谢苗的士兵非常害怕，四散逃窜，印度国王胜利了。谢苗则落得个灰头土脸，——国王已经收回了他的庄园，明天他就要被砍头了。我只剩下一天的工作要做：让他逃出监狱，这样他就可以跑回家。明天我就能搞定他了，告诉我谁需要帮助！”

负责搅乱塔拉斯生活的魔鬼说话了：

“我不需要任何帮助，”他说，“我这边也进展顺利，塔拉斯活不过一个星期了。首先，我增加了他的贪欲，让他内心充满嫉妒。他很羡慕他人的财产，无论看到什么，他都想买。他已经买了无数的东西，花光了所有的钱，现在还在用别人的钱买东西。他已经负债累累了，这辈子都还不清了。一周之内他就该还钱了，我要将他的所有商品变成粪便，——他没法还债，就会去找他父亲。”

他们询问伊凡的魔鬼。

“你的事情进展如何？”

“我必须说，我的事情毫无进展。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朝他的卡瓦斯啤酒壶里吐口水，好让他喝了之后肚子疼。我又到他的田里把泥土变硬，这样他就没法翻地了。我原以为他肯定就不再犁地了，但是他这个傻子还是带着他的犁去翻地了。他肚子疼，不住地呻吟，可是还是坚持犁地。我弄坏了他的一个犁，他回家之后，又装好了另一个犁，还缠了新绑腿，继续犁地。我悄悄地钻到地下，想按住犁头却失败了，——他很用力地推着犁，犁头很锋利，犁伤了我的双手。他几乎把所有的地都犁完了，——只剩下一垄。兄弟们，快来帮帮我吧，要是不击败他，我们下的功夫都白费了。如果这个傻子继续种田，他们就不缺什么，因为他会养活全家所有人的。”

谢苗的魔鬼答应第二天来帮他，于是三个小魔鬼各自散去。

三

伊凡犁完了几乎所有的休耕地，只剩下一垄。虽然肚子疼痛难忍，但是他不得不继续干活。他理顺犁上的绳子，带着耕犁又下田了。他刚要犁出一条沟，回来看时，发现什么东西拖着犁子，就像被

一棵树根绊住了。其实是小魔鬼把双腿缠在犁头上，紧紧地抱住犁头。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伊凡想。“这里以前没有树根，怎么这会儿有树根了。”

伊凡把手伸到垄沟下面，摸到有软软的东西，他抓住它，把它拽了出来。这个东西像树根一样黑，仔细打量，发现上面有东西在蠕动。他看了一眼，又凝视了一会，是一个活着的魔鬼。

“我得说，”他说，“这是一个恶心的东西！”他用手挥舞着，准备把他甩到犁柄上，可是魔鬼大声尖叫。

“不要打我，”他说，“我会为你做任何事。”

“你会为我做什么呢？”

“说说你想要什么！”

伊凡挠了挠头。

“我肚子疼，——你能治好吗？”

“我能，”他说。

“很好，给我治病！”

魔鬼弯腰走到垄沟，在里面扒拉了一阵子，揪出几棵树根，——三棵一撮，——递给伊凡。

“这是，”他说，“一棵树根，你若吞下，疼痛马上消失。”

伊凡接过树根撕开，吞下其中一棵，肚子立即就不疼了。

接着魔鬼向他乞求道：

“现在放我走吧，我会从土里溜走，再也不出现了。”

“好的，”他说，“上帝与你同在！”

伊凡提到上帝的一瞬间，魔鬼钻进土里，像一块石头落入水中，地上只留下一个洞。伊凡把剩下的两棵树根放到帽子里，继续完成剩下的工作。他翻完了一垄地，带上犁就回家了。他给马卸下套具，走进屋里，看到他大哥谢苗和大嫂在吃晚餐。谢苗的庄园没有了，他艰难逃狱之后，回来和父亲同住。

谢苗看到伊凡说：“我来和你一起住，你要供我和我的妻子吃饭，直到我找到一个新地方为止。”

“好的，”他说，“留在这儿吧！”

伊凡想坐到长凳上，但是谢苗的妻子不喜欢伊凡身上的味道。她对她丈夫说：

“我不能跟一个臭农夫一起吃晚饭。”

“好吧，”他说，“我反正晚上要去喂马。”

伊凡带了一些面包，拿着他的束腰长袍，出去喂马了。

四

那天晚上，谢苗的魔鬼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按照约定来找伊凡的魔鬼，帮助他解决这个傻子。他来到田里，到处寻找，只看到地上有个洞。

“我的同伴显然是发生了不测，”他想，“我必须接替他。地耕完了，我得在割草的时候抓住他。”

魔鬼去了草场，引来一场洪水，草场变得一片泥泞。伊凡清晨起来，磨好长柄大镰刀，就出去割草了。到了草场，他挥舞着大镰刀，一下，两下，镰刀变钝了，割不下草来，——镰刀该磨了。虽然伊凡很卖力，但却徒劳无功。

“不，”他说，“我得回家，带我的磨刀石来，再带一块圆面包。就算我要在这呆上一星期，不割完草决不停下。”

魔鬼听到他的话，心想：

“这个傻子很固执，——这样对付不了他，我必须试试别的方法。”

伊凡回到草场，磨了镰刀，又开始割草。魔鬼蹑手蹑脚地钻到草丛里，抓住镰刀柄把，使刀尖插进地里。割草变得艰难起来，不过伊凡马上就要完工了，只剩下沼泽地里一片灌木丛生的地方。魔鬼爬进沼泽，自言自语道：

“就算把我的两个爪子都砍了，我也得阻止他割草。”

伊凡到了沼泽，草不是很密实，但是他发现很难挪动镰刀。伊凡很生气，用尽全身的力气挥舞镰刀。魔鬼妥协了，他差点没时间逃走，——他看到事态严重，就躲到了灌木丛。伊凡用尽全身力气挥舞镰刀，击打灌木，割下了魔鬼的半条尾巴。伊凡割完草，告诉他妹妹把草耙成堆儿，自己则去割黑麦了。

他去拿了把圆刀回来，可是拖着半截尾巴的魔鬼已经在他到达之前把所有的黑麦都弄乱了，用圆刀是不可能割下来的。伊凡拿了把镰刀回来，割完了所有黑麦。

“我现在要去割燕麦，”他说。

半截尾巴魔鬼听到之后，心想：

“我不能在他割黑麦的时候对付他，等他割燕麦的时候，我肯定会占上风，——就等早晨来临了。”

到了早上，魔鬼跑到燕麦地，发现燕麦已经割完了。原来，伊凡是头一天晚上收割的，他怕再等一天，燕麦籽会落下来。

魔鬼非常生气：

“这个傻子害得我遍体鳞伤，耗尽了我的精力。就算战争那会儿，我也没遇到过这样的麻烦事。这个该诅咒的连觉都不睡，——我可比不上他。我现在要去麦堆那，让所有的麦秆都腐烂掉。”

于是，魔鬼就去了黑麦麦垛，爬到黑麦捆里，开始让其腐烂：他把秸秆升高了温度，而他自己也因为太暖和而睡熟了。

伊凡套好马车，和妹妹一起去拉黑麦。他把马车停在一个麦垛前，把黑麦捆扔到马车上。他刚叉了两捆，叉子就扎进了魔鬼的背部，他举起叉子，凝视了一会，看到叉子的尖头上有一个活着的魔鬼，正是那个拖着半条尾巴的魔鬼，他不停翻滚扭动，试图逃走。

“我得说，”他说，“这真是一个恶心的东西。你又来了吗？”

“我是另一个魔鬼，”他回答道。“我的兄弟之前来过，我是与你哥哥谢苗在一起的那个。”

“我不关心你是谁，”他回答道，“你也会得到惩罚的。”

他想把他甩到地上，可是魔鬼乞求道：

“让我走吧，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我会为你做任何让你开心的事。”

“你能做什么？”

“我可以用任何东西为你造士兵。”

“他们有什么好处？”

“你可以让他们为你做任何事：他们什么事都会做。”

“他们会奏乐吗？”

“会。”

“好，给我造士兵吧！”

于是魔鬼说：

“取一捆黑麦，把下端撞向地面，嘴里说道：‘主人命令你不要站成一捆，有多少根秸秆就变成多少个士兵。’”

伊凡拿起一捆黑麦，撞向地面，说了魔鬼告诉他的咒语。这捆黑麦就四处散开，一根根秸秆变成了一个个士兵。前排一个鼓手在击鼓，一个吹鼓手在吹小号。伊凡笑了起来。

“我得说，”他说，“这真是个聪明的想法。可以用来讨女孩子欢心。”

“现在让我走吧，”魔鬼恳求道。

“不，”他说，“我要用脱过粒的稻草来做士兵，我不会浪费这些带穗的秸秆。我要先把麦粒筛下来。”

魔鬼说道：

“这样说，‘有多少个士兵，就有多少根秸秆！主人命令你们站成一捆。’”

伊凡说完这句话，黑麦恢复了原样。魔鬼再次央求他：

“让我走吧！”

“好！”伊凡从车栏上抓住他，把他抓在手里，从叉子上取下来。

“上帝与你同在！”他说。

“上帝与你同在”一出口，魔鬼就钻进土里，像一块石头落入水中，只留下一个洞。

伊凡回到家里，看见他二哥和二嫂正坐着吃晚饭。大肚子塔拉斯算计失误，跑到父亲这来躲债。看到伊凡，他说：

“伊凡，养着我和我妻子，直到我再去做生意！”

“好，”他说，“和我们住一起吧！”

伊凡脱下束腰长袍，坐到桌子前。

但商人的妻子说：

“我不能和一个傻子一起吃饭。他满身臭汗味。”

大肚子塔拉斯说：

“伊凡，你身上的味儿不好闻，去前厅吃吧！”

“好。”他说，然后带着面包往外走。

“刚好，”他说，“现在正是我要去喂马的时候。”

五

塔拉斯的魔鬼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按照约定来帮助他的同伴去搞定傻子伊凡。晚上，他来到田里，寻找他的同伴，但是只看到地上有个洞。他又去了草场，在沼泽里发现了一截尾巴，在黑麦残株里发现了另一个洞。

“哎，”他想，“很显然，我的伙伴已遭遇不测了，我必须接替他们的位置，去袭击傻子。”

魔鬼就去找伊凡，但是伊凡已经干完了地里的农活，正在森林里伐木头。

他的哥哥们嫌住在一起不舒心，让伊凡去砍伐树木盖新房子。

魔鬼跑到树林，爬到树上，要阻止伊凡伐木。伊凡砍树的时候先找准方向，这样树就能倒在空地上。伊凡试图让树倒下，可是树总是倒在不该倒的地方，被其它树枝挂住。伊凡用斧头为自己做了个撬杠，把树翻转一下，才勉强把它推倒。伊凡接着砍第二棵树，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他费了好大劲，才把树放倒。他又砍第三棵树，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伊凡本来打算砍掉五十棵树，可是还没砍够十棵，天就渐渐地黑了，伊凡也累得筋疲力尽。他身上热气腾腾，就像薄雾弥漫在树林里，但是他不肯放弃。他又砍倒了一棵树，背部痛得没法继续干活了，他把斧头插在木头里，坐下来歇息。

魔鬼看到伊凡放下斧头，很是开心：

“噢，”他想，“他自己累坏了，很快就会停下来。我自己要好好休息一下。”他骑在一根树枝上，心里美滋滋的。

谁知伊凡突然起身，抡起斧头，用尽全身的力气，砍向树的另一侧，树一下子裂开，轰隆隆倒下了。魔鬼没料到伊凡的这一举动，都没时间伸直双腿。树枝断了，挂住了魔鬼的一只手。伊凡削除树枝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活着的魔鬼。伊凡非常吃惊。

“我得说，”他说，“你真是一个恶心的东西！你又来了吗？”

“我不是同一个魔鬼，”他说。“我是跟你哥哥塔拉斯在一起的那个。”

“我不在乎你是谁，——你的结局也一样。”伊凡挥舞着斧头，想用斧背砸碎他。魔鬼向他求饶：

“不要杀我，我会做任何让你开心的事。”

“你能做什么？”

“我能为你造钱，想要多少都能让你如愿。”

“好，为我造钱吧！”

于是魔鬼就教他造钱的方法。

“从树上采一些橡树叶，”他说，“然后放到手里揉搓，黄金就会簌簌地落到地上。”

伊凡摘了一些树叶，放到手里揉搓，——然后金子就簌簌地坠落。

“这真不错，”他说，“出去和男孩子一起庆祝的时候用得上。”

“让我走吧！”魔鬼恳求道。

“好！”伊凡拿起撬杠，放了魔鬼。“上帝与你同在。”他说，他提到上帝的那一瞬间，魔鬼钻进土里，像一块石头落入水中，地上只留下一个洞。

六

三个兄弟建好了房子，便各自生活。伊凡干完了地里的农活，酿制了啤酒，邀请他的哥哥们一起庆祝。哥哥们可不愿成为伊凡的客人：

“我们可从来没参加过农夫的庆祝会。”他们说。

伊凡款待了其他农夫和他们的妻子，而他自己也喝得酩酊大醉，到大街上看跳轮舞的人。他走到女人们身边，让她们赞美他。

“我要送你们礼物，是你们这辈子都没见过的东西。”

女人们大笑，纷纷赞美他。称赞完了，她们说：

“好了，给我们礼物吧！”

“我马上就带给你们。”他说。

他挎起盛满种子的篮子，跑进了树林。女人们哈哈大笑：“他真是个傻子！”很快就把他忘记了。不料，他向众人跑来，挎着一个装满什么东西的篮子。

“我现在可以分给你们吗？”

“当然可以。”

伊凡抓了一把金子，扔向女人们。天啊，他们看到钱跑得多快啊！农夫们冲了过来，从女人手里抢夺金子，还差点把一个老妇人挤死。伊凡大笑起来。

“喔，你们这群傻子，”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推挤那个老妇人？你们要是礼貌一些，我会再多给你们一些的。”他开始撒更多的金子，人们急匆匆跑来，伊凡散完了篮子里的金子。他们还想要更多的金子，但是伊凡说：

“就这么多了。我改天再给你们。现在我们唱歌吧！”

女人们开始唱歌。

“我不喜欢你们唱的那种歌。”他说。

“哪种歌会好些？”

“我马上演示给你们看。”他说。他跑到打谷场，拿出一捆稻草，一端朝下，立在地上。

“主人命令你们不要站成一捆，每根稻草变成一个士兵。”

稻草四处散开，变成了一群士兵，鼓声和小号都响了起来。伊凡让士兵们演奏乐曲，带着他们走到街上，人们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士兵们唱完歌，伊凡就把他们带回打谷场，不让人跟着他。他把士兵变回了一捆稻草，扔到草料棚，然后就回到家，在隔间里睡下了。

七

第二天清晨，他的大哥战士谢苗听说了昨晚发生的事，就来找伊凡。

“告诉我，”他说，“你从哪里找来了那些士兵，又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了？”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他反问道。

“这是什么傻问题！有了士兵，什么事都能做到，可以为自己建立一个王国。”

伊凡很吃惊。

“真的吗？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他说。“你要多少我就给你造多少。恰好我和妹妹打下谷子攒了好多稻草。”

伊凡带着哥哥来到打谷场，说道：

“看看这里！我给你造士兵，不过你得把他们带走，这么多士兵一天就把村子的粮食吃没了。”

战士谢苗答应带走伊凡造的士兵，于是伊凡就动手做起来。他把一捆稻草立在地上，就是一群士兵，又立了第二捆，直到士兵站满了整个打谷场。

“哦，够了吗？”

谢苗非常高兴，回答道：

“够了，谢谢你，伊凡。”

“没什么，”他说。“如果你需要，再来找我，我会给你造更多士兵。今天我们有大量的稻草。”

战士谢苗立马去管理军队了，对军队进行了合理整编，就去打仗了。

战士谢苗刚离开，大肚子塔拉斯就来了。他也听说了昨天晚上的事，便来央求他弟弟：

“给我说说，你从哪里得到的金子？如果我有这意外之财，我就能把全世界的钱都赚到手。”

伊凡很惊讶。

“真的吗？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他说。“你要多少，我就给你搓多少。”

他的哥哥很开心：

“至少给我三大篮子！”

“好，”他说，“我们去树林吧！套上马车，不然你没法带回来。”

两兄弟去了树林，伊凡开始揉搓橡树叶，一会儿就搓出一大堆金子。

“这些够吗？”

塔拉斯看到金子非常开心。

“可以用一阵子了，”他说。“谢谢你，伊凡。”

“不客气。如果你需要更多金子，来找我，我再给你搓，——你看还有很多树叶。”

大肚子塔拉斯拉了一马车的金子去外面做生意了。

至此，两个哥哥都离开了家。谢苗去打仗，塔拉斯去做生意。战士谢苗征服了一个王国，而大肚子塔拉斯做生意赚了一大堆钱。

两个哥哥见了面，彼此向对方透漏从哪儿得到了士兵，从哪儿弄来了钱。

战士谢苗对弟弟说：

“我征服了一个王国，日子过得舒心，美中不足的是我没有足够的钱养活我的士兵。”

而大肚子塔拉斯说：

“我赚了一大堆钱，我也有烦恼：没有人帮我守卫这些钱。”

于是战士谢苗提议说：

“我们去找弟弟吧！我让他多造些士兵，把士兵送给你守卫你的钱；你去让他帮你多搓些钱，我拿来养活我的士兵。”

他们两人决定去找伊凡。找到伊凡后，谢苗说道：

“弟弟，我的士兵不够，再给我造些士兵，——你要用两堆稻草。”

伊凡摇了摇头。

“我绝不会给你再造士兵了。”

“可是你答应过的。”

“我是答应过，可是我不会再造了。”

“为什么，你个傻子，你不帮我吗？”

“因为你的士兵杀了一个男子。几天前，我正在犁地，看到一个女人载着一口棺材走在路上，边走边哭。我问她谁死了，她说，‘谢苗的士兵在一场战斗中杀死了我的丈夫。’我以为士兵就是演奏音乐的，可是他们却杀了一个人，所以我不给你造士兵了。”

他态度坚决，没有再给他哥哥造士兵。

大肚子塔拉斯乞求伊凡给他再造些金子，但是伊凡摇了摇头。

“我绝不会再帮你搓金子了。”

“可是你答应过的。”

“我是答应过，可是我不会再做了。”

“为什么，你个傻子，你真的不做了？”

“因为你的金币带走了米卡耶夫洛夫娜家的奶牛。”

“怎么会这样？”

“就是这样。米卡耶夫洛夫娜有一头牛，可以供孩子们喝牛奶，但是几天前，孩子们来找我要牛奶喝。我问他们：‘你们的奶牛呢？’他们说：‘大肚子塔拉斯的办事员来了，给了妈妈三个金币，妈妈就把牛给他了，我们现在就没牛奶喝了。’我以为你是想拿金币来玩玩，可是你却牵走了孩子们的奶牛。我不会再给你造金子了。”

傻子伊凡态度坚定，没给哥哥再造金子。两个哥哥只好离开了。

离开之后，他们心里琢磨怎么补救。谢苗说：

“我们应该这么做，你给我养士兵的钱，我给你半个王国加上士兵来守卫你的钱。”塔拉斯同意了，两人把王国分成两半，都做了国王，

都很富有。

八

伊凡还是留在家里，照看父母，与哑巴妹妹一起种田。

一天，伊凡的看家狗病了：长了兽疥癣，奄奄一息。伊凡很难过，从哑巴妹妹那里要了些面包，放在帽子里，拿来扔给狗吃。但是因为帽子烂掉了，一棵树根和面包一起掉了出来。老狗连树根带面包一起吞下，刚吞下去，就变得活蹦乱跳了，一边玩耍一边狂吠，还不停摇尾巴，——他已经康复了。

他的父母看到了这一幕，很惊讶。

“你用什么治好了狗？”

伊凡对他们说：

“我有两棵可治百病的树根，他吞下了一棵。”

当时，国王的女儿生病了，国王昭告所有城镇和村庄，谁能医好他女儿，就好好奖赏他，如果治病那人是未婚男子，就把女儿嫁他为妻。这个消息也传到了伊凡所在的村子。

伊凡的父母叫来伊凡，对他说：

“你听到国王宣布的消息了吗？你说你还有一棵树根，去治好国王的女儿吧，你的余生就有钱花了。”

“好，”他说。他收拾行囊，打扮一下，走到门廊的时候，看到一个女乞丐拖着一条扭伤的胳膊。

“我听说你能治病，”女乞丐说。“帮我治好我的胳膊吧，我自己不能穿衣服。”

伊凡说：

“好。”他拿出最后一棵树根，递给女乞丐，让她吞下去。

女乞丐吞下树根，立即就能挥动胳膊了。伊凡的父母出来为儿子送行，听说伊凡已经将最后一棵树根送人了，没有树根来救治国王的女儿了，他们就责备儿子。

“你可怜女乞丐，却不怜惜国王的女儿。”

不过伊凡还是备好了马，往食篮里扔了一点稻草，准备出发。

“你个傻子，要去哪？”

“去给国王的女儿治病。”

“可是你没有东西可以医治她了。”

“不要紧。”说完就骑马出发了。

他到了国王的宫殿，在他踏上门廊的一瞬间，国王女儿的病就好了。国王很开心，派人叫来伊凡，将他盛装打扮一番：

“做我的女婿吧！”国王说。

“好。”他说。

就这样，伊凡娶了国王的女儿。不久之后，国王就去世了，伊凡继承了王位。至此，三兄弟都当上了国王。

九

三兄弟都登上了王位。

战士谢苗过着富足的生活，用稻草士兵换来了真正的士兵。他从每十户人家中征一名士兵，每个士兵必须身材魁梧面容白净。他招募了很多这样的士兵，并对他们进行训练。若有人违背他的意志，他会立即派遣士兵去对付那个人，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所有人都开始畏惧他。

他生活安逸。他想要什么，或目光所及之处，都可据为已有。他派出士兵，士兵会带来任何他需要的东西。

大肚子塔拉斯也生活得很好。他从伊凡那得来的钱还没花完，而他自己又积累了很多财富。他在自己的王国也是有令即行。他把钱存到保险箱里，又从国人那里榨取更多的钱。他向每个人征税，过路的、行车的、卖绑带鞋的、卖绑腿的、卖鞋带的都要缴税。他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用钱可以买来一切想要的东西，人们为他工作，因为人人都需要钱。

傻子伊凡也过得不差。他埋葬岳父之后，就脱下王室服装，交给妻子放进柜子。他又穿回了旧大麻衬衫和长裤，还有绑带鞋，开始干活。

“我觉得不舒畅，”他说。“我的肚子越来越大，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他把父母和哑巴妹妹也接来一起住，一家人又过起了跟从前一样的日子。

人们对他说：

“可是你是国王啊！”

“没关系，”他说，“国王也要吃饭的。”

他的大臣来向他禀报：

“我们没钱支付俸禄了。”

“没关系，”他说，“如果没有，就不要发薪俸了！”

“可是他们就不为你服务了。”

“没关系，”他说，“让他们不用侍奉了！这样他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干活了。让他们去运肥料吧。他们已经很久没干这活了。”

人们来找伊凡判一个案子。一人说道：

“他偷了我的钱。”

但是伊凡回答说：

“这样啊，很明显他需要钱。”

大家都认为伊凡是个傻子。他的妻子对他说：

“人们在背后议论你，说你是个傻子。”

“没关系。”他说。

伊凡的妻子也是个傻子，她想了又想。

“我为什么要违逆我的丈夫呢？”她对自己说，“线应该不离针。”

她脱下皇室衣服，放到柜子里，去跟哑巴姑娘学干活，也开始帮助他的丈夫干活。所有的聪明人都离开了伊凡的王国，只有傻子留了下来。大家都没钱。他们努力工作，养活自己和所有善良的人。

十

老魔鬼一直在等待三个小魔鬼摧毁三兄弟的消息，可是一个好消息都没等来。于是，他就自己出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到处找三个小魔鬼，却只发现了三个地洞。

“哎，”他想，“看样子他们三个没有击败三兄弟，我必须亲自出马了。”

他去寻找三兄弟，不过三兄弟早已搬离了老地方。后来，他分别在三个王国里找到了他们，三人不但活得好好的，还当了国王。这可激怒了老魔鬼。

“我必须亲自动手了。”他说。

他先到了国王谢苗那里。他没有以本来的模样出现，而是变幻成一个将军的样子。他来拜见谢苗，对他说：

“我听说国王您是一个伟大的战士。我在这方面有些造诣，想为您效力。”

国王谢苗询问了一些问题，看他是个聪明人，就留他在身边为自己办事。

老将军开始教国王谢苗如何组建一支庞大的军队。

“首先，”他说，“您必须招募更多的士兵，因为您王国里有太多无所事事的人。您要让所有的年轻人入伍参军，这样您的军队人数将会是现在的五倍。第二，您必须添置新式枪炮。我将为您制造一种枪，一次可以连发百发子弹，就像往外倒豌豆。我还要为您制造可以烧毁一切的大炮，无论人、马、还是城墙，无坚不摧。

国王谢苗采纳了新将领的建议，下令所有的年轻男子必须应征入伍，并建立了新的兵工厂。造好了大量新枪炮之后，他立即发动了对邻国的战争。敌军一出来应战，他就下令士兵用子弹向他们扫射，用大炮向他们开火，敌军很快就死伤一半。邻国的国王吓坏了，举手投降，把国家献给了谢苗。国王谢苗非常开心。

“我要去征服印度国王。”他说。

不过，印度国王听说过国王谢苗，还采用了他所有的武器发明，并自创了一些武器。印度国王不仅招募国内所有年轻男子入伍，还让未婚女子也来服役，所以他的士兵比国王谢苗的还多。他给自己的军队配备了和谢苗军队一样的枪炮，还让士兵在空中飞行投掷爆炸弹。

国王谢苗去跟印度国王打仗。他以为会像征服邻国那样轻而易举地征服印度国王，可是敌军的武器太精良了，——印度国王没给谢苗军队开枪的机会，他把女兵送上天空，向谢苗的军队抛掷爆炸弹。女兵在头顶向谢苗军队扔炸弹，就像用硼砂灭蟑螂。全军大逃亡，国王谢苗孤立无援。印度国王占领了谢苗的整个王国，战士谢苗落荒而逃。

老魔鬼搞定了谢苗之后，前往国王塔拉斯那里。他变成一个商人的模样，在塔拉斯的王国里住了下来。他开了个铺子，开始发行货币。商人以高价收购任何东西，国人都奔向商人那里交易。人们很快攒了很多钱，补缴了税款，还把应缴税款按时上交。国王塔拉斯很开心。

“多亏了这个商人，”他想，“我将比以前更有钱，我要改善一下我的生活。”

国王塔拉斯开始实施新计划。他要为自己建立一个新宫殿：他吩咐众人去运木材和石料，召集大家来帮他干活，并出高价购买所需之物。国王塔拉斯以为人们会像以前那样争相为他效力。可是，所有的木材和石料都运到了商人那里，只有工人涌向国王。

虽然国王塔拉斯给出了高价，但是商人的出价更高。国王塔拉斯有很多钱，商人的钱更多，而且商人提供的薪酬也高于国王。王宫的建造工作戛然而止，而且也不可能建好了。

国王塔拉斯想布置一下花园。秋天来了，国王塔拉斯宣布他想要人帮他栽树，可是没有一个人来，因为人们都在为商人挖池塘。

冬天来了。国王塔拉斯想要黑貂皮做件新外套，就派人出去买。派出的人回来说，没有黑貂了，——所有的皮毛都被商人收购了，因为他出价更高，商人给自己做了一件貂皮地毯。

国王塔拉斯想买种马，他就派人去帮他买，可是派出的人回来说，商人收购了所有的优良种马，而这些种马正帮商人运水灌池塘呢。

国王所有的事情都停了下来。人们不再效力于他，转而为商人工作。他能得到的只有商人缴的税。

国王积攒了好多钱，多得不知道如何使用，他的生活也变得糟糕起来。国王不再筹划任何事，而是想着如何平静地生活，但是却不能如愿。他事事受压制，他的厨师、马车夫和臣仆纷纷离开他，去为商人效力。食物开始短缺，他让女人到市场买食材，可是市场里什么也没有，因为商人买走了所有东西，他能得到的只有商人缴的税。

国王塔拉斯非常生气，就把商人赶出国门，可是商人在边境定居了下来，继续做生意。跟之前一样，人们把东西卖给商人换钱再向国王缴税。国王的处境很糟糕：他一连几天吃不上饭，甚至有传闻说，商人放言要用自己的钱把国王本人买下来。国王塔拉斯勇气顿失，不知道该怎么办。

战士谢苗来找他，说：

“帮帮我吧，我败给印度国王了。”

可是塔拉斯也自顾不暇。

“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他说。

十一

老魔鬼搞定两兄弟之后，就去找伊凡。老魔鬼变成一个将军的样子，找到伊凡，试图劝说他组建一支军队。

“一个国王没有军队是不行的，”他说。“你可以对我下令，我就从你的臣民中征兵，帮你组建一支军队。”

伊凡接受了他的建议。

“好，”他说，“给我组建一支军队吧：教他们弹奏乐器，我喜欢音乐。”

老魔鬼开始在国内招募志愿者。他说若他们能剃头从军，每个人就能得到一瓶伏特加和一顶红帽子。

傻子们纷纷嘲笑他。

“我们的酒多的是，”他们说，“我们自己酿酒，至于帽子吗，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帽子，女人们会帮我们做，就连五颜六色带着流苏的帽子都能做。”

没有一个人愿意去。老魔鬼来回伊凡的话：

“您的傻子臣民不愿当兵，您得强制他们入伍。”

“好，”他说，“用武力强征！”

于是，老魔鬼宣布所有傻子都要登记入军籍，谁不入伍，伊凡将处死他。

傻子们来找将军：

“你说要是我们不当兵，国王就会杀死我们，可是你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当兵做什么。大家说当兵也会被杀死。”

“是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傻子们听了，就固执起来。

“我们不当兵，”他们说。“如果非要死，还是死在家里好了！横竖难逃一死。”

“你们真是傻子！”老魔鬼说。“当兵可能被杀，也可能活着，如果你们不当兵，国王伊凡肯定会杀了你们。”

傻子们经过仔细考虑，就去见傻子伊凡。

“您的将军来找过我们，”他们说，“他告诉我们要成为军人。‘如果当兵，’他说，‘可能被杀死，也可能不被杀死，但是要是不当兵，国王伊凡就把我们处死。’这是真的吗？”

伊凡听完大笑起来。

“我一个人怎么可能把你们都处死？如果我不是傻子，我就会解释给你们听，可是我是傻子，我自己都想不通。”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说，“我们不去当兵。”

“好，”他说，“那就不要当兵。”

傻子们找到将军，告诉他不会当兵。

老魔鬼看这个办法行不通，就去找蟑螂国国王，得到了国王的青睐。

“我们出征吧，”他说，“与国王伊凡大战一场，击败他。他虽然没有钱，可是有大量的粮食、牲畜以及其它丰富的物产。”

蟑螂国国王便整装待发：他已经聚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收集了枪炮，离开边境，进入伊凡的国家。

人们来向伊凡报告：

“蟑螂国国王来攻打我们了。”

“好，”他说，“让他来。”

蟑螂国国王越过边境，派遣先头部队来查探伊凡的军队。他们找了好久，看不见军队的影子。他们原以为伊凡的军队正等着迎击他们呢。可是他们也没打听出来，——根本就没有军队。

蟑螂国国王派军队占领了村庄。士兵到了一个村子，——那里的傻子就跳出来看士兵，对他们感到惊叹不已。士兵开始带走粮食和牲畜，傻子交出所有东西，并不抵抗。士兵再到另一个村子，同样的事

情再次发生。士兵们就这样走了一两天，到处都是一样。他们交出了所有东西，没人抵抗，甚至邀请士兵和他们一起生活：

“亲爱的，”他们说，“如果你在自己的国家生活得不富足，就来我们这定居吧。”

士兵们走啊走，还是没发现军队的影子，人们靠劳动养活自己和他人，没有人反抗，反而邀请他们一起生活。

士兵们感到很难过，回来禀报蟑螂国国王。

“我们不能在这里打仗，”他们说，“带我们到别的地方吧：战争或许是一件好事，可是我们在这就像在抽刀断水，我们不能在这里打仗。”

蟑螂国国王很生气，命令士兵全面进攻，摧毁村庄和房屋，烧毁粮食，杀掉牲畜。

“如果你们不执行我的命令，”他说，“我会处死你们。”

士兵们害怕起来，开始执行国王的命令。他们烧毁房屋和粮食，杀死牲畜。傻子们还是没有抵抗，只是哭泣。老头在哭，老妇人在哭，孩子们也在哭。

“为什么要来侵犯我们？为什么毁掉我们的财产？如果你们需要，可以带走啊！”

士兵们感到很羞愧，不再进军，全军都逃走了。

十二

老魔鬼溜走了，——他无法用士兵这个手段打败伊凡。老魔鬼变作一个干净的绅士，到伊凡的国度里居住：他希望用金钱对付伊凡，就像他打败大肚子塔拉斯一样。

“我要为你做点事，”他说，“教会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确的。我要在你的国家建一幢房子，开个铺子。”

“好，”他说，“留在这里吧！”

干净的绅士留宿了一夜，第二天清晨，他带着一大包黄金和一张纸到市集广场，向众人说：

“你们正过着猪一般的生活。我将教你们如何生活。根据这张图纸，帮我建一座房子。你们来干活，我来指挥，然后我用黄金付工钱。”

于是他向众人展示了金子。傻子们都感到惊奇：他们没有钱这个东西，彼此之间物物交换，或者用劳动来付费。他们咂舌赞叹道：

“真是不错的东西。”

为了得到金子，他们开始拿东西与绅士换金子，也开始为绅士工作。老魔鬼很开心，心想：

“一切进展得很顺利。我将完全摧毁伊凡，就像我摧毁塔拉斯一样，然后连他自己都买下来，五脏六腑和全身。”

傻子们拿到金子之后，就送给女人们做项链，女孩子把它编到辫子上，小孩子拿着这些漂亮的东西在街上玩。等大家都有了足够的金子，他们就不再要金子了。绅士的宫殿连一半都没建成，而一整年里庄稼和牲畜都无人照看。而绅士依然要求他们为他工作，给他运粮食，帮他照看牲畜，他还许诺要给他们许多金子。

可是再没有人来给他干活，也没有人卖给他东西。只是偶尔会有一个男孩或女孩拿一个鸡蛋换一个金币。没人来的时候，他就没东西吃。绅士肚子饿了，就到村子里去买吃的：他进了一家的院子，想用一个金币买一只鸡，但是这家的女人却不收金币。

“我的金币太多了。”她说。

他来到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面前，想买她的鲱鱼，给了她一个金币。

“亲爱的先生，我不要金币，”她说。“我没有小孩，因此没人拿它来玩，我已经有三个金币了。”

他又找到一个农夫，想买他一块面包，但是农夫也不收金币。

“我不要，”农夫说。“如果你想要面包，看在上帝的份上，稍等一下，我让我妻子给你切一块。”

魔鬼吐了口唾沫，灰溜溜地逃走了。他不仅不愿以耶稣的名义接受施舍，而且听到这些话比砍他一刀还难受。

所以，他没有接受农夫的面包。他去哪里的遭遇都一样，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不愿拿东西换他的金币，而是说：

“用其他东西来换吧，或者用劳动换，或者以耶稣的名义拿去！”

可是魔鬼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他不愿意工作，也不能以耶稣的名义接受任何东西。老魔鬼很生气。

“我给你们钱都不要，你们想要什么？用钱可以买到任何东西，或者雇一个工人。”

傻子们听不进去他的话。

“不，”他们说，“我们不想要。我们不用缴税，也不用付工资，我们要钱做什么呢？”

结果，老魔鬼连晚饭都没吃上。

这件事传到傻子伊凡的耳朵里。他们来询问他：

“我们应该怎么做？一个干净的绅士来到我们中间：他喜欢吃喝，不喜欢工作，不以耶稣的名义乞讨，只付我们金币。我们手头的金币不足的时候，我们给他换任何东西，可是现在我们不再给他任何东西。我们该拿他怎么办？我们怕他会饿坏了。”

伊凡听完了他们的诉说。

“这样的话，”他说，“我们得养活他。让他挨个农场去做牧羊人吧！”

由于老魔鬼不能自给自足，开始辗转于各个农场。一天，他来到了伊凡的农场。老魔鬼来吃饭，当时哑巴姑娘正在准备晚饭。之前已经有懒汉欺骗她，他们不工作早早来讨晚饭吃，然后就喝掉所有的粥。哑巴姑娘就学会了看人手掌辨别哪些是懒汉的方法：如果一个人手上满是老茧，她就让他坐在餐桌前，如果不是这样，她就给他些剩饭。老魔鬼爬到桌子后面，可是哑巴姑娘抓住了他的手，看到他一双手干净光滑，指甲很长，没有老茧。

哑巴姑娘大叫着，把魔鬼从桌子后面拉了出来。

这时，伊凡的妻子对他说：

“不要见怪，干净的绅士！我妹妹不会让一个没有老茧的人坐到餐桌前。等一会儿吧！让大家先吃，你可以吃剩下的。”

老魔鬼感到被羞辱了，因为在国王那里，人们给他吃猪肉。他对伊凡说：

“你让王国里的所有人都用双手劳作，这是什么傻子法律。你是因为愚蠢才制定了这么一条法律。人们只能用双手工作吗？你认为聪明人会如何工作？”

可是伊凡回答道：

“我们傻子怎么能知道？我们大多数时候用我们的双手和后背工作。”

“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你们是傻子。我来教你们，”他说，“如何用脑袋工作。你们就会明白，用脑袋工作比用双手工作效率高得多。”

伊凡很惊讶。

“的确是，”他说，“我们被称作傻子是有理由的。”

于是老魔鬼说道：

“但是用脑袋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不给我吃的，只因为我双手上没有老茧，可是你不知道用脑袋工作要困难一百倍。有时头都要爆炸了。”

伊凡陷入了沉思。

“可是亲爱的先生，你为什么如此折磨自己呢？头爆了可不是一件小事。你还是做些容易的工作吧，——用双手和后背就能完成。”

魔鬼接着说道：

“我之所以折磨自己，是因为我可怜你们这些傻子。如果我不折磨自己，你们到死都是傻子。我是用脑袋工作，现在我也要教会你们。”

伊凡感到惊奇。

“教我们吧，”他说，“双手累了的时候，用脑袋干活会不错。”

魔鬼答应向他传授用脑袋工作的秘诀。

伊凡在国内宣布说有个干净的绅士来了，会教人们如何用脑袋工作，这样他们就可以多用脑袋工作，少用手干活，大家应该来学习一下。

伊凡的王国里有一座高塔，一条笔直的楼梯通向塔顶，塔顶有一间侦察室。伊凡把绅士带到那里，这样大家都能看得更清楚。

绅士站到高塔上，开始讲话。傻子们聚拢过来看着他，他们本以为绅士会演示给他们看如何用脑袋工作而不是用手工作。可是老魔鬼只是用语言教他们如何活着不干活。

傻子们一个字都没听懂，他们看了又看，各自散去，又去干活了。

老魔鬼在塔上站了一天、两天，不停地讲话。他想吃点东西，可是傻子们可没有那么聪明，不知道给他送些面包来。他们想如果他用脑袋比用双手工作得更好，他就应该用脑袋为自己挣些面包。老魔鬼又在塔顶的侦察室里站了一天，一直在讲话。人们来看了又看，然后走开了。

之后伊凡问：

“喂，绅士开始用脑袋工作了吗？”

“还没有，”人们说，“他还在喋喋不休。”

老魔鬼又在塔顶站了一天，身体开始虚弱。他步履蹒跚，一头撞在一根立柱上。一个傻子看到了，跑去通知伊凡的妻子，她就跑到田里找他的丈夫。

“快来，我们去看看，”她说。“绅士开始用脑袋工作了。”

伊凡很吃惊。

“真的吗？”他说。他把马牵到一边，奔向高塔。当他来到塔前时，老魔鬼已经饿得身体发虚，跌跌撞撞，头撞到了柱子上。伊凡正要上前，老魔鬼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倒了，嘎吱嘎吱地滚下楼梯，脑袋朝前：他把整个台阶数了一遍。

“噢，”伊凡说，“这个干净的绅士说有时脑袋会爆炸，看来是真的。这可比长老茧糟糕多了：这样的工作会在脑袋上留下大包。”

老魔鬼滚过所有台阶，一头撞到了地上。伊凡想去看看他干了多少活，突然地面裂开了，老魔鬼钻入土里，只留下一个地洞。

伊凡挠了挠头。

“我得说，”他说，“这是一个恶心的东西。又是他。他一定是那些东西的爸爸。他可真是一个大家伙！”

伊凡继续生活，人们不时地涌向他的国度。他的两个哥哥也来找他，他就供两个哥哥吃喝。如果有人来说：“给我饭吃！”他就会回答：

“好，留下来吧，我们衣食无忧。”

在他的国家只有一条传统，那就是：如果一个人手上长满老茧，他就可以坐到餐桌前吃饭，如果没有老茧，就只能吃残羹冷炙。

全书完